

河南传统剧目汇编

豫
剧
第一集

河南傳統劇目匯編

豫劇第一集

河南省劇目工作委員會

一九六三年·鄭州

前 言

河南20多个地方剧种，拥有数以千计的优秀传统文化剧目。为了使这些丰富多彩的宝贵遗产，得到保存、传播、继承和发扬，提供有关文化部门、戏曲团体和剧作家进行研究、整理、改编或演出的资料，特编辑出版《河南传统剧目汇编》。

《河南传统剧目汇编》是由全省各地戏曲团体、艺人挖掘抄录、各地剧目组分工校订、并由本会统一编辑的，作为内部资料，陆续分集出版。

本《汇编》所收集的剧目，其唱调、曲牌和主要表演动作等都尽可能加以注明；同一剧目有几种不同抄本的，戏路基本相同，则参照校订；戏路不同的，则分别校勘出版。校勘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剧本原来面貌为原则，仅对原本中错别字和语意不明的句子，加以改正。间有过分冗杂，而无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损害原意的条件下，略加删动。其中有些剧目在内容上容或有不健康的地方，甚至有严重的毒素，不能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各剧团如选择上演，必须要慎重研究或进行适当加工整理。

河南各剧种的传统剧目失传或流散在民间的极多，要全部挖掘出来，还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工作。本《汇编》所收的剧目，可能有不完整或抄传失真地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发掘。

由于资料所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编辑人员的能力有限，在编审、校勘等方面难免有许多缺点，欢迎指教。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

目 录

两狼山.....	(2)
纂御状.....	(48)
拿 潘.....	(64)
提 寇.....	(76)
审 潘.....	(88)
密松林.....	(108)
下陈州.....	(114)
审牌坊.....	(144)
剿郭槐.....	(152)
剿赵王.....	(190)
天仙簪.....	(220)
双攀柳.....	(276)

兩 狼 山

刘东法 口述

剧 情 简 介

楊七郎打死潘洪之子潘豹，潘洪怀仇，暗通北国，打来战表。潘自討为帅，并荐楊繼业为先鋒，意在北征路上暗害楊家父子。兵至雁門，誣繼业誤卯，杖四十，使負創出陣放。繼业率子六郎、七郎与敌战，获胜归。潘洪閉关不納。父子复返敌陣，被困两狼山中。繼业命七郎回朝搬取救兵，行經 雁門关，被潘洪誑下馬来，用酒灌醉，乱箭射死。繼业勒子不归，又命六郎回朝，但救兵久不至，人馬冻餓殆尽，繼业随催李陵碑而死。

又名“李陵碑”，内包括“箭射楊七”、“苏武庙碰碑”。

本剧前半系刘东法口述，后则系安徽省阜阳县警抄本。

人 物

赵工舍	(鬚生)	潘 洪	(白淨)
赵德芳	(小生)	何少卿	(官丑)
余太君	(老旦)	刘君奇	(文丑)
楊繼业	(蒼鬚)	蕭銀宗	(武旦)
楊 景	(小生、鬚生)	铁沙女	(武旦)
楊 七	(毛淨)	韓 昌	(副淨)
呼延贊	(黑鬚)	蕭天佐	(丑)
楊 洪	(老生)	蕭天佑	(丑)
陈 林	(小生)	宋 兵	
柴 干	(小生)	驍 兵	

第一場

〔潘洪帶四兵士，笛牌噴哨皮上。〕

潘 洪：落道：（下轎進門，坐大場，四兵下）

（詩）仰面恨蒼天， 低頭淚不干。

七郎劈我子， 潘楊結仇冤。

老夫，姓潘名洪字仁美。宋室駕前為臣。我兒潘豹在天齊廟立下擂台，訪求英雄豪傑，好保宋室江山穩如磐石。未曾立權，先去拜見呼、楊兩家，不許他兩家公子前來打擂。可恨那楊令公，縱子不管，那狗子楊七，登上擂台，把我兒潘豹刀劈兩半。我與繼業老兒抓袍扯帶，上殿見君。我主准下我的本章，要將楊家父子綁到午門開刀。南齊宮八王千歲曉知，跑上殿去，將本保下，把楊家父子卸下斬柱，皇府金殿與俺兩家解和。皇上賜下皇封御酒，繼業在老夫面前 頂樽賠罪。八王千歲問道，永不許您兩家懷記前仇，那家懷記前仇，金鑊打死無贖。我回得府來懷恨在心，常想報劈子仇恨。不免修下書信一封，下到北國銀宗那里，叫他興兵來伐，我隨後上殿動本，奏討元戎大印，楊家父子馬前先行，到得征北路上，叫他丟掉損兵，官報私仇，就是這般主意。溶墨侍候。（笛牌單噴哨皮）常差來見。

士 兵：常差來見。

〔常差上。〕

常 差：見過太師爺。

潘 洪：這是書信一封下到銀宗那里。正是：此去如放箭，

常 差：回來風吹云。

潘 洪：待我修下見君本章。（單噴哨皮）人來打道上朝。

（笛牌下場）

第二場

〔趙德芳帶兩個內侍上。小場。〕

趙德芳：（對）-頭戴飛龍帽， 身穿滾龍袍。

(詩) 生在皇宮院， 长到帝王家，
飢餐白玉米， 渴飲青碧茶。

本衙趙德芳，今天我叔王設朝，只得上殿朝見。內侍：展筆侍候。
(笛牌下場)

第 三 場

(潘洪，楊繼業，呼延贊，何少卿，依次点碁上。)

潘 洪：月鑿露金烏。

楊繼業：怀抱象牙笏。

呼延贊：文官朝天子。

何少卿：武将拜山呼。

楊繼業：楊繼業。

潘 洪：潘洪。

呼延贊：呼延贊。

何少卿：何少卿。

潘 洪：众家文武請了，今天咱主大朝。

楊繼業：香烟繚繞。

呼延贊：聖駕臨朝。

何少卿：排班伺候。

(笛牌，四內侍，一長隨，趙二舍上。)

趙二舍：金龙盤玉柱，鳳凰叩九霄。(文武參駕)

趙德芳：參見叔王。

趙二舍：皇儿落坐。

趙德芳：有坐。

众 卿：參千岁。

趙德芳：少礼。

趙二舍：(詩) 东方炭白海水潮， 架上金鷄把翅搖。
鼓打五更王登殿， 文武百官都來朝。

朕，二舍趙匡義。登極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今日大朝之期，登殿問事。長隨：

长 随：有。

赵二舍：俾朕旨意，文武大臣，有本早奏，无本卷宿散朝。

长 随：圣旨下：文武大臣，有本早奏，无本卷宿散朝。

潘 洪：臣潘洪有本早奏。

长 随：随旨上殿。

潘 洪：（跪）臣，潘洪参驾，吾皇万岁。

赵二舍：皇亲有何本奏？

潘 洪：北国银宗有表到来。请圣目一观。（呈表）

赵二舍：归班。

潘 洪：万岁！

赵二舍：待我拆封一观。（笛牌）原来是北国银宗打来战表，要夺朕的江山。长随：宣太师爷上殿。

长 随：太师爷上殿。

潘 洪：万岁。

赵二舍：皇亲！北国银宗有表到来，要要为王江山，皇亲有何主意？

潘 洪：启奏万岁！挂臣为帅，杨继业马前先行，前去抵擋。

赵二舍：就依皇亲本奏，你且归班。

潘 洪：万岁。

赵二舍：长随！宣杨继业上殿。

长 随：万岁有旨，杨继业上殿。

杨继业：臣杨继业参见吾皇万岁。

赵二舍：令公，北国银宗有表到来，要要为王江山，为王傅下旨意，皇亲挂印为帅，命你马前先行，前去抵擋。你可愿去？

杨继业：万岁！皇亲挂印为帅，臣我占不得先行。

赵二舍：怎见占不得马前先行？

杨继业：万岁！潘老太师心中骛子仇恨未消，如今挂印为帅，老臣马前先行，到了征北路上，他要官报私仇，死了臣命，不恤蒿草，耽误我主江山事大。

潘 洪：（跪）令公！你小量人也。咱两家纵有骛子仇恨，入王千

岁，皇府金殿已与咱解和。我要是官报私仇，敢对主盟誓。

赵二舍：非誓不明。

潘洪：（合）仁美屈膝跪下，
我要官报私仇，

对天忙把誓发，
死到密松林下。

楊繼业：（乱嚷）万岁！
（唱慢板）

宋王爷有旨往下催，

楊繼业心里暗伤悲。

（站起）

李陵征北未回尊，
此一去同着潘仁美，
皇龙伞罩下八千岁，
走上前双膝跪，

苏武和国未曾归。
恐怕把我老命催。
他爱楊家恨潘贼。
八千岁与俺把本回。

（續板）

见过千岁。

赵德芳：令公跪下为何？

楊繼业：千岁！潘太师挂帅，为臣占不得先行。

赵德芳：怎见得占不得马前先行？

楊繼业：千岁！潘太师劈子仇恨未消，到了征北路上，官报私仇，
死了为臣不值蒿草，就誤你叔王江山事大。

赵德芳：你且平身，本御我与你奏明。

楊繼业：多謝千岁。

赵德芳：几肩奏叔王。

赵二舍：皇儿有何本奏？

赵德芳：叔王，皇亲挂帅，令公占不得先行。

赵二舍：怎见得占不得先行？

赵德芳：潘楊两家劈子仇恨未消，皇亲挂帅，令公先行。到了征北
路上，官报私仇，死了令公一命，不值蒿草，就誤叔王江山事
大。

赵二舍：依皇儿之見。

赵德芳：依孩儿之見叫他潘楊两家，各討保官才是。

赵二舍：潘楊两家一齐上殿。

常 随：万岁有旨；潘楊两家一齐上殿。

潘 洪：
楊繼业：见过千岁。

赵德芳：此番征北路上，怕得是有人官报私仇，您两家各討保官上
来。

潘 洪：
楊繼业：是；滿朝文武請了！潘楊两家征北，那个将俺保下。

何少卿：见过太师爷。（跪下）

潘 洪：何少卿跪下为何？

何少卿：您两家征北平賊，小官把太师爷保下吧！

潘 洪：何少卿你把老夫保下嗎？

何少卿：我将太师保下。

潘 洪：你是有造化的；站过去。

何少卿：謝太师爷。

潘 洪：肩奏千岁。

赵德芳：請。

潘 洪：臣我有了保官。

赵德芳：何人的保官？

潘 洪：何少卿的保官。

赵德芳：站过去。何少卿上殿。（常随传）

何少卿：见过千岁。（跪）

赵二舍：下跪你是何少卿？

何少卿：臣是何少卿。

赵二舍：你把您太师爷保下了嗎？

何少卿：小官斗胆，把太师爷保下了。

赵德芳：你保得住了？

何少卿：我保得住了。

赵德芳：你保得住了便好。站过去！

楊繼业：滿朝文武請了，俺潘楊两家征北，那个将俺保下，那个将

俺繼業保下；（無人應聲）肩奏千歲，為臣在此朝房候了多時，潘家勢力較重，並無有一人把臣保下。臣無有保官，寧死我不敢征北。

趙德芳：你在朝官拜令公之職，難道說你連個保官也討不得出嗎？
楊繼業：千歲作保。

趙德芳：站過去。我給你奏明。几肩奏叔王，潘楊征北，皇親有了保官，令公沒有保官，寧死不敢征北。

趙二舍：依皇兒之見：

趙德芳：依孩兒之見，孩兒親臨北國將他保……（頭暈不醒人事）

趙二舍：內侍！你家千歲怎么了？

內侍：千歲這幾日冒得風寒。

趙二舍：快快護送回官。（內侍接德芳下）眾卿且退。（潘洪、繼業分下）
常隨：去到南清宮探看千歲病體如何？

常隨：遵旨。（箭牌下，又執金鋼上）肩稟萬歲，八賢王言道：潘楊兩家前去征北，皇親有了保官，令公沒有保官，本想把令公保下，親臨北國，只因感冒風寒，不能前去。將回面金鋼賜下，命鉄鞭將軍呼延贊替我做一保官。征北路上無人官報私仇，倒還罷了，有人官報私仇，金鋼打死無論。

趙二舍：宣呼延贊上殿。

常隨：萬歲有旨，呼延贊上殿。

〔呼延贊上。〕

呼延贊：參見萬歲。

趙二舍：呼延贊！潘楊兩家征北，八王千歲有心身臨北國做一保官，只因感冒風寒，不能前去，要你替他一行，將回面金鋼賜下。在那征北路上，誰若官報私仇，你金鋼打死無論。朕再加你運糧官一名。你且下殿。

呼延贊：遵旨。（下）

趙二舍：潘楊兩家一齊上殿。

常隨：潘楊兩家上殿。

〔潘洪、楊繼業上，跪。〕

潘 洪：万岁。
楊繼業：

趙二舍：听朕傳旨：此番征北，潘洪挂印为帅，何少卿作保，楊繼業馬前先行，呼延贊作保，随带八千岁回面金鑄，哪家官报私仇，打死无論，領旨下殿去吧！

潘 洪：遵旨。
楊繼業：

趙二舍：朝事已毕，摆駕回宮。

〔趙二舍、常隨、內侍下。潘洪、楊繼業、呼延贊依次出殿。〕

楊繼業：〔向潘洪打躬〕送元帅。

潘 洪：〔恨〕哼！

呼延贊：〔举鋼向潘〕噫！

〔潘急向呼延贊打躬，呼延贊怒下。〕

〔潘怒目視楊，恨头，頓足下。〕

〔楊繼業，乱砸，气色，叹气下。〕

第 四 場

〔余太君小籠上。〕

余太君：〔念〕老谷朝天子， 为何回来迟！

〔楊洪領楊繼業上。〕

楊繼業：〔念〕忙将朝堂事， 說与夫人知。

楊 洪：来到府門。

楊繼業：接馬。（下馬進門）

余太君：老谷下朝回来了。請坐，請坐。

楊繼業：夫人也坐。（同坐）

余太君：楊洪，快去与老谷准备茶点。

楊繼業：咳！不用！

余太君：老老下得朝来，为何愁眉不展？

楊繼業：夫人那曉，北国銀宗有战表到来，要要咱主江山。咱主傳下旨意，潘楊两家征北，仁美挂印为帅，老夫馬前先行。那潘

洪孽子仇恨未消，征北路上官报私仇，害死老夫性命不值满章，耽誤咱主江山事大。

余太君：老谷多加小心，再叫咱那六郎七舍，同你前去，可保安然无事。

楊繼业：夫人說好便好。正是：为国不由己。

余太君：老谷換战衣。（繼业下）楊洪喚你家两位少谷来見。

楊 洪：遵令。二位少谷来見！

（楊景、楊七上。）

楊 景：威靈顯提兵調將。

楊 七：怒冲冲跑馬開弓。

楊 景：俺，六郎楊景。

楊 七：七郎楊延嗣。

楊 景：母亲呼喚，

楊 七：上前去見。（同）請，參見母亲。

余太君：少礼！

楊 七：母亲，把俺喚来那边使用；

余太君：几啦！北国銀宗打来战表，要咱主江山。咱主傳旨，潘洪挂帅，你父馬前先行。想咱与那潘洪老贼孽子仇恨未消，恐怕老贼在征北路上官报私仇。我有意命你二人隨定你父前去作个勝臂。

楊 七：遵命！（景下場）

楊 七：潘仁美我的几啦！此番征北路上，不行凶作歹，倒还罢了。要是行凶作歹呀！你七少谷不杀你，誓不为人也！楊洪接帽，得。

（三遍下）

余太君：我几前去披挂。待我点兵也呵！

（唱殺板轉慢板）

当年老主下河东，

河东收来俺楊家兵。

投宋来七郎并八虎，

赤心为国来尽忠。

南边反了往南战，北边乱了往北征。
北国银宗有表动，要宋王锦江洪。
潘洪挂印为元帅，老谷马前占先行。
常言说养兵千日一时用，他父子卫国到边庭。
伸手取过一支令，叫声杨洪你是听。
命三军齐到校场等，跟同老谷往北征。

〔得景内唱一句上。〕

楊景：（唱）楊延景我把衣更，渾身衣服更改清。
头戴白銀盔一頂，身穿鐵子甲玲瓏。
单等父帅傳下令，提槍上馬把賊平。

〔楊七內唱一句上。〕

楊七：（唱）楊延嗣我換甲冑，黑盔黑甲黑鍔頭，
生就兩只杀人手，气如霹靂力敵牛。
大踏虎步二堂走，我要到兩軍陣自由自由。

〔楊繼业內起腔，上。〕

楊繼业：（唱我板轉慢板）

天波府气坏了楊繼业，怒气冲冲眼滴血。
身穿鐵甲魚鱗叶，头戴金盔双凤結。
两手扔下朝王笏，双脚踏上皮战靴。

（轉流水板）

这几載未到边庭界，胡儿上房把瓦揭。
蹣跚馬閑得嘶儿嘶儿叫，定宋刀鏽成一块鉄。
迈虎步我把二堂进，（進門）

楊七景：參見爹爹。

楊繼业：（打楊七一掌）

（唱）看見七郎小冤孽。

要不是奴才闖下禍，咱父子怎能把家搬。
把話說与老爹爹，把話說与老爹爹。
論大理本是儿匪禍，潘仁美与咱結下孽。
上殿去杀了宋王去，扶来爹爹坐金闕。

楊七：（唱）楊七我生来秉性烈，
論大理本是儿匪禍，
上殿去杀了宋王去，

(楊景向楊七击一掌)

楊景：(唱)一言喝住第七舍，
跨死潘豹闖下關，
哪个再提造反話，

为兄有話向你說。
你还敢去杀宋王爺。
三尺宝劍把头切。

楊七：娘！俺六哥杀我咧！

余太君：奴才。

(唱流水)

拉开一个搯一个，
你为大来他为小，

忙把六郎来拦遮。
征北路上担待些。

楊七：六哥，咱娘說啦！我还小咧！

余太君：楊洪看酒。(楊洪遞杯)

(唱)手端着酒杯泪切切，
临起身敬你餞行酒，

扭頭回头叫老爺。
得胜回与你脱战靴。

楊繼业：(唱)接过酒杯拱手謝，
我出征你不要心懸意介，
这一杯美酒我不用，
保佑我征北打胜仗，
我把美酒澆在地，

多謝太君关心切。
但願你保身体多自珍抵。
必恭必敬祝天爺。
再保我一路无災劫。
等回来天爺庙內把金貼。

余太君：六郎七舍过来。

楊景：母亲。
楊七

余太君：到得征北路上，交兵打仗，父要順子，子要順父，兄要順弟，弟要順兄。到得夜晚，宿在一个篷帳，让你父帅多得休息，你二人小心侍候。听娘教訓方为孝子。

楊景：不听娘話，就是畜牲。
楊七

楊繼业：夫人請回。(老夫妇悲痛难过的目視离別)夫人哪！

余太君：老爺呀！(下)

楊繼业：六郎七舍拿我一支令箭，点炮起兵。馬帶帅堂。

楊景：众三軍！点炮起兵，馬帶帅堂。(尾声下)

第五場

〔呼延贊抱綽上。〕

呼延贊：（念）站在轅門外， 单等将令行。

俺，呼延贊。元帅升帳，轅門侍候。（坐門場）

〔八十兵，一中軍領潘洪上。〕

潘 洪：（点碎昏）領旨出朝，地动山搖，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要把烟生扫。（坐大場）

（詩）坐大帳紅旗摆动， 众儿郎分站西东。

哪一个違我軍令， 綁轅門定斬不容。

本帅，姓潘名洪字仁美。宋室为臣。只因我儿潘豹在天齐庙立下擂台，那狗子楊七，上得台去将我儿劈死。是我怀恨在心，与北国投下一信，託他打来了连环战表。我又上殿，討来元戎大印，楊繼业馬前先行，到了征北路上（咬牙切齿）要报这劈子仇恨！中軍！

中 軍：有。

潘 洪：卯簿侍候。

中 軍：是。（取進卯簿）

潘 洪：帶我一支令箭，命軍司击鼓掌号。

中 軍：領令。（出）呀吹！元帅有令，軍司击鼓掌号。（鼓号齐鳴）令回，鼓号发齐，元帅发令。

潘 洪：滿营将官听点。

中 軍：（向外）滿营将官听点。

潘 洪：哈哈且住！往日点卯是先点各营，后点先行，今日点卯我要先点先行，与他个措手不及。（展舞执笔）先行官！

中 軍：先行官！（楊家父子跑过場）不到。

潘 洪：哎呀！好个楊繼业，头一卯你就誤了，按軍令可該……
（举令）

呼延贊：（站起）元帅！想必是先行官被挂来迟，元帅你寬容头卯才是。

潘洪：你莫非与那人讲情吗？

呼延赞：不敢讲情，元帅面前求恩。

潘洪：讲情便是求恩，求恩也是讲情。人情准下，你且出帐。

(呼延赞归原位)啊哈呀！我再說把老儿斩首，满营将官笑本帅无有容人之量。卯时以上記打四十。各听二点：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五营、四哨，提牌拔总，运粮官，(呼延赞答有)运草官、催陣官、罵陣官，轅門以外中軍官，先行官；(士兵答不到)再点先行官，(士兵仍答不到)啊哈！好你楊繼业！复点三卯全誤。中軍：合插轅門，声門而进。

(楊繼业父子同上。)

楊繼业：(念)下馬轅門站，

单等軍令傳。

士兵：先行官来了嗎？

楊繼业：来了！

士兵：你誤了大帅三卯。你看合插轅門，叫你声門而进。

楊繼业：(惊)怎么！我誤了大帅三卯！儿啦！是咱誤了大帅三卯，合插轅門，叫我声門而进。

楊七：爹爹莫怕，待我拔了令箭，进帳杀死老賊。

楊繼业：嗯！还不退下。待老父进帳去見。报門！先行官告进！

士兵：先行告进！

楊繼业：元帅在上，末将打参。(士兵喊上跪，楊繼业使恨头)元帅在上，先行官打参。(士兵喊上跪，繼业叫乱嚷恨头)先行官告进。

(整顿衣幘)兵参将参，问过元帅的獨安。参大帅。

士兵：先行官打参已毕。

潘洪：先行官你来了嗎？

楊繼业：末将我来了！

潘洪：先行官，我来問你：元帅侍候先行，还是先行侍候元帅呢？

楊繼业：还是先行侍候元帅。

潘洪：你曉知先行侍候元帅，我坐帳連点三卯，你往那里偷閑去了！

楊繼业：我被甲来迟，望元帅寬恩恕罪。

潘 洪：呀！到了北国，那胡儿杀进营来，把本帅擒了，那个时候你也讲道披挂来迟吗？草不掠不整，兵不杀不齐，本帅行令不杀几个，（冷笑三声）不晓知本帅的厉害！刀斧手进帐！

中 军：刀斧手进帐。（二刀斧手应声有，上，跑案前）

潘 洪：将杨继业绑下去杀！（刀斧手绑继业出帐）

杨继业：哎呀！儿，唉！（被架下）

杨 景：爹！爹爹呀！（哭）

杨 七：（抓住呼延赞，杨咬夺过杨七的刀）保官过来！我爹爹犯罪你何不进帐讲情。

呼延赞：我如今就去。

杨 七：你快去！（松手）

呼延赞：（进帐）元帅，先行官犯罪，只可以恕，不可以斩。

潘 洪：小小保官连连打搅，哪有这些人情！出帐！

呼延赞：啊！好你老贼！情知你和杨家仇恨未消，未曾离京，八千岁赐与我四面金铜，你若是官报私仇，金铜打死无论。老贼领缚！（举铜打潘）

潘 洪：（用印架铜）保官息怒。人情准下，你且出帐。

呼延赞：大量你也不敢不准。（出帐）

杨 七：（用手抓住呼延赞，杨六拉住杨七）人情可曾讲下？

呼延赞：人情准下。

杨 七：大量他也不敢怎么俺爷们。

潘 洪：正是：定下打虎虫籠计，随后就有解救人。你看看这，我自自主意。中军：运粮官进帐。

中 军：元帅有令，运粮官进帐。（呼延赞进）

呼延赞：爹大帅！有何令传？

潘 洪：我来问你：出兵打仗有两句言语你可晓知？

呼延赞：那两句言语？

潘 洪：兵马未动，

呼延赞：粮草先行。

潘洪：好一个兵馬未动，粮草先行。带我一支令箭，瓜州府盘粮。

呼延赞：得令，顺马。（下场）

潘洪：中军，拿我一支令箭，先行官死罪饶了，活罪难免，拉到掌刑司重打四十来见。

中军：遵令。令下，掌刑司里听令：先行官死罪饶了，活罪难免，重打四十来见。

〔后台应声。行刑报数：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杨七、杨景望问，杨七要逃帐杀潘，杨景止之。〕

〔杨继业跪上按股忍痛。二子上前相搀，行几步，继业摆手，不叫二子进帐，跛行入内，跪下。杨七急骤。〕

杨继业：元帅验刑。

潘洪：本帅打你几下小棒棒，还验得什么刑。站起来！

杨继业：谢元帅。

潘洪：先行官听令。

杨继业：候令。

潘洪：点炮起营，兵行瓜州早报。

杨继业：遵令。六郎听令，拿元帅令箭，兵行瓜州早报。

杨景：令下，众三军；元帅令下，兵行瓜州早报。一令传下。（交令与继业）

杨继业：（将令与元帅）一令传下。

潘洪：点炮起兵，马带帅堂。

〔笛牌。杨七、杨六、杨继业依次下。杨七又回，要进帐杀潘洪，杨继业急阻。最后，潘洪出帐同下。〕

第六场

〔韩昌带四驍兵上。大开门。〕

韩昌：（诗）金盔金甲金搭袖，牛皮战靴老龙头。

杏黄旗上写大字，兴兵调将韩延寿。

大都督韩昌。女王升帐，只得等令侍候。一言未尽女王来也。

〔四驍兵，蕭天佑，蕭天佑，欽沙女，蕭銀宗，一高絳上。〕

蕭銀宗：（笛腔点絳，升帳坐高場）

众 将：參見女王。

蕭銀宗：列在兩旁。

韓 昌：報門，大都督告進。參女王。

蕭銀宗：出帳落坐。（轉出）

（詩）心中可惱楊大郎， 袖箭射死我夫王，

有心與他爭上下， 怎奈我奴是女王。

本太后蕭銀宗。楊大郎起下不良之意，袖箭將我夫王射死。心中常想報仇，爭奪宋室江山。潘太師有書到來，叫我起兵進犯，得了江山四六平分。就是這般主意，待我作詩一首：

威風杀气貫星斗， 刀槍劍戟耀日明，

排戰步兵人似虎， 冲陣鐵騎馬如龍。

鞭几吹的驚咧响， 威威坐下女天驕。

杏黃旗上寫大字， 興兵驍將蕭銀宗。

看天色晴亮，只得与众鞭几下在校場操演弓馬。復傳一令，韓驍馬進帳。

韓 昌：報門，大都督告進。參女王。

蕭銀宗：韓驍馬听令：吩咐众鞭几下帶馬下了校場，兵行草場坡，早稟。

韓 昌：遵令。令出：女王令下，众鞭几下点炮起兵，帶馬，兵行草場坡早報。令回，一令傳下。

蕭銀宗：馬往上帶。点炮起兵。（鼓声，笛牌，驕馬下）

第 七 場

〔潘洪，楊繼武，众将笛牌上，一条鞭。〕

士 兵：報：兵到瓜州。

潘 洪：列開旗門。（笛牌槍門）先行听令：拿我一支令箭，就在此地安營下寨，各埋羅鍋，自造戰飯，莫要下乡扰亂黎民，那个扰亂黎民，軍法示众。正是：青龍背上屯人馬，

楊繼业：白虎头前扎大营。大帅安息；（潘下）六郎听令：拿我一支令箭，就在此地安营下寨，各埋罗锅，自造战饭。莫要下乡扰乱黎民，哪个下乡扰乱黎民，军法示众。一马平川地，

楊景：此地安大营。父帅安息；（繼业下）元帅令下，众将官就在此地安营下寨，各埋罗锅，自造战饭。莫要下乡扰乱黎民，哪个扰乱黎民，军法示众。正是，观山山有景，

十 兵；观水水又清。（同下）

第 八 场

〔北国众将一齐上，一条鞭。〕

韃 兵：兵行草场坡。

蕭銀宗：炮馬射箭。（齐下）

第 九 场

〔潘洪、二兵上。〕

潘 洪：（对）上阵自有楊家将，交鋒哪怕胡儿兵。

〔报子上。〕

报 子：报，（跪）銀宗罵陣。

潘 洪：再探；（报下）啊哈呀！来到北国，令人打了一报，言讲銀宗討战，今天乃是八月十七日，本是黑道日期，我把他父子差出营去，叫他父子折将损兵，就是这般主意。先行官进帐。

中 軍：先行官进帐。

〔繼业内应：来了。楊七、楊景上一条鞭，繼业随上。〕

楊繼业：参大帅。有何令傳？

潘 洪：来到北国，令人打了一报，銀宗罵陣，拿我一支令箭，攻打头陣。

楊繼业：得令、令出。（风声，帅旗倒）令回。元帅在上，末将阻令。

潘 洪：阻令为何？

楊繼业：元帅，今天八月十七日，乃是黑道日期，出兵不利。

潘 洪：嗯！北国胡儿年年打仗，月月对敌，还論什么黄道黑道！

你去倒还罢了，你若不去，提你驢头来見。（欲下）

楊繼业：元帅回来！

潘洪：（返回头）哇！（击楊繼业一拳，下）

〔楊七抽刀三劈，楊繼业拦挡。〕

楊繼业：不好！

（唱半句启蒙子）如山倒。

（唱栽板）

元帅傳令如山倒，

（轉紧二八板）

元帅傳令如山倒，

楊繼业心中似火燒。

我的儿摔我回营哨，（楊七推楊繼业，三人繞場，迷营，坐小場）

咱父子三人用計較。

穩坐小营不出馬，

看老賊把我怎开消。

楊七：（唱）胡儿胆敢来逞凶，

怎奈父帅不发兵。

俺七郎生就的包天胆，

宁死不愿落臭名。

用手拉过烏驢馬，

我与胡儿排战争。（下）

楊景：（唱）可憐七弟太烈性，

兩軍陣前任意行。

怕他一人难取胜，

上馬与他掠后营。（下）

楊繼业：（唱）六郎七舍出营哨，

楊繼业心中如火燒。

回头三軍一声叫。

楊老谷有話听分曉。

拉谷的驢驢馬。

抬谷的定宋刀。

提一從战靴穩穩帽，

緊一緊咳嗽（三聲）勒甲縶。

接刀把馬跨。

去与胡儿把兵交。（下）

第十場

〔楊七一句启蒙子上。〕

楊七：（唱紧二八板）

烏驢馬不住連声叫，

我与胡儿排槍刀。

催馬來到殺人道，
大將鋼鞭空中繞，

又見旋風起得高。
明晃晃閃出路一條。

(舞下)

〔楊繼業內唱：“出營前”上。〕

楊繼業：(唱緊二八板)

催動馬來出營哨，
催馬來到殺人道，
不打仗來回去好，
定宋寶刀往下繞，

我与胡儿排槍刀。
又見旋風起得高。
望不見蜿蜒路一條。
明晃晃閃出路一條。

(下)

〔宋众，胡众两边分上，碰頭。〕

楊繼業：蕭銀宗，蕭太后！

楊七：(望韓昌)吃槍。(韓昌迎他下)沒扎着嗎？找你个狗羔去。

楊繼業：蕭銀宗、蕭太后！兩國分界，各守疆土，无故興兵，是何道理？

蕭銀宗：楊令公、楊繼業！北國人多地狹，跑不开戰馬，拉不开硬弓，把你主地面社与我三二分。若要不肯，馬踏你汴京。

楊繼業：哈哈！坑凹之水，能起多大風浪，開陣！

〔兵与兵，将与将開打，北國敗下，宋兵將追下。〕

〔鉄沙公主与楊六郎戰，鉄沙敗，六郎追下。〕

〔入夜，楊七与韓昌二人持槍，探案上，二人槍刀相碰，開打，韓昌敗，楊七追下。〕

〔繼業与銀宗開打，銀宗敗下，繼業追下。〕

〔北國兵將上一條鞭。〕

鞭兵：兵不取勝。

蕭銀宗：兵撤兩狼山。(F)

〔楊家众將上，缺楊七。〕

宋兵：賊子敗陣。

楊繼業：穷寇莫追。(F)

第十一場

〔楊家父子繞場上，楊景、楊七站一邊。〕

楊景：來到城根。

楊繼業：你我父子勒馬一听。

〔城頭暗上看旗官。〕

旗官：楊家父子听說，元帥有令，命您趕尽杀絕，趕不尽，杀不絕，提您的驢頭來見。

楊七：好恼！

（唱）有楊七來用目觀， 城頭站着看旗官。
老賊傳令欺压俺， 怎不叫我怒冲冠。
捺住銀槍取弓箭， 拉个滿把箭离弦。

（旗官死）

狗羔你傳令吧！

楊繼業：儿啦！城頭上看旗官哪里去了？

楊七：我一箭把他射死！

楊繼業：（用刀柄打楊七）奴才！

（唱）喝住七舍好大胆， 不該射死看旗官。

六郎儿催馬城根站， 城頭小軍听我言。

城頭軍：稟知元帥，楊家父子全胜而歸，俺要進城歇兵。

城軍：稟元帥，楊家父子全胜而歸。

潘洪：（內白）領我城頭一觀。（上城）城下是先行官嗎？

楊繼業：正是。

潘洪：勝敗如何？

楊繼業：全胜而歸，俺要進城歇兵。

潘洪：你進城歇兵！（抬頭一看，不見看旗官）我那看旗官那里去了？

楊繼業：嗯，這……（暗用手三指七郎）唉！元帥。你那是看旗官，又被我七郎兒子一箭射死。閃放城門，俺父子在元帥面前頂禱賠罪。

潘洪：射死也是个罢。（怒气）我有心与你閃門，北國人馬离的太近，閃門我也閃得不及，命你跑馬进城，馬到閃关。

楊繼业：怎么！跑馬进城，馬到閃关？

潘洪：馬到閃关。

楊繼业：几啦！元帅命咱跑馬进城，馬往前催。

潘洪：众三軍！滾木，擂石，抵下城去。（木石齐下）

楊繼业：（唱）滾木擂石往下砸！

（楊七用椅墊往上甩，后又用椅子往上甩，有人接去，后又摘下自己的帽子照潘洪头上甩，被潘洪抱住，楊七望城門打三鞭仍不开）

只砸得头晕两膀麻。

头上砸坏盔一頂，

身上砸坏連環甲。

六郎七舍催开馬，

俺父子三人往北奔。

（同下）

第十二場

〔北國众兵將上，一条鞭。蕭銀宗隨上。〕

樵兵：來到兩狼山。

蕭銀宗：列開旗門。（兵將挖門）

（唱栽板）

兵行到兩狼山安營下寨。

（轉慢板）

有本后傳一令扎住大營。

都只為大好山河屬大宋。俺北國一片沙漠不收歲。

論天下不該歸他一人有，理應該好壞均分才公平。

（轉流水板）

我要來他不吐，

因此連年勁刀兵。

這兩年未把人馬動，

潘仁美送來書一封。

他邀我打去連環表，

雁門关前排戰爭。

打了一仗不能勝，

把人馬全撤在兩狼山中。

（轉二八板）

观东方打蓝旗如同靛染，观南方打红旗火烧祝融。
观西方打白旗如同雪洞，观北方打黑旗上造七星。
正中间高挂着黄旗一杆，上写着萧太后旗将领兵。
东方是甲乙木一个震字，

韩 昌：（唱）闪出来韩延寿八面威风。

萧银宗：（唱）南方是丙丁火一个离字，

萧天佐：（唱）闪出来萧天佐越杀越凶。

萧银宗：（唱）西方是庚辛金一个兑字，

萧天佑：（唱）闪出来萧天佑能守能攻。

萧银宗：（唱）北方是壬癸水一个坎字，

铁沙女：（唱）闪出来铁沙女统率女兵。

萧银宗：（唱）两狼山摆下个群羊大阵，我看他羊入虎口怎逃生。
（翻上高场）

〔杨景提枪，劳乏不塌地上。望门，至下场门，下马，拄枪，征头，呆立。〕

〔杨继业拉刀，被夜撞地上，绕场，至上场门，向内叫：〕

杨继业：六郎！七舍！我的儿啦！（又绕到下场门）六郎！七舍！我的儿啦！（复绕一圈，看见杨景，但歇不得，举刀将劈）

杨 景：爹爹！

杨继业：儿是六郎！

杨 景：儿是六郎。

杨继业：哎！儿啦！

（舞刀花，绕至上场门。杨七随上，父子三人，里合，摆架式）

杨继业：（唱大起板）

杀！杀！杀！……

杨 景：（唱）……战！战！战！……

杨 七：（唱）……两狼山下！

杨继业：（唱）只困得，……

杨 景：（唱）……里无粮……

杨 七：（唱）外无救兵。

楊繼业：（唱）眼望着……

楊景：（唱）……汴京城，……

楊七：（唱）……山高路远。

楊繼业：（唱）哭宋王，……

楊景：（唱）……叫千岁……

楊七：（唱）……臣的主公。

楊繼业：（唱）我哭夫人，……

楊景：（唱）……叫母亲……

楊七：（唱）……不能相見，

楊繼业：（唱）哭八姐……

楊景：（唱）……叫九妹……

楊七：（唱）……难以重逢。

楊繼业：（唱栽板）

北国里蕭銀宗战表打动，

〔楊七耍枪，乱刺，拉架下。〕

〔北国众将都从高塌跳下。〕

蕭天佑：楊七这个小子杀迷了，叫他在这里杀吧！（同下）

楊繼业：（唱慢板）

打一統战表到汴京。（压板）

楊七：（持枪刺楊景）哟！六哥哟，我当是韓昌那个狗羔啊！扎着了没有？您在这里，与他拼兵打仗吧！我找韓昌那个狗羔去。

（下）

楊繼业：（唱）三六九宋王爷登了宝殿，潘仁美捧本章上了龙庭。

宋王爷将本章打开观看，原来是蕭銀宗要主江洪。

潘仁美在金殿挂印为帅，俺父子占先行往北去征。

兵行到瓜州地按营下寨，大元帅傅一合扎下大营。

黄道日不叫俺发动人馬，黑道日他叫俺前去交兵。

杀一阵败一阵两狼山顶，（楊七上，舞枪）

楊七：我还找韓昌去！（下）

楊繼业：（唱）困得俺无根草又无救兵。

在夜晚看战书更深夜静，（楊七持槍鞭上）

全不料老天爷起了怪风。

灯花几把战书荐了半卷，就知道俺父子有了灾星。

想起了天波府心酸悲痛，又听得鏖咧号角响连声。

（鼓声，两边望门）

是是是来心明镜，想必是胡儿发来兵。

六郎七舍一声叫，准备着刀马打交锋。

楊景：（唱）楊延景跨白龙头前領徑，（上馬下）

楊七：（唱）楊延嗣上烏錐随后而行，（上馬倒下）

楊繼业：（唱）六郎七舍去探徑，两狼山嶽下我金刀令公。

（楊景倒上，楊七上）

楊景：（唱）他摆下五虎群羊陣，

楊七：（唱）四面都是胡儿兵。

楊繼业：（唱）听说他摆下五虎群羊陣，这羊入虎口怎得生。

六郎七舍往前涌，（景、七下）

定宋刀砍他个滿山紅。

催馬來到两軍陣，（蕭觀察上）

蕭銀宗：（唱）擋住老将哪里行。（二入冲杀，摆架式）

坐在馬上用目观，观見老将好威严。

一頂金盔头上戴，鎧子鎧甲身上穿。

跨下一匹驍驍馬，定宋宝刀手中掂。

明眉大眼瓜子面，花白的鬚鬚搭胸前。

勒住馬，走向前，铃声老将听我言，

我劝你下馬投順俺，到北國封你居高官。

楊繼业：（唱）嗚呼銀宗休胡言，楊老公有話听心間。

能在我朝拉战馬，不在你朝居高官。

手使大刀往下砍，

〔韓昌急上。〕

韓昌：（唱）掄叉催馬跑向前，（繼业放下）

蕭銀宗：（唱）只听战鼓咚咚打，軍陣來了韓驍馬。

我与老将正盘話，
楊家將誰不怕，
韓昌：（唱）在此軍陣用目望，
韓昌本是英雄漢，
你来打攪为什么？
能征慣战我爱他。（下）
观他二人排戰場，
单人独驢战两狼。（下）

第十三場

〔楊景、鉄沙女分上，碰头，翻場，起架式。〕

鉄沙女：（唱栽板轉贊子）
催陣鼓打得咚咚响，
英明俊俏英雄象，
罩頂銀盔戴头上，
膀闊腰圆体格壯，
看楊景是好將，
勒回馬头把話講，
来来来隨我北岡往，
上下打量楊六郎。
白龙大馬白銀槍。
护心宝鏡懸胸腔。
唇紅齒白好面龐。
比韓昌实在強。
尊声楊將听衷腸。
我情愿招你个驢馬郎。

楊景：呸！

（唱）番邦女休得胡乱講，
宁在我朝吃兵餉，
手使銀槍帶心刺，
俺楊家代代是忠良。
不当你驢馬郎。

〔韓昌急上。〕

韓昌：（唱）三股叉送你見閻王。（楊景惊下）

鉄沙女：（唱）催陣鼓不住的咚咚、咚咚、咚咚的打，
軍陣上来了韓驢馬。
看看他再看看他，
比武艺他也差，
你那个容貌不勝他。
天保佑叫我匹配他。

（下）

韓昌：（唱）着銀宗愛的楊老将，
这还打个什么仗，
鉄沙女愛的楊六郎。
垂头喪气回營房。（下）

第十四場

〔蕭天佑，蕭天佑小繖上。〕

蕭天佑：（念）遵了女王令。

蕭天佑：（念）命咱巡大營。

蕭天佑：俺，蕭天佑。

蕭天佑：俺，蕭天佑。

蕭天佑：我弟請了。女王有令，命咱巡營了咱，咱二人可悶極呀！

咱唱個關曲吧！

蕭天佑：你唱吧！我与你幫腔！唱吧！

蕭天佑：（唱小調曲）

生在了胡地，

蕭天佑：（唱）長在了北番。

蕭天佑：（唱）多見些樹木，

蕭天佑：（唱）少見些人烟。

蕭天佑：（唱）不是白雲遍地，

蕭天佑：（唱）就是黃土彌天。

蕭天佑：（唱）掏出烟袋荷包，

裝上一鍋香烟。

蕭天佑：（唱）揉菊絨，打火鐘，咱哥倆，吸着烟，嘰哩咯啦打多

蕭天佑

談。（鼓聲）啲！楊七來啦！趕快跑吧！（下）

〔韓昌與楊七兩边上，開打。〕

韓昌：（唱）我好比霸王重出世，

楊七：（唱）少爺好比漢淮陰。

韓昌：（唱）是金烟辨爾一條腿，

楊七：（唱）李哪吒撞爾風火輪。（二人開打，戰鼓和號角聲）

韓昌：楊七！

楊七：韓昌！韓昌！韓昌！

韓昌：何人在高崗鑄金？

楊 七：我的父帅尔等的太老谷。
韓 昌：楊七：你父高崗鳴金，你就該收兵。
楊 七：哪家收兵，哪家为敗。我与你决一勝負。
韓 昌：你口誑此話，莫非韓老谷我怕你？
楊 七：七谷我惧你？
韓 昌：說杀……
楊 七：便战。請！（开打，战鼓声和号角声）
韓 昌：楊七！
楊 七：韓昌！韓昌！
韓 昌：何人二次鳴金。
楊 七：还是我的父帅，尔等的太老谷。
韓 昌：既然你父二次鳴金，你就該收兵。
楊 七：哪个收兵，便是敗将。点起灯笼火把，你七谷和你夜战。
韓 昌：楊七：你我为大将，不必夜战。夜战必有一伤。单等明天不发紅日，咱在此地，早排战场，你看如何？
楊 七：恐怕你不敢来。
韓 昌：来者是君子。
楊 七：不来是小人。
韓 昌：收兵卷旗角。
楊 七：勒馬定干戈。（同）請！（分下）

第 十 五 場

〔楊景前，楊繼业后，沒精打彩地上。下馬，亮象。〕

楊繼业：（唱栽板）

大杀一陣天混暗，（进廟）

〔楊七急上。〕

楊 七：父帅醒来！（韓看六郎）六哥醒来，父帅胜敗……

楊繼业：咳！

楊 七：六哥！胜敗……

楊 景：咳！

楊七：咳！問这个咳！問那个咳！想必是打了敗仗。不才楊七我
打了個小小勝仗，父帥醒來！

楊繼成：（唱流水板）

大杀一陣天混暗，	不知东西共北南。
耳旁边只听有人喚，	高一声来低一言。
猛醒來睜开二目看，	原是七舍在面前。
我与那銀宗娘娘来鏖战，	韓驍子催馬到陣前。
臉賽藍靛象鬼判，	猪嘴獠牙往外翻。
上陣跨下卷毛兽，	三股鋼叉帶鐵环。
泉定老夫劈心点，	銀宗娘娘忙遮拦。
要不是銀宗娘娘拦搖他，	老夫有命难保全。
你只把驢驢馬牽进庙院，	口吐粘沫甚可憐。
俺父子七天七夜未用飯，	馬不得飽草啃嚼环。
人不得飽飯儿啦！	紧紧你的带！
馬不得飽草滾肚往上拴。	
回头来囑托驢驢馬，	楊老谷有話听心間。
你把我驮到汴京地，	楊老谷上殿把本參。
与你蓋下養生院，	永不出征到陣前。
正是俺父子把話盤，	驚咧号角响連天。
是是是来心明鑑，	想必是韓昌米屬关。
六郎我儿一声喚，	我命你回朝把兵搬。

（压板）

儿呀！咱父子遭困北国，命你回朝搬兵，搬来人馬搭救咱父子还朝。你为何不言；你为何不語，你可是去你可是不去，应老父一声。莫非你哑了；再不然你聾了；不言不語，我罵你个不孝的畜牲。

楊七：父帥莫要悲傷，我問問我家六哥。六哥：咱父子遭困北国，命你回朝搬兵，你可是去，可是不去，你应咱父帥一声。莫非哑了你了；再不然聾了你了；（背磨杵向楊景劃去，被楊老將阻擋）

（白和動作或复一遍）

楊繼業：（唱）莫不是老父看得見， 几啦你有命难保全。
莫非是胡儿吓破你的胆，永不敢出征到陣前。
象你这二十四五正当年，正与闾家保江山。
你看我两鬓白髮如銀綫，六十岁占了个先行官。
老天爷再給我二十年的寿，
定宋刀劈开两狼山。（跌倒）

楊七：爹爹你老了。

楊繼業：为父我还不老：

（唱）虽然話儿这样讲， 这几年不如那些年。

观星六郎看七舍，（楊七舞枪）

好似猛虎下了山。

劝将不如激将好， 用大話激激小几男。

七郎：过来。

楊七：爹爹讲說什么？

楊繼業：几啦，你能杀？

楊七：几能杀。

楊繼業：你能战？

楊七：几能战。

楊繼業：好哇！

（唱）你能杀能战是好汉，我命你回朝把兵搬。

楊七：这个……（乱砸）

（唱裁板轉二八板）

听说搬兵卸了胆，

楊七背臉自惨然。

叫我杀賊我情願，

叫我搬兵心胆寒。

天齐庙刀劈潘豹死，

潘仁美与我惨仇冤。

此番回朝搬兵将，

恐怕难过雁門关。

有心逃命我不去，

俺父子怎出两狼山。

罢！舍死忘生上馬走，

楊七：慢着！

（唱）挡住七弟且慢行。

咱父子遭困北国地，
回朝见了八千岁，
天波府见了母亲面，
嘱咐的话儿牢牢记，
楊七：（唱）六哥不必細叮咛，
回朝见了八千岁，
天波府见了母亲面，
拜住父帅受我拜，
六哥轉上受我拜，
把咱父帅交与你，
父帅在你也在，
拜罢六哥往外走，

命你回朝去搬兵。
要叫千岁早发兵。
你替为兄問安宁。
莫要当做耳旁风。
句句言語記心中。
管叫千岁早发兵。
我替六哥問安宁。
恕为儿不能把孝行。
为弟还有嘱托情。
还得六哥好照应。
父帅不在你活不成。

楊繼业：（唱）送几个三五步全当一程。

楊景：（唱）往前走只來在庙門以外，

三人：（唱）咱父子庙門外大放悲声。

楊七：（唱）这才是子哭父，

楊繼业：（唱）父哭子，

楊景：（唱）兄哭弟，

楊七：（唱）弟哭兄，

楊繼业：（唱）只哭得难割，

楊七：（唱）难舍，

三人：（唱）好不伤情。

楊七：（唱）我楊七只哭得难以上馬，

楊景：把七弟捧上馬难舍难分，

楊七：（回头看）哎呀我的父帅呀！（又回头）我的爹爹呀！

（下）

楊繼业：（唱）出言六郎一声叫，

你只把你七弟送上一程。

楊景：（唱）望定爹爹拿亂棒，

我只把我七弟送上一程。

（下）

楊繼业：（唱）一見我儿他去了，

撇下我老令公好不凄零。

我的儿呀！（哭下）

〔楊景，楊七上。〕

楊 景：（唱半句啟嗓子轉二八板）我相送。

七弟搬兵我相送， 兄弟二人并馬行。

揚鞭催馬往前躡，

〔韓昌倒上。〕

韓 昌：（唱）擋住楊將那里行。

〔楊七从槍架下逃去。韓昌、楊景各从兩邊下。〕

第 十 六 場

〔四兵領潘洪上。〕

潘 洪：（念）轅門銅鈴响， 单听报馬回。（坐大場）

〔报子上。〕

报 子：报！楊家父子遭困北国。

潘 洪：再探。（报子下）啊哈呀！令人打了一报，楊家父子遭困北国，果称我意。不免把二位尊亲喚进帳来，俺吃个太平酒筵。

人米！二尊亲来見。

兵 士：有請二位尊亲！

〔刘君奇、何少卿上。〕

刘君奇：領兵不打仗。

何少卿：从軍白吃粮。

刘君奇：俺，刘君奇。

何少卿：俺，何少卿。

刘君奇：一条杠！

何少卿：一条椽！

刘君奇：岳父呼喚。

何少卿：上前去見。（二人進帳）參見岳父老太師。

潘 洪：二位賢婿落坐。

刘君奇：謝坐！把俺喚来有何事情？

何少卿

潘 洪：令人打了一报，楊家父子遭困北国。老父的冤仇也报够个
大半了。

刘君奇：
何少卿：是呀！

潘 洪：咱在此大帐飲个太平酒筵才好呀！

刘君奇：
何少卿：全憑岳父。

潘 洪：人来看酒侍候。（倚臂）

〔报子跑上。〕

报 子：稟太师爷。

潘 洪：請來！

报 子：楊七上关。

潘 洪：怎么？

报 子：楊七上关！

〔报子下，潘洪吓得站在桌下。〕

刘君奇：
何少卿：（捧潘洪出）太师爷醒来！太师爷你怎么样了？

潘 洪：二位賢婿！令人打了一报，楊七上关。楊七这个小子是家
毒虫。他要到来，无有什么好处呀！

刘君奇：岳父不必胆惊，小婿倒有一計。

潘 洪：有何妙計？

刘君奇：岳父帶上美酒菜盒，迎出帳去，就說与他接风，把他灌个
酩酊大醉，还不是由着岳父你摆布！

潘 洪：此計甚好。人来！看酒去到营門。

〔兵士端酒菜，齐出帳，兵站边門。〕

〔楊七持鞭枪上，扎架式：右脚立，左脚屈，左膝弯夹枪，右手半
鞭，左手抓住潘洪。〕

楊 七：好你老賊，俺父子遭困北国，你不該大帳飲宴！

潘 洪：这……这是家宴。

楊 七：荒乱之年，家宴也不可。（松手放潘）

潘 洪：（滿臉陪笑）老夫我帶來美酒菜盒，是与七公子接风來了。

楊 七：爾說你端的是酒，卽是燒毒，您七少爺也要飲您三大杯。
酒往上端。

潘 洪：看酒侍候。（楊七怒氣抓酒）七公子你到來為何？

楊 七：俺父子遭因北國，俺前來要兵來了。

潘 洪：要兵你請下馬來才是呀！

楊 七：搬兵不下馬，勒馬等救兵。

潘 洪：七公子你下馬我就有兵。

楊 七：怎麼說我下馬你就有兵？

潘 洪：下馬就有兵。

楊 七：我下馬你也不咋着你七少爺。（楊七下馬）

潘 洪：綁了。（兵士綁楊七）

楊 七：好你老賊，為何把你七少爺綁了？

潘 洪：楊七小奴才！擺台刀劈我兒一死，我只說你上天入地，不料想犯在老夫之手。綁他到法標樹上。

（兵士綁楊七，站高場。陳林、柴干暗上，站楊七兩邊椅子上）

潘 洪：（唱）有老夫來怒氣沖，罵聲楊七狗狼生。

擺台刀劈我兒死，今朝要把旧賬清。

吩咐眾人看弓箭，望准楊七撒離錘。

（鎖板）（射楊七）

（坐門坐）二位賢婿，看楊七死過了無有？

劉君奇：待我看过。（二人看見楊七如常）裏岳父，箭不粘身。

潘 洪：怎說箭不粘身？

劉君奇：正是。

何少卿：正是。

潘 洪：站過去。啊哈呀！老夫能射百步穿楊，楊七為何箭不粘身？二尊親上前問過，有什麼外科手段無有？

陳 林：七哥你為何箭不粘身？

楊 七：俺父子大破幽州得來三法。

陳 林：那三法呢？

楊七：歇箭眼、听箭耳、喝箭令。得了这三法，因此箭不粘身。

陈林干：低言一二，莫叫老儿听得去了。

刘君奇：听见了，听见了。（转跪向潘洪）禀太师爷：楊七非是箭不粘身，大破幽州得来三法。

潘洪：那三法？

刘君奇：歇箭眼，听箭耳，喝箭令，因此箭不粘身。

潘洪：楊七有这三法不能害他一死，这该怎样？

刘君奇：小人我有一计。

潘洪：你有什么妙计？

刘君奇：用钢刀把他的眉头肉割下，把他的眼睛盖住，先去他的歇箭眼。用黄香把他的双耳灌了，去掉他的听箭耳。用铜锤把他的门牙打掉，去掉他的喝箭令。去了这三法，太师爷，那怕把楊七害不到死地。

潘洪：真乃是好计，任您摆布去了吧。

刘君奇：谢太师爷。这就好了，任咱们摆布，要得把他摆布好咧。

咱俩准备准备吧！（欲下半截场）

陈林干：七哥又被老贼听得去了。

楊七：不好！

（唱飞板）

听说一言吓破胆，不由楊七心胆寒。
咬紧牙，闭紧眼，任憑老贼使箭穿。

刘君奇：楊七小狗头哇！

刘君奇：（唱二八板）

满腔怒气冲牛斗，

何少卿：（唱）罵声楊七小狗头。

刘君奇：（唱）天齐庙畔死俺小舅。

何少卿：（唱）太师爷与你结下仇。

刘君奇：（唱）用钢刀割下你眉头肉。

何少卿：（唱）盖住你两眼并双眸。

刘君奇：（唱）用黄香灌满你的两只耳，

何少卿：（唱）管叫你听不见声音光流油。

刘君奇：（唱）打掉你的门牙，撕烂你的口，

何少卿：（唱）用剪子再剪断你的舌头。

刘君奇：（唱）我看你还能再念咒，

何少卿：（唱）我看你还能躲箭头。

潘洪：（大笑）哈哈哈哈哈！

（唱）狗杨七你也算罪孽盈满，谁知道报应到也有今天。

常言说杀人得偿命，又道是欠债须还钱。

天齐庙你骂死我的子，雁门关我要射杨家男。

人来一齐放乱箭，仇报仇来冤报冤。

（乱箭射杨七）

二位贤婿，上前验过，看看死了无有：

刘君奇：（至杨七前）杨七：你小子可死了吧！（回向潘洪）禀岳父，

何少卿

杨七已死。

潘洪：死尸拉抛黑河。（陈林、柴干移屍下）二位贤婿，回营用酒。正是：雁门关前把守牢，七十二口雁翎刀。人过须留名，雁过要拔毛。请！

刘君奇：岳父大人请。（同下）

何少卿

第十七场

（杨七鬼魂内起哀子上。）

杨七：（内唱）炸雷滚！

（唱）南天门上炸雷滚，来了杨七黑煞神。

俺杨七。潘洪老贼害我死得好苦，见了父帅、六哥，辩说明白。待我驾动阴风走动！

(唱裁板)

北国里萧银宗战表打动，

(转慢板)

打一统连环表要去江洪。

潘仁美挂印为元帅，

老爹爹马前做先行。

兵行北国安营寨，

与贼子对面扎住营。

俺父子头仗得了胜，

回到雁门去歇兵。

潘洪贼城头发一令，

赶不尽杀不绝不许回营。

无奈何回马去交战，

被胡儿困在在两狼山中。

(转流水板)

老父帅庙院传一令，

命我回朝去搬兵。

搬兵到在雁门关，

中了潘洪计牢笼。

潘仁美害我死得苦，

绑上法标箭穿胸。

(转二八板)

驾起阴风忙行动，

与爹爹托梦走一程。

(下)

[杨继业、杨景上。]

杨继业：(唱裁板)

大杀一阵回庙院，

好杀，好战。

(转唱慢板)

定宋刀压得我两膀酸。

我从来未经过这样一战，这一仗把我的胆杀寒。

在庙院只把万岁怨，

宋王我主怨几番。

(转流水板)

既然潘洪挂元帅，

不该派我先行官。

潘仁美怀念打子恨，

要害继业染黄泉。

死了为臣不当紧，

何人与主保江山。

在庙院抬头看，

又见六郎在面前。

你七弟回朝搬兵将，

为何许久未回还。

(轉二八板)

我今也盼明也盼， 盼不到跟前是枉然。
七郎若有好和歹， 父子情長我心怎安。
出言六郎一聲喚， 老父有話聽心聞。
你只把騰驤馬帶進了廟院……

(行腔，六郎帶馬，拴馬)

你再把白龍馬廟內來拴。

一霎時翻騰驤渾身疲倦，我的兒你去把廟門頂門，

(坐大場，換白髯)

楊 景：(唱轉板)

老父帥在廟院傳下令箭，(關閉廟門)

(轉慢板)

想起來刺鬪事我心好酸。

北國里蕭銀宗戰表打獻，他要奪我主峇龍綉江山。

(轉流水板)

潘洪賊勢仇想害俺， 金殿上自尋平北番。
他奉旨挂印為元帥， 我的父馬前先行官。
到北國頭陣打勝仗， 狗奸賊不吐轉回關。
无奈何又到兩軍陣， 重整旗鼓戰北番。

(轉二八板)

白晝深夜晚戰， 俺父子兵敗兩狼山。
父子遭困在廟院， 命七弟回朝把兵搬。
一去多日不見轉， 怎不叫人把心懸。
老爹爹若有好和歹， 忠孝二字難周全。
思前想後神魂亂， 靠神案跪睡入夢間。

(坐偏場換髯掛三髯)

[鼓打三更。

[楊七內唱半句上。

楊 七：(內唱起釐子)彩雲滿。

(唱二八板)

神仙走動采雲滿， 鬼魂行走刮怪風。

駕陰風我把廟院進，（進廟）

觀只見父兄睡朦朧。

走上前去托夢，（裏一把火麩，楊七后退）

父帥头上起火星。

就地抓把戊己土， 捺住南方火丙丁。

老父帥休貪睡醒上半醒，

（叫頭）爹爹：六哥！哎！父兄啊！

（轉慢板）

听为儿把話向你明。

在廟院違了父帥命，

中途打从雁門過，

他將孩儿誑下馬，

把我綁在法標上，

勸爹爹寬心莫悲痛，

死了孩儿不當緊，

托罢一夢又一夢，

我在那雁門关喪了性命，

六哥一日回朝轉，

高堂老母你孝敬，

正与六哥把話論，（報四更）

忽听鑼樓打四更。

罢罢罢来回去吧，

与父帥去下戊己土，

擦一擦眼泪出廟去，

命孩儿回朝去搬兵。

中了潘洪計牢籠。

下一个准的推來捆的捆。

乱箭齐发儿喪生。

孩儿落下不孝名。

誰救爹爹轉回京。

叫声六哥你是听。

失去了六哥膀臂兵。

上金殿本參賊潘洪。

宋王面前多尽忠。

怕的是天明走不成。

回头再拜六长兄。

父在阳儿在阴好不伤情。

父……帥：六哥呀！（下）

（鼓報五更）

楊繼业：（起桌子，叫板）七郎來到。（出場，望門）七郎哪里，

楊景：七弟那里，（二人一碰頭，繼业一个悶杠，楊景与令公背背靠背背靠住，楊景叫）爹爹醒来！

楊繼業：（唱流水板）

昏夢間我夢見七郎來到，俺父子抱頭放悲聲。
他言講仁美害他死， 渾身是血帶離翎。
見此情怎不心酸痛， 又听得有人呼喚聲。
猛然間睜開我昏花眼，

（壓板、行弦、揉眼，睜開眼一看，往楊景跟前，摸胡）

楊 景：爹爹！

楊繼業：噢呀！

（唱）明盔明甲賽天兵！（鎖板）

呵！你是什么人呀？

楊 景：爹爹！兒是六郎，你就不認識了！

楊繼業：呵！你，你是六郎？

楊 景：正是孩兒。

楊繼業：好，站那別動，老父把你搜搵、摸搵。

楊 景：是！

〔楊令公上前摸摸楊景。〕

楊繼業：呵！當真你是六郎？

楊 景：正是孩兒！

楊繼業：（用手往楊景腮上一摸）六郎，你也長出鬍鬚來了！

楊 景：這……（一個氣色，兩手托住鬍鬚，擺擺頭腦往繼業身旁一看，見父鬍鬚白了，單手一托）爹爹！你的鬍鬚根根如銀了！

楊繼業：（雙手一托自己的鬍鬚，一個騎馬架）

（唱）一夜間把我的鬍鬚白了，楊老將想青春万万不能。

我好比東方朔臨凡下世，又好比三國里老將黃忠。

伍子胥過昭關雪髮銀鬚，

又好比關夫子遭困在夢城。

（夾白）六郎呀！

有老父打三更偶做一夢，

楊 景：夢見何來？

楊繼業：（唱）我夢見你七弟他……他身帶離翎。

楊景：（唱）有孩儿打三更也做一夢，

楊繼業：啊！怎么？你也做了一夢？

楊景：（唱）我夢見我七弟他……他……他滿身血紅。

楊繼業：儿，你……你也夢見你七弟了？

楊景：儿，我，我，我也夢見七弟了。

楊繼業：不好！

（唱）这才是父夢頭……（鬮兩摆，拍膝）

楊景：（唱）儿夢尾呀……

楊繼業：（唱）必有那不祥之兆，

開廟門……

（楊景急慌忙開廟門，推石条）

望一望咱的汴梁城。

〔报子上。〕

报子：七公子雁門喪命！

楊繼業：（唱飞板）

小探子跪庙院一声来禀，

七郎儿他，他，他雁門喪生。

轉面来把六郎一声喚叫，我命你回朝去……嗟嘆！

楊景：爹爹，怎么样？

楊繼業：（唱）二次搬兵。

楊景：（气色）（唱二八板）

忽听得老爹爹发了令，

楊繼業：儿啦！搬兵去吧！

楊景：（唱）忽听得老爹爹发了令， 楊景背臉自想情。

七弟搬兵回朝轉， 雁門关上喪性命。

（轉流水板）

潘仁美起下不良意， 要害俺父子喪殘生。

再說搬兵我不去， 老爹爹遭困在庙中。

此一去回朝搬兵將， 怕得是雁門難通行。

（轉二八板）

我楊景一死如蒿草，
唉！哭哭，說不起，
自古忠良不怕死，
大丈夫能在陣前死，
老爹爹在上受几拜，

閃下爹爹孤伶仃。
千万問為的俺父子情。
我貪生怕死豈為忠。
不在人后落罵名。

(行腔，施禮、磕頭。)

楊繼業：儿哪！（擡起）

楊景：（唱）这一拜全当几把孝行。
老爹爹你隨我廟門以外，
(行弦，帶馬出廟，繼業跟出)

楊繼業：（唱）我送儿三两步全当一程。
送我儿只來到廟門以外，

楊景：（唱）我觀見老爹爹大放悲聲。
哭，哭了声老爹爹！

楊繼業：（唱）叫，叫了声六郎……儿哪！

楊景：（唱）这才是儿望望父……；

楊繼業：（唱）父望望子……

楊景：（唱）难割……

楊繼業：（唱）难舍，

楊景：（唱）骨肉……

楊繼業：（唱）連心，

楊景：（唱）父子……

楊繼業：（唱）之情。

楊景：（唱）楊延景只哭得懶得上馬，

楊繼業：（唱）把我儿擡上馬忍着心痛。

(楊景上馬，回頭)

楊景：哎呀爹爹！

楊繼業：哎呀六郎儿！

楊景：爹爹呀！

楊繼業：儿哪！

〔楊景與令公都是氣色，扭手，擺腳，悲痛萬分，楊景一個回頭，斜架用槍杆打馬背下。楊令公后追，向下場門里看，高唱三聲，一個個扎個架。

楊繼業：（唱）我一見六郎天踪影，楊老將在廟院痛傷情。
七郎是我親生子，難道說六郎是鯢鯢。
手牽手背都是肉，我口咬哪個指頭不心疼。
念起來俺父子恩深義重，……

（行腔，帶馬提刀、上馬、端刀）

我再把六郎兒送上了一程。

（一個云刀，二郎担出，右手勒韁，一個騎馬架，一收丁字步，催馬下）。

楊繼業：（內叫）呵！……（起桌子）出廟院。……

〔楊景前，繼業后上。

（唱）急急忙忙出廟院，我把六郎送回還。

（繞圓場）

催馬來到山口站。

〔韓昌帶驍兵倒上，站下場門，邊門。

韓昌：（唱）韓昌統兵到陣前。

〔韓昌與楊景、令公一砍，楊景逃下，兩砍，楊令公拉一個敗勢倒下。驍兵磨大站門。

驍兵：逃走一人。

韓昌：逃走一人成不起大事，廟院团团圍困。

驍兵：（齊喊）呵！（前下）

第十八場

〔楊繼業呵手，扭耳，揉眼，禁不住寒冷，緩上。一陣人馬聲。

楊繼業：（猛一振作）啊！（念）远处人喊馬叫，莫非賊兵來到？拉馬出廟觀看……（暗上猛虎，咆哮一聲）忽听猛虎咆哮。啊！為何山中出了猛虎，待我上前觀看。（擦眼前行）原是廟外一個石虎。哎！君子不得地，常被小人欺，令公落了魂，石虎也欺我！待我賞你一刀。（一刀劈下，石虎將刀銜走，下）呵！什么把

我的兵刃也就衝去了，待我摸揣摸揣。（摸着了石碑）呵！我当是什么，原来是一統碑記，碑記上面必然有字，待我讀來。

（看碑）明月又被浮云遮盖，这老眼昏花，望字不真，趁此打盹片时。（起阴鼓，坐下，整甲，整甲，立起）噢呀！风吹云散，明月当空，待我对月讀字。李陵碑。李陵碑。呀呀，呸！

（念）庙是苏武庙， 碑是李陵碑。

令公来到此， 撇甲……

（一个銅器，跪下，一腿伸；一腿蹶，双叉势，揉眼，复又单腿跪起对碑细看。

（念）庙是苏武庙， 碑是李陵碑，

令公来到此， 撇甲……

（銅器，一个单叉势蹲下，把鬚一摆，左手一指碑，右手高抬，叫板，續念）

又丢盔呀！

（唱散板）

观罢碑記悲哀痛，

（双手掩地顛抖地站起身）

（唱慢二八板）

观罢碑記悲哀痛，

楊老将庙門自想情。

猛想起当年七星庙，

余賽花立逼我把誓明。

我言讲招亲有二意，

李陵碑前丧残生。

至如今前言照后語，

就該我楊老将活不成。

无奈何撇盔，（膝一硬把盔甩掉）甩甲，

（一腿一挽一个圈，两手捞甲衣，随圈甩掉）

李陵碑上我丧生。

跪死先把宋王拜，

这一拜至当臣尽忠。

衣服蒙了我的臉，

一头碰去丧性命。

（手心扣立子，用衣聚头，猛向碑上碰去，一个筋拉紧，大舍身倒下）

（轉流水板）

这一碰碰得我魂飄蕩， 三魂渺渺归了空。

耳旁又听风声动， 三魂渺渺又回程。

猛然间睁开我昏花眼，（丑板）

（弦牌子，咚隆隆……先抬右手，再踉跄左腿，一跪一跪。左手一抬，右腿一跪，一翻身，而朝下脸向舞台板上一躺，面带灰白色。双手按地，右腿蹬，左腿一伸，想坐起，但无力地又坐下。把眉头一皱，手一抚胸，捋捋腰腿过来了。一个气色，随着站起）唉！……

（唱）眼面前阴气森森黑洞洞，咋不见六郎七舍那里行；

杨老将一阵悲哀痛， 哭了一声夫人不重逢。

六郎七舍哪里去， 八姐九妹哪里行；

哭死哭活尽无用， 盼不到跟前落场空，

咱举家要得重相见， 除非南柯一梦中。

我有那七个儿子两个女，临死无一人来送终。

杨老将我这里碰头死，

（叫白）（两边望场）

六郎！七舍！八姐、九妹，夫人哪！……（擦鬓，缩头，抖鬃）

我碰头一死就算尽了忠。

（往前紧走几步“嗵嗵嗵”三锣，向碑上猛一撞，一个甘古炸子碑上碰去，斜倒在碑旁边）

〔萧银宗、韩昌等众驍兵上一条领。〕

驍兵：来到庙门。

萧银宗：一同进庙。

众同：呵。（进庙）

萧银宗：两厢搜来！

众同：杨老将碰头一死。

萧银宗：待我观看。（笛腔）可惜一家忠臣。死尸抬到北囤。

（同下）

——剧终——

狀 御 纂

剧 情 简 介

六郎楊景从两狼山逃回汴京，余太君得悉籍业与七郎俱遭惨死，因設筵請八賢王，告以冤情。賢王召見楊景，命寫御状，而端洪謀害楊家事，宋王初不信，賢王代為申辯，宋王始命呼必显往雁門关拿活。

人 物

- | | |
|----------|---------|
| 赵德芳(鬚生) | 楊 景(鬚生) |
| 雷廷干(小白臉) | 楊 洪(老生) |
| 余太君(老旦) | 宋太宗(鬚生) |
| 呂蒙正(鬚生) | 公 公(老丑) |
| 呼必显(花臉) | |

第一場

〔赵德芳带内侍上。〕

赵德芳：（引）宫門深似海，

不許外人來。（坐場）

（詩）頭戴飞龙帽，

身穿紫龙袍。

駕坐南清宮，

与主保龙朝。

俺赵德芳，駕坐叔王南清宮院，昨日太君有帖到來，言說楊府設下酒筵，請我到那看个明白，人來！（内侍应）看 蒙一到楊府。

（下場）

第二場

〔雷廷干带人役上。〕

雷廷干：（詩）來了雷廷干，

每日把駕伴。

楊府有帖到，

請我吃酒筵。

人來，順馬楊府。（下場）

第三場

〔余太君、楊洪上。〕

余太君：（对）只为冤枉事，

时常挂在心。（坐場）

楊 洪：肩裏太君。

余太君：辨說什么？

楊 洪：文武到。

余太君：有請。

〔呂蒙正、雷廷干同上。〕

余太君：我看众家文武那里？

呂蒙正：我看太君那里！（三人同笑）

雷廷干：我看太君那里！（三人同笑）

余太君：不知众家文武到來，楊洪報事不明，老身少接沒迎，多多有罪了。

吕蒙正：俺家来迟，没在太君前面问安，有罪了。

余太君：二位大人我问贤各：

吕蒙正：贤各，随后就到。

杨洪：禀太君知道，贤各到。

余太君等：（三人同起、同迎）我看贤各那里，

赵德芳：我看文武、太君那里？（四人同笑，同落坐）

余太君：不知贤各到来，未有去迎，有罪了。

赵德芳：罢了。太君你好，太君，把我请过府来有何军国大事議論，

杨洪：筵齐。

余太君：贤各一同请到筵席上再議。

赵德芳：文武看差来。（德芳坐里场，三人落坐）

余太君：杨洪看酒，文武请酒，贤各请酒。

赵德芳：（念）楊府設酒筵，
款待文武官。

吕蒙正：（念）治国安天下。

雷廷干：（念）与主保江山。

赵德芳：好一个与主保江山。

（唱慢板）

銀安殿上摆酒筵，	想起朝内大事端。
叔王登基洪福現，	全憑文武保江山。
不怕外国胡儿反，	但怕朝内出俊奸。
銀安殿上抬头看，	一边坐下卖國男。
我有心楊府动动鋼，	老状元一旁艳眼觀。
一口热血往下按，	再叫太君听心間。
楊府設筵为那件，	你对本御把語言。

太君今天銀安殿上設筵为了何事？

余太君：今天楊府設筵，酒是好酒，筵是好筵，饅头有些不足叫文武分而食用。

赵德芳：二位爱卿，太君言道：酒是好酒，筵是好筵，馒头有些不足，请分而食用。

雷廷干：吕大人，贤谷吩咐：酒是好酒，筵是好筵，就是馒头有些不足，请分而食用了，如其不然我先掰开一用了。（一看）老状元这边来。

吕蒙正：讲说什么？

雷廷干：太君有蛇吞之心。

吕蒙正：你怎见得？

雷廷干：馒头内边包的现有箭头儿，咱们文武用了不說，贤谷本是金身玉体，他怎下咽喉，我要上前参他一本。

吕蒙正：你可莫要冷本参人！

雷廷干：你莫要管。辱寡贤谷，太君有蛇吞之心。

赵德芳：你怎见得？

雷廷干：馒头内边现有箭头儿，文武用了不說，贤谷你本是金身玉体，怎下咽喉？

赵德芳：你可莫要冷本参人！

雷廷干：馒头内边现有证据，贤谷看过。

赵德芳：（惊）待我问过。太君：你有蛇吞之心？

余太君：怎见我有蛇吞之心。

赵德芳：馒头内边现有箭头儿为证。文武用了不說，我本是金身玉体，怎下咽喉，我还要加罪于你，休走吃我一捆。

余太君：（唱大哭板）

太君跪銀安，

北国銀宗反，

仁美挂帅印，

北国打一仗，

王谷修借书，

我儿搬人馬，

只射一百单三箭，

王谷不見轉，

賢谷你听言。

要要主江山。

我的王谷先行官。

困到两狼山。

七儿把兵搬。

路过雁門关。

七儿丧黄泉。

碰死两狼山。

俺楊家用了大半，
这一个箭头你也难下嘴了。

(唱銅器操)

銀安殿上悲哀嘆，	再叫賢谷你听言：
北国銀宗战表獻，	打水战表夺江山。
潘仁美上殿討帅印，	討我王谷先行官。
兵行北国打一仗，	我王谷兵困懸狼山。
王谷那鬼写书信，	七儿回轉把兵搬。
七儿回轉搬人馬，	路过行走雁門关。
仁美大帳生巧計，	才把七儿誑下鞍。
射他一百零三箭，	箭穿七郎喪黃泉。
死尸埋在运粮河，	王谷碰死兩狼山。
賢谷与俺把冤報，	一笔勾消无臉言。
賢谷不与俺把冤報，	我要反……

赵德芳：你反什么，敢莫你要我叔王江山。

余太君：(接唱)返回到河东城俺再不做官。

赵德芳：(唱)老太君奏罢本心火气上。(压板)

雷廷干：賢谷上边告假。

赵德芳：爱聊你要寬飲几杯。

雷廷干：我有朝事在身。

赵德芳：太君上边討謝。

雷廷干：太君我这里討謝了。

余太君：你在賢谷面前，告过假了嗎。

雷廷干：我告过假了。

余太君：你在賢谷面前告过假了，我老身面前你也討过謝了，你还
不走，那个还送你这个奸賊不成嗎。

雷廷干：太君說我是奸賊，从今后，我要叫他認識我这个奸賊。

(下)

吕蒙正：賢谷上边告假。

赵德芳：爱聊你要寬飲几杯。

呂蒙正：我有朝事在身，討不得身閑了。

趙德芳：你往太君面前討謝。

呂蒙正：太君面前討謝。

余太君：大人你要寬飲几杯。

呂蒙正：我有朝事在身，不得身閑。

余太君：楊洪過來，往下吩咐，笙琴細樂，鐘鼓齊作。送呂大人出府。

楊洪：下邊听了：笙琴細樂，鐘鼓齊作，相送呂大人。（下場）

趙德芳：（接唱）大罵潘洪心不良。

征北路挂你为帥長， 怀搗狗肺狠心腸。

北国你苦害楊家將， 折了叔王紫金梁。

一口熱血往下壓， 再叫太君听衷腸。

太君，你言說仁美在那北国鬻兵不出，鬻粮不发，苦害您楊家一死，你由何得知哩？

余太君：賢谷，臣妻有欺君之罪。

趙德芳：哪有你罪？

余太君：實對賢谷你說，我那六郎兒子昨夜晚上轉家。

趙德芳：怎么我那御弟昨夜晚上轉家？

余太君：正是轉家。

趙德芳：你就該叫御弟來見本御才是。

余太君：楊洪。

楊洪：伺候太君。

余太君：喚你家六谷。

楊洪：有請六谷。

（楊景上。）

楊景：（唱流水）

昨夜晚上家精神爽， 虽說沒死身帶傷。

走進了銀安殿拜上， 我的母喚儿为那柱？

見過母家。

余太君：儿啦！賢谷現在銀安殿上，还不上前見禮。

楊景：儿遵母命。（唱流水）

又听母亲說一遍，
銀安殿上把礼見，
八千岁現坐在銀安。
八千岁御休可安然？
趙德芳：（唱）銀安殿上抬头看，
原是都馬回朝班。
出了銀安抬头看，
本御把他仔細觀。
左膀槍眼未長好，
右膀槍眼沒長全。
为君王怎知道臣受苦，
怎知關外受困難。
本御上前忙捧起，
再叫都馬听我言。

楊景：參見賢谷。

趙德芳：免了。御妹夫您楊家真（讀去声）大的冤枉，緣何不上殿
簪下御狀呢？

楊景：我有心上簪簪下御狀，怎奈官小职微。

趙德芳：本御保你一身无事。

楊景：全憑賢谷。

趙德芳：正是：可叹您父弟喪了命，为保王家苦尽忠。

楊景：怀抱頑石未出現。

趙德芳：保你居家冤报明。

余太君：好一个居家冤报明。賢谷，請。（下場）

楊景

第 四 場

〔宋太宗、趙德芳帶四內侍上。〕

宋 王：（引）龍樓風閣， 万里山河。（坐場內）

（詩）東方亮來海水潮， 架上金鷄把翅搖。

三六九日登大宝， 滿朝文武把王朝。

寡人二帝太宗在位。只为北國銀宗作乱，要寡人十万里江山，那时我挂了潘仁美軍中为帅，楊家父子馬前占先，一去許久，不見轉馬臨京，今天三六九日須要臨朝听事，內侍：閃放龍門。

內 侍：閃放龍門。

楊景內白：公公千岁請了。目稟咱主得知，楊延景杀过胡儿越
过边疆，得来通知降文，須要上殿，圣上无旨不敢私意上殿，
有劳你目稟咱主得知。

【公公內白：午門候旨。

【公公上。

公公：启奏万岁。

宋王：誚。

公公：楊郡馬杀过胡儿，越过边疆，得来通知降文。圣上无旨，不敢私意上殿繳納。

宋王：带寡人圣旨一道，楊郡馬隨旨上殿。

公公：郡馬上殿。（公公下）

【楊景上。

楊景：（唱）金牌宣罢银牌召，速宣我楊延景上当朝。

（丑板）

六郎楊延景，只因我越过胡儿，杀过边疆，得来两国通知降文，須要上殿繳納。这回上殿去好有一比：好比就青龙头上搬角，白蛇口内除牙。大宋王，臣的主；准了我的本章倒还罢了，如要不准，想叫我保国万万的不能了。

（唱鑼器牌子）

楊延景在午門两泪汪，	想起来父弟仇瘡悲伤。
杀胡儿越过边疆山，	得了降文还朝綱。
降文打到左臂上，	九龙口内見宋王。
宋王准了我的本，	准备着汴京城内动刀槍。
白龙馬拴在午門外，	就地埋下小銀槍。
手扒樓門往上望，	金殿内坐着大宋王。
宋王現在金殿上，	一边坐着八賢王。
楊延景怀着包天胆，	九龙口参拜大宋王。

參見我主万岁！

宋王：郡馬莫非你胆障脱逃？

楊景：非是我胆障脱逃，我得来两国通知降文，須要上殿繳納。

宋王：我问降文何处？

楊景：現在左臂上。

宋王：内侍降文呈上。（内侍随把表文呈上）果然是两国通知降文，

寡人賜你聖旨一通，天波楊府見了你母問安去了吧；

楊 景：我主慢散朝開，臣，我有本章奏上。

宋 王：你有什么本章來，寡人給你批官。

楊 景：（唱飛板）

大宋王穩坐九龍尊， 你細聽為臣說原因。
一不告皇天不下雨， 二不告地苗不生根。
三不告大宋王為君不正， 四不告咱朝的八大賢臣。
五不告府州縣做官不正， 六不告太歲不發金銀。
七不告咱朝的太子太保， 八不告途路上八大強人。
九不告俺楊家汙京受苦， 這十狀我告的潘老大人。

宋 王：噫！十狀你告當朝太師，他是我的一門正案，能是你告的
不成；二狀你連寡人告上不成；不准你的本章，我要給你加
罪。

楊 景：賢爹與臣做主。

趙德芳：郡馬低頭。几臣肩奏叔王。

宋 王：皇兒有何本章？

趙德芳：仁美竊兵不發，竊糧不出，苦害他父子喪亡。仁美那個老
賊做得此事，楊郡馬他能告不得嗎？

宋 王：仁美是叔王我一門正案，他先告仁美，二支狀連你我都告
下不成。

趙德芳：天不幸我家父王死過，扶起叔王登基，登基以來我只說你
是有道的明君，不料想你是沒道昏王，你吃我一錘。

宋 王：皇兒慢着！怎么咱叫他告得了？

趙德芳：郡馬有什么本章，上對我家叔王，下對本御我奏來；你还
怕的那個不成；

楊 景：（唱慢板）

八千歲與我做主張， 一本一本奏與宋王。
楊延景竊御仗三十二歲， 居磁州火唐縣有我家鄉。
我的斧火三王名叫楊滾， 他在那河東城保過劉王。
一母所生三員將， 繼業霸龍楊霸康。

大伯为国把命丧，二伯为国一命亡。
单撇我父一员将，居家大小投宋王。
离皇城四十五安营下寨，俺家没保官不敢进城。
八千岁吕蒙正出城作保，俺家家有保官才敢进城。
三六九你把俺宣上金殿，宋王你见喜才把官封。
封我父杨令公金刀帅手，封母亲佘太君长寿星星。
赐金银只盖下天波杨府，天波府只盖得赛过月宫。
金字匾立府门朗朗写定，上写着八个字耀眼光明。
往南杀人称俺八支猛虎，往北杀人称俺混水蛟龙。
閏三月二八日天齐庙起了大会，

潘仁美保娘娘去求赦龙。
贼潘豹在会上擂台立定，在会上立擂台苦害公卿。
我七弟吃醉酒闹出杨府，我七弟在会上闹出事情。
上擂台把潘豹一撕两半，潘仁美同我父共上龙庭。
大宋王你准了他们的本，把我父绑午门要问斩刑。
多亏了八千岁把本奏动，把我父打四十押进监中。
南唐城王英贼战表打动，那王英打仗表要江洪。
多亏了文与武齐把本动，命我父带人马来平王英。
我的父在金殿亲封帅印，亲封俺弟兄们马前先行。
平罢了王英贼将功折罪，
平不下王英贼还要问斩刑。

兵行到南唐城安营下寨，俺父子把王英一马扫平。
平罢了王英贼回朝献旨，我的父见仁美还得赔情。
俺只说赔罢情安然无事，潘仁美怀抱害人心胸。
潘仁美打子恨未有得报，北国里勾结宗来反汴京。
潘仁美在金殿亲封帅印，亲封俺父子们马前先行。
我的父听一言抗本不认，大宋王坐龙位决不留情。
兵行到雁门关安营下寨，俺与那萧徽宗对面扎营。
看一个黄道日不叫打仗，看一个黑道日大拼战争。
我的父说一个退兵不战，潘仁美把我父要问斩刑。

我的父他一見心中害怕，叫六郎和七舍快往北征。
俺父子只杀到两狼山上，又誰知却中了賊計牢籠。
打一仗敗一仗兵不取勝，
只因得里沒糧草外沒救兵。

我的父在营下修下书信，命七弟楊延嗣回朝搬兵。
行走到雁門关留名挂号，中却了潘仁美奸計牢籠。
假意的送来了羊羔美酒，他言說用过酒即到发兵。
我七弟他不解其中之意，下馬米只上了九条捆繩。
推推搡搡法标树上，一百把弓箭手一齐开弓。
射一百另三箭七弟喪命，把死尸只甩到运粮河中。
我的父两狼山盼子不到，蕭天佐蕭天佑又来鬧營。
我的父三天沒有用飯，他与那蕭天佑大排战争。
我大哥北国替主死，二哥被箭喪殘生。
三哥馬踏如泥烂，四哥失落胡几營。
五哥怕死当和尚，

我的父李陵碑碰头一死尽了忠，
单做为臣一員将，有郎子和郎万裏报一声。
口叫我六哥六哥快逃命，
潘仁美把楊家挖苗不留杀个清。

也罢：（接唱）自从楊家米投宋，男男女女都出征。
南里反了往南战，北里乱了往北征。
打得江山宋王坐，陣陣伤俺楊家兵。
我說这话你不信，一奔楊府察察灵。
一座灵来两座灵，十座坟墓九座空。
保国再保三五載，俺楊家落一个精光清。

楊延景奏罢本将头低下，
宋王：（接唱）

龙位上叹坏我二帝太宗，
君也哭，
楊景：（唱）臣也叹，

赵德芳：（唱）賢谷滴泪，
殿角下只叹坏八王賢君。
楊 景：（唱）楊延景來奏二本，
殿角肩奏八賢君。
宋王准了我的本，
君是君來臣是臣。
宋王不准我的本，
一怒間我要反……

赵德芳：郡馬，你要反我叔王的江山，是也不是，

楊 景：（唱）返回到河东城当我的百姓。

宋 王：（唱）一見郡馬訴冤枉，
大禍潘洪心不良。
大朝日王挂你为帅长，
命你帶兵征北茫。
只說你出兵去为王报效，
不料得到北国苦害忠良。
我有心加罪潘仁美，
他女儿現坐王昭阳。
我有心加罪楊家将，

赵德芳：噫！

宋 王：厉害！

（唱）殿角下現坐着八賢王。

一股热血往下按，
再叫声郡馬听衷腸。

郡馬我把仁美提进京來，你敢金殿与他对質？

楊 景：为臣情願与他当殿对質。

宋 王：待我賜你一通圣旨，七日不殆大朝，在你母亲面前行孝去了吧！

楊 景：（唱流水）

忙磕头謝君恩，
殿角再謝八賢君。

十二本參倒了潘仁美，

但不知我的冤仇，
何年何月才得伸。

（下場）

宋 王：御儿！营門叫将，看那家能到北国提那仁美进京定罪，皇府金殿，挂紅領賞。

赵德芳：御儿領旨。下边听了：那个敢出京，提那仁美进京定罪，皇府金殿，挂紅領賞。

（呼必显內应：俺家搬去。）

赵德芳：何人答話？

呼必显：少官府呼必显。

赵德芳：你在午門候旨。几时奏叔王，少官府呼必显願去。

宋 王：御儿！叔王賜你圣旨一道，命那少官府呼必显上殿。

赵德芳：金牌召，銀牌宣，少官府上殿。

〔呼必显上。〕

呼必显：（对）日月虽高人常見，为人難見帝王面。

參見我主万岁。

宋 王：下跪什么人？

呼必显：少官府呼必显。

宋 王：方才午門叫将，可是你家答曰？

呼必显：正是俺家答曰。

宋 王：少官府呼必显，你有多大能为，敢到北国提那仁美进京定罪？

呼必显：为臣願去，只是我官小职微。

宋 王：寡人封你扫殿侯，你可去得？

呼必显：扫殿侯到也去得。賜为臣三通圣旨。

宋 王：我問你哪三通圣旨？

呼必显：首通圣旨，賜为臣百条金銀，到了北国犒賞三軍。

宋 王：我問二通圣旨？

呼必显：我主往太师爷面前問安。

宋 王：我問你三通圣旨？

呼必显：三通圣旨提仁美宿里封官。

宋 王：呼必显听旨：待王賜你圣旨三通，提那仁美进京領罪。正是：三通圣旨下龙庭，

呼必显：提拿仁美狗奸侯。遵旨起駕！（宋王下場）參見賢爷！

赵德芳：下跪什么人？

呼必显：少官府呼必显。

赵德芳：方才午門叫将，可是你家答曰？

呼必显：正是俺家。

赵德芳：少官府呼必显！你有多大能为，敢到北国提那仁美进京定罪

罪。

呼必显：你家叔王封我扫殿侯，可能去得？

赵德芳：扫殿侯去得。

呼必显：千岁！你叔王赐我三通圣旨。

赵德芳：哪三通圣旨？我问你首通圣旨？

呼必显：首通圣旨是你家叔王赐我百条金锁，到了北国，犒赏三军。

赵德芳：二通圣旨？

呼必显：二通圣旨我主往太师谷问安。

赵德芳：只有臣向君问安，那有君往臣问安，岂不是海水倒流？

呼必显：君买臣心，倒也问得安了。

赵德芳：怎么，君买臣心，倒也问得安了？

呼必显：正是。

赵德芳：我问三通圣旨？

呼必显：三通圣旨提太师谷宿里讨官。

赵德芳：少官府呼必显！你可知你父怎样丧命？

呼必显：为臣一字不知。

赵德芳：大料本御不说，你也不知。当初仁美征北，军中为帅，你父马前占先。那个老贼坐在大帐，兵不出，箭不发，苦害你父一死。把话讲明，提那个老贼也在你，不提那个老贼也在你。

正是：三通圣旨下金殿。

呼必显：捉拿仁美狗侯奸。贤谷起祸。（德芳下场）与我顺马。

（下场）

——完——

拿 潘

剧 情 简 介

呼必显奉宋王命至雁门关解救潘洪。呼知潘势大，又掌兵权，乃索取圣旨三道：一犒赏、二慰问、三封官，以安其心。至雁门关亦伪装恭顺，赚得其印剑，并借四路总兵之力，解潘入都。

人 物

潘 洪(白净)	陈 林(老丑)	呼必显(花脸)
柴 干(小花脸)	黄 荣(须生)	提 牌(须生)
黄 胥(小生)	报 子(丑)	

第一場

〔报子念上。〕

报子：（念）跑又跑来急又急， 背后斜插令字旗，
 一年四季多打探， 专与闲家报消息。

俺；走馬长探夜不收。遵了太师爷将令，命我京都打探，探得呼必显身披三通圣旨，一奔高关而来，不知干其何事。抓定快馬一匹，报給太师爷知道。（下場）

第二場

〔八兵、潘洪，升帳上。〕

潘洪：（点鼓）奉旨出朝，地动山搖，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要把烟塵扫。（笛牌坐大帳）

（詩）天齐庙內結下冤， 征北路上掌兵权。

 对天发过宏誓愿， 不害楊家不姓潘。

老父姓潘名洪字仁美，大宋駕前为臣。楊七不遵国法，擂台打死我子潘豹。老父怀恨在心，暗地修下小书一封，下在北国銀宗那里，得来大宋江山，四六分坐。老父上殿亲取帅印，楊家馬前先行。兵到北国，鬻兵不出，糶粮不发，要害他父子丧命。今坐大帳，单听一报。众将大閃鞞門！

〔报子上。〕

报子：（念）人使通身汗， 馬跑滾肚泥。
 来到鞞門外， 勒馬下坐鞞。

报門，走馬长探告进，参见太师爷。

潘洪：那路軍情，轉来我看。

报子：小人在之离崗打探，只見呼必显身披皂王三通圣旨一奔高关而来。太师爷不知，特来报信。

潘洪：你报得清？

报子：报得清。

潘洪：你报得明？

报子：报的明。

潘洪：赏一银牌，二次打探。

报子：得令。（下）

潘洪：适才长探报道，少官府呼必显这娃娃身披皇王三通圣旨，一奔高关而来，他还拿老夫我弊病不成吗？嗯！我也不过念其上敬其下，念其宋王天子的金面么，排队迎下关去。来！顺马排队迎下关口。（下场）

第三场

〔呼必显领众兵过场下，复上站一条鞭。〕

〔潘洪率众兵倒上，站边门。〕

呼必显：我看太师爷那里，

潘洪：少官府那里；（同笑）少官府你来了；

呼必显：探望太师爷来了。

潘洪：好好好，随老夫上关。

〔二人握手，笛牌，下，众兵随下。〕

〔绕大场呼前潘后又上。〕

呼必显：老太师听旨。（中立）

潘洪：臣，潘洪接旨，万万岁。

呼必显：头道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亲潘太师，率旨北征，亲率兵将出生入死为国奔忙，钦赐白银万两旨酒牛羊，命呼必显军前犒赏。

潘洪：万岁皇恩浩荡。

呼必显：二道旨：太师年高任重，效力边庭，朕心朝夕思念，下诏问候安宁。

潘洪：谢万岁关怀。

呼必显：三道旨：太师为国辛劳，赤心耿耿，钦命加官进爵，恩赐皇府。旨毕三呼。

潘洪：万岁！万岁！万万岁！（接旨，跪。）

呼必显：老太师虎驾可好？

潘洪：谢问。少官府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

呼必显：为国勤劳，何言辛苦！

潘洪：咱主圣驾可好？

呼必显：圣驾安泰。

潘洪：娘娘千岁呢？

呼必显：娘娘千岁也好。

潘洪：再问南清宫八王千岁？

呼必显：贤王也无恙。

潘洪：全是圣上洪福。

呼必显：太师爷我在一路之上，观见那关关有寨，寨寨有兵，可是咱朝的人马？可是胡儿兵将？

潘洪：全都是咱朝四路总镇的人马，哪能是胡儿的兵将不成！

呼必显：有朝一日，胡儿兵变，你如何用计？

潘洪：有朝一日，胡儿的兵变，只用我吹口之力，把四路镇台，提进关来，以堵擋胡儿的兵将。

呼必显：我请太师爷擲山之力，把四路镇台提进关来，犒赏三军。

潘洪：讲什么擲山之力，只用我吹口之力，提牌官来见。

〔提牌上。〕

提牌：参见太师。

潘洪：带我提牌一面，把四路镇台提进高关议事，速速！

提牌：遵牌。（下）

潘洪：来！后摆摆宴与少官府接风。（呼、潘同下）

第 四 场

〔黄荣带兵卒上。〕

兵：大操已毕。

黄荣：收操。男儿不有鸬鹚志，怎能圈外作将军。俺，先行官黄荣。

兵：提牌到。

黄荣：有请。

〔提牌上。〕

提牌：黄荣听牌：太师爷有牌，请你高关议事。

黃 榮：上馬金，

提 牌：不愛。

黃 榮：下馬銀，

提 牌：不愛。速速！（下場）

黃 榮：太師爷有牌到來，提我高关議事。人來，順馬一到高关。

（下場）

第 五 場

〔黃胥、陈林、柴干三人同上。〕

黃 胥：（詩）宝雕弓鋼胎鉄把，

陈 林：（詩）狼牙箭背后斜插。

柴 干：（詩）上陣去全憑弓馬，

三人同：把胡儿活捉活拿。

黃 胥：俺黃胥。

陈 林：俺陈林。

柴 干：俺柴干。

〔內白：牌下。〕

三人同：有請。

〔提牌上。〕

提 牌：四路鎮台听牌；太師爷有牌提你們高关議事，速速！

三人同：請牌前行。

提 牌：請。（下）

三 人：太師爷有牌到來，提咱高关議事。來！順馬一到高关。

（同下場）

第 六 場

〔黃榮帶兵上。〕

兵 ；馬跌前蹄。

黃 榮：回營換馬。（下場）

第七場

〔潘洪、呼必显帶兵同上。〕

潘 洪：（对）坐大帳正賽閻罗。

呼必显： 看老賊行事如何？

兵 ：稟太師爺，四路繼台到。

潘 洪：有請。

〔陈林、黃胥、柴干三人同上。〕

三 人：參見太師爺。

潘 洪：免了，來。營門外打鼓三声。

兵 ：三声鼓齊。

潘 洪：穩站兩旁，各听各名：前營（兵應：在），后營（兵應：在）
左營（兵應：在），右營（兵應：在），運糧官（兵應：在），解
草官（兵應：在），紅旗官（兵應：在），藍旗官（兵應：在），
備陣官（兵應：在），郎千！

兵 ：出差。

潘 洪：郎万！

兵 ：溜馬。

潘 洪：陈 林！（林應：在），黃胥（胥應：在），柴干！（干應：在），
黃榮！

兵 ：不到。

潘 洪：且住。好你黃榮，太師坐帳点卯不到，按軍令嗎，也該重
打四十。

兵 ：給他回回。

柴 干：回稟太師爺，我來的時間，看他正备馬。

呼必显：太師爺，咱們今天用兵甚急，暫記卯簿上边。

潘 洪：好一个用兵甚急，我这里把他暫記卯簿上边。

潘 洪：（又点卯）前后營（兵應：在），左右營（兵應：在），運糧官、
解草官（兵應：在），藍旗官（兵應：在），備陣官（兵應：在），
陈林（兵應：在），柴干（兵應：在），郎千、郎万！（兵應：出差溜馬）；

黃胥(黃應：在)，黃榮(兵應：不到)，黃榮！(兵應：不到)哪！
好你黃榮，本帥坐帳點卯，連誤二卯，按軍令也就該重打八十。

兵：再給他回回。

陳林：那人吃過飯後，他不能不尿泡嗎？

潘洪：哼！

呼必显：太師爺念起用兵甚急，把他暫記卯簿上邊。

洪：念其少官府來說，把它暫記卯簿上邊，我單點這個黃榮！(兵應：不到)黃榮！(兵應：不到)提牌來見，帶我提牌一面，單提黃榮。

提牌：遵牌。提黃榮哩！

〔黃榮上。〕

黃胥：兄長，兄長，大帥坐帳點卯，為何誤卯三次，你往那裏逃開去了？

黃榮：只因我馬失前蹄，回營換馬，我問大帥喜怒如何？

黃胥：大帥坐帳發怒，要小心去見。

黃榮：替兄報門，就說黃榮告進。

(柴干、陳林、黃胥同報)報門，黃榮告進。

黃榮：參見大帥。

兵：上跪。

黃榮：唉！這個……末將，參！

兵：上跪。

黃榮：這個……末將……參……

潘洪：大帳跪下什麼人？

黃榮：先行官黃榮。

潘洪：老夫我把二目閉了，不認識你先行官黃榮！可說是先行官黃榮，我且問你，征北路上，可是將侍奉帥嗎？還是帥侍奉將？

黃榮：將侍奉帥。

潘洪：好一個將侍奉帥，本帥出帳點卯，你誤卯三次，那裏逃開去了？

黃 榮：馬跌前蹄，我回營換馬。

潘 洪：呸！有朝一日与胡儿交兵打仗的时候，兩軍陣上，嗷嗷！胡儿攆來，胡儿攆來，俺家馬跌前蹄，回營換馬，換馬一半，再說与胡儿打仗。那胡儿豈能容你，到那時不誤了軍國大事嗎？說什么馬跌前蹄，明明白白，俺這女官挂帥，你們武將有些不服。正是兵不精不齊，草不韌不落，不杀上几个你不知老头的厉害。來！推下帳去杀。

黃 榮：噯呀！兄弟。

黃 齊：噯呀！兄长。

兵 卒：（把黃榮推下斬了）大帥鑒頭。

潘 洪：懸挂營門。

呼必显：这个老賊坐帳点卯，一个先行官黃榮，誤卯三次被这个老賊，杀头懸挂營門。可說是呼必显，呼必显呀！你有多大能为，敢提老賊进京領罪呢。我也不过用計拿人。太师爷，高关犒賞三軍，全憑什么？

潘 洪：全憑我的上方劍，玉獅印。

呼必显：把你的上方劍，玉獅印，借給我用上一用，我好犒賞三軍。

潘 洪：（急忙拿劍、抱印）可說是呼必显我的儿啦！說什么犒賞三軍，你明明白白來爭官奪印，是也不是？

呼必显：犒賞三軍一半，原印交回，我並沒有此心呀！

潘 洪：怎么稱犒賞一半，原印交回，並沒有此心！

呼必显：正是。

潘 洪：（出帳与呼必显碰头）可說是呼必显我的儿啦！說什么犒賞三軍，明明白白你是爭官奪印是也不是？

呼必显：（跪下碰头）太师爷！小人犒賞三軍一半，原印交回，并沒此心。

兵 卒：太师爷把印交了吧，他犒賞三軍一半，就将印交与你了。

潘 洪：怎么犒賞三軍一半，原印交回嗎？

呼必显：犒賞三軍一半，就原印交回。

潘洪：怎么吐得了？

兵：吐得了。

潘洪：怎么吐得了我就吐……吐。少官府請来拜印吧！

呼必显：（拜印）潘仁美你且出帳。

潘洪：嘿嘿，我錯了；我錯了！（下）

呼必显：印劍弄到手，便把令來行。人來！击鼓升帳。

〔呼坐內場，官門外打鼓三声。〕

兵：三声鼓齐。

呼必显：你們穩站兩旁，各听各名：前营（兵应：在），后营（兵应：在），左营（兵应：在），右营（兵应：在），运粮官（兵应：在），解草官（兵应：在），紅旗官（兵应：在），藍旗官（兵应：在），催陣官（兵应：在），罵陣官（兵应：在），俱各賞銀五千。

（兵应：謝賞）郎千、郎万；

兵：出差溜馬。

呼必显：陈林（陈应：在），柴干（柴应：在），黄胥！

兵：不听点。

呼必显：好你黄胥，本帅坐帳点卯，你不听点，你看本官年幼心中不服是也不是？

兵：回得一回。

陈林：肩裏大人，方才斬那一黄榮，乃是他一长兄，死的有屈，因此不听点。

黄胥：非是末将不听点，我那长兄南征北战，东擒西杀，血淋漓、汗津津，挣了一个八合总兵，老贼坐帳点卯，兄长誤卯三次，老贼惱怒在心，把我兄长砍头悬挂营門，为臣纵有忠心，难以献上。

兵：方才斬那一黄榮就是他的兄长。

呼必显：慢！这个，高关上拿这个老贼还高不了黄胥，本帅我自有主意。黄胥！

黄胥：在。

呼必显：我有两句言語，你可曉知？

黃 胥：那两句言語？

呼必显：你可曉得燕子銜泥？

黃 胥：此乃是個擒字。

呼必显：好一個擒字，穩站兩邊，好好聽用。

黃 胥：末將記下。

呼必显：待我点卯：前後營（兵應：在），左右營（兵應：在），運糧官、解草官（兵應：在），紅旗官、藍旗官（兵應：在），催陣官（兵應：在），陳林、柴干（陳、柴應：在），鄧千、鄧萬！

兵 ：出差溜馬。

呼必显：黃胥（黃應：在），潘仁美！

兵 ：不到。

呼必显：噫！好你潘仁美，本帥坐帳点卯，把本帥的卯全誤了。本帥坐官年幼，你有些不服，提牌官來見！（提牌官上）帶我提牌一面，速提潘仁美！

陳 林：遛牌。潘仁美我是不怕你了。潘仁美，潘仁美，潘家的狗娃子！

〔潘洪上。〕

潘 洪：噫！我是大帥。

陳 林：大帥現在帳里坐著哩！

潘 洪：這個，什麼事情？

陳 林：大帥坐帳点卯，你把卯全誤了，大帥賜我提牌叫我来提你了。

潘 洪：怎麼來提我來了？可說是呼必显我的儿啦！点來点去你把老夫也点到卯內。有了，如其不然進到帳內，奪印在手，可說是呼必显呀！呼必显呀，想下高關是萬萬的不能了。

眾 ：小心呀！潘仁美可是奪印的。

潘 洪：進帳奪印。

呼必显：綁了。

潘 洪：呼必显少官府！

(唱)拿老夫怎不叫我早点知道，(压板)

陈 林：叫你知道，你早就跑了。

潘 洪：(唱)不該背地拿皇亲。

我女儿理坐昭阳院，

陈 林：那也不是仗势力的。

潘 洪：(唱)当朝太师誰不尊。

陈 林：就我都不尊你。

潘 洪：(唱)上殿只用一張紙， 你丢官虽小命难存。

呼必显：(唱)呼必显在大帳破口大罵，罵了箇潘仁美細听分曉。

楊延景进京去御伏篡了，我拿你三法司去把供招。

潘 洪：(唱)听一言把我的三魂吓掉，(压板)

可說是楊六我的儿啦！

陈 林：潘仁美！你儿叫楊七打死了。

潘 洪：下站！

(唱)吓得老夫魂魄銷。

說什么大什么小， 我只得上前去求情討饒。

走上前忙跪倒， 尊了声扫殿侯听根苗。

今天救下我不死， 保你高官永在朝。

呼必显：(唱飞板)

俺呼家做高官不叫奸臣保，

打将鞭烏驢馬自挣的功劳。

有陈林和柴干一声喚叫，把仁美綁上馬进京承招。

黃胥听令！

黃 胥：末将在。

呼必显：我把高关之事托与你代理，請来拜印。

黃 胥：(拜印)人来！有，排队把大帅送下关去。(同下)

—劇終—

提 寇

張子林 口 述

剧 情 简 介

潘洪被解至京，御史不敢鞫公审問，时夏口县令寇准 有才名，宋王調之
来京，升为西台御史，使审潘楊訟事。寇以兩边供系权 貴，左右为难，适于
午朝門遇八賢王，随进講請救。及至御史衙門，潘妃命太監持厚 礼来相賄，寇
不敢違却，佯受之而奔告于八賢王。賢王多所勸慰，且激勵之，寇胆壯，遂审
潘。

人 物

赵德芳 (正生)

寇 准 (小生)

官 人

第 一 場

〔赵德芳带宫人上。〕

赵德芳：（唱慢板）

叔王有道坐汴京，
叔王登基归天順，
我朝有了潘楊訟，
潘仁美北国行毒計，
法场射死楊七命，
狗奸贼在朝行毒積，
夏口县有个小寇准，
叔王傳下旨一通，
提他皆为潘楊訟，
本王算够七天整，
带宫人只把深宫离，
落車轎來到午門外，

下有文武两班卿。
普天下黎民贊太平。
兩家的官司审不明。
害得楊家甚苦情。
李陵碑碰死楊令公。
步步害的楊家兵。
他那居官比水清。
提寇准七天七夜进汴京。
曲直是非他申明。
寇准今天必进京。
午朝門外看分明。
单等寇准进汴京。

（坐左边場）

〔寇准滾头上場。〕

寇 准：（唱緊流水板）

有寇准进汴京，
人馬安到官店內，

不分昼夜赶路程。
皇府金殿朝去公。

（唱慢板轉慢板）

想当年在原郡讀孔孟，
宋王有道开科动，
寇准辞別家內把京进，
举子科場文章考，
三篇文章做得好，
宋王金殿亲封我，
六部效勞三年整，
寇准去到夏口县，

我把这五經四书都讀清。
普天下举子求功名。
离家进朝求功名。
殿試对策上龙庭。
万岁金殿把官封。
三百六十进士我为头名。
放个知县出了京。
夏口县內管百姓。

是我去到夏口县，	百姓迎我十里亭。
衙皂接我入衙内，	夏口县拜庙把香行。
自从寇准上了任，	各样凶犯问个清。
人命案子要偿命，	家产之事和解平。
当天有案当天断，	夜里阅卷到天明。
民间的官司问个净，	该打该罚都从轻。
只进来万名农万名卒，	清官碑立到大堂中。
清官匾挂到大堂上，	众百姓呼我居官清。
宋王各金牌圣旨下，	提我七天七夜进汴京。
也不知提我为何故，	寇准心下好不明。
自从接了王圣旨，	不分昼夜催马行。
一逃走了七天整，	今天来到汴京城。
寇准我把城門进，	一街两巷围哄哄。
心有事难观街上景，	急速上殿朝主公。
正行走用目睜，	午門不远面前停。
前行来到午門外，	清官匾上看分明。

(轉載板再轉二八板)

头一家清官吕蒙正，	二一家清官老狄青。
三一家清官苗广义，	四一家清官王延齡。
五一家清官是赵普，	六一家清官郑子明。
七一家清官包文正，	八一家清官叫高瓊。
九一家清官楊繼业，	
这十家清官写的是老潘洪。	

呀呀呀！

好一个独霸朝綱潘仁美，狗奸賊在朝压大卿。
不仗文，不仗武，全仗他女坐正官。
我把这清官匾看一看，为什么沒有小官的名。

(压板)

〔清官名子一个一个看过来，看到一旁有一排小字，用袍袖一擦，仔細一看，有自己的名子。〕

唉！有了，有了啊！

(唱)在旁边还写着几行小字，虽然调字小写的清；
夏口县有个小寇准，他那居官比水清。
看罢了清官匾我唉唉，唉唉，唉唉大笑啊！
虽然同官小也有了名。
心有事不敢多观看，急速上殿朝主公。
走过凤碑砌前路，玉石栏杆中阔行。
金水桥上走过去，片席以下把足停。
接脚石上使一礼，臣本是寇准进了京。

(跪下)

臣寇准参见万岁。

内：(搭架子)寇爱卿进京来啦！

寇准：进京来了。

内：你当把你提进京来为着何事？

寇准：为着何来？

内：只因潘杨两家官司不明，把你提进京来，审问潘杨两家的官司。

寇准：可命臣一思？

内：命你一思。

寇准：唉，好呀！我当把我提进京来，为着何事！原来是潘杨两家官司不明，叫我审问他两家的官司。这两家老先生，一家当朝太师，一家御妹郡马，我本是七品县令，见了这两家老先生磕头问安，问他不及，我可能审问他的官司！这，这，这……唉！主公在上，臣有本奏。

内：有何本奏？

寇准：主公！你看潘杨两家，在朝奉君，一家当朝太师，一家御妹郡马，臣本是七品县令，见了两家老先生，磕头问安还来不及，我可敢审问他的官司不成！

内：唉！好呀！不是爱辩提起，又误了国家大事，待王缺官帽上查看一漏也呵。(笛牌)唉，好也！西台御史缺额，王封你

西台御史，走馬上任去了罷！

寇准：多多謝恩了！

（唱）忙叩頭來謝恩情， 多謝萬歲把官封。

（唱）（轉慢板）

我一足踏開了天花板， 倒退三步下龍庭。
我當提我為何故， 潘楊兩家事不明。
一家在朝為太師， 一家在朝郡馬公。
宋王主缺官箴上查一遍， 西台御史缺一員。
萬歲答金殿來封我， 他封我西台御史把官升。

（轉流水板）

使一札來下龍庭， 西台府下處事辦。
我前行來到朝房內，（壓板）

內：（搭架子）文武大老先生請了，請了。您看在此朝房擺來擺去的您當是什麼人，原是夏口縣小小寇准在此朝房內擺來擺去，無有俺文武大老先生走的路徑了。你與我笑了吧！哈哈，哈哈，嚶哈，哈哈哈哈！

寇准：（唱）眾位大人笑哄哄。

眾相答笑我為何故？ 對俺寇准說分明。

內：好你寇准，在此朝房擺來擺去，沒有俺文武大老先生走的路徑，因此事發笑。

寇准：眾位堂官呀！

（唱）眾堂官您笑我官職小，（壓板）

內：倒也不大。

寇准：（唱）夏口縣又升了御史公。

內：小小御史也不算個前程。

寇准：（唱）你當提我為何故？

內：為着何來？

寇准：（唱）潘楊兩家事不明。

內：打打哇！潘楊兩家在朝奉君，一家當朝太師，一家御妹郡馬，你本是小小御史官，見他磕頭問安不及，你可能會問他的

官司：

寇准：（唱）也非是对您夸海口，潘楊两家我要申明。

内：你不能！

寇准：我一定能！

内：你不能！

寇准：我一定能啊！

（唱）再不然您与我三击掌，

内：打打哇！好你寇准，敢给文武大老先生来递手爪子不成，还不下站。唉！

寇准：是是是！

（唱）您說我不能不能就不能，哪一个敢给您赌输赢。

内：大量你也不敢。

寇准：（唱）使一礼众堂爷您都別見怪，呀呀！

内：不怪罪于你，你去了吧！

寇准：堂爷呀！

（唱）我西台府下廳事情。

前行来到午門外，見一家千岁爷面前停。

这家王爷好面善，哪里見過犯不清。

（上下觀看）

有了，有了啊！

公公千岁一旁站，我何不上前問分明；

叫千岁您請来臣有礼，为臣有語你是听。

这家王爷好面善，那里見過我記不清；

宫人：这本是南清宫八王千岁。

寇准：啊！怎么說南清宫八王千岁嗎？

宫人：是的。

寇准：唉，千岁！劳动千岁稟与八王千岁，就說小小寇准七天七夜爬进京来，千岁命我見駕，我便見駕，不命我見駕，臣就揚长而去。

宫人：你且少等，待我与你傳稟。

寇准：仗托千岁。

宫人：你往下站。

寇准：是。

宫人：再往下站。

寇准：是。

宫人：很往下站些，我与你传稟。

寇准：好歹，八王千岁不命我见駕吧！

宫人：稟千岁知道，小小寇准七天七夜爬进京来，千岁命他见駕，他便见駕，不命他见駕，他便揚长而去。

赵德芳：命他一見。

宫人：是。寇准！

寇准：千岁。八王千岁可命我见駕？

宫人：命你见駕。

寇准：嘔！怎么不命我见駕，我便揚长而去了。

宫人：打打盹！命你见駕，哪个不命你见駕？快着见駕上来。

寇准：（唱紧二八板）

一听說八千岁命我见駕，寇准头上走魂灵。

见千岁比不上见国太，见国太比不上见主公。

若还一字回錯了，寇准有命难得生。

公公千岁一旁站，我何不上前求人情。

千岁請来臣有礼，为臣有話向你明。

求千岁你与我墊上两句話，

我在你上边拜为門生。

宫人：唉哈呀！真是个会居官的。寇官府起过，有咱家在此，料事无妨。

寇准：多謝了呀！

（唱）用好話稳住了急脚子鬼，我见了千岁把礼行。

头上整整烏紗帽，身上料料轉水龙。

八宝玉带紧又紧，粉底朝靴我蹬又蹬。

见千岁使一个駱駝跪，（一擦衣服往前爬跪）

头不敢抬来眼不敢睜。

赵德芳：（唱）本御午朝門外用日睜，
是是我明鏡，
明知故意把他問。

寇准：（唱）千岁把臣忘記了，

赵德芳：（唱）問你进京为何故？

寇准：（唱）因为咱朝潘楊訟，

赵德芳：（唱）一听说官問潘楊訟，

見一个官府面前停。
想必是寇准跪滿平。

那家官府把礼行。

臣本是寇准进了京。

对給本御說分明。

誰是誰非要分明。

伸手抄起寇爱卿。（鑼板）

寇爱卿立起讲话。

寇准：臣跪着讲了吧！

赵德芳：跪着怎样讲话，爱卿起过。

寇准：多謝千岁。

赵德芳：寇爱卿，这里不是谈话所在，随我去到南清宫。宫人带路，寇爱卿随我一同进宫。

〔二人走过场，进门介，八王坐小桌。〕

寇准：参见千岁。（跪拜）

赵德芳：一旁有坐，坐下攀话。

寇准：有千岁大驾在此，那有小官的座位！

赵德芳：叫坐就坐，不要謙，来与爱卿打座。

寇准：小官謝坐。

赵德芳：寇爱卿把你提进京来，有何事情？

寇准：千岁有所不知，只因潘楊两家官司不明，把臣提进京来，审問潘楊两家的官司。

赵德芳：寇爱卿，旁家不知，我还不曉，潘楊在朝奉君，一家当朝太师，一家御妹郡馬，你本是小小七品县令，見他叩头問安来得不及，你可能审問他的官司？

寇准：千岁，臣这个官其不知又升了一級。

赵德芳：唉，怎么又升了一級。

寇准：是的。

赵德芳：官升到那里？

寇准：臣升到西台御史。

赵德芳：唉，好呀！不知寇爱卿官升西台御史，少去申贺，我这里多多有罪。

寇准：唉呀千岁！拼出申贺二字，这就折煞为臣，臣该千死万死。臣有罪，臣有罪！（跪）

赵德芳：爱卿，莫要害怕，那有你罪，真是小胆之人，起讨。

寇准：千岁怪臣不怪？

赵德芳：不怪于你，起来攀话。

寇准：多谢千岁。

赵德芳：寇爱卿，你可晓前任的官否？

寇准：臣不晓。

赵德芳：既然不晓，听我与你讲来，西台府下前任刘御史，第一贪脏，第二卖法，瀆恼本御，手使金綱，打到西台台下，叫本御将他打出京去。

寇准：（跪下）唉呀千岁！臣一不贪脏，二不卖法，你竟打为臣为何？

赵德芳：那个打住我卿，我打的前任的刘御史。

寇准：唉！叫小官大大吃了一惊。

赵德芳：真是小胆之人。莫要害怕，起过。

寇准：千岁你怪小官不怪？

赵德芳：不怪于你，起来攀话。

寇准：多谢千岁。

赵德芳：寇爱卿，我叔王翊前这官可是好居呀？可是难居呀？

寇准：叫臣看起七天七夜爬进京来，此官是难……

赵德芳：陡！

寇准：唉呀千岁！你怎么样？

赵德芳：依你说我叔王翊前官难居，你进得京来，七品知县，叔王把你官升西台御史，这样难，难道说十万江山社给你坐不成吧！

寇准：唉呀千岁！岂不知官好居，书难读啊！

赵德芳：怎么，官好居，书难读。

寇准：是的。

赵德芳：真是清良的官员，起来，起来。

寇准：臣跪住讲了把！

赵德芳：跪着怎么攀话。起来。

寇准：千岁怪臣不怪。

赵德芳：不怪你起来吧。

寇准：多谢千岁！

赵德芳：寇爱卿，西台府下，都是有势衙门，你坐堂虑事去了吧；要无两难之事，倒还罢了；要有两难之事，你千万莫要南清宫领教。

寇准：噢呀千岁！臣若无两难之事，倒还罢了，臣若有两难之事一定南清宫领教。

赵德芳：好！坐堂虑事去了吧！官人领我回宫。

〔赵德芳转而下走，寇上前问话。〕

寇准：千岁留步。

赵德芳：寇爱卿，讲说什么。

寇准：臣问千岁你可是向潘呀，还是向杨呀。

赵德芳：唉这……寇爱卿你要下站。

寇准：是。

赵德芳：再往下站。

寇准：是。

赵德芳：啊哈呀（背躬）好你寇准，虽然年幼，竟在本御面前耍起见脸来了。他问我向潘还是向杨，这个……我自有道理。寇爱卿！你看为王一手托两家，一不向潘，二不向杨，那杨景吗……。

寇准：千岁怎么。

赵德芳：杨景是我个御妹夫。

寇准：千岁！不必往下讲了，臣明白了。

赵德芳：明白人好说话，糊涂人最难缠。坐堂虑事去了吧！

寇准：送駕！

趙德芳：免了。

寇准：臣再送駕。

趙德芳：別送駕了，肅事去吧！宮人領我回宮。（下）

寇准：好你南清宮……

〔一書僮，西府役上。〕

書僮：接客。

〔寇一隊。〕

寇准：您您您，您是哪里人役？

書僮：西台府下人役，來接老谷上任。

寇准：唉！您是西台御史府人役。

書僮：是的。

寇准：來接我老谷上任，

書僮：是的。

寇准：可是轎來，還是馬來？

書僮：轎馬都有，問老谷可是騎馬，可是坐轎。

寇准：轎行遲，馬行快，與老谷順馬侍候。（下）

（完）

潘 审

张子林 口述

剧 情 简 介

寇准提审潘洪，潘洪賴不招，五刑各用，亦苦无口供。寇准往謁八賢王，獻假設明雷之計，賢王然之。遂命宮人齎酒食到獄中，佯言宋王已免其罪，特賜酒食相賀，勸潘痛飲。及醉，納之大瓮中，推至南溝宮，賢王假扮閻罗，寇准假扮曹官，謂潘已死，如有招供，即送还阳世。潘臥為真，始吐實言，案情大白。

人 物

- | | |
|-----|------|
| 寇 准 | (小生) |
| 大宮人 | (官丑) |
| 趙德芳 | (正生) |
| 宮 人 | (小生) |
| 潘仁美 | (白淨) |
| 獄 卒 | (小丑) |
| 禁 卒 | (小丑) |
| 衙 皂 | (衆) |

第一場

(四衙皂，寇准騎馬上。)

寇 准：(引)有寇准在馬上心神不定，从县令升到了御史公。
奉圣命去审潘楊訟，思思想想心不宁。
把罪过加与楊延景，八千岁怪罪了不成。
把罪过加給潘仁美，現有他女坐正宮。
官司如果錯問了，大是我有命难得生。
千难万难难死我，我看在鬼門关上打賭賭。
御史衙門下了馬，由寇准坐堂聽事情。

(竊鼓)

衙 皂：閃門。

(寇准先跪下接印，起來坐大堂。)

寇 准：(詩)坐官不与民分憂，怎知民間有冤仇。
今天稳坐大堂上，潘楊訟裏問來由。

(大官人上。)

大官人：(对)因太密旨出宮來，命我送禮到西台。說說話話，來到西台府下，門上那个在，

衙 皂：我在。

大官人：往里去傳，稟給寇官，就說公公千岁到此。

衙 皂：稟告，公公千岁到。

寇 准：唉哈呀！衙皂稟道，言說公公千岁到。我本是新官上任，他到來还拿我什么弊病嗎？我一不貪脏，二不寔法，哪有弊病你拿。看其上面敬其下，念起正宮國母这个臉面，打上一个請字。來！里边有請。

衙 皂：里面有請千岁。

大官人：不敢不打了个請字，我看寇官那里。

寇 准：千岁哪里。

大官人：寇官。

寇 准：千岁。(二人同笑坐下)千岁不在宮中侍候正宮國母，來到

小官府下有何事情？

大官人：寇官！这是正宫国母赐下我大大礼单，赠送寇官，把罪过加给杨延景。国太言讲把你这个纱帽壳囊往上提溜提溜，这份礼单你收下吧。

寇准：千岁！小官坐在三尺法堂与民分爰，按律条判问，这份礼单你带回了吧。

大官人：这份礼单你收下吧。

寇准：你带回了吧。

大官人：好！我就带回。

寇准：我收下。

大官人：打打哇！收下就是收下，带回叫我带回，你给咱家来个猛一夺，你要夺坏这张纸儿，又得咱家三个老高手去买。你真是不会屠官。咱家好有一比，我把你也好有一比。我好比个金手，你好比个鸡卵儿，我愿意玩，把你搁在我这个金手中，这么都浪荡荡，玩上几个过子。我要是不愿玩，大拇手指头一吃劲，这么咯叭吃喇，挤你个一头蛋黄子。真是不会屠官，气死咱家了，我这告去了。

寇准：送驾公公千岁。

大官人：寇官，寇官！你送那个。

寇准：我送千岁你。

大官人：怎么你送咱家，咱家担得起。煞到我送你，好比老子送儿，一送一个死地，一送一个亡地，惹咱家生气。我告去了。

(大官人下)

寇准：呀呀呀！又叫这个寿不死的嘤报一场。噯哈呀！八千岁对我言讲，无有两难之处倒还罢了，如有两难之处，叫我南清宫领教。这不是两难之处吗？好，待我南清宫去者。

衙皂：老爷骑马坐轿。

寇准：备大马一匹。衙皂与我掩门退下。(衙皂两边下)

(叫)寇准离了西台府，南清宫领教走一程。

(下幕)

第 二 場

〔赵德芳带宫人上。〕

赵德芳：（唱流永板）

今为我朝潘楊証，
夏口县捉来小寇准，
罪过要加潘仁美，
罪过要加楊延景，
本御稳坐深宫内，

是非曲直甯不明。
官司就在他手中。
保他官职往上升。
大疑他有命难得生。
单等寇准进深宫。

〔寇准上。〕

寇 准：（唱二八板）

寇准自骑一匹马，
宫門以外足离踪，

见了千岁把話明。
高叫声公公里傳稟。

（鎖板）

有劳公公稟与千岁，寇准求見。

宫 人：你且少等，待我与你傳稟。（宫人洗門裏）稟千岁，寇官进宫。

赵德芳：命他进来。

宫 人：是，寇官，千岁命你进宫。

寇 准：好啊！

（唱）千岁傳出命我进，
走进深宫使礼拜，

到叫寇准喜心中。
寇准这里打着躬。

赵德芳：（唱）一旁現有金交椅，

爱卿坐下處事情。

寇 准：（唱）使一礼来告了坐，

臣聞声千岁可安宁。

赵德芳：（唱）問我好来我就好，

問我安宁就安宁。

爱卿不在西台府，

今天进宫喻事情。

（鎖板）

爱卿不在府下處事，进宫为何？

寇 准：千岁那曉，你看小官早晨起来，坐在三尺法堂，未曾与民分憂，昭阳正院我家正宫网母差公公千岁送去大大一份礼單，

我若还不收，正宫国母拿我一点点错，再说收下，这为贪脏卖法，小官逼在两难之处，无奈将这份礼单收下了。我想这就是

两难之处，因此来在南清宫见了千岁领教。

赵德芳：怎么你家正宫国母给你送大大一份礼单，

寇准：是的。

赵德芳：好把你正宫国母，竟敢用国家金銀，贪脏行贿，叫本御豈能容她。宫人看綢，待我打进宫去。

寇准：唉呀千岁！臣未曾办了错事，你打臣为何，

赵德芳：唉！我去打你家正宫国母，那个打住我聊啊！

寇准：唉！又叫臣大大吃了一惊。

赵德芳：寇爱卿遭着无有？

寇准：无有遭着。

赵德芳：我当是遭着爱卿，起过。

寇准：多谢千岁。

赵德芳：寇爱卿我来问你，那份礼单，你收下了没有？

寇准：臣收下了。

赵德芳：收下就算罢了。王保你一身无事。

寇准：谢千岁。

赵德芳：宫人，宫门打探，看看寇爱卿可是骑马而来，可是坐轿而来。

〔宫人出门看过。〕

宫人：禀千岁，他是骑马而来。

赵德芳：站过去。寇爱卿宫门以外那是誰的一个龙驹？

寇准：唉呀千岁！那是臣的一个毛虫，咋称得起龙驹呀！真是折煞为臣。（跪）

赵德芳：唉！起来起来；那有恁些礼书。

寇准：多谢千岁！

赵德芳：寇爱卿，我说是个龙驹，它就是个龙驹，说它是个毛虫，就是个毛虫。爱卿不必多拦。

寇准：千岁說的是。

赵德芳：那就得是。寇爱卿你家正宫回母，给你送大大一份礼单，你看本御一个王子，吃八个王子的俸祿，我是家穷王子，我给你送不起礼，不免我給你牵牵馬，蹙蹙蹙，就算給你送份礼单。官人馬往上帶。

寇准：唉呀，千岁！可是使不得，馬往下帶。

赵德芳：馬帶月台。

（唱）官人帶馬宮門等，

寇准：（唱）焉敢劳动八主公。

赵德芳：（唱）王与你牵馬來蹙蹙，

寇准：（唱）折煞为臣一万冬。

牵馬蹙蹙該臣死；（寇跪下）

赵德芳：小寇准恰賽一个叩头虫。（鎖板）

愛卿起来，起来！

寇准：千岁怪臣不怪呀，

赵德芳：不怪。上馬回衙慮事去了吧。

寇准：（唱）多謝千岁你不怪，西台府下慮事情。

臣上馬……

赵德芳：（唱）……王蹙蹙。

寇准：千岁怪臣不怪呀，

赵德芳：不怪。

寇准：（唱）宮門外多謝八主公。上得馬去把头点，

西台府前慮事情。

（寇下場）

赵德芳：（唱）好一个小寇准真算精，那人居官也辨行。
这案官司审完毕，保他的官职往上升。

（下場）

第 三 場

〔寇准上。〕

寇准：（唱）南清宮領教回来轉，三尺法堂慮事情。

今天要审潘仁美，
他害杨家死的苦，
来到府门是高路，
他的罪过我知情。
不审他把我冤字更。
三班衙皂您是听。

〔四衙皂两边上。〕

衙皂：闪门。

寇准：衙皂打鼓升堂。（转面坐大场）衙皂打开监门，带潘仁美。

衙皂：带潘仁美啦。

〔狱卒先，仁美后，上。〕

狱卒：带潘仁美啦，带潘仁美啦！

潘仁美：唉！太师爷就是。

狱卒：知道你是太师爷。审问你的官司，命你上堂。

潘仁美：怎么审问我的官司；我来问你可是哪个官府？

狱卒：寇官府。

潘仁美：你说是那寇准？

狱卒：是的。

潘仁美：好好好。待老夫会他。我看寇官府那里，寇官府那里；

（往上一看，气恼地）寇官吗，请了吧。

寇准：好你潘仁美！上得堂来为什么站立不跪？

潘仁美：我跪！你听：

（说令子）小女坐正堂，老夫太师公，只有人跪我，哪有我跪卿。

寇准：（说令子）一十四岁伴王家，圣上命我正国法，仁美犯到我的手，我把你千刀刮来万刀杀，万刀杀。（重板）两旁磕膝。

狱卒：磕膝！磕膝！

潘仁美：磕得什么膝？

狱卒：磕膝就是磕步老盖，你要跪下就不磕膝了。

潘仁美：不要磕膝，老夫跪下就是了。好把你寇官，看你能把老夫怎么样？

寇准：好你潘仁美，怎样在之北国，行恶作歹，苦害杨家一死，依实说来，免了你皮肉受苦。

潘仁美：咳！問我什麼？

獄卒：問你怎樣苦害楊家一死，叫你說說，說出來就不審你了。

潘仁美：那我不知道。

寇准：（念）老賊嘴缺舌頭硬，
今天老賊不招供，
任死不肯來招承。
不審你把我寇字更。

（唱二八板）

胆大仁美不招供，
我好比古佛蓮台坐，
一個跟頭十萬里，
三班衙皂一聲叫，
各樣刑法堂上送，
先打四十對花板（壓板）（卒上刑，四皂打）

活活氣死寇萊公，
老賊好比孫悟空。
打出我手心算你能。
本官有話懣是听：
要審仁美狗奸佞。

衙皂：有招無招？

潘仁美：去刑招。

獄卒：去刑啦。（去刑）

潘仁美：我，我不知道。

寇准：（唱）再打八十不留情。（壓板）（四皂打）

衙皂：有招無招？

潘仁美：我并無此事。

寇准：（唱）拉堂下與我夾棍橛。（壓板）

獄卒：來來來，看夾棍，上刑上刑。

潘仁美：這不是要我老夫的命嗎？

獄卒：你招。

潘仁美：去刑我招。

獄卒：去刑招。

潘仁美：我不知道。

寇准：（唱）十指尖上下竹釘。（壓板）

獄卒：上刑，上刑。

潘仁美：美，啲啲啲！

獄卒：你要招。

潘仁美：去刑有招，去刑有招。

獄卒：去刑招。

潘仁美：我不知道，你想把老夫审死？

寇准：（唱）各样刑法都使尽，老賊宁死不招承。
用黃香往他双耳灌，看他招承不招承。（鎖板）

獄卒：仁美絕氣。

寇准：站过去。（寇忙出場喚仁美）唉哈呀！未曾审出老賊的口供，又被我审死一口，这該怎么样？

獄卒：香茶击頂。

寇准：快快取香茶。
〔卒慌忙去取香茶。取來喝下肚去。〕

衙皂：唉！你喝了，咋啦？

獄卒：唉呀，唉呀！我太慌了，趕緊再取。（卒取出香茶向仁美面上噴一口）仁美你还回气來了。

寇准：莫要上刑，散帶寄監。

獄卒：是是是。太師爷起來吧！你老別發瘋了！（卒把仁美揹起來）

潘仁美：獄卒这个刑法可是誰掌的？

獄卒：太師爷我听说审你老，各样刑法都拾掇得血得勁，审的好不好你老担待一二。

潘仁美：审的好，真是不错。獄卒你要附耳來，我有話講。

獄卒：太師爷講說什麼？（卒上前用耳朵一听，仁美咬住卒的耳朵，卒大叫）哎哟！哎哟！

寇准：撵下去，撵下去！（獄卒、潘仁美下場）

寇准：我将仁美上了各样刑法，未曾审出口供，无有口供这怎样办法？不免到在南清宮見了千岁領教。

獄卒：太師爷騎馬坐轎，

寇准：馬也不騎，轎也不坐，您都退下。（衙皂兩邊下場）
（唱）馬也不騎轎不坐，南清宮見千岁把話說。

（下場）

第 四 場

〔赵德芳上。〕

赵德芳：（唱）寇爱卿西台府掌刑法，去审仁美老奸猾。
本御官院忙坐下，寇准到来問根芽。
（坐小場）

〔寇准上。〕

寇准：（唱）各样刑法使个尽，老贼宁死不招承，
寇准离了西台府，見了千岁把話明。
前行来到宮門外，說与公公你是听，
高叫公公快傳稟，就說来了寇萊公。

官人：是，待我与你傳稟。

寇准：慢着。

（唱）不用傳稟自家进，（透門）見了千岁打一躬。

楊德芳：（唱）莫施礼来且落坐，爱卿坐下慮事情。

寇准：（唱）施一礼来告了坐，千岁問我好应声。

赵德芳：（唱）命你去审潘仁美，老贼堂前可招承。

寇准：（唱）各样刑法使个尽，老贼宁死不招承。

赵德芳：（唱）听说老贼不招承，倒叫本御无計生。（鎖板）

审不出老贼的口供，爱卿你看怎么样啊？

寇准：这个……千岁有了！

赵德芳：有了什么？

寇准：千岁南清宫差去二十名人役，臣西台御史府下差二十名人役，叫他們随带水酒菜盒，去到南監見了仁美，就說他的官司恭喜，与他庆祝。老贼不問倒还罢了，若还問到，南清宫的人役，不說是南清宫的人役，就說宋王咱主差去的人役。西台府的人役，也不說是西台府下的人役，就說是昭陽正院正宮国母差去的人役，都来給太师庆賀。老贼听见必然欢喜，他要用酒，好酒将他灌得酩酊大醉，把他装在牛皮战鼓内边，一步一足，踏进宮来。千岁再差人到市关請来鬼会。南清宫假設阴

曹，就能審出老賊的口供。

趙德芳：愛卿！真是好計呀！待我安排。宮人听我吩咐：命你帶南清宮二十名人役，西台府二十名人役，去到南監見了潘洪，就說他的官司贏了，給他送來酒食。老賊不問倒還罷了，他要問，你就說宋王咱主、正宮國母差來人役与他庆賀。可曾記下。

宮人：記下了。

趙德芳：好，你去了吧！

宮人：遵命！（宮人下場）

寇准：千歲！臣回在府下等候可好？

趙德芳：愛卿不要回府，隨本御宮院等候。

寇准：臣遵命！

趙德芳：愛卿隨我來！（下場）

第五場

〔宮人上場。〕

宮人：（對）千歲乘差俺，南監看一番。
千歲命我南監與太師庆賀，待我喚了人役：南清宮來二十名人役，西台府二十名人役。

〔四角兩边上。〕

四角：見過千歲，把俺喚出哪邊使用？

宮人：您是南清宮的人役。

四角：是的。

宮人：您是西台府下的人役？

四角：是的。

宮人：你們站過，听我吩咐：隨我到至南監，見了太師。他要是問，您們可莫說本處的人役。

四角：說哪里人役？

宮人：南清宮的人役，說宋王咱主差去的人役，西台府下的人役，說正宮國母差去的人役，可曾記下？

四角：記下了。

宮人：隨帶水酒菜盒，隨我去到南監。

〔同轉一个圈。〕

四角：來到監門。

宮人：獄卒開門。

〔獄卒上。〕

獄卒：何人叫門？

宮人：是我。

獄卒：公公千歲到來為何？

宮人：太師各官司恭喜，俺們帶來水酒菜盒，與他慶賀。

獄卒：待我開開監門。（卒將監門打開）請千歲進監。

宮人：帶路。隨我一同進去。（進門介）請了太師。

獄卒：有請太師各。

〔潘仁美上。〕

潘仁美：把老夫請出有何事情？

獄卒：你老官司恭喜了，他們帶來水酒菜盒，與你慶賀來了。

潘仁美：啊！他們帶來水酒菜盒給我慶賀，好，我上前問過。您是哪里人役？

四角：俺是宋王咱主差來人役。太師各官司恭喜，帶來水酒菜盒，來給你慶賀。

潘仁美：好。您是那里人役？

四角：俺是昭陽正院的人役，正宮國母差俺來給你慶賀。

潘仁美：好好好！喜酒多喝几杯。看酒看酒！（角將酒抬上，攪潘）

四角：太師喝也！

潘仁美：嗯，我喝。（潘喝的東倒西歪，酩酊大醉）

四角：太師請來用酒。

潘仁美：我酒是够了。

四角：老賊灌醉。

宮人：听我吩咐。鼓抬過來，起開一面，把老賊裝在鼓里，鼓皮釘上，一步一足，踏到南清宮。

四角：太師各請來上鞦韆。（角把鼓抬上，將鼓起開，把潘裝在鼓里，又把鼓皮釘上）稟千歲，老賊裝在鼓內。

官 人：将老贼一步一足，踏到南清宫。（同下场）

第 六 場

〔禁卒上。〕

禁 卒：八王千岁吩咐下来，命我邀动鬼会，南清宫假設阴曹，审潘仁美的官司。大事在身，怎敢違誤。市关鬼会快来。

〔两边上四角。〕

四 角：挖我們喚出有何事情？

禁 卒：南清宫假設阴曹，命您装扮鬼判，审潘仁美的官司。

四 角：怎么样办？

禁 卒：你装鬼，你装判，你装牛头，你装馬面。

四 角：那誰的琉璃鬼呀？

禁 卒：我的琉璃鬼。

四 角：誰的閻王，誰的曹官？

禁 卒：有人装扮。

四 角：誰呀？

禁 卒：南清宫八王千岁扮閻王，西台府寇大人扮曹官。

四 角：咱們装扮起来，（各个穿上鬼衣服）装扮齐备。

禁 卒：两边侍候着。有请千岁。

〔赵德芳、寇准上。〕

赵德芳：南清宫假設阴曹，

寇 准：看老贼招是不招。（坐大場）參上神。

赵德芳：一旁坐下。

寇 准：有坐了。

赵德芳：本御赵……

寇 准：千岁通不得御名！

赵德芳：善当秦广輝。只因潘仁美在之北国害害楊家，上神有旨，命吾当审問他的官司，鬼卒打开酆都，带潘仁美。

禁 卒：带潘仁美啦，带潘仁美啦！

〔潘仁美昏迷上場，禁卒往仁美啞一声鬼腔，仁美吓楞住，

潘仁美：老夫来到什么地方了？

禁卒：来到阴曹地府，閻王爺审問你的官司。

潘仁美：唉！老夫来到阴曹地府了？

禁卒：是的。

潘仁美：老夫沒有死啊！

禁卒：死了。寇官府把你审死了，上坐就是閻王爺，快忙去見吧！

潘仁美：噢！

（唱）一听说老夫我死了，这一回叫我吃一惊。
心中不信还要問，老夫有话您是听。（鎖板）

唉！我不信。我想人死后咬自己手指头不疼啊！

禁卒：好，你咬咬。（禁卒暗取一个小提填到仁美口内，叫他一咬）疼不疼啊？

潘仁美：呕！不疼啊，这我当真死了？

禁卒：死了。赶紧見閻王爺吧！

潘仁美：不不不好了！

（唱）走上前双扎跪，閻王爺你送我还阳中。

（鎖板）

閻王爺送我还阳吧！

赵德芳：哪！好你潘仁美，怎样在之北国行恶作歹，苦害楊家一死，講的好了，我送你还阳，要还招答不出，打到奈河，永不能投生。

潘仁美：唉！

禁卒：潘仁美你怎样苦害楊家一死，講的好了，閻王爺送你还阳，要还不招，打到奈河，永不能翻身！

潘仁美：怎么招的好了，閻王爺送我还阳，我能招吧？

禁卒：招吧，招了好。

潘仁美：好？

禁卒：好。

潘仁美：好。我就招了吧！

(唱裁板)

北国里萧银宗打米战表，(四角呀一声鬼腔，仁美吓个楞怔)

(唱慢板)

他要要宋王爷锦榜龙朝。

宋王爷傅下来圣旨一道，命老夫挂帅印往北去朝。

有老夫领大兵帅印挂了，杨令公他父子马前英豪。

出北门刮狂风帅旗刮倒，又听得半空中神哭鬼嚎。

杨老将听一言大事不好，他领着人共马转回当朝。

有本帅在大纛傅下令号，那一个转回归定斩不饶。

兵行到两国地安下营哨，给反贼对下面好排枪刀。

黄道日不叫他出兵打仗，看一个黑道日去把兵交。

打一仗败一仗两狼山下，苏武庙只困住老将英豪。

杨老将在庙院傅下令号，命七郎搬救兵转回当朝。

路过到雁门关留名挂号，用好酒把公子哄下鞍桥。

三杯酒只灌醉七郎年少，把七郎上了捆绑在法标。

射一百单三箭小命丧了，把死尸扳黑河顺水流漂。

杨老将在庙院盼兵不到，李陵碑只砸死老将英豪。

有陈林和柴干将风走了，杨延景才晓得临阵脱逃。

北国之事讲一遍，在阳周我还有两个仇人。

头一家仇人八千岁，二一家仇人叫寇准。

还阳周若还拿住他，千刀万剐才称我的心。

阳王爷快快把我送，回阳周我还得把冤伸。

(续板)

赵德芳：去了云雾。

蔡卒：太师爷你咋着啦，你是发愣子烧迷了吧！你看看来到那块啦，

潘仁美：来到那里啦，

蔡卒：仔细看看，来到南清宫了。

潘仁美：唉唉嘎嘎：这能是南清宫吗？

禁卒：是南清宫。你老咋胡說八道呀？（潘仔細一看）

潘仁美：那是八千岁吧。

赵德芳：你把我当就五閻君了。

潘仁美：唉！那边厢是寇官府。

寇准：你把我当就三曹官了。

潘仁美：嘔！

赵德芳：潘仁美怎样北国行恶作歹，你还不招来。

潘仁美：那我不知道。

赵德芳：你个老贼，这本是你招的口供单子，你还强辯嗎？

潘仁美：这单子都是我招的嗎？叫我看看。

赵德芳：拿去看过。（接过撕碎吃到口内）摔下去！摔下去！

（潘、禁二人同下）你看这費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掏出老贼的口供，又被他三把两把撕碎吃到口内，这可該怎么样呀？

寇准：千岁你是忙追的什么？匡背地暗抄了一张。

赵德芳：轉来我看。好呀！你真是有才干的官員，有这样的才干，不愁一个天官之位。

寇准：謝恩。

赵德芳：唉！你謝的那里的恩？

寇准：你封匡是个天官，匡不謝恩嗎？

赵德芳：我講的一句戏言。

寇准：君无戏言。

赵德芳：若是君有戏言？

寇准：匡有反心。

赵德芳：唉！这个天官又被你賴去了。

寇准：謝恩。

赵德芳：不要謝恩了。隨我上得殿去，硬保也得保你个天官。隨我上朝。（出宮繞場上朝，八王跪下动本）。叔王在上，几有本奏。

内：御几有何本奏？

赵德芳：这几有潘仁美老贼招的口供单子，叔王看过。

内：官人轉本龙閣，待王一观呵。（笛牌）唉哈呀！果然老贼

行惡作歹，叫王豈肯容他。御兒起過。

趙德芳：多謝叔王。

內：宮人听旨，帶王一通聖旨，宣仁美上殿。

〔宮人接旨出。〕

宮人：聖旨下，潘仁美上殿。

〔潘仁美上。〕

潘仁美：參駕見萬歲。（跪）

內：好你潘仁美，在之北國苦害楊家一死，今天豈肯容你，刀斧手上殿。

〔兩边上刀斧手。〕

刀斧手：參見萬歲。

內：仁美犯罪，綁下殺！（刀斧手把仁美綁住同下）

寇准：停刀留人。（轉面跪下動本）主公在上，臣有本奏。

內：愛卿有何本奏？

寇准：主公你把太師斧斬首，正宮國母怎坐我主昭陽正院？

內：愛卿，依你之見？

寇准：依臣之見把老太師貶爵為民。一來是我主仁慈，二來是國母孝道。

內：真來好計。就依愛卿所奏，帶王一通聖旨，仁美落銬。

寇准：領旨。旨下，老太師落銬。

〔潘仁美上，跪下。〕

潘仁美：多謝萬歲不斬之恩。

內：非是為王不斬與你，多亏寇官府與你講情；把你貶爵為民，即速離朝，領旨下殿去了吧！

潘仁美：多謝萬歲不斬，再謝寇官府講情。唉呀！寇官府，你是個好的，我感謝不盡，請了吧！（下）

趙德芳：哪！胆大寇官！你就敢給仁美講情，還不向前領銜。

寇准：（跪下）唉呀！千歲。臣非是與他講情，我想他貶爵為民，必打密松林經過，暗差楊將密松林前等候，叫他有的報仇，有冤的報冤，豈不是一舉兩得，千歲你打臣為何？

赵德芳：唉哈呀！不是爱卿提起，本御就误打了我卿，起来。

寇准：千岁怪臣不怪？

赵德芳：我便不怪，起来！

寇准：多谢千岁！

赵德芳：爱卿随我南清宫里攀话。

寇准：千岁你忘了吧！

赵德芳：我忘了什么。

寇准：你封臣的天官啦！

赵德芳：唉唉！不是爱卿提起，我又误了一桩大事。待我上殿动本。（转面跪下）叔王在上，御儿有本奏。

内：御儿有何本奏？

赵德芳：只因寇爱卿费了千辛万苦，审出了仁美的口供，御儿封他个天官。

内：我儿可曾封过？

赵德芳：倒也封过。

内：我儿封过就有，与叔王封过全是一样。儿呀起过。待王安排。

赵德芳：谢叔王。

内：寇爱卿跪下听罪：为的是为王江山，费了千辛万苦，审出仁美的口供，你是为王有功之臣，王封你天官在位。

寇准：谢主龙恩。

赵德芳：寇爱卿我家叔王封你天官，满朝文武都不晓知，待我与你扬名。满朝文武站开，您看俺这王位的王位。

寇准：天官的天官。

赵德芳：哪！你这天官还敢压俺这王位吗？

寇准：唉！千岁！不敢。我是顺言答话。

赵德芳：打量你也不敢。你我顺道唤叫。

寇准：千岁说的是。

赵德芳：好，待我与你扬名。满朝文武，您们站开，您看俺这天官的天官。

寇 准：王位的王位，

赵德芳：过去了。寇爱卿：唉！哈哈哈哈哈。

寇 准：千岁！哈哈哈哈哈。

赵德芳：来，随为王南清宫攀话。随我来呀！（同下）

—完—

密 松 林

張子林 口 述

剧 情 简 介

潘仁美既招供，宋王拟斩，寇准保奏，改作贬谪为民，却使八翼王暗告杨景，候于途截杀之，以报冤仇。杨景乃率八姐九妹埋伏于密松林中，及潘宗，杨等出，刺潘二百零六枪，以消一百单三箭之仇。

人 物

杨八姐	(小旦)	潘仁美	(白净)
杨九妹	(小旦)	潘 龙	(小丑)
杨 景	(正生)	潘 虎	(小丑)
众 兵	(角)		

〔楊八姐上，大開門。〕

楊八姐：（詩）眉儿弯弯秋月，粉臉胜似桃花。
朱口一点露銀牙，女英雄从天降下。

俺楊八姐。六哥升帳，兩廂伺候。

〔九妹上，大開門。〕

楊九妹：（詩）身穿金甲一片黃，腰橫寶劍放光芒。
一馬扑到牡丹地，牡丹花樹落鳳凰。

俺楊九妹。六哥升帳兩廂伺候。

〔四角上場，大站門。楊延景點碎誓轉面坐大場。〕

楊景：（詩）印是皇家印，內藏國家寶。
本帥領兵將，保主錦龍朝。

本帥姓楊名景字文素，宋王駕前為臣。只因潘仁美害俺們舉家一死，我主把他貶爵為民。八王千歲，有書到來，叫我帶兵密松林前等候老賊，冤冤相報。左右：八姐、九妹進帳。

四角：得令，令出：大帥有令，八姐、九妹進帳。

楊八姐：進帳去了。（二人双進門）參見六哥。

楊景：站過。

楊八姐：有何令傳？

楊景：帶我一支令箭，各人扳鞍上馬，兵發密松林前早報，馬往上帶。

楊八姐：得令，令出。大小三軍听着，大帥令，各人搬鞍上馬，

兵發密松林前，早報。看了大帥的坐騎，馬往上帶。

〔四角并門，馬鞭遞上。〕

〔八姐、九妹、楊景三人一同上馬，角轉圍着，轉半，左邊一條鞭。〕

四角：來到密松林前。

楊景：旗門列開，接了馬驥。眾三軍兩旁站穩，听本帥傳令。

(唱) 領人馬來到了密松林下，有本帥傳一令扎下大營。

營門以外傳一令，
您當勁兵為何故，
咱朝仁美不行正，
北國害了我的父，
亂箭射死我七弟，
俺兩家冤仇深似海，
咱主金殿貶了他，
如今不把冤仇報，
八千歲與我把信送，
用手拿過一支令，
為兄賜你一支令，

眾位將官你是听：
為的楊家有冤情。
害的俺父子甚苦情。
李陵碑下把命傾。
不見死尸那里扔。
如今咱主才知情。
貶爵為民稱百姓。
他去后怎能把冤升。
密松林前埋伏兵。
八姐近前您是听：
東山口內埋伏兵。
東山口內埋伏兵。

楊八姐：(唱) 接令箭三軍把馬攔，
(八姐站右邊高場)

楊景：(唱) 差把一營又一營，
為兄賜你一支令，

再叫九妹你是听：
西山口前埋伏兵。
西山口前埋伏兵。

楊九妹：(唱) 接令箭三軍把馬攔，
(九妹站左邊高場)

楊景：(唱) 人馬埋伏密松林內，
(下場，四角左邊偏門)
(潘仁美帶潘龍、潘虎上)

單等仁美狗奸佞。

潘仁美：(唱) 父子三人離了京，
我害楊家招了供，
寇官上殿把本保，
死罪難了定活罪，
口口說不盡寇官好，
若不是寇官保性命，
俺家不死得活命，
催馬來到西山口，

打馬還回老家中。
萬歲把我問斬刑。
本保俺家活性命。
貶爵為民稱百姓。
寇官待我有恩情。
老夫有命難得生。
画个圖象當神靈。

楊九妹：(唱) 攔住老賊那里行。

手使銀槍披心釘，

潘仁美：（唱）唉！西山口內埋伏兵。

快忙催馬東山進，

楊八姐：（唱）擋住仁美那里行。

手使銀槍披心釘，

潘仁美：唉！東山口也有埋伏兵。

无奈何俺把松林過，

是是是來我明鏡，

走上前來打下躬，

速速傳來往里稟，

一伙人從面前停。

想必他是楊家兵。

眾位將爺您是听：

您就說仁美來陪情。

（鎖板）

四角：裏楊谷，仁美前來陪情。

楊景：曉知了！

（唱）忽听眾將一聲稟，

本帥來到松林外，

狗奸賊身長森人毛，

今天楊谷見了你，

用寶劍四只馬蹄全削下，

砍馬頭削馬尾你寸步難行。

首請仁美來陪情。

上下打量狗奸侯。

十人死了九人驚。

仇人見面眼發紅。

潘仁美：（唱）松林以外用目睜，

滿臉陪笑施禮拜，

施禮打躬楊將敬，

若還曉了我的命，

楊景：（唱）楊家居官不要人保，

你坐太師仗哪個，

不仗文來不仗武，

梳油頭掙來烏紗帽，

蘇羅裙掙來白玉帶，

也非是楊老将辱罵你，

居兩天胭脂官蒸什么美名。

看見楊將心胆驚。

一步一步打下躬。

敬楊將全當敬神靈。

保你官職往上升。

全仗俺南來北戰立下功。

哪個保你把官升。

憑仗你女兒纓正宮。

大紅杖掙來紫圓領。

小金蓮勾來朝靴蹬。

仗憑着你的女专权橫， 害了些忠良女武卿。
咱主金殿貶了你， 还保我官职往上升。
別妄想楊谷饒了你，
我把你乱刀分尸仇恨难消。

潘仁美：（唱）楊將那里罵破口， 口口罵的我潘洪。
觀他沒有饒我意， 辱罵他几句該怎生。
走上前开官应， 楊將小子你是听：
你的父北国碰头死， 閃下你母老妖精。
头一家嫁給八千岁， 二家嫁給宋主公。
滿朝文武都知道，
你是个爹爹娘少小荣种。

楊 景：（唱）喝住胆大賊潘洪， 今天罵我不算輕。
大小三軍一声叫， 本帅傳令您是听：
把仁美綁到松林內， 众三軍一齐来动刑。

（鎖板）

大小三軍綁了仁美，吊在树上，一齐动手。扎！扎！扎！

四 角：仁美死过。

楊 景：众三軍各个扎了仁美，你們报数上来。

四 角：七十三，八十四，四十五，一。

楊 景：噢哈呀！七十三，八十四，四十五，一，原是二百单三枪。有言在先，射俺一百单三箭，傳要扎尔二百单六枪。八姐九妹，咱們兄妹各点一枪。（三人各扎一枪）众将！死尸拉到山沟，猴吃狗咬。（潘尸拉下）正是：

（特）冤仇要报價要偿， 枪扎潘洪一命亡。

射俺一百单三箭， 扎尔二百零六枪。

众将！鬮馬还朝。

—完—

下 陈 州

馮煥 卿 口 述
邵千 卿

劇 情 簡 介

宋時，陳州遭旱，真宗命曹家四國舅前去放糧，四國舅米里摻砂，待勢勒索。百姓不堪其苦，聯名簽了御狀。真宗命包拯前去查訪。包拯行至韓鋪，朝中大臣多來餞行，其姪包勉亦至。包勉被曹妃鬼魂所纏，遣出為縣令時曾貢賦銀三石。包拯怒罵之。包拯與月英聞訊趕至，歷述往年包拯遭際和躬桑撫育事，各加責怪。包拯事嫂如母，跪陳情由，即聖旨到亦不敢遽起，多方哀慰。嫂感其誠宥之。包拯至陳州，四國舅戒備甚嚴，城門有人把守不得入。適眾妓女將往國舅府慶壽，包拯仍作妓女伙伴，背鼓易逃。行至大街與暗中保護之楊文覺將軍相遇，二人均被國舅識破，拿去打入水牢中。后王樞馬漢調來兵眾，打進國舅府，救出包拯和楊文覺，剝死四國舅。

此劇常分作三個單折小戲：“罵包勉”，“跪韓鋪”，“罵四國舅”，演出。

人 物

楊文覺	(武鬚生)	曹國太鬼魂	(花旦)
康丞相	(老生)	吳月英	(青衣)
石大人	(老生)	知縣	(官丑)
王延齡	(老生)	老板	(彩旦)
包勉	(小生)	四妓女	(小旦)
包吉	(老生)	曹龍	(大白臉)
包拯	(黑淨)	曹虎	(小白臉)
王朝	(花臉)	曹豹	(花臉)
馬漢	(花臉)	曹彪	(鬚生)
众百姓		守門兵	
差役		四老	

第 一 場

〔楊文覺帶四兵上。〕

楊文覺：（唱二八板）

宋王斧傳下旨一通， 楊文覺領旨下龍庭，
包明公私訪陳州地， 眾文武與他去餞行。
催戰馬去到韓鋪等，（下，隨上）
到韓鋪下了馬能行。

下馬來我只在韓鋪等， 那邊廟來了文武牌。

〔康丞相，石大人上。〕

康丞相：（唱）包明公打死曹國太，

石大人：（唱）奉旨私訪陳州城。

康丞相：（唱）落八抬來到韓鋪等，

石大人：（唱）包大人他到來與他餞行。

〔王延齡帶四兵和家院坐轎上。〕

王延齡：（唱二八板）

我弟子作官真有幸， 他作清官真有名。
都只為陳州鋪年景， 二協老進京把伏呈。
四國舅陳州把糧放， 米里摻砂害百姓。
我的主傳下旨一通， 我弟子太下陳州城。
下朝來隨帶餞行酒， 我與弟子去餞行。
來到韓鋪鋪落定， 我弟子他到來與他餞行。

〔包勉帶書僮上。〕

包勉：（唱二八板）

在此家中得一信， 我三叔錢旨出了京。
老母親在府下親差我， 我與我叔父去餞行。
在此馬上用目睜， 韓鋪不遠面前停。
下馬來在韓鋪等， 韓鋪站下文武牌。
眾文武請來我有禮， 闔了聲眾文武您可安寧。
為什麼你與文武把禮行。

楊文覺：（唱）問公子你叫何名姓，

為什麼你與文武把禮行。

包 勉：（唱）有小生姓包叫包勉，
在原郡遵了母亲命，
众文武齐集在韩铺，
王延龄：（唱）一听说来了包家后，
你叔父随后他就到，
〔包拯带王朝、马汉等校尉上。〕

包 拯：（唱二八板）

出京来放罢炮三声，
万岁爷赐我四口剑，
万岁爷赐我龙头剑，
万岁爷赐我凤头剑，
万岁爷赐我虎头剑，
赐我一口狗头剑，
土霸恶豪犯我手，
遵王命陈州去私访，
四国舅若要犯我手，
在此八拾用目睛，
来到韩铺桥落定，

众文武：接见包大人。

包 拯：（唱）众文武一齐来接迎。

俺包家奉君无有功，

王延龄：（唱）叫家院看过酒一盅；
看酒介）

包 拯：（唱）用手接过酒一盅，
保佑我陈州无灾难，
好酒不吃往空敬，

包 勉：（唱）众文武与叔父来饯行，
走上前只把三叔叫，
在家中遵了母亲命，
叫包吉快看过一杯酒，（包吉看酒介）

我叔父就是包明公。
我与三叔来饯行。
咋不见我三叔那里行？
倒叫我王懿喜心中。
韩铺等候他出京。

山崩地裂海水惊。
四口铜剑都有名。
皇府金殿管朝廷，
代管六院和三官，
代管满朝文武卿，
代管天下众百姓。
犯到我手定不容。
去访曹家四弟兄。
填到铡口不容情。
韩铺不远面前停。

怎敢劳众大人前来送行。

我与弟子来饯行。（家院

背过脸来脱神袋。

满斗焚香谢当空。

文武面前告干蛊。

倒叫我包勉喜心中。

姪儿有话向你明。

我与三叔来饯行。

我把酒杯接手中。

(包勉將酒接到手，曹國太鬼魂扑到包勉身上)

端酒杯我把文武叫， 俺家有話你們听。
我三叔在朝把官坐， 他沒有包勉作官清。
我作官不到三月整， 三担雪花銀子落手中。
我叔父雖然把官坐， 在朝任性胡乱行。
他也曾打死曹國太， 欺君枉上不算忠。

(包吉暗用手拉包勉不叫他說，众文武大笑)

包 拯：(怒唱二八板)

小奴才竟敢不行正， 貪脏銀三担落手中。
众文武韓錦合掌笑， 笑的俺家臉發紅。
小奴才貪脏就該死， 王朝馬漢你是听。
您把奴才上了捆， 奴才犯法我不容。
把奴才拉下芦席卷，(王朝、馬漢將包勉拉下)

包 吉：(唱)倒叫我包吉吃一驚。

走上前望相爷双膝跪正， 把話說与相爷听。
在府下違了太太命， 俺与相爷来錢行。
你把少爷来剿死， 包家不要后根恆。
千不念来万不念，
念起来太太你錢亂性命。

包 拯：(接唱二八板)

喝住包吉理不通， 竟敢徇私讲人情。
誰不知包家多清正， 小奴才胆敢胡发瘋。
任憑包家絕了后， 不留貪脏囊袋的名。
那一个再要把情讲， 您与奴才一样行。

包 吉：(唱)包吉讲情情不准，
急慌忙拉过一驢馬，

我少爷难得活性命。
回原郡見太太去把信通。

(下)

王延齡：(唱二八板)

我只見包相公上了捆， 再叫弟子你是听。

适方才包相公他錯了，念为师我讲情快把他容。

包拯：（唱）叫恩师莫要求人情，

他就是宋王咱主我也不容。

头上稳稳黑相帽，身上整整黑圆帽。

王朝馬汉一声叫，本相有话向你明。

抬过来虎头铡一口，（王朝、馬汉将铡抬到公案）

王朝馬汉你是听。

抬过来奴才铡口按，（将包勉抬来放在铡口内）

奴才犯罪我不容。

点炮三声把铡按，

曹国太：（唱）倒叫本后笑连声。

在御街用杖条打死我，

铡包勉可也算还我魂灵。

（下）

〔文武齐下。〕

包拯：（唱二八板）

在铡口見鼓儿丧了命，手拍着铡口叫不应。

誰叫你貪脏不行正，这也是王法不容情。

铡死我几不当紧，我嫂娘知道定不容。哎！

铡包勉铡的我眼紅了，

他就是宋天子犯罪我不容。将身只在韓鋪等，

埋罢了我几尸再往陈州行。（齐下）

第二場

〔包吉上。〕

包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禍福。天哪！天哪！魂定我家少
爷与我家相爷钱行，只为少爷在此韓鋪多說几句，我家相爷把
我家少爷摆在铡口，将我少爷铡死。大太太不知，回裏大太太
得知。

（唱二八板）

包相爷領了宋王命，領王旨私訪陈州城。

在府下違了太太命，
只為少爺多說話，
大太太府下不知曉，

隨我少爺去餞行。
壞到劍口喪性命。
回府去見太太只把話明。

(下)

[吳月英上。]

吳月英：(對)昨晚作凶夢，

大廈被水沖。(坐場)

(包吉上。)

包吉：(對)有事不敢不稟，

無事誰肯亂傳。(下馬)

(進門)太太：大事不好了！

吳月英：怎麼樣了？

包吉：我隨定我家少爺與相爺餞行，我家相爺把少爺壞在劍口劍死喪命。

吳月英：哎呀！我的兒呀！(氣死介)

包吉：大太太醒來！大太太醒來！大太太快忙醒來吧！

吳月英：(唱流水板)

昏昏沉沉如作夢，

不曉南北共西東。

香夢間見了包勉子，

俺母子抱頭放悲聲。

包吉：大太太快忙醒來！

吳月英：(唱)耳旁邊忽听有人叫，

高一宮來低一聲。

猛然騰開流淚眼，

原來是包吉面前停。

這方才講的什麼話，

你對給太太把話明。

包吉：(唱)叫太太不知其內情，

包吉有話向你明。

隨少爺與相爺去餞行，

到韓鋪餞行走一程。

只為我少爺多說話，

壞到劍口喪性命。

吳月英：(唱)又听包吉說一聲，

埋怨三弟理不通。

包勉兒與你把行錢，

壞到劍口喪性命。

我的兒一死不當緊，

百年後誰把我送墓塋。

望韓鋪哭了聲包勉子，

叫你十聲九不應。

出言包吉一聲叫，

太太講話你听心中。

我有心韓鋪把兒探，

誰保太太走一程。

包吉：（唱）叫太太不要悲哀痛， 小人有話向你明。
太太韓鋪少爺探， 有小人我保你出府行。
吳月英：（唱）又听包吉說一声， 他情愿保我走一程。
叫包吉与我把車整，（包吉整好車，月英上車）
到韓鋪探一探儿姣生。（下）

第三場

〔包勉鬼魂上。〕

包勉：（唱流水板）

去时一馬馱不動， 临回来落个鬼旋风。
俺屈死鬼包勉。我家叔父把我劍死，見了母亲攔道显魂，待我
瀾起鬼风。

（唱慢板）

人死后好比一張糶， 搖來搖去地里頭。
閻王爷好比搖糶漢， 二小鬼好比拉糶牛。
人死后好比糶中子， 搖來搖去地里頭。
帶鬼风来到途路上， 老母亲她到来攔路頭。

〔吳月英、包吉上。〕

吳月英：（唱）

包吉与我車催動， 到韓鋪探探儿姣生。
坐定車鞦前行動，（包勉在月英面前作旋风轉了三轉，
攔路）

又見面前起旋风。
莫非是你是我包勉子， 轉三圈有為娘就知情。

（包勉作旋风轉了三轉，站下不動）

哎呀不好了！

（唱半句截板）

包勉儿來到。

（叫頭）包勉！姣儿！娘的儿呀！

〔月英去抱包勉鬼魂，連抱二次抱不住，鬼魂走后，月英气死。〕

包吉：哎呀，大太太醒来！

莫月英：（唱流水板）

昏梦间又只见包勉来到，俺母子抱头放悲声。

猛然间睁开流泪眼，（月英睁眼站起，不见包勉鬼魂，

放声大哭）

（唱二八板）

咋不见包勉儿哪里行。

哭了声包勉儿娘的儿，嗟！娘的儿呀！

倒叫为娘痛伤情。

你在此韩铺把娘等，为娘与你把冤伸。

包吉与我把车整，到韩铺见包拯去把气生。

（下）

第 四 场

〔包勉鬼魂和曹国太鬼魂上。〕

包勉：（唱流水板）

人死好比一根柴，

曹国太：（唱）躺倒牙床不起来。

包勉：（唱）三叔把我来铡坏，

曹国太：（唱）包黑子害我太不该。

包勉：（唱）阎王面前挂了号，

曹国太：（唱）鬼门关上领铁牌。

包勉：（唱）冤旋风来到荒郊外，

曹国太：（唱）包拯到来撞八抬。

〔包括带王朝、马汉众校尉上。站左方一条鞭。〕

包拯：（唱二八板）

在韩铺铡坏包勉子，倒叫老夫放悲声。

走一里来哭一里，走一程来哭一程。

我嫂娘若要问到我，我拿何言去应承。

铡坏包勉不当紧，绝了包家后根恆。

坐定八抬前行动， 又听王朝禀一声。

〔包勉、曹国太二鬼魂作旋风拦道。〕

王朝 禀：（同）禀相爷知道：面前有两个旋风拦道。

包拯：落轿。

（唱二八板）

王朝马汉一声禀， 两个旋风拦路径。
是神风就该入庙宇， 是鬼风就该入墓坑。
问他十声九不语， 倒叫本相解不清。
是男鬼就该路东走，（包勉鬼魂过路东）
是女鬼就在路西行。（曹国太鬼魂过路西）

王朝 禀：（同）禀相爷男鬼女鬼都有。

包拯：站开。

（唱二八板）

男也有来女也在， 莫非二鬼有恩情。
王朝马汉一声叫， 本相有话向你明。
快快取来照妖镜，（王朝拿镜递与包拯）
照一照那女鬼她是何名。

（包拯拿镜向女鬼照见是曹国太）

照妖镜照出曹国太， 倒叫本相恼心中。
我到御街去扬名， 你不该降香拦路径。
咱二人上殿拿本功， 多亏宋主有道龙。
他把杖条忙赐下， 在金陵打死你丧生。
打死你不亏你的命， 你勾我包勉儿子归阴城。
再迟一会你不走，
把你阴魂打奔狼牙坑，永不能再生。

（曹国太鬼魂害怕急下）

用大语吓走了曹国太， 照一照那男鬼他是何名。

（一照）

照妖镜照出包勉来到，

(哭)包勉，父的儿呀！

(連句包勉鬼魂抱二次不住，包勉逃走，包拯气死介)

王 朝：
馬 漢：(同)相谷快忙醒來！

包 拯：(唱)不曉南北共西东。
昏夢闍了包勉子， 父子抱头放悲声。

王 朝：
馬 漢：(同)相谷醒來，相谷醒來！

包 拯：(唱)耳旁边忽听有人叫， 高一言来低一声。
猛然間睁开愁眉睛，(緩过气来，不見包勉鬼魂，痛哭)
(唱二八板)

咋不見我儿哪里行。

想必我儿死的苦， 你拦路徑找我把冤伸。

有本相哭倒途路上，(陈留县知县倒上)

知 县：陈留县县官来迎接相谷。

王 朝：陈留县县官来接。

包 拯：察院伺候。

王 朝：陈留县听着，相谷吩咐，命你察院伺候。

知 县：是是是。(下)

包 拯：王朝！打道来。

(唱)手扒轎杆泪紛紛。

我一怒劍了包勉子， 阴阳相隔难近身。

来来来你隨我去到陈留郡，

請高僧和高道超度儿的魂。

[披大氅，下复上。

王 朝：來到察院。

包 拯：(唱)來至在察院八抬落穩， 快把那知县官喚進門。

王朝：喚知县來見。

王 朝：知县來見！

[知县上。

知 县：陈留县知县告进。(進門)參見相谷！

包拯：罢了，一旁坐下。

知县：謝相答。相答可用什么东西，吩咐下来；下官好作准备。

包拯：貴县听我吩咐：在此韓鋪落下灵棚，請下二十四名高僧高道，扎下草人两个，一男一女，男者就是你少答包勉，女者就是曹国太。我要超度他等。下去准备。

知县：下官就去准备，相答請回。（分下）

第五场

〔吳月英帶包吉上。〕

吳月英：（唱飞板）

叫包吉与我車推动， 見了包拯把气坐。
來到韓鋪車下定， 叫包吉喚過小包勉。

（月英坐下）

包吉：王朝过来，（王朝、馬汉上）快稟与相答，大太太駕到。快稟，快稟！

王朝：（同）是是是。稟相答知道。

包拯：（內）何事？

王朝：（同）大太太駕到。

包拯：（內）哎，不好了。

（唱慢板）

王朝馬汉一声稟，（相朝去下，用手捧着，上唱慢板）

吓的包拯走魂灵。（王朝、馬汉喊威）

叫王朝您不要虎威整， 嫂娘面前豈能擺威风。

我嫂娘韓鋪若怪罪， 嫂娘怪罪了不成。

且慢說王朝和馬汉， 就是本相活不成。

王朝馬汉且退淨，（王、馬退下）

在韓鋪单撒俺包拯。

我嫂娘为的包勉子，

我見了嫂娘陪人情。（將相帽放在桌上）

（唱二八板）

見嫂娘学个駱駝笔， 双膝扎跪問安宁。

問嫂娘福休可安好，（双膝跪下，月英打包括一耳光）

吳月英：（唱）我一掌打死你小包拯。

包拯：（唱）問嫂娘打我为何故？

吳月英：（唱）我不說來你自明。

包拯：（唱）你莫非为的是包勉子？

吳月英：（唱）你曉过包勉子母子重逢。

包拯：（唱飞板）

我嫂娘为的包勉子， 我只把朝閣事細向你明。

（找板）

都只为大比之年开科动，（变慢板）

嫂娘命我去求功名。

三篇文章作的好， 宋王谷亲点状元公。

我披紅戴花去夸官， 三宫娘娘親面容。

三宫娘娘親我容貌丑， 一笔把我状元額。

多亏了王恩师把我保， 金殿二次把官封。

封我小官不愿作， 封我大官不依从。

宋王谷一見心头恼， 龙头拐要打我包拯。

手托龙头拐把恩謝，

宋王谷亲封我龙头拐学士在朝中。

（轉流水板）

都只为西华陈州遭年景，大旱三載不收成。

地方官起文把京进， 差去了曹家四弟兄。

四国舅陈州把粮放， 米里掺砂害百姓。

宋王谷傳下旨一通， 命我陈州拿奸佞。

包勉几韓鋪把行錢， 在此韓鋪来发瘋。

他言說作官不到三月整，

光銀子他落夠三石六斗还有零。

只說的滿朝文武合掌笑，笑的为弟臉上紅。

(轉二八板)

倒叫为弟心头恼，
劍叫勉是为弟我錯了。

劍坏了包勉儿姣生。
高叫声我嫂娘把弟寬容。

吳月英：(唱二八板)

小包拯哭的悲哀痛，
小包拯扎跪韓舖內，

鉄打人心也伤情。
把你的出身事細向你明。

(轉我板)

太陽出現一点紅，(慢板)

一胞胎所生三弟兄。

所生你大哥包文举，

就数三弟你年小，

生下来不象人模样，

二爹娘就說丢了罢，

你大哥慌忙拿杆草，

还有你二哥包文明。

起名諱就叫三包拯。

你包拯恰養一妖精。

二兄长就說要不成。

你二哥慌忙拿麻棍。

(轉流水板)

一道芦席三道腰，

头一声哭的惊天地，

三一声哭到綉楼上，

有嫂慌忙把楼下，

我不嫌肮髒抱怀內，

我为你餓死小愛姐，

把三弟恩养整七岁，

板到城南馮麻坑。

二一声哭的惊神灵。

惊动嫂嫂吳月英。

去到城南馮麻坑。

我把你抱到东楼棚。

我把三弟恩养成。

不会叫爹叫娘声。

(變二八板)

那一日嫂嫂走娘家，

有嫂娘一見心欢喜，

一天請会百家姓，

讀罢上論讀下論，

上学不到一年整，

大比之年开科选，

进科場你把头名中，

你抓住嫂娘叫几声。

我把你送到南学把书攻。

两天請会三字棍。

讀罢上孟讀下孟。

五經四书尽讀通。

打发三弟去求名。

三弟报单回府中。

嫂嫂听言心欢喜，我命包勉去修行。
包勉儿未从多说话，填到剑口丧性命。
在韩铺剑坏儿包勉，这也算你报我恩养情。
你剑坏包勉不当紧，百年以后谁送终。

包拯：（唱）嫂娘不要悲哀痛，为弟有话向你明。
我嫂娘百年以后亡故了，我与你披麻带孝送坟墓。

吴月英：（唱）我死后你情愿来送终，你死后可叫谁拉灵；

包拯：（唱）姑子无儿他也过，和尚无儿孝子多。
光管你来别管我，你莫管为弟我死活。

吴月英：（唱）好一个姑子无儿她过，和尚无儿孝子多。

我不辞三弟就要走，

包拯：（唱）我拉住嫂娘不放松。（拉着月英）

问一声嫂娘那里去。

（白）嫂娘你要往那里前去呀？

吴月英：（唱）我去到姑子庵里去修行。

包拯：（唱）我嫂娘你去我也去，我随定嫂娘去修行。

吴月英：（唱）剑包勉剑的眼红了，你还想剑我吴月英。

扎进韩铺不放赦，活活跪死你小包拯。

包拯：（唱）我嫂娘韩铺不放赦，活活跪死我包拯。

包拯哭死韩铺内，

〔王延龄带四兵上，王朝、马汉暗上。〕

王延龄：（唱二八板）

韩铺来了我王延龄。

下马来韩铺且站定，（小军接马下）

王朝马汉您是听。（王朝马汉跪下）

速速传来快忙禀，快命你相谷把旨迎。

王朝，快忙禀你相谷速速迎旨。

王朝：（同）是是是！（站起）禀相谷知道，圣旨来到韩铺，命相谷速速迎旨。

包拯：不好了，

（唱二八板）

王朝馬漢一聲稟， 皇聖旨來到韓鋪中。
皇聖旨來到韓鋪地， 他命我包拯把旨迎。
我嫂娘罰我韓鋪跪， 我怎能去把聖旨迎。
我有心站起去迎旨，

吳月英：（哭）我的包勉儿呀！

包拯：（唱）我嫂娘一旁放悲聲。

出言嫂娘一聲叫， 迎旨一半再陪情。

嫂娘，方才王朝馬漢稟道，聖旨來到韓鋪多一會了，命弟迎旨，迎旨一半，再整家法，不敢遲延，嫂娘開恩啦。（月英光哭不答腔）我是不問了。

（唱二八板）

我嫂娘韓鋪不放赦， 倒叫包拯無計生。
罷罷罷聖旨違了罷，
任憑他勒家滅門不把旨迎。

王延齡：王朝過來。（王朝馬漢慌忙跪下）

王朝馬漢：（同）見過相谷，有何吩咐？

王延齡：聖旨來到韓鋪多一會了，晚諭你家相谷快忙迎旨。迎旨遲慢，皇上怪罪全家該斬，禍滅九族。

王朝馬漢：（同白）是是，（又向包拯跪稟）稟相谷：聖旨來到韓鋪多一會了，相谷暫起迎旨。迎旨一半，再整家法，若要去遲，相谷必定加罪。

包拯：不好！

（唱二八板）

王朝馬漢稟二聲， 皇上怪罪了不成。
王朝馬漢一聲叫， 恁與本相講人情。

（向王、馬使眼色，王、馬向月英面前跪下求情）

王朝馬漢：（同）大太太！我們弟兄跪下了。請寬赦了我家相谷吧。

吳月英：王朝馬漢你們弟兄跪下何事。

王朝馬漢：（同）大太太！聖旨來到韓鋪多一会了，命我相谷迎旨，

迎旨一半，再整家法。領旨去迟，恐怕皇王降罪。

吳月英：王朝馬漢為的你相谷，你們站過去罷。（王、馬站起）

（唱二八板）

王朝念他主仆义， 难道我不念俺叔嫂情。

在韓鋪捧起來包三弟，（月英將包袱捲起，月英下）

包拯：（唱）好一似猛虎搥開籠。

王朝馬漢與本相衣帽來整，（戴帽拿朝笏）

急慌忙我把聖旨迎。

王恩師捧旨為何故。

王延齡：（唱）再叫弟子你是听。

只為你劍环包勉子。

包拯：（唱）宋王谷怎樣得知情。

王延齡：（唱）那是我回京向主稟， 宋王谷金殿把旨行。

包勉一死喪了命， 墓位以內封極靈。

包拯：（唱）急慌忙接旨謝恩情， 多謝宋王有道龙。

王恩師請到韓鋪坐，（同坐）又听差役裏一聲。

〔差役上。〕

差役：稟相谷，知县太谷发瘋。

包拯：將他喚進來見我。（差役去將知县扶來，知县昏迷不醒）王朝馬漢將他急忙喚醒。

王朝馬漢：（同）知县醒來，知县醒來！

知县：（站起。包勉鬼魂扑到身上。吳月英暗上坐下）

（唱殺板）

有包勉在韓鋪朗朗显神，

（轉慢板）

我見了我三叔愴在心中。

在韓鋪我未從多說話， 你把我鎖劍口一命喪生。

老母亲现在一旁坐， 叫母亲与我把冤伸。
回头来我把母亲叫， 老母亲连连叫几声。
有孩儿一死丧了命， 撇下母亲谁拉灵。
有包勉哭死娘怀内，

吳月英：（唱）你不是我包勉子我不心疼。（下）

知县：（唱）老母亲一旁不认我，（包勉鬼魂下，曹国太鬼魂又附上）
来了我曹国太前来显灵。

因头来看見小包拯， 你气的本后牙根疼。
在御街鬻鬻给我打碎， 咱二人拿本見主公。
宋王答准了你的本， 杖条賜下你动刑。
你包拯用杖条打死俺， 为报仇勾来包勉鬼魂灵。
說着越来带着怒， 不胜拼了你小包拯。
狠一狠咬你个牙撕对，

包拯：（唱）胆大县官了不成。

手执着宝剑要你命，（曹国太鬼魂离去，知县醒来，慌忙跪下）

知县：（唱）高叫相爷饒性命。
相爷饒命。

包拯：本相不怪你且下去。

知县：这是那里說起呀！（下）

包拯：恩师，請到韓鋪用宴，用宴一半，恩师归京晚臨楊將楊文覺，叫他暗地帶我大下陈州，捉拿奸佞，好与百姓除害。恩师請到韓鋪，明天我好起身。（同下）

第 六 場

〔楊文覺上。〕

楊文覺：（唱流水板）

王丞相与我約口号， 暗地里去助包相公。

俺楊文覺。只为明公大下陈州，恐怕他单絲不成綫，孤樹不成林，王丞相与我暗捎一信，命我暗助明公，就是这般主意，待

我将馬催动。

(唱慢板)

宋王谷有道坐江洪，
四班文来四班武，
文官提笔安天下，
只为陈州出奸佞，
四国剪陈州不行正，
百姓們进京冀御状，
恐怕他一人难成功，
到陈州拿住四国尉，
楊女竟催馬勝路徑，

現有文武兩班卿。
文武八班保綉城。
武将跨馬保太平。
苦害許多好百姓。
在此陈州胡乱行。
宋王谷差来包明公。
暗地去助忠良卿。
要与百姓把冤伸。
到陈州去助包明公。

(下)

[包拯帶四兵和众校尉抬旗上。]

包 拯：(唱二八板)

出得京来炮三声，
一对板子一对棒。
一对金鑼开了道，
头一任坐过定陶县，
在定陶断过烏盆鬼，
只为陈州遭年景，
地方官起文把京进，
宋王谷賜柴粮整万石，
四国尉陈州把粮放，
二劫老进京冀御状，
当殿賜我四口劍，
万岁谷賜我龙头劍，
万岁谷賜我凤头劍，
万岁谷賜我虎头劍，
不管王侯并公子，
万岁谷賜我狗头劍，

山崩地裂海水惊。
一对铁鎖一对繩。
劍子手斃刀照眼明。
定陶县惡紳甚是凶。
我断过二鬼来分紙星，
餓死許多好百姓。
宋王谷有旨往下行。
差去曹家四弟兄。
米里掺砂害百姓。
宋王谷当殿差我行。
四口銅劍都有名。
皇府金殿管朝庭。
代管六院和三宮。
代管滿朝文武卿。
犯到我手不容情。
代管天下众百姓。

在此八抬傳下令， 王朝馬漢你們听。
途路公买要公卖， 莫要扰乱好百姓。
遵我令来必有赏， 不遵令插箭去游行。
坐定八抬前行动，（陈州百姓倒上拦道喊冤）
王朝馬漢裏一声。

百姓：冤屈。

王朝馬漢：待我与你们傳稟。稟相爷知道，陈州众百姓拦道喊冤。

包拯：平落八抬。（坐下）王朝，吩咐百姓上跪。

王朝馬漢：喊冤人，相爷命您上跪。

百姓：陈州众位百姓见过相爷。

包拯：众位百姓你们掌起面来。

百姓：我們不敢掌面。

包拯：恕您无罪。

百姓：相爷。

包拯：众位百姓，不在陈州，为何拦道呼冤，据实讲来。

百姓：相爷哪从晓知，只为陈州大旱三载，六粮不收，百姓饿死大半。我县太爷陈光然看百姓苦苦难熬，起文进京。宋主是有道明君，命四国舅陈州放粮。那四国舅克扣賑粮，米里掺砂，害害我們百姓，傾了米回得家去，也不能做饭，百姓还是饿死。倘若与他辨理，打死无论。我們也不敢与他辨理。闻听人言包相爷来到陈州，我們大家約合，前来拦道呼冤。相爷与百姓伸冤作主。

包拯：本相专为此事而来。王朝馬漢取出官宝一对，叫百姓公分。你们暫且回去，本相与您报冤就是。（王朝馬漢取来官宝遞給众百姓，百姓接宝謝过，众百姓下）且住！百姓喊冤，果然是实。可說四国舅呀，匹夫！你仗定势力橫行作恶，叫我如何容得。哼！我要带人进城，曹家弟兄解开，如何是好；若不怎样，就在此地紮营，本相扮就算命先生，混进城去，訪訪他們

弟兄是真是假。若要是实，难免铜铡一死。王朝馬汉此地扎营莫动，与本相更衣来。（更衣扮成算卦先生模样）王朝馬汉听我吩咐：本相进了陈州，你们弟兄扮成买卖客商，随后防备。本相我就去了。（下）

王 朝：众家弟兄，此地扎营莫动，我们二人随后紧跟相爷，防备
馬 汉：不然，你们大家退下。（众兵下）我们弟兄去者。（下）

第 七 场

〔楊文寬上。〕

楊文寬：（唱二八板）

催开战馬莫留停，
适方才途路得一信，
王丞相与我約口号，
催战馬来到途路等，

馬蹄过去一溜风。
包明公二十里鋪安住营。
暗地去助包明公。
歇息歇息再好进城。

〔包拯上。〕

包 拯：（唱二八板）

二十里鋪衣更定，
陈州城内去私訪，
訪出了果真行不正，
本相迈步前行动，
往前走来到招风树。

扮成算卦一先生。
私訪曹家四弟兄。
他与我銅铡拜弟兄。
招风树不远面前停。

楊文寬：（唱）上前擋住包明公。

問一声明公那里去，

你对俺家說分明。

包 拯：（唱）楊大人不知其内情，

那时我行走二十鋪，
众百姓攔道把冤喊，
众百姓与他把理辯，
他叫我与他把仇报，
如今陈州去私訪，

本相有話向你明。

来了許多老百姓。
四圍勇米里掺砂害百姓。
乱棍打死喪殘生。
我扮就算卦一先生。
訪訪曹家四弟兄。

暗地叫恩师捎书信， 楊大人可从得真情。
楊文覺：（唱）包大人不知其内情， 下官有話向你明。
咱二人在朝把君奉， 誰不知包楊二家作官清。
我特意陈州來帮你， 陈州帮你拿奸侯。
包明公几时把城进， 楊文覺也要混进城。
包拯：（唱）楊大人說話好好好， 這句話正合我心中。
咱把奸賊來拿住， 要与百姓把冤伸。
到陈州見面打哑謎， 莫叫奸賊解其情。
奸賊若解其中意， 咱怎与百姓把冤伸。
我辞別楊大人把手拱， 楊大人随后边要进城。

（下）

（王朝、馬汉上。）

王 朝：（唱二八板）

在此营下把衣更，

馬 汉：（唱）扮成了买卖客人要进城。

王 朝：（唱）相爷进城去私訪，

馬 汉：（唱）恐怕相爷遭險凶。

王 朝：（唱）相爷若有好和歹，

馬 汉：（唱）咱弟兄怎样回京城。

王 朝：（唱）催定坐馬往前踊。

楊大人到了。（二人下馬參拜）

馬 汉：（唱）楊大人为什么來到路中。

楊文覺：（唱）您弟兄不知其内情， 下陈州來助包明公。
我扮成买卖客人把京离， 陈州城内拿奸侯。
您弟兄与相爷巡着凤， 俺家随后也进城。
您弟兄上馬快走動，

王 朝：（唱）咱弟兄上了馬能行。
馬 汉

辞別大人把手拱，（同下）

楊文覺：（唱）去了王馬二弟兄。

楊文寬板鞍就上馬，

陳州城內拿奸佞。

(F)

第 八 場

〔四老帶二兵上。〕

四 老：(唱流水板)

我遵了國舅爺他的嚴命，把守城門莫遠行，
恐怕包公來私訪，進城之人要盤明。
來到城門打了坐，再叫人役你們听。

人役們：給我看馬扎子侍候。(坐下)人役听我吩咐：昨天陪
你太太我喝酒多了，鬧得一夜未得睡覺，我少睡一會兒，你們
小心點。(四老打睡)

二 兵：你睡吧。我們小心點就是。

〔包拯上。〕

包 拯：(唱二八板)

招風樹與楊將約口號，俺一同進城拿奸佞。
本相途路用目靜，南門不遠面蕭停，
迈定大步往前踏，一心一意要進城。
迈开大步把城進，

二 兵：(唱)擋住算卦一先生。

看你這個人，你只管朝城里進，你就沒問問叫進城不叫進城，

包 拯：我只管進城算卦，你們為什麼攔我？

二 兵：國舅爺有令，不許面生人進城，怕的是包公進城私訪。

包 拯：我可管他包公不包公，我一定要進城。

二 兵：你不許進城。你這人幹(傻的意思)頭腦僵的，還是不能
進城。(把四老惊醒)

四 老：什麼事，什麼事？

二 兵：這個算卦先生真可惡，不叫他進城他一定要進城，因此同他
爭吵開了。

四 老：不要吵，不要吵。叫我上前看看。算卦先生，你听我給你

說說，這也不是我們的主意，國舅爺有令，叫我們把守城門，不許面生人進城，那個放面生人進城，全家該斬。改日進吧。

包拯：照你這個說法，我還能給你吵架嗎？

四老：對不起，對不起。

包拯：（唱二八板）

門軍不叫把城進，城門難住俺包公。

邁大步我去到關門以外，怎生巧計能進城。

有本相這里無計用，

（妓女內白：走，快走吧！）

又只見審姐來得凶。

〔老板帶四妓女上。〕

老板：（唱流水板）

緊行走莫留停，與國舅拜壽送一程。

帶定女兒往前躡，

包拯：（唱）攔住了眾姐妹且慢行。

你們往那裏去呀，

老板：算卦先生那从曉知，我們進城給國舅爺勸酒。

包拯：國舅爺有令，不許閑人進城，我進得不去，你們如何進得去呢？

老板：你進得不去，我們進得去了。四國舅吩咐過四老爹，他們早到早進，晚到晚進，沒人攔我們。

包拯：眾位姐妹，我給你們拿點東西，隨你們進城，就說我是你們的伙計，你看如何？

老板：你說的很好，你拿着卦板，背著卦包，那能象似嗎？把這些東西放在腰里，給你這個鼓背上，這就象似了。

包拯：好了，我就背上。哎！真玄吶。

（唱二八板）

為私訪我把王八扮，縣沒我八輩老頭先，

為百姓萬般要忍耐，進城去再拿狗倭奸，

我若要拿住四國舅，不鎖他把我的包字頭。

众姐妹随我往前盼， 城門不远在面前。

你們上前答話。

老 板：你朝后站站罢。众位閩女去給你老干爹見个礼去。

众 妓：是啦。老干爹，咱給你見个礼罢。你怪納福吧，你怪扎实，俺干娘还怪好吧，給你撈摸鬍吧。

四 老：（笑）哈哈！不用說啦，你們进城給国舅爷劝酒去啦，不叫他們进城，也不能不叫你們进啦，給你嫗娘都是老朋友，你們都进去吧。

众 妓：还不是老干爹对待我們好。給国舅爷劝酒一半，回来上你那衙門头里，俺們好快乐快乐。我們都进城啦。

〔众妓女包公一同进城。〕

四 老：哈哈！真是叫我高兴啦。人役們，咱們回去休息。城門大閃隨便进吧。（齐下）

第 九 場

〔楊文寬上。〕

楊文寬：（唱二八板）

招风树拜別了包明公， 催战馬来到陈州城。
在此馬上用目睜， 城門不远面前停。
催定战馬把城进，（下）

〔王朝、馬汉同上。〕

王 朝 漢：（唱）馬蹄过去一溜风。

咱弟兄催馬把城进， 闖过铁叶門三层。
进得城来要眼亮， 看一看相爷那里行。

（下）

〔包拯上。〕

包 拯：（唱二八板）

我催定妓女把城进， 进城来訪訪狗奸侯。
耳旁边忽听馬鈴响， 撞見国舅了不成。

将身躲在房檐下，

看一看是何人来到街中。

〔楊文覺上。〕

楊文覺：（唱二八板）

楊文覺備馬把城進，

不見明公那里行。

往前走来到大街上，

那边廟你是明……。（包公与楊使眼色不叫喊）

〔王朝馬漢上。〕

王朝：那边廟你是大……，

包拯：大街俱是大路，你还問的什么？

（又使眼色，王、馬躲在一旁）

〔曹龙、曹虎带校尉人役坐轎上。〕

曹龙：（唱二八板）

君不君来臣不臣，

曹虎：（唱）桑面糊涂一鍋混。

曹龙：（唱）单愿害得宋王死，

曹虎：（唱）咱弟兄同把江山分。

曹龙：（唱）坐定八抬往前进，

曹虎：（唱）大街上站着两个人。

曹龙：（唱）这一个好象包丞相，

曹虎：（唱）那一个好象楊大人。

曹龙：（唱）他二人准是来私訪，

曹虎：（唱）开言叫声校尉軍，

校尉軍：将那二人給我拿了。

〔校尉將包拯和楊文覺綁住，王朝、馬漢欲动手，包拯呂止之，王朝、馬漢下。〕

曹龙：（唱）把二人拿住上了捆，

曹虎：（唱）因舅府里問原因。

（同下）

第十場

〔众妓女拥曹豹曹彪上。〕

曹豹：（唱二八板）

大哥二哥去巡城，

曹彪：（唱）为什么还不回府中。

曹豹：（唱）咱弟兄打坐大堂上，

曹彪：（唱）花花美酒咱喝几盅。

曹豹：（唱）叫人来快摆一桌筵，（人役摆筵）

曹彪：（唱）众家姐唱个歌儿我们听。

曹豹：对对对，众位家姐儿！今天我们弟兄饮酒，实在高兴，你们唱个歌儿，叫我们听听，多赏你们官宝。

妓女：是（众妓女歌舞）

〔曹龙、曹虎带校尉上。〕

曹龙：（唱）大街拿住人二名，

曹虎：（唱）俱是曹家对头兵。

曹龙：（唱）来到府门轿落定，（进府，同坐）

曹虎：（唱）三弟四弟你们听。

曹龙：（唱）今天查街真侥幸，

曹虎：（唱）拿住了杨将和包公。（曹彪害怕）

曹豹：好！

（唱）出言把校尉一声叫，快快绑过来我审分明。

〔校尉带包拯和楊文觉上。〕

包拯：（唱）为私訪惹得上了绑，

楊文觉：（唱）大將軍哪怕捆一繩。

包拯：（唱）怒冲冲咱把大堂上，

楊文觉：（唱）見奸賊拥着妓女飲刘伶。

包拯：（唱）您居高官害百姓，

楊文觉：（唱）枉吃爵祿受王封。

包拯：（唱）仗憑你姐坐宮院，

楊文覺：（唱）來到陳州胡亂行。

包拯：（唱）民遭荒旱您不救，

楊文覺：（唱）您弟兄不如驃馬生。

曹龍：（唱）你二人不要太劣性，我勸您保俺把基登。

曹虎：（唱）俺弟兄若是登龍位，封你們護國大臣在朝中。

包拯：（唱）俺二人在朝官清正，

楊文覺：（唱）那一個服你狗奸佞。

包拯：（唱）拿住你填銅劍腰斬三節，

楊文覺：（唱）我把您抽筋剝皮喂着鷹。

曹豹：（唱）小輩大胆罵破口，不由俺家怒氣生。

手執鋼刀要爾命，

曹彪：（唱）擋住三哥且慢行。

三哥不可，他二人本是治國大臣，宋王寵信，百姓愛戴，如若把他們殺坏，咱主知曉定要加罪，百姓知曉也不免萬人叫罵。

依我之見，將他二人下在水牢，以後得機再斬，也還不遲。

曹豹：四弟之言有理。校尉！將他二人下在水牢。

校尉：是。（推包拯楊文覺下）

曹龍：正是：天堂有路他不走，

曹虎：地獄無門自來投。

（同下）

第十一場

〔王朝、馬漢跑場上。〕

王朝：眾家弟兄走來，（眾校尉急上）眾家弟兄相谷楊谷被國軍拿去，我們弟兄心想動手，相谷不叫動手。相谷楊谷若有好歹，咱們弟兄吃罪不了。今晚動兵搭救二位大人，眾家弟兄意下如何？

眾同：如此甚好，點炮整兵，一同去者。

〔眾下隨上。王、馬二人爬牆進城，將城門打開，眾軍一擁進城，高炮驚動四國舅，一同帶兵迎殺。兩下相遇開打。將四國舅拿住。將

包公和楊文覺救出水牢。包公更衣坐大堂。楊文覺偏坐。

包拯：（唱飞板）

出了水牢心不惊，好似猛虎碰开籠。
擂鼓三通虎威整，王朝、馬汉你們听。
綁过来四国舅把斧見，

（众军将四国舅绑上場跪下）

吓：見小梨气的各二目紅。

宋王斧命您把瓶放，米里掺砂害百姓。
二协老进京篡御狀，当殿差来俺包公。
俺一到陈州来私訪，您把俺下在水牢中。

这才是吃一碟子还一碗，您想得活命万不能。

四国舅拉下去蘆席卷，（张龙、赵虎等把四国舅拉下）

王朝馬汉你們听。

王朝馬汉鋼劍整，（王朝、馬汉等拾二劍上）

王朝馬汉您是听。

抬过来四国舅劍口放，（将四国舅抬上，一个劍放二人）

王朝馬汉你們听。

点炮三声把劍按，（将四国舅一齐刺死）

曹彪：（鬼魂）

包明公作事理不通。

我三位兄长把法犯，俺犯的可是那一宗。

你劍俺家不当紧，成了八仙第三名。

我在此間莫久停，駕祥云見八仙入到队中。

（下）

包拯：（唱飞板）

方才忽听云磨响，又見白气把天冲。

楊大人一声叫，本相有話向你問。

楊大人，助俺家私訪，隨我一同受惊，你在这里歇兵三日，再好回朝。俺家起文进京，奏明咱主，看看咱主怎样发落。准备酒宴，与楊大人一饌，請了。（同下）

—完—

审牌坊

馮煥卿 口述

劇 情 簡 介

太康有刘秀生者，家貧而好讀，值大比，因乏川資，愁苦頗甚。刘有同学焦三，素接刘妻柳氏美，伪称家有白銀百兩，愿助盘費，詎刘至石牌坊下，刀杀之，弃尸沟中。包公下陈州路經太康，有旋风拦道。公命王朝馬汉持鎖鏈随旋风前往逮案。旋风領王馬至石牌坊，將鎖鏈繞牌坊上，包公审訊牌坊，并重笞八十。时焦三来此观看，被牌坊鬼用鎖鏈拴住，驅之不能动。包公疑焉，严訊之下，尽吐实情，被杖死。

此劇系下陈州之一折，接在跪韓鋪之后。或因其故事与陈州放粮关系不大，且多涉迷信，演出者不多。

人 物

刘秀生	(小生)	柳素珍	(青衣)
焦三	(丑)	包拯	(黑淨)
王朝	(花臉)	馬汉	(花臉)
牌坊鬼	(丑)	地方	(文明丑)

第一場

〔刘秀生上。〕

刘秀生：（唱流水板）

刘秀生在家中悲哀悲痛，想起来二爹娘大放悲声。
娶过妻二爹娘一死丧命，家搬下俺夫妻忍饥受穷。
大比年皇王各科场开动，无盘费怎进京求取功名。
将身儿在草堂急忙落坐，唤过来柳氏妻只把話明。

素珍走来。

〔柳素珍上。〕

柳素珍：（唱流水板）

柳素珍在綉房正把活作，忽听得奴丈夫喚了一声。
走上前望相公施礼相奉，問相公喚为妻有何事情，

刘秀生：（唱）高叫声柳氏妻你不知曉，为丈夫言共語辨来你听。
至如今大比年皇科开动，我有心想京城去求功名。
可叹咱家貧苦无有度用，看起来缺盘費我去不成。

柳素珍：（唱）听丈夫讲一逼奴心悲痛，这一回倒叫我不有計生，
咱夫妻在家中无有度用，

〔焦三上。〕

焦三：（唱）有焦三迈步离了家中。

昨一日素珍家前去串門，柳素珍长的好喜在心中。
我如今到她家打个俏皮，我常想与素珍只把妾成。
低头儿我只把素珍家进，
問大哥和大嫂为什么只把气生。

刘秀生：（唱）高叫声焦三哥你不知曉，把为弟言共語辨来你听。
大比年皇王各开了科場，我手中无盘費怎样进京。
俺夫妻在家中正在納悶，問大哥你到此所为何情。

焦三：（唱）秀生弟你不要心中納悶，我助你百兩銀你好进京。
叫老弟你隨我到家去拿，离我家八里地一会回程。

柳素珍：（唱）听三哥讲一逼我喜在心，你隨定焦三哥去拿盘銀。

您两个是同学也算朋友，到后来你得中好报他恩。
刘秀生：（唱）焦三哥人慷慨实在可敬，咱二人同过学就是宾朋。
叫三哥你领我你家前去，到你家拿盘银我好进京。

（刘秀生、焦三同下）

柳素珍：（唱）又只见奴的夫出门去了，背过脸到叫我喜在心中。
全世上有朋友疏财仗义，遇见了焦三哥就能进京。

（下）

第二场

（焦三、刘秀生同上。）

焦三：（唱二八板）

我怀里揣个菱花镜，我心明来他不明。
我明明相中他的妻，诈到他路上害性命。
往前来到牌坊下，（停住）

刘秀生：（唱）问大哥你不走所为何情。

焦大哥为何不往前行走？

焦三：老弟，我觉着累的慌，咱坐这牌坊跟前歇歇，咱们再走也不迟。你先坐下罢。（刘秀生坐下，焦三取出刀来将刘杀死）啊！你活吧。我将你杀这儿，也没人知道。今夜晚上我就到他家给素珍俺二人好成个口。正是：为人干下亏心事，那怕着天他不容。我去办我的美事去。（下）

第三场

（包拯带王朝、马汉众人役上。）

包拯：（唱二八板）

坐八抬离了韩铺地，走罢一程又一程。
适方才王朝对我禀，太康县不远面前停。
坐定八抬往前铺，

（刘秀生鬼魂起旋风拦道。）

王朝：稟相爷：现有旋风拦路。

马汉

包拯：平幕八抬。

（唱二八板）

王朝馬漢裏一聲， 坐八抬來到途路中。
旋風这里拦路徑， 想必旋風有冤情。

王朝馬漢上前看來，旋風可是男鬼可是女鬼，

王馬朝：相谷什么是男鬼，什么是女鬼呀，

包拯：不会办事的奴才！要是男鬼，左轉三圈，要是女鬼，右轉三圈。上前看来。

王馬朝：这事真乃麻烦，咱看看是男鬼是女鬼。你有啥冤屈，你轉轉圈，叫我們弟兄看看。（刘秀生鬼魂左轉三圈）唉，唉，相谷真懂得多，就是男鬼。裏裏吧。裏相谷，此乃是个男鬼。

包拯：王朝馬漢带我火簽批票，將鉄鎖撤下，跟住男鬼，鉄鎖落在那里，裏与本相得知，我好与男鬼报仇。

王馬朝：遵命，相谷吩咐啦，咱弟兄跟住旋風情去办案啦。旋風落在那里，咱抢在那里。咱把鉄鎖丟起吧。（刘秀生鬼魂搶住鉄鎖向牌坊走，鉄鎖落在牌坊上）唉，唉，鉄鎖落牌坊上啦。咱在这看着，等等。相谷到来，咱好裏与相谷。

包拯：（唱二八板）

八抬行走太廣地， 旋風拦住賊冤屈。
卢青李貴前边行， 看一看旋風落那里。
坐定八抬往旋去，（下，随上）
王朝馬漢裏詳細。

王馬朝：裏相谷，鉄鎖落到牌坊上边，不見旋風，回裏相谷得知。

包拯：（唱二八板）

王朝馬漢裏仔細， 鉄鎖落在牌坊里。
想必牌坊把人害， 有本相今天不饒你。
王朝馬漢一声叫， 本相有话你听知。

把牌坊重責八十板。

王朝馬漢將牌坊重責八十大板。

王 朝 漢：是，相爷可真开心！叫咱打牌坊，咱就打，看他能办住案不能；相爷驗刑。

包 拯：重責！（王朝馬漢打牌坊八十大板，牌坊鬼換的魂兒）

牌坊鬼：（唱流水板）

包相爷重打我八十大板，这焦三害了人我受苦刑。

〔焦三暗上，牌坊鬼看見焦三，就拿鉄鏈拴住焦三的腿。

急慌忙我只把焦三拴住，

交給了包相爷我免受五刑。（鬼下）

王 朝 漢：你这个人，你在这站着不走，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姓？

焦 三：我走，走不动。我的腿如繩拴住一样。我就是东边焦村的，我叫焦三。

王 朝 漢：这想必就是案。咱稟給相爷。稟相爷知道：牌坊将案办住，名叫焦三，想必就是他把人杀了吧。

包 拯：帶上来。（王朝馬漢將焦三拉过来跪下）焦三：为什么将人杀死，說了实話倒还罢了，若要不肯，本相要用大刑审你；依实而讲。

焦 三：相爷我是个好人，我不会杀人哪。（刘秀生鬼魂向焦三耳朵一說）我說。我說。相爷我好說实話，刘秀生俺俩是同学，他的媳妇长的老好，我是爱上了，总是不能到手。看好他想进京赶考，无有盤費，我說我借給他一百两銀子，他就跟我来拿啦。走到这牌坊底下，我一刀把他杀了。刘秀生的尸首，我就摆弄到东边那沟里了。話我是說完了。相爷你饒我的命吧。

包 拯：哪；你将刘秀生害死，你还想活命；王朝馬漢将他拉下，乱棍处死。（王、馬將焦三拉下打死）喚地方来見。

王 朝 漢：地方来見。

〔地方上。〕

地方：见过相爷。

包拯：地方听我吩咐：刘秀生死过，他家还有他妻，焦三的家业归秀生他妻照管。秀生死尸帮助他去掩埋。焦三死尸拉到万人坑中。快去。

地方：是，象这一号人还不喂狗，我给他死尸拉下去吧。（下）

包拯：与我摆道来。

（唱二八板）

下陈州路过太康县，

电打牌坊八十板，

焦三被我来打死，

王朝马汉往前盼，

旋风拦道来呼冤，

牌坊办住一焦三。

这也算与秀生报了冤。

今夜晚要住到太康北关。

（同下）

—完—

鋤 郭 槐

林县大众剧团 述 抄

剧 情 简 介

宋真宗时，刘妃与太监郭槐进谗，将李妃打入冷宫。李妃生一子，刘妃恐其得宠，与郭槐定计，将子骗出，据为己有，而换去一女，并诬李妃以欺君之罪，将置于死地。有神仙救李妃至扶沟县。地方张广才认为义母，颇进孝养。真宗崩，刘妃抱幼主即位，是为仁宗。命侍郎曹谷往陈州调包拯回京保駕。包行至扶沟，李妃拦路，包察悉其冤，带至汴京，金殿对証，冤情大白，遂斩郭槐。

此剧情节略与京剧“断太后”和“狸猫换太子”相似，内中曹谷调包一场，常常单折演出，名曰“调曹谷”。单演“断太后”一折，名曰“摸包”。

人 物

包拯	(黑淨)	李长庚	(老生)
王朝	(花臉)	張广才	(丑)
馬汉	(花臉)	金童	(娃娃生)
張龙	(鬚生)	玉女	(小旦)
赵虎	(斜花臉)	城隍	(鬚生)
王延齡	(老生)	土地	(老丑)
曹谷	(鬚生)	小判	(丑)
刘妃	(小旦)	小鬼	(丑)
李妃	(正旦)	校尉	(小生)
郭槐	(白臉)	宋王	(小生)
李貴	(鬚生)	龙型	
知县	(鬚生)	内侍	(小生)

第一場

〔郭槐上。〕

郭槐：（引）头戴二龙束髮冠， 身穿蟒袍金鎖边。
（詩）君不君來臣不臣， 奈面糊塗一鍋混。
私造平頂冠一頂， 安下謀朝篡位心。

〔二小內侍分上。〕

咱家郭槐。我与李妃脾气不和，把她打到冷宮受罪。聞听人言，李妃在此冷宮分娩，是龙是凤不知，不免到在西宮賽与娘娘知道。孩子們！打道進宮。（下場）

第二場

〔刘妃帶一小侍、二宮女上。〕

刘妃：（引）宮院一棵松， 冬夏常發青。
（詩）西涼下國有我家， 我國進室到中華。
鷄叫犬咬都一樣， 言差語差字不差。

哀家刘妃。与李妃言語不和，把她打到冷宮受罪。我差定郭槐前去打探，不見到來。常隨官照事。

內白：郭槐進宮。

小侍：稟娘娘：郭槐進宮。

刘妃：叫他進來。

小侍：娘娘有旨，郭槐進宮。

〔領牌子，郭槐上。〕

郭槐：參見娘娘。

刘妃：平身落坐。

郭槐：謝娘娘千歲。（坐下）娘娘風駕可好？

刘妃：罷了；愛卿你好？

郭槐：怎担娘娘一問。

刘妃：你我見面本該一問。

郭槐：臣謝恩了。

- 刘 妃：好說。愛卿，沒旨宜你，進宮為何？
- 郭 槐：聞听人言，李妃冷宮分娩，是龍是鳳不知，肩稟娘娘得知。
- 刘 妃：郭槐听旨：拿我一道旨意，到在冷宮打探是龍是鳳，回來稟我得知。
- 郭 槐：遵旨。（滾頭繩下，轉場又上）交旨。
- 刘 妃：謝。
- 郭 槐：李妃生下老主之后。
- 刘 妃：愛卿；李妃生下老主之后，老主見喜，把她放出冷宮，她豈肯與咱甘休罷了不成！
- 郭 槐：娘娘不要惊慌，不免我在冷宮偷龍換鳳，將世子皇孫抱進宮來，任憑娘娘擺布，你看如何？
- 刘 妃：就依你之言，賜你一道旨意，到在冷宮偷龍換鳳。正是，你我定計你我知。
- 郭 槐：莫叫別人得消息。（下）

第 三 場

【李妃抱嬰兒帶一內侍上。

李 妃：（哭泣白）

仰面恨蒼天，
罵了聲西宮院，
我與你何仇恨，

低頭淚不干。
郭槐賊太監。
為什麼害我這樣慘。

（唱倒板）

想起了當年三月三，

（轉慢板）

老主斧降香白衣庵。
降異香來擺酒筵，
眾文武飲的皇封酒，
我在席前哈哈笑，
還要神愿回宮轉，

我在席前把茶端。
郭槐喝的是清泉。
笑得郭槐恨心間。
刘妃郭槐把本參。

她參我太輕賤，
老主爷准了她的本，
我在冷宮分了媿，
將身坐在冷宮院，

〔郭槐上。〕

郭槐：（唱二八板）

我与娘娘把計獻，
走进冷宮納乳媿，

李妃：（唱）在此宮院抬头看，
娘娘放了撒天赦，

郭槐：（唱）忙叩头来謝恩典，

李妃：（唱）娘娘賜下金交椅，

郭槐：（唱）施一礼謝了坐，

李妃：（唱）未开言只把愛卿喚，

郭槐：（唱）聞人言娘娘分了媿，

李妃：（唱）娘娘生下老主后，

郭槐：（唱）你只把幼主交与我，

李妃：（唱）我只把幼主交与你，

郭槐：（唱）使一礼来出宮院，

李妃：（唱）一見郭槐出宮院，
但願老主心意轉，

不該丢丑酒筵前。
打到冷宮受熬煎。
生下老主后代男。
但不知何日我覓見青天。

要害李妃染黃泉。

問声娘娘你可安。

我面前扎跪大太監。

莫扎跪来站一边。

不扎跪来站一边。

愛卿落坐巖事端。

坐到冷宮巖事端。

問你進宮为那般，

可是女来可是男，

生下老主后孽男。

見了老主赦旨傳。

見了老主赦旨傳。

您母子想活命难上难。

（下）

倒叫哀家挂心間。

早早就把赦旨傳。

（了）

第 四 場

〔刘妃上。〕

刘妃：（唱二八）

郭槐出宮未回轉，
將身坐在西宮院，

怎不叫我挂心間。

郭槐回来把話言。

（崇大場）

〔郭槐抱嬰兒上。〕

郭 槐：（唱流水板）

太陽出水照九州，
走進宮院納本奏，
李妃生下老主后，

平頂冠上老龍頭。
說與千歲聽從頭。
遞與娘娘看從頭。

（遞小孩劉妃接着）

劉 妃：（唱）用手接過老主后，
我與你母結仇恨，

不由哀家皺眉頭。
結下似海生死仇。

怒一怒摔死老主后，（欲摔兒，郭拦）

郭 槐：（唱）郭槐上前把龍收。

摔死幼主不打緊，
在宮院假傳皇聖旨，

老主聽知劍割頭。
偷龍換鳳用計謀。

劉 妃：（唱）在宮院賜你皇聖旨，

偷龍換鳳用計謀。

（劉妃握兒交與郭槐）

郭 槐：（唱）施一禮來出宮走，

見了李妃大報仇。（下）

劉 妃：（唱）一見郭槐出宮走，

不由叫我挂心頭。

長隨領我回宮走，

郭槐回來問從頭。（下）

第 五 場

〔李妃上。〕

李 妃：（唱二八）

郭槐出宮未回轉，
將身穩坐冷宮院，

不由哀家挂心間。
單等老主赦旨傳。

〔郭槐代四校尉上。〕

郭 槐：（唱緊二八）

宮門以外落車轎，

曉與李妃把駕參。

校 尉：宮門那個在？

〔一內侍上。〕

內 侍：何事？

校 尉：聖旨到，李娘娘接旨。

内侍：是！（迷向李妃）稟娘娘圣旨到。

李妃：晓得了。

（唱二八板）

长随小官忙裏見， 皇圣旨来到冷宫前。
出得宫来忙叩见， 我本是李妃把駕参。

（跪下）

郭槐：（唱）在此宫院抬头看， 又见李妃跪面前。
用手展开皇王旨， 說与李妃听心间。
你明明生下一支凤， 胆敢弄假把主瞞。

李妃：（唱）我明明生下老主后， 是那个生下女姣莲。

郭槐：（唱）递过去婴儿叫她看， 看看是女可是男。

（郭槐校尉，校尉押李）

李妃：（唱）接过来婴儿仔細看， 皇太子成了女姣莲。
郭槐贼像龙把凤换， 把婴儿扳到你面前。

郭槐：哪！喝住李妃好大胆， 婴儿扳到我面前。

校尉只把婴儿斩，（杀婴儿）

一股白气冲上天。

打鼓升堂坐宫院， 带过来李妃我要盘。

（拉李妃跪）

头上青絲忙抓乱，（校尉抓髮）

身上再扒龙凤衫。（校尉扒衣）

先打她四十对花板，（打）

十指尖尖釘竹签。（釘）

用明香烧坏她龙凤眼，（烧）

难見明来难見天。（切板）

（詩）曾記当年三月三， 老主降香白衣庵。

我飲清泉你耍笑， 冤冤得报十二年。

校尉：打道出宫，（笑）啊！哈哈哈！（带校尉下）

〔冷宫内侍上，跪。〕

内侍：娘娘醒来。

李 妃：（唱还醒曲）

昏昏沉沉如夢國， 不曉得東北和西南。
猛然間睜開二目看，（轉二八）
黑暗暗乾坤望不見天。
年年有個三月三， 隨老主降香白衣庵。
得罪了郭槐大太監， 他與劉妃定機關。
老主面前奏一本， 把我打到冷宮前。
我在此冷宮分了媿， 生下老主后輩男。
郭槐賊偷龍把風換， 皇太子換成女姦違。
帶校尉來到冷宮院， 苦刑拷打折磨俺。
頭上青絲抓散亂， 身上又脫龍鳳衫。
先打四十對花板， 十指尖尖下竹簽。
用明香燒壞我的眼， 黑暗暗乾坤望不見天。
長隨官你揀我回宮院，
有何人知道我这天大的冤！

（哭）儿啦！（同下）

第 六 場

〔劉妃抱天子劍，執燈籠，僮上。郭槐后上。〕

郭 槐：（拦住）娘娘慌慌張張，為其何事？
劉 妃：老主晏駕了。（哭）
郭 槐：（哭）老主爺！啊！娘娘，老主晏駕，你就該懷抱幼主登極才是。
劉 妃：有心登極，恐怕滿朝文武不服。
郭 槐：娘娘賜我天子寶劍，去到午門喊叫，那家不服提頭來見，你看如何？
劉 妃：就照如此，賜你天子寶劍，午門喊叫。（遞劍）
郭 槐：娘娘請下更衣。
劉 妃：嗯哼！（下）
郭 槐：滿朝文武听者：老主晏駕，西宮劉娘娘懷抱幼主登基，那家不服提頭來見。（里場答話：俺們不敢）大量你們也不敢！

(坐門場)

〔刘妃戴王巾穿黃練，抱太子，帶內侍、宮女上，坐大場。

刘 妃：(詩) 老主晏駕命歸西， 滿朝文武穿孝衣。
遵從老主托孤意， 扶起幼主登帝極。

老主晏駕，幼主登極，天賜年號，仁宗在位。

郭 槐：參。

刘 妃：愛卿！今日是幼主登極大典，為何不見滿朝文武前來朝賀？

郭 槐：待我把金鐘撞起，
〔王延齡、曹谷兩邊分上。

王延齡
曹 谷：大人撞鐘為何？

郭 槐：老主晏駕了。

王延齡
曹 谷：(同哭)老主呀！老主晏駕，何人登極？

郭 槐：老主晏駕，西宮刘娘娘懷抱幼主登極。

王延齡
曹 谷：哼！

郭 槐：哈！你二人莫非心中不服？(抽劍)

王延齡
曹 谷：焉敢不服？

郭 槐：大膽你們不敢不服，隨我上殿(三人同參)參娘娘。

刘 妃：平身。

三人同：娘娘千歲。(王、唐起立。郭槐旁坐)

刘 妃：太監郭槐听封。(郭槐跪)封你穿宮都總管，執掌三宮六院。

郭 槐：謝恩。

刘 妃：丞相王延齡听封(王延齡跪)封你為當朝首相，執掌國家大事。

王延齡：謝恩。

刘 妃：侍郎曹谷听封。(曹谷跪)外宿官提升宿里，內宿官復加

三級。

曹 谷：謝恩。

刘 妃：曹愛卿听旨：拿我一統旨意，去到陈州，搬回包愛卿回朝保國。正是：聖旨出京門，誰敢違誤君。
起駕。

〔刘妃、郭槐、内侍、宮人下。〕

曹 谷：到在陈州地，

王延齡：一定禍胎身。

曹 谷：大人！小官那得有禍。

王延齡：你看到陈州去搬我家弟子，我家弟子鉄面无情，倘然拿你这娃曹的一点弊病，你就該走者不便。

曹 谷：大人，救命救命！（跪）

王延齡：請起來。你不要害怕，不免隨我到在府下，我与你写封书信，管保你来往无事。

曹 谷：仗憑大人。

王延齡：正是：領旨出京无妨碍。

曹 谷：多謝大人解禍災。

王延齡：同到我府。（同下）

第 七 場

〔李貴上。〕

李 貴：（对）遞了相谷命，探事走一程。

我李貴。遞了相谷命，命我回京打探，又見侍郎曹谷，手拿西宮娘娘密旨，直奔陈州而來。相谷不曉，待我稟与相谷得知。（催馬下場）

第 八 場

〔包拯帶王朝、馬漢、張龍、趙虎上。〕

包 拯：（引）遠觀汴京甚威武，聖上是龙咱是虎。

（坐大場）

（詩）三口鋼劍兩口刀，為人莫与劍相交。

闻公王孙犯我手， 瓊在鑄口定不饒。

老夫包拯。宋王駕前为臣。只因陈州大旱三載，六粮不收。我主傳下旨意，命我陈州放粮，一十二年未曾还朝。差定李貴进京打探，至今不見回来。正是：一点紅云不到处，

〔李貴上。〕

李 貴：（念）日出三竿报是非。（下馬）

报門。李貴告进。（进門）相谷在上，末将交命，李貴參見相谷。

包 拯：免参。我命你进京打探，詳細說來我听。

李 貴：相谷那曉，命我回京打探，又見侍郎曹谷，手拿西宮娘娘密旨直奔陈州而来，肩輿相谷得知。

包 拯：下去，解鞍驂馬。（李貴下）呀哈！李貴稟道，侍郎曹谷手拿西宮娘娘密旨，直奔陈州而来，莫非想拿我什么弊病；我心中自有主意。王朝馬漢，圣旨到來看本相眼色行事。

內 白：圣旨到。

王 朝：稟相谷，圣旨到。

包 拯：有請圣旨。

〔曹谷帶四兵笛場上。〕

曹 谷：圣旨下，明公听旨：上写西宮娘娘千……

包 拯：綁了！

（唱大鼓三板）

接过来圣旨咬牙恨， 罵一声侍郎曹谷卖國臣。

（轉栽板）

西华陈州遭年饑， 大旱三年未收成。

地方官眉文把京进， 宋王各龙位把旨行。

宋王各賜下粮万石， 四困眞領旨去安民。

出京去他把忠心退， 米里渗砂害黎民。

王恩师上殿奏一本， 普救寺去搬我包拯。

（轉流水）

王恩师把我带上殿， 宋王各見喜把官封。

封我大官我不坐，
宋王谷金殿龙心恼，
龙头拐杖往下打，

封我小官不谢恩，
龙头拐杖往下掬，
手托龙头谢了恩。

(第二八)

龙头拐杖大学士，
宋王谷赐我旨一就，
有本相未到陈州城，

托龙拐首相在朝门，
命我陈州拿奸臣，
狗奸贼领旨害我身。

曹 谷：(唱)吆喝一声上了轿，
开言来我把大人问，

柳丁曹谷是忠臣，
咬牙切齿恨何人？

包 拯：(唱)听罢音气得我咬牙恨，

蹂躏朝靴几根。

叫王朝与谷把铡朝顺，(王朝、马汉拾上)

再叫声曹谷卖国臣。

下陈州朝坏十二个， 连你就够十三人。

你说了实话饶你命，

若不肯腰断三截分你的身。

· 拈下去·

曹 谷：(唱)见铡朝吓的我胆战惊， 不由头上走真魂。

我低下头来没计用，(压板想)有了！

忽然间想起王大人。

你恩师命我捎书信，

书信在我袍袖存。

包 拯：(唱)一听说老师有书信，

喜在眉头笑在心。

王朝马汉搜书信，

果然间搜出书一封。

接过书信忙拜定，

拜过老师修书的人。

(转板眼)

打开书信从头看，

(第二八)

字字行行写得真。

上写着郭槐在朝专权横， 害得李妃甚苦情。

弟子一见书信到，

速明带夜转回京。

看把书信心放稳，

才知曹谷是忠臣。

你只与侍郎曹谷松了捆，施一礼迎接曹大人。
(引进二人同坐，王朝、马汉呼威，曹谷惊急站起来包拯笑)
也是我一时莽撞未把你问，
捆捆你一捆莫要挂在心。

[二人同笑坐下。]

曹谷：(唱)不是我花言巧语回得紧，
 险在刑口丧残生。
 开言再把大人问， 问你何日返京城。
包拯：(唱)曹大人头前把京进， 有本相随后返京城。
曹谷：(唱)辞明公人役马带定，
 我好比鲤鱼脱钩死里逃生，我的包大人！
[二人同笑，曹谷上马下。]
包拯：(唱)侍郎曹谷把京进， 再叫王朝听在心。
 八抬轿准备察院等， 鼓打五更好起身。
王朝封门。(同下)

第九场

[李长庚带金瓶、玉女上。]

李长庚：(唱二八)

 领了上神旨一卷， 下凡搭救凤一盆。
 徒几领我莲台站， 晒过城隍土地仙。

[城隍、土地上。]

城隍土地：(唱)望定上神拿礼见， 上神晓俺为那般。
李长庚：(唱)在云端赐你旨一卷， 搭救娘娘冷宫前。(下场)
城隍：(唱)城隍接旨我不管， 用手递与土地仙。(下场)
土地：(唱)用手接过旨一卷， 到叫土地作了难。(锁板)
 你看看这，娘娘有难，命我前去搭救，不免把小鬼小判唤出来
 前去搭救。小鬼小判走来。

[小鬼、小判同上。]

鬼判：见过爷爷。

土地：免。

鬼判：有何事情？

土地：娘娘有难，命咱前去搭救。

鬼判：我不知道路。

土地：谷谷我知道路。

三人同：走吧。

鬼判：到了没有？

土地：没有啦。

鬼判：到了没有？

土地：到了，小鬼小判你们进去吧。进去把龙国太背出来。谷谷我在外边等着。慢着些，莫要跌着龙国太了，进去吧！

鬼判：是。（鬼判跨墙进去，把国太背出来）不能走呀！

土地：这咋着！（想）有了，画个小车，施个掩法，画个车架子，画个车头，画个车轱辘，画个车轮，画个车轴，画两条拉头绳，说变就变小车出现，小鬼小判拽龙国太上车，小鬼小判一个推着，一个拉着，走吧。

鬼判：走不动。

土地：那咋着！（一想）有了，再施个掩法，等我念个咒，太上老君，坐的草墩，吃的高粱米，厨的大麦仁，望定小车吹法气，呀呸悠悠荡荡飘了云。

（唱）驾定小车起在空，	推着国太把窠伸。
腾云驾雾走得快，	出了汴京直向东。
收住云头拦住雾，	轻轻落到地流平。

鬼判：谷谷咋不走啦？

土地：看看到哪啦？

鬼判：到扶溝县了。

土地：慢住些，拽定龙国太下车，拽到谷谷我这小土地庙边。小鬼小判没你的事啦，去吧。（鬼判下）哎！龙国太住到这里，还没人伺候她呢？（一想）有了，地方张广才，他姨他爹给他算卦，该认一百干娘，才认了九十九个了，还差一个，我找张广

才來認老干娘，（土地兩邊喚叫）張廣才來認老干娘來吧！龍國太，我沒啥贈送你，哈，我就把龍頭拐杖贈送你吧。神面不在大小，只要靈驗就好。（下）

〔張廣才上。〕

張廣才：（念）歪戴帽子掖着懷，我是地方張廣才。

張廣才就是我，我就叫張廣才。

包老谷蘇州放棧回來，打此間路過，命我地方淨街，今夜賭錢把個大雞都輸了，到哪借個人雞才好。有了，祭貨鋪借個使一使。（轉臉上場門連口叫）祭貨鋪掌柜的：

內白：干什么？

張廣才：把您的大雞借給我使一使吧。

內白：上回借給你，你給賭輸了，今天不借給你。

張廣才：借給我吧。今天借給我，能賣了，也不輸了。

內白：早送回來就是。

張廣才：對啦！早送回來就是吧！（提大雞向大場門）先到東街呼喊呼喊。東街上的：

內白：辦什麼？

張廣才：包老谷打此間經過，叫我地方淨街啦，叫你雞上籠，犬上繩，兩口子睡覺不要鼓涌。

內白：要鼓涌呢？

張廣才：鼓涌鼓涌就犯了夜啦。

內白：你算管的寬。

張廣才：扶溝縣地方管的寬啦。不叫你鼓涌你就不能鼓涌。東街上呼叫雲啦，到西街呼喊呼喊。（轉向上場門）西街上的。

內白：干啥？

張廣才：包老谷打此間路過，命我淨街，雞要上籠，犬要上繩，孩子哭了板井里邊。

內白：你家孩子哭了呢？

張廣才：俺家孩子哭了，买个燒餅哄哄他。

內 白：那，俺就买个麻糖哄哄他。

張广才：你有錢；

內 白：俺有錢。

張广才：你在那弄这些錢米；

內 白：糶賣粮食。

張广才：給你封了閘，不准你糶。

內 白：你倒管得寬。

張广才：扶沟县地方管得就是寬，不准你糶。

內 白：不叫糶，就不糶，

張广才：东街西街都淨罢啦；后街有个小七地庙，到那看看有穷人沒有，赶打、赶打。（携小場）来到啦。待我进……

李 妃：哎；几呀！

張广才：呀！我才說进吧，扑面叫个儿。我进去看看，熟人不说，生人五十五十攙起这个东西。（进门一看）一个老婆；我看他怪干淨，不免上前問問这个老婆她家是哪里的。你这老婆，家是哪里的？从那来的？

李 妃：我打京城而来。

張广才：怎說你打阴城而来；俺爹俺娘死七八年了，我上前問問她，兒俺爹俺娘沒有；老婆；俺爹俺娘死七八年了，你見來沒有？

李 妃：我打京城而来。

張广才：怎說，你打京城而来？

李 妃：正是。

張广才：我問問你，京城有个人，你知道不知道？

李 妃：有名便知，无名不曉。

張广才：人家都說他活一万岁。

李 妃：当今皇帝，呼为万岁。

張广才：人都說他这屁股坐得是藍靛。

李 妃：坐的是金鑾宝座。

張广才：坐的是金鑾宝座。我問你这个老婆，不在京城，为嚮来到

这里，

李 妃：只为我那儿不孝，把我赶出門来了。

張广才：哈哈！这事就算稀罕，塵世上只有老的赶小的，沒有小的赶老的道理！这事我不答应；不行，不行，哈呀！不行該咋着。一个是老的，一个是小的，赶不赶攥不攥，与咱何干。我观这个老婆怪干净。俺爹俺娘給我算过卦，說我該認一百老干娘，才認了九十九个了，不免我認給她。你这个老婆，我有一言讲出口来，从不从不要烦恼。

李 妃：有什么貴言，請讲当面不妨。

張广才：不免我認……怪难說，哎！从不从我要說的，不免我認你一个老干娘，你認我这个小干儿咋样。

李 妃：我这亲生儿子还不孝哩，我認这干儿子中得何用！

張广才：怎說你不愿意，我說我不說吧，你叫說的。說出来啦，你不愿意。我不对你說，你不知我有多粗多大，我是扶沟县地方一品。这个小土地庙我也代管着的，我要叫你在这，你便在这，我要不叫你在这，哪个王八羔子敢叫在这。你在这等着我。
(出門)这是誰在这里，来两年轻人，把这老婆 推 到井里去！

李 妃：回来回来！我这里从下了。

張广才：別来別来啦，咱娘从下啦。(迷雨)老干娘，咱成亲戚啦，甭在这地上坐着啦，起来吧，坐在这台上吧。老干娘，咱成亲戚啦，孩子要与你叩头的。(老婆看不見用手摸)我要作揖里，叩头里。(广才发怔)我說老干娘，咱成亲戚啦，孩子与你叩头里，她来我这头上摸索摸索。我老干娘莫非是个瞎子？我上前問問，老干娘，莫非是瞎子？

李 妃：作娘的不瞎，就是望不見。

張广才：呀！不瞎，望不見，我張广才的命也。前两天俺大爷去赶会啦，到会上买牲口买了个瞎驢，我今天又認了个瞎老干娘，这算我張广才倒啦撞啦。老干娘，方才孩子与你叩头，你没看見，孩子裏与叩个二回头。

李 妃：儿呀！不消了。

張广才：孩子我是說叩就叩。（站一旁，光看叩頭）

李 妃：儿呀！免了……（用手換）

張广才：作揖作揖，叩頭叩頭的，老干娘包往吧。孩子早就叩啦。

老干娘：你在这等着我，我把銅鑼去給雜貨鋪送去，回来咱再往咱家走。

李 妃：儿呀，快去。

張广才：我到那里就回来了，（提繩出廟）雜貨鋪掌櫃的！这不是你的大鑼。

內 白：張广才你認了老干娘啦？

張广才：不錯，認了个老干娘，

內 白：你認了老干娘要喝你的喜酒。

張广才：那还能不喝喜酒，我請你十壺八壺。（進廟）老干娘往咱家走吧。（拉着拐杖轉）老干娘，低头，掙足，出廟門，下台階。

李 妃：咱家有几口人？

張广才：咱家人多着哩。

李 妃：有几口？

張广才：老干娘你，孩子我，俺老婆子恁儿媳，俺孩子恁孙子，你瞧这有多少人？

李 妃：那原来是四口人。

張广才：这么多才四口人。

李 妃：儿呀！帶路。

張广才：來吧。

李 妃：我那儿媳婦手巧不巧？

張广才：你那儿媳婦手該是巧哩！孩子长了这么大，我就沒有盖过盖的，那一日我在大街賭錢，贏啦錢啦，从大街称了几斤花，扯了几丈布，到家里我說老婆子，給我套条盖的吧。老婆子往我跟前一站說：拿来你那盖的样來。老干娘：这套盖的还要样子嗎？

李 妃：真来是，不要样子。

張广才：我也說不要样子，她把孩子我說恼了，我东也賺，西也賺，哪也沒有盖的样子，一瞧这有块門扇，这不是盖的样！真个把这門扇往这里一平，把这布拿来，比着这門扇扯了八条子，把这花鋪展了鋪展，把这火箸来燒紅熨熨了几个窟窿，納上单单繩子拉了几拉，赶到夜里回来，我說老婆子拿上盖的，我該要熬得得的睡一会啦。俺老婆子說：这不是在这豎着啦。我說怎么，是套的厚啦；我这盖的这一盖这一歪，那一盖那一歪，老干娘，你再也不知道，她把这門板样都套到那里边啦；你說她这手巧不巧？

李 妃：真来是不巧。

張广才：我也說她不巧。

李 妃：儿呀！走吧！

張广才：来吧。

李 妃：儿呀！我这小孙孙精不精。

張广才：甭提。你这小孙孙該是精啦，我打从街上賭錢回来，总耍給他买些吃的，那一日，我从大街回来，你这孙孙老远就看見我，就往跟前跑，我說，小煞子甭跑，今天可哄啦你啦，沒給你买啥吃。我一說沒有，你这小孙孙指着孩子我这头說：張广才，你这王八大且，王八大且，罵了十来个王八大且，你看他精不精！

李 妃：孙孙还小啦。

張广才：小啦，活一百老啦，老干娘咱走吧。（轉一圓）

李 妃：儿呀！替我来，

（唱流水）

我心好比菱花鏡，

我心明来他不明。

有朝一日回京轉，

要报我儿的大恩情。

（向下）

第十場

〔包拯帶王朝馬漢，四尉校和人役上。〕

包拯：（唱二八）

放炮三声震寰院， 晝夜不停回朝班。
今夜晚間做一夢， 扶溝县困住凤一盤。
坐定八抬往前盼。

〔县官帶衙皂上。〕

县官：（唱）扶溝知县来接官。

包拯：（唱）問声前面是什么县？

县官：扶溝县。

包拯：（唱）扶溝县不远在面前。

县官帶路进察院。（同下）

第十一場

〔原人上，包拯下幘。〕

包拯：（唱）黄土垫地三尺三。

县官：參見相爷。

包拯：免，坐了。

县官：相爷一路之上多受风霜之苦。

包拯：为主江山，何言辛苦。知县来到这里居官，我且問民，

县官：順民。

包拯：五谷？

县官：丰收。

包拯：乡紳？

县官：良善。

包拯：正是你我居官人所在。你本是有司衙門，回衙理事去吧。

县官：是。（下）

包拯：喚地方上堂。

〔张广才上。〕

張廣才：有有有，參見柏谷。

包拯：我且問你，你家太谷到這居官民議如何，

張廣才：好青天大老谷，就是不坐堂問事。

包拯：哼，火簽下！（王朝、馬漢接住）

王朝
馬漢：過來吧！張廣才你哈話說不了，好青天大老谷，就是不坐堂問事。不坐堂問事，還稱起什麼青天大老谷。這是火簽，三天以恩命你去找打官司的，找不上打官司的，準備吃粥。

張廣才：我就饒兩杯茶。

王朝
馬漢：粥，一鍋兩勺，兩鍋三勺，坐世上就沒噠你這一宗。

張廣才：吃粥；

王朝
馬漢：吃粥。

張廣才：不是茶；

王朝
馬漢：不是茶。

張廣才：那就是啦，我去給你找打官司的去吧。

王朝
馬漢：快去找。

張廣才：張廣才呀，張廣才呀；哈話不打鍋，你不說哈，好青天大太谷，不坐堂問事還稱什麼青天大太谷。告狀牌移出來啦，限三天找上打官司的，免我沒事，找不上打官司的，請我吃粥。這我去哪找打官司的呀；有了，我想起王第二啦，王第二啦。王第二啦喂了個牛，王第三啦種二畝豆。王第二啦這個牛跑到王第三啦豆地啦，吃啦王第三啦二畝豆，把王第二啦這個牛撐死啦。他倆看打起架來啦，一個叫賠牛，一個叫賠豆，他說非打官司不行，我拦住啦，沒叫他們打官司。今天有噠青天大太谷啦，我去找他們打官司啦。（轉一圈向下場門）王第二王第三啦！

內白：做啥；

張廣才：王第二喂了个牛，王第三啦种了二亩豆，王第二这个牛跑到王第三啦地啦吃啦王第三啦二亩豆，把王第二这个牛也撵死啦，你二人一个叫賠牛一个叫賠豆，你二人非打官司不行，我拦住啦，沒叫你們打官司，今天有啦青天大老爷啦，你二人来打官司吧；

內 白：俺老弟兄們和啦，不打官司啦。

張廣才：怎么！您和啦。

內 白：和啦。

張廣才：和啦您就不告訴我地方說，我去給您稟了。

內 白：回来！回来！有入头。

張廣才：有啥入头。

內 白：四两酒。

張廣才：不中、我要回太爷啦。

內 白：回来回来，有加头。

張廣才：有啥加头。

內 白：四个盘。

張廣才：（笑）哈哈哈哈哈，四个盘，四两酒，中！王第二啦！王第三啦！打官司也是化的自己的錢，丢的自己的人，老弟兄們啦，和了吧！

內 白：俺和啦不打官司啦。

張廣才：和了吧（笑）哈哈哈哈哈！四个盘、四两酒，回到家下，我跟俺老干娘俺吃俺喝。（轉一圈到正場）

王 朝：張廣才！
馬 漢：

張廣才：有。

王 朝：找上打官司的沒有。
馬 漢：

張廣才：有呀。

王 朝：三天过了一天啦快些找。
馬 漢：

張廣才：有呀有呀。

王朝：快找。
馬漢：

張广才：唉呀真快呀，三天看过了一天啦这我上哪里找打官司的啦；（一想）有了有了。那一夜打二更下夜回来了，路过王第四啦門口，王第四老两口子，打起架来啦。王第四他老婆說王第四蹬破他的盖的啦。王第四說他老婆蹬住他的屁股啦。老俩口子打开架啦，要打官司去，我上前拦住啦，沒叫他們打官司，今天有了青天大太爷啦，找王第四打官司去。（倒轉臉向上場門）王第四啦；

內白：有，說啥啦？

張广才：那一夜我去打更下夜路过你这門口，你家老俩口子打开架啦，你老婆說你給他蹬破盖的啦，你說你老婆蹬住你的屁股啦，你二人要打官司，我上前拦住沒叫你打官司，今天有了青天大老爷啦，来打官司吧；

內白：俺老夫老妻不打官司啦，和啦。

張广才：怎么，您和啦，和啦，就該告訴我地方說，不行！我要回太爷。

內白：回来回来，有入头。

張广才：有啥入头？

內白：一两酒。

張广才：一两酒，不行！不行！回太爷。

內白：回来回来，有加头。

張广才：啥加头？

內白：一个錢的咸豆子。

張广才：（一笑）王第四，老夫老妻沒啥，化的自己的錢，丢的自己人，和了吧，甯打官司啦。

內白：和啦，不打官司啦。

張广才：和了吧（轉臉朝外）一两酒一个錢的咸豆儿，回到家下酒也够喝啦，咸豆够俺孩子吃啦，就这吧。（轉圈臉朝外）

王朝：張广才，找上打官司的沒有？
馬漢：

張廣才：甯慌，有、有。

王 朝：三天過了兩天半啦，就這半天工夫啦，給你回太爺。
馬 漢：

張廣才：甯回太爺。有呀，有呀。（低頭一想）三天看過了兩天半啦，就這半天工夫，要找不上打官司的，我就得吃餬。我想我去哪找打官司的……（低頭一想）有啦，我想我老千娘在我家哭哭啼啼，啼啼哭哭，她說她這冤枉大着哩。我叫她告狀，她說沒有青天大老爺，今天有了青天大老爺，叫俺老千娘來告狀來吧。我去找俺老千娘。（倒轉臉向下場）老千娘起來啦沒有？

李 妃：起來啦。揀娘來。（小羅上場）兒呀！言講什麼？

張廣才：老千娘，你成天哭哭啼啼，啼啼哭哭，你說你的冤枉大着哩，今天從京城下來了個表老爺。

李 妃：莫非是包老爺？

張廣才：對，包老爺。

李 妃：頭戴什麼？

張廣才：頭戴黑升子，兩邊插兩條扁担。

李 妃：原來是相帽！

張廣才：怎麼是相帽！

李 妃：身穿什麼？

張廣才：身穿黑大夾袄，上邊都是小長虫，

李 妃：那原來是蟒袍。

張廣才：蟒袍？我也不知道這是啥！

李 妃：腰束什麼？

張廣才：老千娘，他束得比我神氣啦！一半是鈎，一半是個罌，一套就套上啦！

李 妃：那原來是玉帶。

張廣才：玉帶我也沒有束過。

李 妃：足下穿的什麼？

張廣才：老千娘，他穿的這，比孩子我穿這神氣；他這黑袜子黑鞋都在一塊連着的。

李 妃：那正是桐靴。

張广才：我也沒有穿过这。老干娘咱走吧。

李 妃：儿呀，带路来。（轉圈到正場）

張广才：老干娘，你告状啦，你告的远的，告的近的，为孩說說，我好給你稟報。

李 妃：我告的我这儿子。

張广才：呀哈！老干娘！来到孩子家里，沒穿的，我给你买戴的，沒戴的，我给你买穿的，你告孩子我为何？

李 妃：我告的我原郡家下亲生儿子。

張广才：怎說告的你原郡家下亲生儿子？

李 妃：告的这亲生儿子。

張广才：我說你不能告孩子我呀。咱走吧。

李 妃：儿呀，带路来。（轉圈正場）

張广才：老干娘，你进里边告伏，老大会还不出来，你飢不飢？你要飢：实飯哩！給咱娘拾一盞麻糖来。

李 妃：为娘不飢。

張广才：甬来啦，咱娘不飢。老干娘渴不渴？实茶啦！給咱娘端一盞水来。

李 妃：为娘不渴。

張广才：实茶啦甬来啦，咱娘不渴，老干娘咱走吧。（轉場站到上場門口）老干娘来到啦，你在这等等，我把火签来交进去。

李 妃：快去早回。

張广才：不大会就出来了，（进门交签）告状人带到。

包 拯：下去。

張广才：老干娘，就在这里喊叫吧。

李 妃：冤屈！

王 朝 朝：少等，（进门跪）稟相爷有人喊冤。

包 拯：告状人儿打东角門而进。

王 朝 朝：（出門对李妃說）告状人打东角門而进。

李 妃：嗚呼呀！好把你包拯，你竟崇小景人也。為何叫我打東角門而走？（低頭想）我心自有主意。王朝過來，稟你家相答，就說告狀之人身貧志不貧，不走角門走儀門，叫你家相答大開中儀門，加上个請字，大伏我便告；若開中儀門，不加請字，大伏我便不告，揚長而走。

王 朝：少等。（轉臉進門）稟相答：告伏人詳道，身貧志不貧，不走角門走儀門，叫相答大開中儀門，加上个請字，大伏便告，不開中儀門，不加請字，大伏不告，她便揚長而去。

包 拯：起來！（王朝站起）呵呀呀！告狀之人好大口气！（一怔）我心自有主意，王朝過來，大開中儀門，里边有請。

王 朝：大開中儀門，里边有請。

李 妃：帶路。（用拐杖一擡）

王 朝：你是個瞎子吧？

張廣才：不瞎，看不見。（轉身）還是我老干娘，一個燒餅摸兩摸，
双行。（暗下）

〔王朝拉李妃進門。〕

王 朝：告伏人帶到。

李 妃：冤屈冤屈！（用拐杖往桌一打）

包 拯：好個告狀之人，緣何立而不跪？

李 妃：我有心跪你，不知你是真包假包。

包 拯：宋王駕前，只我一人姓包，還有兩家姓包的不成？

李 妃：既然你是真包；下的堂來，叫我瞎婆摸上一摸。（包拯站起，用目一使眼色，叫王朝裝老包，王朝裝扮起，李妃一擡，用拐杖一擡）你是什么人，敢來哄我！（王朝退）

包 拯：本相下堂去了，

〔絲弦排子，李妃摸包。〕

李 妃：包拯！我的兒呀！

包 拯：嗯！（回堂）

李 妃：咳呀！包拯不肯認我，我想這該怎樣，（低頭一想）我心自

有主意。王朝过来，禀你家相爷，叫你家相爷把那净面盆赐下，让我请婆净净手脸，净面盆不赐下，大伏我便不告了，扬长而去。

王朝：少等。（转身）禀相爷，告伏人讲道，叫相爷把净脸水赐下，请婆净净手脸，大伏她便要告，净面水不赐，她便不告，扬长而去。

包拯：木盆赐下。（王朝端盆放在正场）

王朝：净脸水赐下。

〔丝弦牌子，李妃跪下摸盆，一摸不对，站立一旁。〕

李妃：哼，好你包拯！娘娘赐你金盆红綾那里去了，为何木盆来见。（低头一想）我心自有主意。王朝过来，禀你家相爷，就请婆讲道，身贫志不贫，不使木盆使金盆，叫你家相爷金盆红綾赐下，请婆净净手脸，大伏便告，金盆红綾不赐，大伏不告，扬长而去。

王朝：少等。（转身）禀相爷，请婆讲道：身贫志不贫，不使木盆使金盆。叫相爷，金盆红綾赐下，请婆净净手脸。大伏她便告，金盆红綾不赐，大伏她便不告，扬长而去。

包拯：站了，哎哈呀！金盆红綾本是李妃娘娘恩赐与俺，这一请婆缘何晓知？（点头看李妃）我心自有主意。王朝，金盆红綾赐下。

王朝：（王朝取金盆红綾放在当场）金盆红綾赐下。

〔丝弦牌子，李妃敲敲金盆声音，比比红綾长短。〕

李妃：哎！这不是你呀！

（唱慢板）

手拍着金盆泪满面，	泪珠滚滚滴衣衫，
想当年包拯中状元，	披红插花游宫前。
三宫六院嫌他丑，	把他的状元一笔糊。
我赐他金盆常洗面，	又赐他红綾三尺三。
哪一宫要把包拯见，	头顶红綾遮面颜。
当年宫中赐与他。	爱卿随身带外边。

手捧金盆空中獻，

祝告上神下仙丹。

〔龍盤上，向金盆三點頭，下。〕

金盆以盥淨手臉，（用紅綾拭眼）

單等包拯把我參。

包拯：（唱二八）

一見驕婆淨過臉，
我觀她好象李娘娘，
有本相上前把她陪，
她若不是李娘娘，
有本相施禮忙拜見。
猛想起当年中狀元，
李娘娘愛見俺，
那宮娘娘宣召俺，
叫王朝只把紅綾現，
走上前忙跪見。

有本相低頭自羞慚，
是娘娘緣何到此間。
是娘娘巍巍不動彈。
難驕鋼劍三尺三。
她那里巍巍不動彈。
頭插金花游宮前。
賜俺紅綾三尺三。
頂在頭上遮容顏。
我頂在頭上遮容顏。
臣本是包拯來把駕參。

李妃：（唱）怒一怒打坏你黑相臉。

包拯：（唱）上前忙把國太攔。

國太打臣因何故，

你对為臣說實言。

李妃：（唱）你有難來娘娘救，

娘娘有難你不近前。

包拯：（唱）天下陳州十二載，

朝中有事我不知端。

李妃：（唱）埋怨埋怨錯埋怨，

埋怨愛卿是枉然。

陳州放猿十二載，

朝中有事不知端。

包愛卿捧我進察院，

包拯：（唱）你只把朝闈事細對我言。

李妃：（優板）

愛卿不曉朝闈事，
年年有個三月三，
我替老主奉茶點，
郭槐西宮把針獻，
我在冷宮分了饒，

粧粧件件向你言。
老主各降香白衣魔。
觸惱郭槐大太監，
把我打到冷宮前。
生下老主后驪男。

郭槐賊偷龍把鳳換，
頭上青絲都抓亂，
先打四十對花板，
用明香燭坏我的眼，
來路之事講一遍。

皇太子換成女姣蓮。
身上脫下龍風衫。
十指尖尖下竹簽。
黑暗暗乾坤望不見天。
包愛卿与我報仇冤。

包拯：（二八）

又听國太講一遍，
國太与你何仇恨，
本相要是回朝轉，
龍圖太隨我回朝轉，

罵声郭槐大太監。
苦苦的要害她為那般。
難躲我銅劍三尺三。
為臣与你報仇冤。

李妃：（唱）有心隨你回朝轉，

包拯：（唱）國太隨我回朝轉，

李妃：（唱）一沒有車來二沒有轎，

包拯：（唱）八抬轎改成金車轎，

李妃：（唱）又听愛卿講一遍，

八抬轎改成金車轎，

包愛卿捧我上車轎（王、馬搭轎李上），

再叫愛卿你近前。

我有一千儿張廣才，

王朝馬漢催車轎，

到在哪里把身安。

王相府里把身安。

兩旁缺少長隨官。

王朝權當長隨官。

不由叫我喜心間。

王朝權當長隨官。

還叫愛卿另眼觀。

歸京去王相府把身安。

（下）

包拯：（唱）一見國太回京轉，

喚過來皇家太子回問安。

王朝馬漢：皇家太子！

張廣才：今年不收黃瓜菜子。

王朝馬漢：皇家太子。

張廣才：誰是皇家太子？

王朝馬漢：你就是皇家太子。

張廣才：我就是皇家太子，做啥啦？

王 朝：我家相谷有請。
馬 漢：

張廣才：真你家相谷，就說我來啦。

王 朝：（回頭裏）皇家太子到。

馬 漢：有請。

王 朝：有請。

馬 漢：站了。

包 拯：千歲那里，

張廣才：老包哥那里，

包 拯：千歲到來請坐。

王 朝：上坐，（張坐到桌上）下坐，（張坐地下）杯中坐。（張左右
馬 漢：看坐到包杯，包哼）千歲你是咋鬧的，上坐你坐桌子上，下坐你
坐到地下，叫你杯中坐，你坐到我家相谷杯中。

張廣才：我往里一進，你們呼呀！咳呀！你們叫我上坐，我就坐到桌子上，
你們叫我下坐，我就坐到地下，你們叫我杯中坐，我東邊瞧
西邊瞧，沒有杯，唯有你家包谷坐着有杯，我坐到包谷杯啦。

（包哼）

王 朝：千歲你是咋鬧的，叫你上坐，你就坐到上首，叫你下坐，
馬 漢：你就坐到下首，叫你怀里坐，你不坐到椅子懷，你坐哪啦，

張廣才：你不說坐到椅子懷里，王朝大谷你們招待着些。

（張坐到椅子上）

包 拯：千歲身旁可好，

張廣才：老包哥你發財吧，

王 朝：千歲咋鬧的，
馬 漢：

張廣才：咋鬧的，

王 朝：到京上見文武大老先生，你好，我好，不能說發財，發財
馬 漢：成啦脏官啦；

張廣才：王朝叔，你們招待着些吧。

王 朝：耽待不起。（張又坐到椅上）
王 馬 漢：

包 拯：千歲就該隨爲臣到在京上，享些榮華，受些富貴。

張廣才：那是不行，此一番進得京去，見了文武大老先生，你一啣我一啣，駱嘴不照馬嘴。

王 朝：千歲你是怎樣的，到在京上，見了文武大臣，你一本我一本攀話攀到一處，不能說你一啣我一啣駱嘴不照馬嘴。
王 馬 漢：

張廣才：王朝哥，耽待着些。

王 朝：耽待不起。（張坐椅上）
王 馬 漢：

張廣才：老包哥，你看我在家好來個小賭，老四衙光來抓我的賭，你怎樣生個辦法，不叫抓我的賭才是呀。（包提筆寫）

包 拯：王朝，出下官賭一名。（王朝接住）

王 朝：過來；給你出下官賭一名，甯說老四衙，就是正堂也不敢抓你的賭。想去哪賭去哪賭。
王 馬 漢：

張廣才：官賭一名，想去哪賭去哪賭。

王 朝：正是。（張還回去坐凳椅子上）
王 馬 漢：

張廣才：老包哥怎麼給我找個吃飯門路才是。（包提筆寫）

包 拯：王朝過來。扶溝縣一縣錢糧，不往汴京交解，都給千歲丟在家下，你吃你喝。

張廣才：怎說扶溝縣一縣錢糧都給丟在我家下，我吃我喝，這一縣錢糧，這該多的呢；這我就吃完啦。

王 朝：吃不完許你糶。
王 馬 漢：

張廣才：你說我也老粗啦吧。

王 朝：老粗啦！
王 馬 漢：

張廣才：我也老大啦吧。

王 朝：老大啦。

張广才：王朝，你們怕我不怕？

王 朝：你是千岁啦，該不怕啦。

張广才：你們怕我，我叫你怎样，你就怎样；

王 朝：你叫我們怎样，就怎样。

張广才：王朝，跪下，起来，跪下，起来（說三四个王朝、馬汉赶不上）

王 朝：赶不上。

張广才：我跟你們玩啦。你都怕我，你家相爷怕我不怕？

王 朝：你是千岁，我家相爷也怕你。

張广才：怎样，怕我，我叫怎样，他就怎样？

王 朝：是。（張站到椅上）

張广才：王朝过来，把铜铡抬上来，把你家相爷抬过来，一铡两勾，两铡三勾。（包吓的身惊站起跪下）

包 拯：千岁，为臣身犯何罪，铡臣为何，（張慌忙跪下）

張广才：老包哥，我跟你玩啦。（包哼同站起）

包 拯：王朝，龙驹赐下。

王 朝：千岁請来上龙驹。

張广才：这不是一匹馬嗎？

王 朝：俺們騎上是馬，你要騎上就是龙驹。

張广才：王朝，这是一匹拐馬吧？

王 朝：怎样是拐馬？

張广才：咋，这馬是五条腿，

王 朝：这是馬瞎子。

張廣才：照护着些，我沒騎过馬（張上馬）兩人躲躲路，皇家太子过去了。（下）

包拯：（唱二八板）

一見千岁把京进，
王朝与斧馬帶定，

再叫王朝你是听。
速明帶夜轉回京。（下）

第十二場

〔王延齡上。〕

王延齡：（唱二八）

听说包拯回朝轉，
将身只在府下坐，

不由老夫喜心間。
弟子到来把話言。

〔包拯帶王朝、馬汉上。〕

包拯：（唱）王朝催馬莫怠慢，
下得馬來把師見，

今夜晚上回朝班。
參見老師在上边。

（二人同坐）

王延齡：（唱）开言来我把弟子喚，

問你几日轉回还。

包拯：（唱）自从老师有书現，

速明帶夜轉回还。

王延齡：（唱）我弟子不在朝關地，

咱朝出了事一端。

包拯：（唱）老师年长六十六，

何人敢把你欺压。

王延齡：（唱）郭槐在朝势力大，

仗憑势力把師压。

包拯：（唱）又听老师方辨罢，

气得俺家咬鋼牙。

望定老师躬打下，

皇府命限本參他。（下）

王延齡：（唱）背地只把火來点，

管叫郭槐难保全。（下）

第十三場

〔宋王帶四内侍，一长随上。〕

宋王：（唱裁板）

老父王宴駕龍归天，

（轉慢板）

滿朝文武穿孝衫。

众文武不可齐漫散，
四班文来四班武，
东华龙门文官走，
东走文来西走武，
文官提笔安天下，
那一国烟生造了反，
平罢贼回朝转，
三六九日王登殿，
下了辇走进皇府殿，

保定为王锦江山。
文武八班保江山。
西华龙门走武官。
正阳门走出龙一盘。
武将提刀保江山。
文官挂帅武当先。
皇府金殿加封官。
我要会会文武官。

〔郭槐、王延龄上。〕

郭槐：（唱）郭槐上殿把主参。

王延龄：（唱）皇府金殿拿本见，

（参罢上首站）

宋王：（唱）金殿赐你旨一卷，

王延龄：（唱）用手接过旨一卷，

（上首坐下）

包拯：（唱）金牌召罢银牌宣，

往前未到殿角下，（看见郭槐大怒）

果然朝中乱朝班。

（转唱栽板）

当年老主锦江山，

（转二八）

如今朝中不照先。

王恩师只在一旁坐，

皇府金殿忙跪见，

宋王：（唱）开言来再把爱卿唤，

王延龄：（唱）我弟子家住黑水县，

宋王：（唱）金殿赐你旨一卷，

王延龄：（唱）金殿领来旨一卷，

宋王：（唱）包爱卿扎跪皇府殿，

我弟子包拯回朝班。

宣你弟子上金辇。

宣包拯速速上金辇。

万岁宣俺上金辇。

配坐郭槐大太监。

臣本是包拯来把王参。

他是何人把王参。

姓包名拯排行三。

王相府里落清闲。（下）

回到府下落清闲。

你听为王加封官。

	别的官員不封你，	一品首相在朝班。
包拯：（唱）	忙叩頭來謝恩典，	謝過萬歲加封官。
	别的官員不封我，	一品首相在朝班。
	使一札來告了坐，	
	我好比一支虎壓住了泰山。	
郭槐：（唱）	在此金殿抬頭看，	又見包拯上金鑾。
	五閻君駕坐森羅殿，	小鬼焉能審判官。
包拯：（唱）	在此殿角抬頭看，	又見郭槐坐殿前。
	低下头來就有計，	忽然一計想心間。
	皇府金殿拿本見，	屈奏萬歲听臣言。
	為臣如今回朝轉，	請出國太臣問安。
宋王：（唱）	用手拿過旨一卷，	再叫長隨你進前。
	你在此閣莫久站，	昭陽院去把國太搬。
	〔內侍下，又上，刘妃随上。〕	
刘妃：（唱）	開言來我把皇兒喚，	皇兒請娘為那般。
	（陪王坐下）	
宋王：（唱）	包拯如今回朝轉，	請出來國母他問安。
刘妃：（唱）	皇兒傳下旨一卷，	速傳包拯把我參。
宋王：（唱）	出言來包拯一聲喚，	你听為王把旨傳。
	金殿交你旨一卷，	殿角頭去把國母參。
包拯：（唱）	金殿領了旨一卷，	殿角頭去把國母參。
	走上前納禮見，	西宮下院我不參。
宋王：（唱）	喝住包拯好大胆，	为什么不把國母參。
包拯：（唱）	我參參个养老院，	西宮下院臣不參。
宋王：（唱）	依你說他是西宮院，	愚弄小王十二年。
包拯：（唱）	你的母不在朝閣地，	王相府內把身安。
宋王：（唱）	又听包拯講一遍，	為王有請向你言。
	今天有我生身母，	服你包拯是清官。
	今天无我生身母，	你難躲我銅劍三尺三。
	金殿賜你旨一卷，	王相府去把我的國母搬。

- 包拯：（唱）用手接过旨一卷，
你在此间莫久站。
（王朝拿旨下）
〔李妃坐轿，王朝执拐杖上。〕
- 李妃：（唱）九龙口内落车辇，
〔王朝下，包括控娘娘。〕
- 包拯：（唱）上前来只把娘娘撵。
捧定国太上金殿，（向宋王）
这是你生身母上了金辇。
- 郭槐：（唱）在此殿角抬头看，
李妃金殿说实话，
皇府金殿拿本见，
哪里的瞎婆上金殿，
万岁传旨把他贬，
- 宋王：（唱）速传包拯上金殿，
哪里的瞎婆带上殿，
金殿传旨把你贬，（包去轿子）
罢官削职赶出朝班。
- 包拯：（唱）万岁金殿把我贬，
往前走来到殿角下，
国太呀！说与国太听心间。
我为你为你实为你，
罢罢罢朝事我不管。
- 李妃：苦哇！
- 包拯：（唱）龙国太哭得甚可憐。
我要死死到皇府殿，
国太莫要泪满面，
撩袍端带上金殿，
你说不是亲生母，
- 宋王：（唱）在此金殿倾开言，
- 再叫王朝你进前。
王相府去把国太搬。
又见李妃上金辇。
郭槐有命难保全。
肩奏万岁听我言。
要笑我主龙一盘。
咱朝不要这家官。
为王有语听心间。
要笑为王龙一盘。
当殿吓坏我一品官。
为你坏我一品官。
我要与国太报仇冤。
为臣与你报仇冤。
说与万岁听臣言。
万岁头上有青天。
说与包拯听心间。

有小王若办亏心事，
包拯：（唱）又听万岁聒一逼，
那一日我在府門坐，
桃木宝剑递与我，
宝剑一指火龙现，
宋王：（唱）见火龙吓破王的胆，
高叫爱卿快收宝，
包拯：（唱）万岁爷金殿服了俺，
宝剑一指火龙散，
宋王：（唱）头上赐你黑相帽，
我国母坏了龙凤眼，
包拯：（唱）万岁爷若是真龙转，

宋王：（唱）长随小官摆香案，
（皆跪）
小王若是真龙转，
〔龙型上，向玉杯点三点。
（转流水）

用紅綾沾一沾國太眼，
李妃：（唱还醒曲）
昏昏沉沉如夢間，
猛然睁开流泪眼，
一旁站着西宮院，
不論君臣打下殿。
〔李妃持杖狂打一場，宋王托杖跪下

宋王：（唱）上前忙把國母攔。
害你本是西宮院，
孩儿不孝几知罪，
李妃：（唱）皇儿傳下旨一卷，
宋王：（唱）速宜包拯上金殿，

天降火龙把我纏。
包拯低头自盘算。
江南来了一灵仙。
我試試灵驗不灵驗，
天上火龙把你纏。
魂灵飄飄飛上天，
服你包拯是濟官。
服我包拯是濟官。
退了浮云露出青天。
原官旧职在朝班。
养老院怎把鳳衣穿。
你央告上神賜仙丹。

（下）

空中神灵听我言。
央告上神賜仙丹。

國太醒來几問安。
不知东北和西南。
賊呀！看見郭槐在面前。
不由怒气往上翻。

还有郭槐大太監。
还望國母恩放寬。
朝中事社与包拯查。
朝中之事任你查。

包拯：（唱）用手接过旨一卷，
把郭槐綁了用席卷，
叫王朝再綁了西宮院，
人役們把銅劍抬上金殿，
炮响一声把劍按，
王朝抬过西宮院，
心一箇我把銅劍按，

王朝馬汉听我言。
又看見刘妃我咬牙关。
这才是仇报仇来冤报冤。
先把郭槐劍口填。
郭槐賊子染黃泉。
把賤妃填到劍里边。

宋王：（哭）苦哇！

包拯：（唱）万岁爷哭得甚可憐。
看主面把你的死罪免，
这才是冤有头来债有主，
我坐官再坐三五載，
我要把朝中的奸臣都劍完。

宋王：大事已毕，改日与爱卿賀功。

包拯：万岁眉駕。

宋王：請国母隨儿进宮。（李妃，宋王，内侍下）

包拯：王朝，馬汉。

王朝：有！

包拯：打道回府。（同下）。

——完——

鍬 趙 王

楊 金 玉 口 述

路 維 賢 記 錄

洛陽市劇目組 校 訂

剧 情 簡 介

宋王之姪如意，據洛陽稱赵王，平日倚仗皇族勢大，凡遇民間美女中其意者皆霸占为己有。元宵之夜，乡民司馬广之妻，随老家人张保大赏观灯，为赵王所搶；司馬广王府辯理又被立毙杖下。赵王为斬草除根計，随又率众焚燒了司馬庄。幸有张保将小东人由狗洞内逃出，始免此禍；并連夜进京至包公处喊冤。包鉴于赵王勢力，調之不动，遂与夫人用“假設冥堂”之計，以按印为名詭騙赵王进京，赵遂中計伏法。此劇曾为名老艺人馬双芝、楊金玉当年之拿手好戏。

人 物

包 公(黑淨)	包 夫 人(花旦)
赵 王(花臉)	宋 王(須生)
王 鰲(老生)	家 院(老生)
張 保(小丑)	司 馬 鄰(小生)
丫 环(花旦)	王 朝
馬 汉	校 尉
衙 皂等	

第一場

〔家院張保上。〕

張保：（唱飛板）

发了火……（出場）（栽倒、气色、后願）

司馬村里发了火， 只燒的冲天徹地紅。
举家人等都死淨， 我只把小东人抱怀中，
狗道里逃出来俺主僕俩，封府大堂把冤伸。
正是俺主僕往前躡， 大雨不住往下傾，
大雨不住紛紛下， 俺向哪里去避身，
猛然間抬起头来看， 見一小廟面前迎，
迈开大步往前躡， 推开廟門暫把身停。

（邊板，進門介）

（將小孩放下，抖抖衣上雨水。）

哎呀，真是不幸！我們主僕非容易逃出府来，你就下起来了；我們暫有安身之处了，你就与我下，你就与我狠下！

〔司馬都上。〕

司馬都：（引子）貿易回来轉， 归郡去見兄。

俺司馬都：是我出門貿易回來，回家而去；天降大雨，面前現有小廟，待我躲雨一時。（見張介）

張保：（哭介）

司馬都：張保我且問你，為何流落这里呀？

張保：东人大事不好了；东人不在家中，咱家出了滔天大禍。那日保定我家大主母前去望灯，被赵王賊子搶过府去颯風相配，你兄过府辯理，又被昏王乱棍打死。昏王推倒入馬槽咱司馬村一火焚燒，我怀抱小东人打狗道闖出。昏王若还矜知，差人赶来，咱們主僕性命难保！

司馬都：敢是在当真？

張保：这不是我家小东人，你当面觀看！

司馬都：哎呀气……（絲鞭。死介）

張保：哎呀！我这二东人真乃是小胆之人，他就吓坏了！（呼喚
介）二东人醒来！二东人醒来！赵王，我把你个贼……

司馬都：（唱醒梦曲）

昏昏沉沉如在梦，不曉得南北共西东。

猛然間睜开了流眼睛，（揉眼醒來介）

原来是張保面前停。

既然是长兄死过了，封府堂上把冤伸！

張保：（唱）走上前去忙擋住，把話說与东人听！

封府堂上把冤喊，可惜东人太年輕。

包相谷居官多傲性，一句回錯无性命。

东人小庙把我等，（拖起小孩欲走）

俺主僕封府堂上把冤伸。（下）

司馬都：（唱）張保封府把冤喊，我时时刻刻挂心中。

我在小庙坐不定，去到衙門口听一听。

第二場

〔張保由上場門上，一衙役由下場門上，二人走碰面。衙左右拦路，張保不耐煩介。〕

張保：哎！一个人心中有事，你怎么这么些打擾！

衙役：哎！这个人說話这么面善，怎么好象俺哥的声音哪！我叫叫看看他是也不是。那边厢你不是俺哥嗎？

張保：哎！你是我家兄弟嗎？（假充）

衙役：着！着！我一叫哥，他就窩順音就答上来了。他要既然是俺哥，他得知道俺在哪里住呀！（背身自語）俺在城南小刘庄住，俺姓刘，俺哥叫刘德俊，我叫刘德水，我看他知道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就是俺哥。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是俺哥，他就是充的。（保偷听良久）你既然是俺哥，你知道咱在哪儿住不知道？

張保：咱在城南，小……

衙役：小刘庄不是嗎？

張 保：（急接）哎小刘庄，为兄叫刘……

衙 役：刘德俊不是吗？

張 保：哎，刘德俊，我家兄弟……

衙 役：我叫刘德水。

張 保：刘德水。

衙 役：你真是俺哥来了，一点也不差。你抱谁家的小孩呀，哥！

張 保：这是你家小姪儿。

衙 役：啊！哥你也成家啦？

張 保：我已給你娶来个花花嫂嫂！

衙 役：你来这儿干啥啦哥？

張 保：兄弟是你非知，你家小姪天天哭天天鬧，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疾；請得个名医看了一看，他說他得了“堂鼓疾”了。要得他不哭，封府堂上摸堂鼓。

衙 役：轉过来轉过来，叫我看看这小姪儿！（抱过）你看小姪长的怪富泰呀！四大白胖的，两条大腿一般粗。哎，你这孩子真捣蛋呀！啥病得不了，你咋得个这号病；这可捣巧啦，可該俺小姪的病好了，你知道我在这儿弄啥的不知道，我就是在这儿看大堂的，专管这个堂鼓，来吧，来吧；去叫他摸摸吧！（递大堂拿着小孩的手摸鼓介）哎就是不哭，你再摸摸，一下子除根了吧！

張 保：为兄輕易不到衙門口前，这儿都有什么景政，叫我看得一看，行不行？

衙 役：好！（領保轉圓場）

張 保：这是什么东西呀？

衙 役：这是个暖閣。

張 保：（坐介）

衙 役：哎！你怎么坐这儿，出来，出来！

張 保：你說是暖和，为兄坐到里面暖和暖和。

衙 役：哎！那是包老谷的暖閣，你不能坐。

張 保：兄弟，为兄我也不看了，我想回家，我回得家去，叫你家

嫂嫂与兄弟你做对鞋儿，你说好也不好呀。

衙役：那只怕太好了，就是我没有鞋样儿！

张保：没有鞋样也好，把你的鞋脱下来叫为兄比量比量，有多么长！

衙役：好！（脱鞋介）

张保：（假作比量状，眼视堂鼓，趁衙役不防，以鞋击堂鼓）
〔八校尉出場，四个绑保，四校尉将衙役抬起，包立桌案后。〕

包公：（唱紧二八）

又听得堂鼓一声打， 是何人把爷的堂鼓透。

众：（夹白）看大堂的。

包公：（唱）你把那看大堂的吊堂下，堂草竿把尔的狗皮扒。

张保：（唱）相爷不必难为他，老奴击鼓犯王法。

众：（夹白）老公喊冤。

包公：（唱）你把那看大堂的忙卸下，

（卸衙役介，衙役以破鞋欲击保，众喝衙役下）

带过来老公問根芽。（保跪介）

老公你有六十大， 何人来把你欺压？

张保：（唱）居住洛阳在司马， 我与司马当管家。

包公：（唱）当管家当管家， 你有什么亏过他？

张保：（唱）保定我主母把灯望， 赵王贼抢去配鸾花。

包公：（唱）赵王贼抢去你主母， 你东人可曾会过他？

张保：（唱）东人过府把理辨， 乱棍打死染黄沙。

包公：（唱）告王位你胆比天还大， 老公可敢赴铜铡？

张保：（唱）油鼎火鼎我不怕， 何惧相爷那铜铡。

包公：（唱）把他的衣服尽扒下！（压板、小儿哭）

众：（夹白）頑童啼哭，

包公：抱过来！（抱介）

（唱）这是誰家的少英雄？

张保：（唱）老奴告状为的他， 赵王害死他的爹和妈。

包公：（唱）你只把頑童付与他， 你主僕二人赴铜铡。

張保：（唱）叫声东人莫害怕， 隨定老奴赴銅劍；

包公：（唱）把銅劍抬到了丹墀下， 就等他主僕赴銅劍。

張保：（顯神，下狠心，唱【板】）

（唱）战兢兢只在銅劍口輪，
（众喊堂威，包坐桌案巍然不动）

（唱緊二八）

包相谷听我訴冤枉；

居住洛阳司馬庄， 我与司馬当家郎。

保定我主母把灯望， 赵王搶去配鸞凰。

我东人过府把理論， 乱棍打死喂虎狼。

昏王点定人和馬， 打三更火焚司馬庄。

狗道里逃出俺人两口， 喊冤来到封府堂。

冤枉之事往下訴， 包相谷与我报冤枉；

（送板）

王 朝： 稟相谷，老公騎到劍口，面不改色，气不发喘。

包 公：（将状稿插帽子上）王朝、馬汉，把老公救出劍口；
（落台）

〔司馬都上，喊冤介〕

司馬都：冤屈……

王 朝：稟相谷，有人喊冤；

包 公：帶上堂来；（生上堂介）

司馬都：見過相谷；

包 公：喊冤之人报名；

司馬都：我名司馬都。

包 公：司馬广是你家什么人哪？

司馬都：那是我家长兄。

包 公：嚀！赵王贼害死你一双哥嫂，你不伸冤报仇，那里討閑去了？

司馬都：小人出門貿易，前人不知后事。

包 公：嚀，說什么前人不知后事，明明是貪生怕死，綁下开刀；

張 保：慢着，慢着；相谷，我家二东人出門貿易不在家中，前人

不知后事呀；

包公：好得用一个家郎，你们主僕在之哪里居住；

張保：俺在南关張陞祿店房居住。

包公：你们还回南关張陞祿店房候批，賜他官宰一个；

張保：多謝相爷；（接銀，下堂）

司馬都：（埋怨）二东人誰叫你来呀；

包公：那我也不得不来；（下）

包公：王朝、馬汉看整刀黃表伺候；

（王、馬捧盤，包写介）

上写：洛阳城隍，本京府县城隍，司馬村有冤速速查报，三天无报，入阴先铡十殿閻君，火发丹墀。（烧表介）王朝：你们有事无事；

众：无事。

包公：无事明天随定相爷皇庙降香（包装病）呃；……（倒于椅上）

众：哎！相爷有病了；（扶包公下场……）

第三場

〔包夫人、梅桂香、家院小廳上。〕

包夫人：（念）相爷在朝为忠良，
荣华富貴在天堂。
（坐）

〔王朝上。〕

王朝：（顧家院）相爷得病还府；

家院：（顧丫环）丫环，相爷得病还府；

丫环：禀太太，相爷得病还府；

包夫人：快快搀进府来；

丫环：（顧家院）快快搀进府来；

家院：（对王朝）快快搀进府来；

〔王朝搀包入二堂、坐下。〕

包夫人：相爷醒来，相爷醒来；（包不语）不好；

(唱飞板)

一見相谷昏不醒， 倒叫我奴吃了一驚。
高叫声相谷醒來吧， 你醒來咱夫妻好重逢。

包公：(睜眼，看見眾人在面前，假裝)夫人打鬼，打鬼，快快打鬼呀！

包夫人：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哪有鬼兒不成嗎！

包公：我問這王朝、馬漢、家郎、院公、丫環、僕女；

包夫人：都在這兒伺候着的。

包公：叫他們退下！

包夫人：王朝馬漢退下！(王、馬退)家郎 丫環退下！(丫、家退)

相谷醒來！

包公：(左右顧盼半)……

包夫人：相谷我問你望的什麼？

包公：我望的是家郎、院公、丫環、僕女……

包夫人：他們全都退下了。相谷你的病疾如何呀？

包公：好有十分八九了。

(落台，二人分左右對坐。)

包夫人：相谷早晨起來擂鼓升堂，接的哪里狀子，盤問哪里的官司呀？

包公：夫人你問的是本相早晨起來升堂之事，穩坐二堂莫功，听本相慢慢道來！

(唱二八)

叫夫人莫提我坐堂， 提起來坐堂好心慌；
(压板)

包夫人：相谷接哪的狀子，盤問誰家的官司，你慌什麼呀？

包公：唉，夫人哪！

(唱)早晨起來堂鼓响， 有白髮老公喊冤枉，
他居住洛陽司馬庄， 他与司馬當家郎，
保定他主母把灯笼， 趙王賊搶去配成双。

(压板)

包夫人：怎么說他保定他主母前去望灯，又被那赵王贼子搶过府去
鸞凤相配了。

包公：正是。

包夫人：赵王做事有些欺天！

包公：太甚哪！

（唱）司馬广过府把理辨， 乱棍打死喂虎狼。

（压板）

包夫人：怎么說，司馬广过府辨理又被昏王乱棍打死了，真可惜一个
魯門奔儒呀！

包公：哎！可惜了哇！

（唱）小昏王領就人共馬， 打三更又火焚司馬庄。

（压板）

包夫人：怎么，这个昏王，点就人馬，把司馬村的百姓也一火都燒
坏了，真来是可惜了！

包公：（唱）狗道里逃出来人两口， 喊冤来到封府堂。

早清起我接了老公的状，叫夫人拿过去細观其詳！

（递过）

包夫人：（接状）相爷請坐。（将椅子扶上場門坐）

（唱慢板）

用手儿接过来冤枉状，	字字行行看其詳。
上写着洛阳司馬庄，	他与司馬当家郎，
保定他主母把灯望，	赵王搶去配成双。
他东人过府把理辨，	乱棍打死喂虎狼。
狗昏王点就人共馬，	打三更火焚司馬庄。
狗道里逃出人两口，	封府大堂喊冤枉。
我把状子看一遍，	說与了相爷听衷腸！

（送板）

（立起）相爷，我說你就是說你了！我当你接的何人的状子，
原来是洛阳城如意千岁的状子。昏不昏，他为了一君，尽忠者
咱为一臣，咱見了那人叩头問安还来不及，你就敢接那人的状

子：你既有本事接，那你就有本事問，那我是不管。給你的狀子！

（一扔，仍回原處坐，包撿起狀介）

包公：（唱）把狀子扔到二堂上，她氣氣昂昂坐一旁。

手拿着狀子仔細想，（壓板）

包夫人：你別想了，都說你是清官，叫我看哪，臘月的蘿卜你青半截，一盆糞子倒井里，你糊塗到底了！

包公：（暗想，顧夫人介）

（唱）打量我夫人的好容妝。

劉趙王離不了你身上。（壓板）

包夫人：罷，這個事崗里有我，場里有我，為什麼劉趙王離不了我身上呢，我看你是胡說八道！

包公：哎，夫人哪……

（唱）咱夫妻定計劉趙王。

包夫人：說半天你與我要計來啦！你要計我倒有計，我腳盤板上有塊紅記，你臉上有塊白記，咱倆個對對記吧！

包公：哎……我與你不是要那樣的記！

包夫人：你要什麼記呀？

包公：我與你要這連環害人之計。

包夫人：怎麼說害人之計，那……我是無計。在家當小閻女當這麼大，連個蠅子也沒有害過，你叫我害人我就敢嗎！

包公：夫人怎麼你是無計呀！

包夫人：那我是無計。

包公：你要無計，本相我有一計。

包夫人：那你有屁早放，不要別爛你的草包呀！

包公：有計呈上就是，聽我駢計上來！

（唱二八）

叫夫人穩坐二堂上，

封府堂上設孝堂，

叫王朝裏子恩師駢，

宋王答准了咱的本，

本相有話听衷腸，

你就說本相一命亡。

王恩師拿本見宋王。

洛陽城去捉小昏王。

小昏王相府來吊唁，

咱把他腰斷三截一命亡。

夫人，本相無死權當我死過了；曉諭王朝馬漢稟與恩師，咱那恩師拿本上殿，宋王咱主聽說本相亡故，必然相府作吊。作吊一半，差那文武大臣問道于你，問你那相谷死過可思念朝闕大事無有？夫人這就該你說了！

包夫人：那我說些什麼呀？

包公：你就說我家相谷死時，倒也思念朝闕大事。封府堂上四塊大印無人執掌，唯有洛陽城如意千歲他能執掌，只是山高路遠不在京都也是枉然；宋王咱主聽說一言，回到宮院，寫下密旨，調洛陽如意千歲進京掌握四塊大印。那人必然到靈前作吊，昏王是酒色之君，作吊一半，夫人在此帘外耍弄風流，把昏王百般引戲，本相我在帘內側耳恭聽，拿將昏王一點口錯，就把他腰斷三截，一來與黎民除恨，二來我落清官第一，三來你落賢德夫人，你看好也不好。

包夫人：哦，這一計不錯呀！一計就把昏王害到死地……（思索）不行不行！如今我才解開了。他叫我跟昏王擠眼哩，那就行了嗎？（對包）你說了半天我才算解開了。你叫我跟昏王擠眼，俺娘家大門大戶的，我丟不起這號人，俺可是不干！

包公：（起，上前）夫人你從下了無有哇？

包夫人：不管啥事我就能從嗎？我這一品官太太，你去叫我辦丟人事呢，那我就能從了嗎？

包公：哎，夫人哪！……

（唱二八）

我只要你從下事一件，朝事畢拿本上金鑲。

宋王谷准了我的本，一通聖旨往下傳。

賜下了金頭面銀頭面，

珍珠瑪瑙和汗衫，都叫你穿；

你只要從下這件事情，本相拿本上殿，宋王咱主賜下這金頭面銀頭面，珍珠瑪瑙與汗衫，都叫你穿你戴，此事好也不好哇。

包夫人：啊，你說这还有利息呀！

包公：无利誰肯早起，从下了吧！（坐）

包夫人：（思）呃，想起来了！还是不能从。（起）相爷我还是从
不的。你說賜給我那么些东西，也倒便宜，又一想我是一品的
官太太，我啥沒有呀！我这紗一套，罗一套，紅綢褲子七八十
米条，穿罢这条换那条。当个妇道人家要是受人家的小便宜，
那又算个啥人呀，有你那清官，就有我这清太太。我就不图人家
的东西。（坐）

包公：（起）夫人你从下了沒有呀！

包夫人：俺是为的名誉，俺不是专图东西呢！

包公：哦，夫人你怎么是为名誉，你听我讲名誉上来……

（唱二八）

你快快从下事一件，朝事半拿本上金鑿。

奏与咱主請封你，他封你誥命夫人在朝班。

只要从下这款事情，本相拿本上殿，奏与宋王咱主，封你个总
誥命夫人，单等三六九日，各府誥命进宫，朝拜三宫娘娘簿一
半，都得来相府朝見你，都在你上边磕头問安，你看这名誉
好也不好。

包夫人：（自语）呃，这还倒是个好名誉！除了三宫不跪这就教我
大了！（又想）不中不中，还是不能从。（站起）相爷你过来
吧！咱主封我一个总誥命夫人，三六九日他們朝見娘娘一半，
都来朝見我了！这个来了我得去接接他，那个走我得去送送他，
这还不够我找麻煩呢！他封我也是誥命，不封我也是誥命，不
要給我找那么些罗案事了！

包公：（不耐烦）噢，夫人你从下了无脊？

包夫人：我还是不从。

包公：你要当真不从，本相我可是就要惱了！

包夫人：你惱了你便怎么样呀！

包公：我便上殿辞朝。

包夫人：噢，哈……你辞朝可吓着誰了！你赶快辞朝，你辞朝走后，

可該我在此相府享几天安然自在舒坦受用福丁；

包公：本相辭朝走后，你怎么样享这么好的清福呀；

包夫人：我对你說說吧，你去后了，搬一个丫环，搬一个院公，早晨起来我拿几贯大錢叫院公到那街上，打那猪肉臊子，羊肉片子，拿到厨房里剁打剁打，包那三个尖儿的烫面角，餓了吩咐丫环給我端来一盘，我一嘴咬个月牙，两嘴咬个笔架，吃的順嘴流油，我渴了，叫丫环給我熬那江米帶豆的米湯，端到我面前，我哪嚕一碗，哪嚕一碗，你愛我會享福不会；

包公：你莫要发糊涂了，他娘；且慢你享这样的清福，南衙封府遮你的住处也无有了；你好比那南坑里的小魚，就把你豁出来了。朝中无官，要你这太太中何使用呀；你这个太太好有一比，喇叭头上搭手巾，就抹你的号啦；

包夫人：哦，这朝中无官就无有太太了。那我也不从，嫁給狗跟狗走，嫁給鷄跟鷄飞，你走我也走，回家有地播不住享福。

包公：怎么你还想指地享福呀；你知道咱家中有多少地呀；差三壠不夠一樓。

包夫人：那不基沒有一亩嗎；

包公：本相在这朝中居官，一不貪脏，二不卖法，哪里来的銀錢买地；回到咱那原郡家乡还是什么沒有。

包夫人：那活不嘞嘞的，一个人也不能叫餓死。回得家去，款个籃子，到那荒郊挖那水蘿卜棵，芡芡菜，回得家来，熬熬吃，不但吃我还得吃一个名堂。

包公：什么名堂呀；

包夫人：吃一个珍珠倒卷帘，猴儿倒爬杆。

包公：什么叫珍珠倒卷帘，猴儿倒爬杆那。

包夫人：我多下点菜，少下点米，叨着那个菜往上一挑，那米粒在滾水，哪嚕……流下来，这就叫做猴儿倒爬杆。

包公：我这一品丞相之妻，还会挖菜呀；回到家中我还干我的旧营生呀。

包夫人：什么是你的旧营生呀；

包公：我趁黑……

包夫人：难道說你还会偷人家嗎？

包公：本相加法还能犯法不成！原郡我是拾大粪出身。

包夫人：那你拾的粪夠你吃了嗎？

包公：我拾的你还吃不完呢！

包夫人：变成錢条或粮食咱吃不完。

包公：那你也不能坐着吃呀！

包夫人：那你叫我干什么呀？

包公：我得挑两样活你做做。

包夫人：你說吧，都做什么活，我都会做。

包公：你各样活都做过，你做过圆活无有？

包夫人：哎呀！老天爷，啥是个圆活呀？我咋沒有做过呀！

包公：我要赶集回来采来了粮食，我叫你給我推磨赶圈去呢，这不是圆活是啥？

包夫人：哎，你早說推磨不就妥了嗎！当小闺女俺就会。

包公：要推下来，罗底下那个細面叫誰吃呀？

包夫人：那不用說我出力了我吃。

包公：你不能吃，我是当家的，我得吃。

包夫人：那你叫我吃啥呀？

包公：你吃罗上头那个糠糠皮皮。

包夫人：那不拉喉嚨嗎？

包公：虽然是拉喉嚨，他就不能順嘴角流油了！

包夫人：你看看，老东西可就揭我的短处呢！咱可該打別了！我情愿叫他拉喉嚨，那我也不从。

包公：当真不从，本相我也就惱了，我要打人！

包夫人：哦，你怎么还想打人那！好，长这么大，我还没有挨过打呢！还不知道挨打是啥味呢！你想打我我正想挨打呢，那咱可对家了！

包公：就算是奇人奇事呀，怎么还有想挨打的！好，准备你的吧！
〔包公卷袖，包夫人束束裙子，各作准备毕，二人两交手，包一掌

打来，被夫接着。

包夫人：你打人的，你打听打听你上三堂打过媳妇老婆没有；我再說打你吧，我没有打夫之手，我再脫罵你吧，也没有这罵夫之口。我也没法你了，相爷你掌起面来；（包抬头）哼哼哼！我用鼻子哼你个老东西吧；

包公：哎呀！

（唱二八）

我夫人不从事一件，
妇道人家見識淺，
在头上卸下黑相冕，

倒叫本相作了难。
用大話吓吓女奴蓮。
上殿辞朝不唇官。

包夫人：（唱）走上前忙遮擋，

件件事儿都从下。

再叫相爷听心闊。
为什么辞朝不唇官！

（收板）

包公：夫人你撒手！（欲下）

包夫人：（跪下）相爷回来！

包公：你拉我是拖車。

包夫人：你扯我是繩繩。回来吧，我都从下了！

包公：你愿意了，可是你心情意愿，你可別說本相我威逼你；

包夫人：你看这个老东西，愿意了吧还得說心情意愿。好了，我真心情意愿，不是你威胁我的。

包公：站起来吧！

包夫人：那我自己跪下，自己站起那多不好看哪；你把我摔一把不好看点吗？

包公：她自己跪下自己站起还嫌难看，要我把她摔上一把。二堂上无人，老夫老婆摔上一把那还有什么！（携介）起来吧他娘，別跪着了；去吧！

包夫人：去干什么呀？

包公：你去換孝。

包夫人：你看看，两个人好好的，你叫我穿的白花花的干什么？我
不去。

包公：說了半晌，还是不去。王朝摆道上殿；

包夫人：慢着，你看我換孝去了。

（唱流水）

臨起身望相谷納札見，我一到后官宅去換孝衫。

（下）

包公：（唱二八）

我夫人回房去把孝換，倒叫本相喜心間。
叫齊王朝和馬漢，到相府去見我王恩官。

〔王、馬上

王相府對我恩師講，你就說相谷命歸天。
你說相谷死過了，叫他拿本上金鑾。
封府堂大事完畢了，我放你關外去居官。

（王、馬下）

封府大堂叫家院，相谷有事你進前。

〔家院上。

你在此府莫久站，我命你四鄉散報單。
到四鄉曉諭百姓講，就說相谷歸了天。
封府堂大事安排就，相谷把你好照管。

（家院下）

梅桂香來一聲喚，到相府門外插紙緋。
若还有人問到你，就說相谷命歸天。
吩咐大事完畢了，綾羅緞匹任你穿。

（丫环下）

封府堂大事安排就，就等着夫人把孝穿。

包夫人：（幕后唱裁板）

后官宅把我的衣更換，

（曲牌）（前后廳影，急跑至包面前）

包公：夫人好象哪！

包夫人：哎大長的鼻子呀！

（唱流水）

渾身衣服更換完。

头戴白、穿孝衫， 三寸金莲白布漫。
高叫声相爷抬头看， 你活着我与你只把孝穿。

包公：（唱）我一见夫人把衣换， 浑身衣服更改完。

这款事不中还得演。（压板）

夫人过来吧，我看你头戴麻冠，身穿重孝，坐在一旁，灵前大礼你可晓知吗？

包夫人：小杆枝吹火，一气不通。

包公：你要是不通，我就先把你教教；

包夫人：那我就叫你个姣姣。

包公：敬尊之教。你站在那厢，你看我是什么人？

包夫人：过半辈子了，我咋不认得你吧，你是俺相爷。

包公：如今我先装扮一时，装扮文武大臣。

包夫人：怎么我是你大孀！

包公：哎，文武大臣，臣子那个臣。记下了无有？

包夫人：我记下了！

包公：啊哈呀！闻听人言包拯死过，只得相府作吊，说说话话来
到相府门前；那边厢坐下好象包夫人，待我问他一声。那边厢
你是包夫人？

包夫人：哎，那不是我的老相爷吗？

包公：哎呀，你真好眼色呀！方才对你言讲，我装扮的是文武大
臣，你又记在哪里了！

包夫人：噢，可不是我又忘了！

包公：肥好，莫要忘了！那边厢你是包夫人？

包夫人：那边厢你是文武……大臣？

包公：我观你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敢则你家相爷死过了？

包夫人：死过了！

包公：敢则当真？

包夫人：是真。

包公：敢则是实？

包夫人：是实呀！哟哈……

包公：哎！（一跺足）过来吧他娘！方才对你言讲我是文武大臣，来到相府作吊，我要当真死过，你目中得掉泪，你还发笑！且慢说是圣朝文武，就是那三岁婴儿也瞒得不住！

包夫人：你又没有死，心中不痛就能掉泪了吗？

包公：拼得倒是。人不伤心难以掉泪。本相当真死过，给你做这么高的这么样大的，男的女的，都与你要吃要穿，夫人你就不作难吗？将假作真你想到那个痛处上，自然就有泪了。

包夫人：哦咱们做这个事是假的，得往那真的上去想，将假作真，想到那个痛处上就行了。好，咱再试一火吧！

包公：那边厢你是包夫人！

包夫人：正是，那边厢你是文武大臣……

包公：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敢则你家相爷死过了？

包夫人：死过了。

包公：敢则当真？

包夫人：是真。

包公：敢则是实？

包夫人：哎……是……实呀……（哭介包暗笑介）

包公：（唱二八）

倒叫本相喜心间。 走上前去参灵位，

（压板，跪咳嗽，夫亦咳嗽，包奴奴嘴示意耻夫陪灵；夫亦奴奴嘴。包站起）噢！过来吧他娘，你拱的什么呀？

包夫人：你拱的什么呀？

包公：我是文武大臣，来到南衙封府作吊，小小不过孝子，我就跪下了，你怎么不陪灵举哀呀，他娘！

包夫人：你说这陪灵也是我的吗？

包公：咱老俩口子过半辈子了，男孩女孩没一个，打幡捧老盆，都是你的事。

包夫人：那你别看我还会哭呢！

包公：当孝子不会哭还是一个缺脚呀！

包夫人：你给我比个样吧！

包公：叫我給你比个样子呀！唉、为国尽忠，我就給你比个样子。你看着，沙土窝里送錢，显字碼就行。（坐比介）坐下！左手捏脚脖子右手捂眼、听着啊（哭介）我的相爷呀……你死了叫我咋过呀……我的相爷相爷呀……（站起）看叫我拿撮的一头汗。

包夫人：（哭介）我的相爷呀……（站起）还有嗎？……

包公：怎么沒有哇！

包夫人：（哭介）你死了叫我咋过呀！还有嗎？……

包公：有哇，哭吧！

包夫人：（哭）我的相爷相爷呀……（赫放起）

包公：（唱二凡）

說与包拯听心間。

只管你一人死过了， 咱主的江山誰照管。

燒銀錢燒銀錢， 阴朝路上做盘纏。

虽然是个香芷事， 先人留下后人傳。

磕罢头只在灵前坐， 就等着包夫人只把礼还。

包夫人：（哭）我的相爷呀……

包公：（咳嗽）嗯哼！

包夫人：（看包）……

包公：（做手式赴其謝孝）

包夫人：（不明白）这个东西把我摆置的上吐下泻的，他坐在一旁洋洋得意的在那胡比划呢；我也不跪了。（起，坐介）

包公：（咳嗽）嗯哼！（仍比手势，赴夫跪拜）

包夫人：（亦学包比划状）……

包公：过亲吧他娘！

包夫人：干什么的？

包公：你比划的那一朝呀？

包夫人：那你比划的那一代呀？

包公：方才对你言讲，我是文武大臣，我作吊已毕了，你为何不謝孝呀！他娘！

包夫人：哦！你說謝孝也是我的呀？这当孝子还怪麻烦哪；相谷請坐，你看我謝孝去了！

（唱）走上前去把孝謝，

包公：伸虎爪掙起来女姣姿！

包夫人：散吧，散吧！

包公：“小孩吃饑”沒有了。灵前大礼就这么些。

包夫人：那我的學完了，該你了！

包公：該我怎么样了？

包夫人：該你死了！

包公：这一个人朗朗講話，能死了不成嗎？

包夫人：弄半天你不死了，叫我白花花的，我去脫了去！

包公：慢着慢行，夫人你一定要我死呀？我要死了只怕你后悔呀！

包夫人：我不后悔。

包公：你掙我游走游走！

（夫掙包圓場）不好了！

（唱飞板）

正与夫人把話攀，	腹內疼痛为那般！
是是是來心明鑒，	清早起我用了冷茶点。
有本相抬起头来看，	來了小鬼和判官。
小鬼手拿生鉄鏈，	只望包拯脖項拴。
叫夫人你与我快打鬼，	一霎时咱夫妻不团圆。
适方才講的阳間話，	昏昏迷迷归阴間。

（側橋上死介）

包夫人：相谷醒來，相谷醒來！不好……

（唱）一見相谷把气断，
泪珠滾滾湿衣衫。
夫妻二人鬧玩耍，
全不料一命归阴間。

（喊介）相谷醒來，相谷醒來！你看吧两个人玩的玩的，活不楞楞的一个人叫玩死了！我听人家說，人死了以后身上是涼的，人沒死身上是热的，这老东西好吓我，我得摸摸看。

(一摸是涼的)渾身上下涼完啦!怪叫啦,叫過來了,是我的相谷,叫不過來,是我的命也!六年五里燒魂叶,連一點紙灰氣也沒有了!(哭介)

〔包張眼看,以袖拂夫,

〔夫見包起身吓得急走。包拦,夫怀昏,包叫“夫人醒來”!夫聽見是包,急起。

包夫人:(远远地)相谷你走吧,我知道你死的屈!

包公:誰死了,一个人胡為講話,能是死了不成!

包夫人:你當真沒有死嗎?

包公:我當真沒有死。

包夫人:你要真沒有死,我叫你三声,你得答應我三声。

包公:你叫我十升我能答應你一斗。

包夫人:相谷!

包公:夫人!

包夫人:相谷!

包公:夫人!

包夫人:相谷!

包公:噯……(怪叫介)

包夫人:你赶快走吧,我知道你死的屈,你別在这儿吓我了!

包公:方才我不死,你一定叫我死,生生是你把我逼死了。關王爺說我死的屈,叫我来拉你來了。

包夫人:(益怕)哎呀,你別來纏我了!我可怕你了!

包公:夫人,莫要害怕本相,我与你玩耍的。本相來未曾死。

包夫人:你要當真來死,你站那儿別動叫我摸摸你!

(慢慢前走,包抱夫介)

包夫人:你當真沒死,

包公:豈不苦了你了,這就是一計。我能死了不成!夫人我問你
慌也不慌;

包夫人:叫人家吓的癢癢噁噁象騾騾的一樣,還不懂呢!

包公:莫要慌哪!

(唱緊二八)

高叫夫人莫要慌；

包夫人：(唱)咱夫妻定計擒趙王。

把趙王誑到封府上。

包公：(唱)咱把的腰斬三殺一命亡；

(二人同下)

第 四 場

[王丞相帶凶龙套引宋王上。

宋王：(唱流水)

老愛卿往上一聲稟，

言講包孫喪殘生。

來到封府落車轎，

又听愛卿稟一聲。

(卷板)

王 鰲：稟聖駕來到封府；

宋 王：落轎！(下堂)上前去傳，就說寡人過府前來作吊來了；

[家院、丫环与包夫人暗上。

王 鰲：家院過來(院迷前跪)稟与包夫人，就說聖駕過府作吊來了；

家 院：丫环，聖駕過府作吊；

丫 环：稟夫人，聖駕過府作吊；

包夫人：往外去傳，夫人头戴麻冠，身穿重孝，不能出府遠迎，灵前恭候，里面有請；

丫 环：(厥家院)(白如夫人原詞)

家 院：稟相谷！夫人头戴……(詞如上)

王 鰲：稟聖駕，包夫人头戴……(詞如上)

宋 王：愛卿帶路來(龙套下)

(唱流水)

包夫人傷出里面請， 开筵再叫老愛卿。

老愛卿傾袋把府進，(圓場、進門介)

望見灵位放悲声。

包爱卿一人丧了命， 寡人的江山誰照应。

走上前去参灵位（压板）

王 鰲：慢来，君不拜臣，臣替君代劳。

宋 王：（唱）叫爱卿替寡人把礼行。

王 鰲：（唱）施一礼我主且落坐，（宋王坐）为臣替你把礼行。

走上前去参灵位，（跪介）

弟子包拯你是听。

只管你一人丧了命， 咱主江山誰照应。

参罢灵一旁落了坐， 单等那包夫人只把礼行。

（坐介）

包夫人：（唱）在此灵前用目睽， 圣駕作吊俺府中。

梅桂香一声应， 太太有話你且听。

来来来捧我把孝謝， （跪与宋王叩头）

这边厢再謝过恩师情。 （与王鰲叩头）

叩罢头只在灵前站， 問我一言应一声。

（送板）

宋 王：老爱卿上前問过，你家弟子临终之时，可思念朝闕大事无有！

王 鰲：家院，上前問过你家太太，你家相爷临终之时可思念朝闕大事无有！

家 院：（对丫）丫环，上前問过太太，咱那相爷临终之时 思念朝闕大事无有！

丫 环：禀太太，圣上問过太太，我那相爷……（詞如前）

包夫人：你家相爷临死之时，倒也思念朝闕大事。封府堂上四块大印无人执掌，唯有洛阳城如意千岁他能执掌。只是山高路远不在京都，也是枉然。

丫 环：（对家院）詞如前……

家 院：（禀王鰲）詞如前……

王 鰲：（禀圣駕）詞如前……

宋 王：这有何难哉！如今寡人回得宫去，降下圣旨，調洛阳城如

意千岁，封府执掌四块大印。你家弟子死过，寡人龙心不喜，
赐下白綾百匹，殮埋你弟子死尸，也就罢了。官人！（龙套上）
展轡回宫；（下）

王 鰲：家院！你家相谷死过，咱主龙心不喜，賜下白綾百匹，殮
埋你家相谷死尸，也就是了。（欲下）

家 院：送相谷！

王 鰲：免；（下）

家 院：圣駕去了！

包夫人：你等退下；（众人下。夫顯左右无人）相谷，出帘来吧！

包 公：（内白）夫人，我且問你圣駕去了无有？

包夫人：圣駕去了！

包 公：还有滿朝文武？

包夫人：他們都去了！

包 公：出帘去了；（欲出）

包夫人：（学男子咳嗽）噫哼！

包 公：（急退回）……

包夫人：相谷怎么又回去了？

包 公：何人帘外咳嗽？

包夫人：（笑介）相谷不要害怕，那是我跟你玩耍的。

包 公：本相出帘去了！我且問你，今天是何人前來吊唁？

包夫人：咱那恩师陪伴圣駕来了！

包 公：可說些什么无有？

包夫人：你教我那一套話都使上了。皇圣旨如今出京已走几十里地
了。

包 公：好快的光景呀！

（唱二八）

又听夫人把話叙，	倒叫本相喜心里。
赵王賊过府來吊唁，	还要夫人拿主意。
人长臉树长皮，	赵王賊不是好东西。
梅桂香一声喚，	（丫环上）

相谷有話听心里。
单等赵王他到咱府， 你只在前站莫后立。
正与夫人把話叙，（压板）（咚咚咚三声炮）
又听大炮响的急。
高叫夫人请帘里， 幸赵王好比鷹捉鷄。
（二人同下）

第五場

〔四校尉領赵王上。〕

赵王：（唱二八）

君不君來臣不臣， 杀新何用問主人。
私造平頂冠一座， 起下篡朝謀位心。

（接板）

俺赵王如意。包拯亡故，我家叔王有旨，命我汴京封府執掌四
块大印，校尉軍：

众：有！

赵王：馬上听我一令呵！

（唱）在此馬上傳將令， 把話說与校尉听。
此番到至汴京地， 須要看着眼色行。
校尉軍領我往前躡， 人馬行勁一窩蜂。
在此馬上用目睜， 远远观見汴京城。
校尉催馬把城进，（圓場进城介）
进了鼓叶門三层。
來到封府是离廳，（下馬介）
高叫校尉里傳稟。（接板）

校尉：門上誰在；（家院上）

家院：辨說什么？

校尉：如意千岁过府作吊！

家院：少站！丫环裏与太太，如意千岁过府作吊！

丫环：裏太太；如意千岁过府作吊！

包夫人：里面有請；
丫 环：里面有請；
家 院：里面有請；
校 尉：裏千岁里面有請；
赵 王：你們退下！

（唱）包夫人傳出命我進， 倒叫本御喜在心。
擦衣迈步把府進， 覓見灵位甚寒心。
包受卿一死把命盡， 誰照应叔王鋪乾坤。
參罢灵一旁忙坐穩，（一拱坐介）
看一看謝孝是何人。

包夫人：（唱）在此哭前用目巡， 赵王賊作吊我府門。
梅桂香一声叫， 千万間莫离我的身。
来来来隨我把孝謝，（跪介）
想起来相谷泪紛紛。
（留板）（起坐）

赵 王：（唱）我在此哭前用目巡， 打量二八俏佳人。
眉清目秀生的俊， 实是打动我的心。
我在此灵前开言問， 你是封府什么人，
包夫人：（唱）我相谷在朝官一品， 我是他的一夫人。
赵 王：（唱）你相谷得的什么病， 为什么一死命归阴；
包夫人：（唱）早清起进庙把香焚， 回来后得了个心痛根。
赵 王：（唱）既然你相谷得病緊， 快請灵医把脈診。
包夫人：（唱）也是我相谷該倒运， 我相谷一死命归阴。
赵 王：（唱）既然你相谷死过了， 我問你抬身不抬身。
包夫人：（唱）就有心抬身改了嫁， 可憐沒有合适的人。
赵 王：（唱）不嫌本御敬驛臺， 眼前就是对适的人。
包夫人：（唱）不嫌我奴长的丑， 愿作鋪床迭被入。
赵 王：（唱）一霎时本御掌国印， 我封你昭阳正院人。
包夫人：（背言）怪不得黎民百姓把尔恨，
赵王賊果有禽兽心。

入罗帐我与他留情分，

（侧榻设一帐，夫人入帐，罗帐透情，携手介，赵王心动）

（接唱）

我好比五闾君勾它的生魂。

赵王：（唱）包夫人入罗帐留情分，喜煞人来爱煞人。

有本御把他的罗……

（夫携手，赵左右禀盼迟疑，下决心）

有本御把他的罗带进，

【赵急前进帐，包夫人急下，三声鼓响，包拯、王朝、马汉众人同上由帐内出，抓着赵解袍。

包公：（唱）你叫我抬身我就抬身。

赵王：（唱）见包拯吓得我打打战，魂不附体飞上天。

包公：（唱）喝住赵王理不端，你调戏我妻为那般。

赵王：（唱）我调戏你妻何人见，

包夫人：（唱）赵王贼你果然间调戏俺。（下）

赵王：（唱）喝住包拯好大胆，假说灵柩把君瞒。

包公：（唱）我假说灵柩为那件，司马主僕来喊冤。

赵王：（唱）司马主僕把俺告，你就该洛阳去提俺。

包公：（唱）小昏王听调不听宣，你不进汴京是枉然。

赵王：（唱）依你说本御把法犯，我一字秦王怎样算。

包公：（唱）且慢说你是秦王主，龙子龙孙我敢算。

在头上除下你冲天冠，

（王朝马汉将冠打掉）

身上再扒他的紫罗裳。

（众剥赵王衣）

（司马都，张保上）

把赵王吊到西廊下，（吊介）司马主僕听心间。

赐你金鞭两把，仇报仇来冤报冤。

王朝马汉八抬展，看一看宋王谷怎把旨传。

（下）

（台上余小校看守赵王）

司馬都：（唱）高高山插寶劍， 斬斷山后飲馬泉。

張保：（唱）為人不把冤仇報， 枉為男儿生世間。

〔包拯上〕

包公：（唱）宋王斧傳下旨一卷， 趙王賊犯罪命我盡。

把趙王拉下盧席卷，（把趙拉下）

難逃銅劍三尺三。

放炮三聲把劍按，（開場）你主仆的冤仇都報完。

張保
司馬都：（跪）多謝相公復仇！

包公：司馬主仆莫要悲泪，就在我府演禮百日，下三科保你五經魁首。

司馬都：多謝相公！（下）

包公：王朝馬漢摆道上殿交旨！（下）

——完——

天 仙 錄

长葛县豫剧团 抄

剧 情 简 介

宋仁宗长子赵纪丹平西被擒，羌王亚纪宏配以桂花公主，二年有余，生子阿哥。纪丹请于羌王，携公主及阿哥回朝汴京。宋王命大臣等往长亭置酒接风。西宫杜妃亦有一子，闻纪丹归，恐其子不能承继大统，与其父杜文煥计，用转心堂毒酒将纪丹毒死。又命太监郭松火焚东宫，意在烧死桂花公主及阿哥。阿哥因身穿天仙籙宝衣，能避火，得不死，被郭松拘于杜府中。桂花与婢月菊虽逃出，但又被杜妃捉去，毒打之后，逐出汴京。杜妃染仁宗老病，假传圣旨，抱子登基。总戎杨文觉不服，金殿上争执激烈。——此段单演，名叫“杨文觉吵殿”。时包拯顺流东海未归，文觉从众文武，往寻包公。包拯遇于中途，说明原委，定好计策，要回朝理此疑案。——此段单演，名叫“黑遇路”。包公回京后，以查户口为名，查出杜文煥藏匿阿哥之事。又故与杨文觉发生冲突，查出杜文煥的毒药转心堂。定计毒包拯两家之和解路上，毒死杜文煥，火点了杜妃，捕了郭松。

此剧系宋仁宗时事，未悉其出处，年代、辈数、人名，亦多不可考。全剧名叫“天仙籙”，或“转心堂”，又名“烹郭松”。亦可分段演出，作为几个单折戏。

人 物

赵纪丹 (小生)	赵伯春 (鬚生)
桂花公主 (小旦)	景边臣 (鬚生)
月菊 (小旦)	王朝 (花脸)
徐年 (小旦)	马汉 (花脸)
亚纪宏 (老生)	李老汉 (老生)
亚后 (老旦)	门官 (白脸)
宋仁宗 (鬚生)	门军 (鬚生)
杨文觉 (鬚生)	张赵龙 (鬚生)
包拯 (黑净)	赵长 (小生)
杜文煥 (大白脸)	宋长 (龙套)
杜妃 (花旦)	宋兵 (小角)
郭松 (小丑)	羌兵 (小角)
杜夫人 (老旦)	

第一場

〔游場。趙紀丹上。〕

趙紀丹：（念）頭戴飛龍帽， 身穿滾龍袍。
（詩）身在西羌心在宋， 長想父王不重逢。
縱然羌王待我好， 難忘故土一片情。

小王趙紀丹。父王宋仁宗。當年羌王叛宋，是我統兵來伐，不幸被擒。羌王見我儀表出眾，留我在此招寨，至今二年有餘，所生一子，名叫阿哥。是我有心回朝，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待我請出公主問個明白。有請公主：

〔桂花公主抱子上。〕

桂花公主：（念）自幼生長宮院里， 金枝玉葉駙馬妻。

駙馬：將為妻喚出，有何事相商。

趙紀丹：公主，本公寓朝二年有餘，京中父王年邁，我有心回朝探望咱那父王，不知公主意下如何。

桂花公主：理當回朝探望咱那父王，就該與國母、父王商議明白。

為妻我也要隨你回朝探望咱那父王。

趙紀丹：如此說來，你我同請父王國母。

桂花公主
趙紀丹：有請父王、國母。

〔亞紀宏、亞后、月菊、徐年同上。〕

亞紀宏：（念）皇兒一聲請，

亞后：（念）一同出內宮。

桂花公主
趙紀丹：見過父王、國母。

亞紀宏：少禮，坐下講話。（同坐）皇兒把我們二老請出所為何事。

趙紀丹：父王，你看孩兒寓朝二年有餘，我那父王年邁，我有心回朝探望我家父王，不知您二老意下如何。

亞紀宏：回朝探望你那父王，乃是正理。老父賜你天仙靈寶衣，途路以上扞休防身。

趙紀丹：多謝父王贈寶。（以扇示桂）

桂花公主：父王國母在上，孩兒有一言告稟。

亞后：我兒有何話講。

桂花公主：駙馬回朝，孩兒有心隨他探望我那公婆問安，不知父王、國母意下如何。

亞后：我兒隨駙馬回朝見你那公婆問安，乃是正理。國母賜你月菊、徐年二人隨你前去，作以陪伴。

桂花公主：多謝國母。

亞紀宏：我問你們何時啟程。

趙紀丹：目下就要動身。

亞紀宏：老父擺酒与你一饒。月菊、徐年看酒來。（擺酒介）
（唱慢板）

咱居家在宮院飲酒宴，	脫與駙馬听我言。
你朝为上我邦下，	年年納貢你朝班。
三年无有貴寶獻，	恐怕你朝來伐俺。
因此我才把战表現，	駙馬領兵到陣前。
老父摆下烏鴉陣，	困住駙馬難回還。
我把你帶到西羌地，	公主許你配姻緣。
你西羌招亲二年半，	生下阿哥后輩男。
如今你要回朝轉，	老父還有囑托言。
速速去、快回轉，	免得老父挂心間。

亞后：（唱流水）

我在席前开言便，	駙馬皇儿听我言。
你見你父王去交旨，	你見你公婆去問安。
月菊徐年隨您去，	途路以上作陪伴。

趙紀丹：（唱流水）

父王國母誥一遍，	囑咐的言語記心間。
如今我回朝去交旨，	探望我父年近參。
交旨一半回來轉，	再向慈二老來問安。

桂花公主：（唱流水）

人生到尘世上何物为贵，父的骨娘的肉价值千金。
小羊羔未吃奶先下一跪，丑烏鴉十八天大报娘恩。
埋罢父殯罢母呼为大孝，不埋父不殯母忤逆之人。
您二老不要发愁闷，
我探望罢公婆再探您二老的身。

亚紀宏：（唱二八）

听他二人把話攀， 倒叫老父喜心間。
与駙馬皇儿衣更換，（更衣介）
我只把駙馬儿送出关。

帶馬來。

〔四羌兵过場帶馬，同下又同上，四羌兵下場門一條板。〕

桂花公主
赵紀丹：父王国母不要远送，轉上受儿一拜。（牌子：哭噴噴）

赵紀丹：（念）父王送儿交界土，

亚紀宏：（念）好似刘备送徐庶，

桂花公主：（念）国母請回宮院內，

亚 后：（念）两国和好万民福。（丹、桂、徐、菊下）

亚紀宏：众达儿，慢慢回宮。（尾声牌子，众徐下）

第 二 場

〔楊文覺、杜文煥、赵伯春、景边臣同上。〕

楊文覺：（念）伸手擒今吾，

杜文煥：（念）怀抱象牙笏，

赵伯春：（念）文官朝北斗，

景边臣：（念）武将拜山呼。

楊文覺：楊文覺。

杜文煥：杜文煥。

赵伯春：赵伯春。

景边臣：景边臣。

楊文覺：三六九日，咱主登殿，咱們朝房侍候。

〔牌子五字开门，仁宗、西常随上。〕

宋仁宗：（念）龙楼凤阁， 朕喜的万里山河。
 （诗）金砖玉瓦盖朝门， 八根玉柱顶乾坤，
 虽然江山为王坐， 半由天子半由臣。

孤王大宋仁宗在位。只因西羌国亚纪宏打来战表，我命驸儿统兵去征，至今二年有余，音信俱无，是我时刻挂心。今当三六九日，文武必有本奏，常随！閃放龙门。

常随：閃放龙门。（借牌，文武参拜）

赵伯春：眉奏我主万岁，长王千岁凯歌还朝，人马行至京城附近，眉奏万岁得知。

宋仁宗：怎么，你那长王千岁还朝，

赵伯春：正是。

宋仁宗：哈哈哈，爱卿平身。（赵起介）众卿听旨，你那长王千岁，凯歌还朝，本是有功之臣，带王旨意，十里长亭，前去接风。杜太师押宴。

众：遵旨，眉颺。（众同下）

第三场

〔郭松、杜妃上。〕

杜妃：（念）宫院一棵松， 四季常发青。
 （诗）凤凰山头卧， 乌鸦就地飞。
 间是林中鸟， 展翅分高低。

本后，西宫杜妃。（内云板响）郭松问过下边何人击云，

郭松：何人击云，

杜文焕：（内白）杜太师。

郭松：禀娘娘，杜太师击云。

杜妃：就说里边有请。

郭松：里边有请。

〔杜文焕上。〕

杜文焕：（对）长王回朝朝，忙报娘娘知。参见娘娘。

杜 妃：爹爹到来请坐。

杜文煥：多謝娘娘。

杜 妃：爹爹进宫何事？

杜文煥：女儿大事不好。老父实料长王因死西苑，久后我那盘外孙面南登基。如今长王回朝，咱主就要脱袍让位，我那盘外孙不能权国，如何是好？

杜 妃：爹爹就该拿般主意才是。

杜文煥：老父府下有一转心壶，左转三圈是酒，右转三圈是毒，我带到长亭接风，毒药下在壶内，那怕害他不死！

杜 妃：爹爹此计甚妙，快去准备。（下）

杜文煥：正是：父女把计定，下毒到长亭。（下）

第 四 场

〔四小军、月菊、徐年、纪丹、桂花公主，摆队过场。〕

第 五 场

〔杜文煥、四泥套上。〕

杜文煥：（对）领了旨一遛，长亭来接风。

老父杜文煥，领旨长亭押宴。人来，带马长亭去接。

（小圆场）

龙 套：来到长亭。

杜文煥：接马。

〔赵伯春、景边臣、杨文霓同上。〕

赵伯春

景边臣：（同）长王可曾到来？

杨文霓

杜文煥：不曾到来，你我长亭外边一望。

〔四小军纪丹等上。〕

赵纪丹：待我下马。

众：千岁不要下马，我们敬酒三杯。

赵纪丹：本御有罪了。（饮酒后下马）

文 武：长王千岁請來上坐。

赵紀丹：本御有占了。（入上坐）

杜文煥：看酒侍候。（龙套摆酒介）

众：請酒。（众同飲介）长王千岁怎样大哉西羌有功，請來，我們聆教。

赵紀丹：众位大人請听：渴飲刀头血，關了馬上眼，提起西羌事，本御心胆寒也呵！（噴响牌子一駟馬）

众：听长王千岁講說一遍，真乃有功之人，我們文武各敬一杯。將杯并了，請酒。（同飲介）

杜文煥：长王千岁功劳不小，老臣要独敬一杯。（杜执壺右轉三下斟酒一杯）千岁請酒。

赵紀丹：小王有罪了。（飲介）（內白：貴人到）

众：待我們去迎。

赵紀丹：慢着：她是西羌胡女，不懂咱朝礼仪，待我亲自去迎。
〔出場。月菊、徐年、桂花公主同上。〕

桂花公主：月菊接馬。

赵紀丹：公主，这是咱朝国老、文武，上前見禮。

（見礼介）

桂花公主：駟馬可見過父王国母？

赵紀丹：不曾見過父王国母。如今就要上殿，帶馬侍候。（四小軍帶馬。赵紀丹上馬覺腹痛，連三次終于沒有上去）將馬帶回。

（念扑灯蛾）

未上馬、口麻木， 腹內好似滾油扑，

用手撥開十指看，（見指發青）

想必中了酒中毒。

回頭來、恨文武， 那個酒中下了毒。

众：我們不敢，

赵紀丹：（念）哭父王……父王； 哭國母；……啊爹娘啊……

哭父王、呼國母， 何人救兒眼前苦。

哭公主……公主； 我的妻，哎我的妻呀！

哭公主、我的妻， 少年夫妻俩分离。
哭阿哥，……阿哥！ 父的儿，我的嫡儿哪……
哭阿哥，父的儿， 有娘无父誰憐惜。
方才讲的閑閑話， 昏昏迷迷倒埃擲。（死介）

杜文煥：长王千岁已死，待我禀与万岁得知。（下）

桂花公主：（念）一見駙馬昏在地， 我心中好似乱箭刺。
来者来，去者去， 那个逃走是好的。
越思越想心加气， 昏昏迷迷不記的。
（暈倒）

宋仁宗：（內念）一声傳，（二常隨，杜文煥，宋仁宗上）

常隨官、一声傳， 言爵皇儿喪黃泉。

来在长亭落車蓋，（見狀痛哭）

哎呀皇儿，皇儿！ 我的儿哪……（扑丹尸，指尸大哭）

抱住了皇儿的死尸我的泪不干哪……

我哭了声大皇儿， 我再叫了声大皇儿！

啊我的大皇儿！

（唱散板）

· 皆只为亚紀宏战表現，

文 武、參見我主，

宋仁宗：都給我站过去吧！

（唱慢板）

要要咱的錦江山。

滿朝文武不敢战，

老父傳下旨一卷，

皇儿西征二年半，

老父金殿傳旨意，

那家文武行簪冕，

用手揭开衣服看，

回头我把文武怨，

楊將征北宋回还。

皇儿領兵到陣前。

如今凱歌轉回还。

文武掃風长亭前。

苦害皇儿染黃泉。

浑身发青臉发藍。

愆气的为王怒冲冠。

那个酒中把毒下， 害你千岁命不全。
为王今春六十三， 出了奸臣謀江山。
怒上来傳旨把您斬。

众：咱朝文武有忠有好，查明此事，再斬臣等不迟。（同跪）

宋仁宗：（唱）这内边也有忠来还有好。（夹白）站过去，
哭皇儿哭的我肝腸断，……

众：贵人在此，

宋仁宗：怎么，贵人在此？

众：正是！

宋仁宗：哎呀儿媳呀！

（唱）喚醒贵人把話言。

众：贵人醒来。

桂花公主：（唱）

昏昏沉沉如夢里， 不曉南北共西东，
悶悠悠睜开二目觀，（慢醒介）

徐年菊：万岁在此，

桂花公主：哎呀我的父王啊……！

（唱）原是父王面前立。

老父王打坐长亭里， 把儿的言共語細听心里。
都只为恁国在东俺在西，年年納宝进朝里。
那时俺无有贵宝进， 老父王写下战表要社稷。
御駙馬領兵西羌去， 二年半生下了阿哥儿。
御駙馬一心回朝来交旨，文武接风到的齐。
十里亭排下了百桌宴， 御駙馬陪伴文武把酒吃。
御駙馬用过三杯酒， 腹内疼痛染黃泥。
到如今駙馬他死去，
撇下了俺母子二人誰憐惜。

这本是前后之事对你訴，望父王与你儿大报冤屈。

宋仁宗：（唱）我儿妻哭的甚嗟叹，（阿哥哭）

那里哭儿啼哭，

众：乃是主皇孙。

宋仁宗：怎么？是孤的皇孙？

众：正是，

宋仁宗：抱过来呀！……

（唱）怀抱着皇孙泪不干。

你的父征西二年半， 如今带你回朝班。

你的父长亭被人害， 撇下皇孙好可憐。

我还要脱袍把位让， 扶起皇孙掌江山。

皇孙后来登龙位， 拿奸贼与你父报仇冤。

抱过去，哭啼啼上殿回宫院，

桂花公主：（哭）我哭了声爹爹呀……

宋仁宗：（哭）我叫了声皇儿哪……

桂花公主：（哭）唉，我的老父王啊……

宋仁宗：（唱）贵人哭的甚可憐。

出贵人一声唤， 老父有酷听心间。

我为你腾下了东宫院， 愿母子东宫把身安。

纵然闻我的儿把命断， 老父与他报仇冤。

桂花公主：父王啊，

（唱）老父王你与他把仇报， 怎可叹咱朝无清官。

宋仁宗：有哇，

（唱）咱朝中有一人有才干，

桂花公主：姓甚名誰，

宋仁宗：（唱）姓包名拯排行三。

桂花公主：可在朝内，

宋仁宗：（唱）陈州放粮没回轉。

桂花公主：（唱）

不在朝内也是枉然，……

宋仁宗：（唱）老父傳旨宣他还。

回朝叫他严查办， 查一查咱朝狗仗奸。
若还查出这一件， 好与皇儿报仇冤。
哭啼带上了金草鞋， 望陈州哭了声小包三，
我的包爱卿，你怎不回还。

众：送万岁。

宋仁宗：（气愤的）免：我的皇儿啊……（二带随、宗同下）

桂花公主：（唱）

老父王哭啼带上了草鞋， 齐再再叫文武官。
御赐马白綾裹尸入了殓，
控开了棺材口恁可莫要盖严。

我还要观上一观啊，……（众掩尸外）

出言来徐年一声唤， 你快回西羌把信传。
你就说奸臣行短见， 苦害驸马染黄泉。
如今驸马把命断， 皇姑守孝不回还。
教我父王发人马， 拿奸贼与驸马报仇冤。
徐年有语听心间， 我回西羌把兵搬。
老夫王发来人共马， 拿奸贼与驸马报仇冤。

徐年：（唱）皇姑不要泪满面，

你在天朝把丧守，

老夫王发来人共马，

（下）

桂花公主：（唱）

一見徐年去的远， 再叫月菊听心间；

来来来随皇姑上了车轎，

这是我跋山涉水来到天朝我落下孤单。

（菊、桂、龙套同下）

杜文焕：（唱）万岁他把文武惹，（下）

赵伯春：（唱）倒叫文武作了难。（下）

景边臣：（唱）是那个奸贼行短见，（下）

楊文觉：（唱）查明了这件事我抄几家眷。（下）

第 六 場

〔杜妃，郭松上。〕

杜妃：（唱）爹爹长亭去押宴，
若还害得长王死，
将身打坐深宫院，

要害长王染黄泉。
扶起我几掌江山。
爹爹回来问一言。

〔杜上。〕

杜文煥：（唱）紧紧走来莫迟慢，
走进宫院把礼见，

见了女儿定机关。
问声娘娘你可安。

杜妃：（唱）一見爹爹回宫转，

你只把长亭事儿对我言。

杜文煥：（唱）转心壶、奉酒献，

长王一死染黄泉。

如今长王把命断，

胡女阿哥进朝班。

如今长王有了后，

咱主还要归江山。

阿哥后来登龙位，

皇外孙急能掌江山。

杜妃：（唱）爹爹再把巧计献，

害死了熊母子咱掌权。

杜文煥：怎么，还要计，……吓！
（念扑灯蛾）

想要计、有何难，

单等今晚三更天。

东宫院内放把火，

教他母子化麝烟。

杜妃：（念扑灯蛾）

这……东宫发火谁敢点，

郭松：（唱）闪出郭松大太监。

娘娘你把我差去，

这一阵郭松愿当先。

杜文煥：（唱）走上前、忙开言，

狗钱难买你同心肝。

杜妃：（唱）只要你害他母子死，

我封你穿宫大太监。

郭松：（唱）忙叩头、请恩典，

多谢娘娘封高官。

杜文煥：（唱）这件事、你敢干，

如今赐你御火籙。

杜妃：（唱）赐你一口天子剑，

出入宫院无人拦。

郭松：（唱）双足跳、出宫院，

今晚烧个火地天。（下）

杜文煥：（唱）女儿且在西宫院，

老父外边把火观。

（二人分下）

第七場

〔苦中乐牌子，月菊、桂花公主着孝服上。起二更。〕

桂花公主：（唱）

離樓上打罢了鼓二点，見駙馬灵位泪不干。
我只說咱夫妻白头到老，誰料想中毒酒你喪黃泉。
老父王在西光还把咱盼，等候着咱夫妻同去問安。
老父王盼駙馬你永不得見，
你怎知你的几身受孤单。

（阿哥哭）（夾白）我的儿啦……。

儿幼小你怎知你父殉難，你的父靈你我永离人間。

（阿哥大哭，桂花公主悲痛的望着阿哥）儿啦！你的两眼噙泪，望着为娘莫非想要你那父亲抱你么，可憐的儿啦！今生今世再也見不着你那慘死的爹爹了……。

（唱）望我儿成人大朝中查看，

拿住了下毒賊与父报冤。

哭夫君只哭的肝腸寸断，見月菊在一旁更是悲慘。

你随我进天朝同共患難，还望你多照应阿哥儿男。

老父王长亭对我盼，包文正在朝是濟官，

盼望着包大人早早回轉，捉仇人与駙馬雪仇报冤。

哭駙馬盼包公神魂迷乱，

手扶着駙馬灵我哭叫哀天。

〔入鑼，起三更，郭松上。〕

郭松：（念扑灯蛾）

宮院領了天子劍，要害胡女染黃泉。

拳足跳、進宮院，好似孔明燒戰船。

用手燃起无情火，叫他母子命不全。

〔郭放火介，火光火起，月菊惊醒。〕

月菊：哎呀！皇姑，不好了！

桂花公主：怎么样了？

月 菊：宮院發火！

桂花公主：莫要慌忙，現有天仙籙寶衣在此，你我躲避一時。

〔二人慌作一團，失去阿哥，急忙躲起，郭松連內把阿哥拖出，並將宮門鎖上，急下。〕

〔楊文覺、趙伯春、景邊臣、宋仁宗、四龍套、杜文煥急上。〕

宋仁宗：楊愛卿快去救火。

楊文覺：隨我來。

〔眾急下，郭踰上。〕

郭 松：我觀這一娃娃生的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必有大富大貴，太師爺無子，我給太師爺送了去。（急下）

〔楊文覺等急上，楊見宮門有鎖。〕

楊文覺：宮門有鎖。

宋仁宗：楊愛卿鑼打宮門，先救貴人。

楊文覺：運命。（打開宮門，冒火急入內救出月菊、桂花公主）

宋仁宗：再尋我的皇孫。（楊入尋不見急出）

楊文覺：失迷不見。

宋仁宗：哎呀我的皇孫哪。（昏介）

眾：萬歲醒來！貴人醒來！（宗醒介）

宋仁宗：（念）

為王睜開二目觀，

不見皇孫在那里。

王的皇孫不見面，

大宋江山一旦息。

（桂花公主醒介，見沒有兒子）

桂花公主：我那阿哥兒子哪里去了！

眾：失迷不見。

桂花公主：怎麼失迷不見，

月 菊：正是。

〔桂花公主如沉雷擊頂，幾乎又暈倒，憤怒之極。〕

宋仁宗：貴人，阿哥不見，慢慢尋找，你要保重身體，莫要急瘋了。

桂花公主：（痛憤的慘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瘋介）

(唱) 說我瘋来我不瘋， 我是上方老寿星。

王母娘賜我一遺旨， 命我下凡查奸佞。

(見宗) 啊，啊，我臥識你呀，你可是上方的玉皇大帝，

宋仁宗：貴人，我是你家父王。

桂花公主：(仔細看宗) 哈哈，不是的，不是的；哈哈，(向趙) 你可是上方的太白金星。

趙伯春：臣是趙伯春哪。(桂又向景)

桂花公主：你可是上方的都御史，

景邊臣：臣我是景邊臣。(桂仔細看介)

桂花公主：不是的，不是的；哈哈。 (看楊) 你可是上方的小青龍，

楊文覺：臣是楊文覺。(桂細看楊介)

桂花公主：不是的，不是的；(猛的以目怒觀杜) 是你！(杜大驚)，

(桂近逼杜) 真是你！

杜文煥：(惶惶失措的) 臣是杜文煥，毒藥之事可不是為這哪！

桂花公主：真的是你，奸賊！(打杜一耳光)

(唱) 回頭來觀見奸賊的面， 你是奸賊爛桃紅，

一无仇来二无恨， 你挖我双足为何情。

講着恼，带着气，(吞楊的劍)

手執着沉香拐倒打奸佞。

(打杜，杜跪下)

众：萬萬歲，貴人打下殿去，

宋仁宗：追上前去。(众同下)

第 八 場

(众扶宋仁宗上、杜妃、郭松齡上。

众：老主得病。

杜妃：摔进宮来。(常隨扶宗下，众倒下。杜狼狽地上。)

杜文煥：娘娘千岁快救老臣。

杜妃：爹爹为何惊慌？

杜文娘：胡女打进宫来了。

杜 妃：爹爹躲在下面。（杜急下）郭松：吩咐常随伺候。

郭 松：常随官：伺候了。

〔四常随两边上。〕

杜 妃：郭松宫门把守，胡女到来禀报得知。（下）

桂花公主：（内唱）

年年有个三月三，

（上唱）王母娘娘会群仙。

灵霄殿赐我旨一卷， 下凡来捉狗佞奸。

驾起祥云往前盼， 何人面前把路拦。

郭 松：你是干什么的，

桂花公主：我是大罗神仙。来渡化好人成神来了。

郭 松：你渡化渡化我吧。

桂花公主：那，你得听我的话。

郭 松：好，我就听你的话。

桂花公主：好，你先给我跪了。（郭跪）拿摸着手，（郭拿）闭住眼，（郭闭眼）我教你个经，我唱啥你学啥。

郭 松：你念我学，

桂花公主：哎哟，阿弥陀佛哇。

郭 松：哎哟阿弥陀佛哇。

桂花公主：弥陀佛哇，哪嘛哪嘛呀呀呀哪哪哪一呀嘛，（郭学不成，桂笑）哈哈……

郭 松：师父，我看我也不会成神，你在这里稍等，待我给你传传。

桂花公主：蹲在这里，

郭 松：（郭哄骗的）王母娘娘在这里。这就是王母娘娘的宫院。

桂花公主：好，我正要见王母娘娘，你给我传吧。

郭 松：禀娘娘，胡女进宫来了。

杜 妃：叫他进来。

郭 松：师父，王母娘娘叫你进去哩。

【妃暗上。

桂花公主：帶路。

（唱）賤妃傳出叫我進，
走進宮院用目尋，

我大搖大擺進宮門。
見賤妃氣的我咬牙根。

杜 妃：（唱）一見胡女進宮院，
出言郭松一聲嘆，
你把胡女用繩捆。

不由杜妃惱心闌。
娘娘傳旨你進前。

郭 松：（郭拱福地）師父過來吧。

桂花公主：干什么呀？

郭 松：你这身上穿的，手中拿的都是什么呀？

桂花公主：这是仙衣、登云鞋，这是斩仙剑、拂尘、捆仙繩。

郭 松：这些东西都破了，王母娘娘說了，仙你換新的嘍。

桂花公主：那就給我換換吧。（把东西都給郭，郭拿繩在手）

郭 松：師父，这捆仙繩有什么用处。

桂花公主：那家神仙犯了罪，就用捆仙繩把他捆起来。（說时以繩套郭）

郭 松：師父还要捆我，我不是神仙哪！（取下繩子）師父你是神仙，先捆捆你試試吧！

桂花公主：你是試試灵不灵。

郭 松：是的。師父咋捆哪。

桂花公主：你听我說，先換两个套，套着我的指头。（郭以繩綁住桂手）

郭 松：吊起来。（众將桂吊起）

杜 妃：（唱）重重打她一百鞭。（常隨以鞭打桂，月菊急上見狀）

月 菊：賤妃責打我那皇姑，待我报与老主得知。（急下）

郭 松：月菊过去。

杜 妃：抓回来。（郭將菊拉回）你这个丫尖，是不是看見我責打你那皇姑，你見了你那老主爷反嘴是也不是。

月 菊：奴婢不敢。

杜 妃：說什么不敢。郭松，把他的舌根拔下。（郭以刀割去菊的

舌)头把他二人打出宫去,(众推桂,菊下)郭松,传我旨意,晚
諭百姓,不准舍与他二人剩飯半碗。那个給他半碗剩飯,全家
处斬,禍灭九族。

郭松:是是。(急下)

杜妃:两旁退下,(常随退)有請爹爹。

〔杜文煥上。〕

杜文煥:我問胡女,

杜妃:趕出京去了。爹爹定計上來。

杜文煥:若其不然,趁此老主有病,我回到府中,假修喜詔,明早
扶我那裏外孫登基,也就是了。

杜妃:發。正廳:父女把計定,

杜文煥:外甥把基登。(分下)

第九場

〔桂花公主、月菊跑上,郭松追上,將她二人打下。四小軍上挡郭。〕

郭松:干什么的,

軍:查街的。

郭松:我是郭千岁。(小軍急下)下边听着,娘娘有旨,不准舍
給胡女剩飯半碗,那个給他剩飯半碗,全家处斬,禍灭九族。

(下)

第十場

〔四内侍,二宮女捧扇,郭松、杜文煥、杜妃椅子上。〕

杜妃:(唱起板)

老主答得病深宮院,(轉慢板)

扶起皇儿掌江山。

爹爹与我写假詔, 今日聽讀文武官。

鑼鼓打鑼五更点, 西宮院拖出龙一盘。

黃罗宝伞龙凤扇, 下罩新主登金鑾。

(升殿)

出言來我把郭松喚, 擺金鑾宣來文武官。

郭松：（唱）忙把金鐘击三点，
〔景边臣、楊文覺、赵伯春上。〕

景边臣：（唱）文武臣齐来站朝班。

楊文覺：（唱）老主得病深宫院，又有何人登金鑾。

赵伯春：（唱）咱只管上殿把礼见，（景边臣、楊文覺、赵伯春进殿一看）

楊文覺：（唱）原来是西宫杜妃咱不把她参。

同：不参就不参。

杜妃：（唱）喝住楊将好大胆，为什么不叫文武参。

楊文覺：（唱）非是为臣不参你，你是何人掌江山。

杜妃：（唱）老主染病深宫院，托孤幼主掌江山。

楊文覺：（唱）老主有心把江山社，为何不跪諭文武官。

杜妃：（唱）那一时社位天色晚，未曾惊动文武官。

楊文覺：（唱）天色晚来天色晚，过了今天有明天。

杜妃：（唱）有心明天議朝事，恐怕朝中出奸蠹。

楊文覺：（唱）老主既然把位社，立下国号什么年。

杜妃：（唱）各国都有欽天監，立下国号建康年。

楊文覺：（唱）建康年来建康年，不見圣旨往下傳。

杜妃：（唱）楊将要吧圣旨看，老主詔书往下傳。

郭松把旨傳下殿，

郭松：（唱）楊文覺拿去仔細观。

楊文覺：（唱）撩衣迈步上金殿，二目睜睜把旨观。

用手我把圣旨展，

（唱孤唱）

皇帝留曰，文武两班。

老主年迈，六十有三。

托孤社位，幼主掌权。

立下国号，建康之年。

那家愿保，官上加官。

那家不保，罪犯弥天。

观罢了圣旨笑连天。（笑）哈哈哈哈哈！

杜 妃：（唱）喝住楊將好大胆，

楊文覺：（唱）非是为臣来发笑，

杜 妃：（唱）老主得病深宮院，

我替老主执笔管，

楊文覺：（唱）任你写来任你念，

你胆大米臣大胆，

杜 妃：（唱）老主封你官大了，

楊文覺：（唱）官大是俺功劳换，

杜 妃：（唱）说什么官是功劳换，

楊文覺：（唱）看功劳上俺家庙里看，

杜 妃：（唱）两狼山来年深远，

楊文覺：（唱）娘娘不把功劳念，

杜 妃：（唱）不站班，把你斩。

楊文覺：（唱）老主爷封过不斩俺。

杜 妃：（唱）不叫斩来把你贬，

楊文覺：（唱）封官容易降职难。

杜 妃：（唱）莫非江山你想坐，

楊文覺：（唱）为臣不坐你鎗江山。

杜 妃：（唱）莫非楊将你想造反，

楊文覺：哎呀！君逼臣反有何难。

擦衣迈步下金殿，

回府下只把大炮点，

〔中军点炮介，兵士上场。〕

兵 ； 见过楊谷。

楊文覺：（唱）威风凛凛午門站，

咱朝出了杜文煥，

这一番随我上金殿，

光要拉弓莫射箭，

来来来随谷上金殿，

娘娘若把龙位让，

你笑娘娘为那般。

緣何笔法不照先。

未从提笔龙爪蘸。

因此笔法不照先，

你要成龙就上天。

蟒袍玉带你敢穿。

你把娘娘下眼观。

非是娘娘恩赐俺。

不见你功劳在那边。

我先人闯过两狼山。

娘娘不念也枉然。

为臣霎时不站班。

再叫楊府众将官。

点就人馬叁三千。

你听楊谷把令傳。

他父女在朝謀江山。

刀要出鞘弓上弦。

用大語吓一吓女婬蓮。

說与娘娘野心闊。

君是君来官是官。

娘娘不把龙位耻，
手扶宝剑往下砍，

太平年杀个荒乱年。

杜 妃：（唱）失急慌忙下金鑾。

叫郭松；撞金鐘。

楊文覺：慢着！

杜 妃：（唱）莫撞金鐘忙退殿，
画虎不成反类犬，
你想与孩儿訂巧計，
叫郭松展帶回宮院，

下殿来埋怨声年迈参。
丢入現眼惹笑談。
叫孩儿上了紙糊船。
从今后再不听爹爹言。
埋怨老父是狂徒。
定二計再害楊将官。

杜文煥：（唱）小女儿回宫把我怨，
将身回在西宮院，

（下）

楊文覺：（唱）一見他父女回宮院，
怒一怒杀到西宮院，

到叫他家伤心間。

众 ；（唱）上前忙把大人拦。

楊門在朝忠良汉，

豈能造反落羅籠。

楊文覺：（唱）有心杀到西宮院，
俺楊門在朝忠良汉，
袍袖一揮三軍散，

众位大人把我拦。

豈能造反落羅籠。

說与文武听心間。

滿朝文武請了！

众 ；請了。

楊文覺：他父女回得宮去，再定二計，苦害你我如何是好，

众 ；大人回到府中將衣更換，迎接包明公还朝，再作商議，你看如何，

楊文覺：大人說好便好，正是：忠臣遇良將，

众 ；轅門射挂金。請。

（众下）

第十一場

【杜妃，郭松上。

杜 妃：（唱）有本后宮中恨上加气， 想起来昨日里十分荒恥。

老爹爹写假韶傳出宮去，皇府殿扶我几面南登基。
楊文覺看破了俺的巧計，俺登基他不保把俺來欺。
俺父女面帶羞跑回宮里，至如今又是恨又是着急。
西胡女被俺害跑出京去，还恐怕他对于包公說知。

（向郭）

我命你扮响馬追趕前去，中途路杀胡女灭口絕迹。

郭 松：娘娘請回定，（妃下）

（唱）在宮中扮响馬，衣服更定，（更衣）

我只把这把刀藏在腰里。

急忙忙出宮去追趕胡女，

杀死了他二人我功劳第一。

（急下）

第十二場

〔徐年上。〕

徐 年：（唱）徐年催馬往前盼， 我与老王把信傳。
我徐年。騎馬長亭被督，皇姑命我与老王報信，待我快馬前行，

（唱）玉皇姑在長亭把我差遣，命我西羌把兵搬，
駙馬夫婦回朝轉，我也隨皇姑進中原。
人馬行至長亭站，滿朝文武接風寒。
哪家奸賊行短見，害死騎馬喪黃泉。
老王西羌不知曉，見了老王把信傳。
加鞭催馬往前趕，為皇姑我不怕跋涉艱難。

（下）

第十三場

〔四羌兵、亞紀宏上。〕

亞紀宏：（唱）駙馬夫婦回京轉， 見了秦公交旨還。
單等駙馬回來轉， 兩國修好民得安。
將身打坐銀安殿， 但願騎馬早回還。

〔徐年上。〕

徐年：（唱）来在宫门把马站，
禀与老王，就说徐年回朝。

兵：禀老王爷，徐年回朝。

亚纪宏：命他见我。

兵：命你去见。

徐年：（唱）走进宫院施礼见，

亚纪宏：（唱）出言我把徐年叫，
随你皇姑天朝进，

徐年：（唱）老王不知来路事，
骑马回朝去交旨，
人马来走到长亭，
是哪个奸贼行短见，
骑马用了三杯酒，

（亚大惊）

亚纪宏：怎么？骑马他就死过了？

徐年：死过了。

亚纪宏：哎呀骑马呀！（晕倒）

众：老王醒来！（亚慢慢苏醒）

亚纪宏：（念扑灯蛾）

听一言倒溜卒。（哭叫）皇儿！骑马！哎呀骑马呀……

（亚后急上。）

亚后：（念扑灯蛾）

本后急忙出后宫。（见状）为何宫院动哭声，

亚纪宏：（唱）如今徐年回朝转，快对你皇后说实情。

徐年：（唱）徐年报，皇后听，我随皇姑奔汴京。

人马来行长亭内，文武摆酒来接风。

那家文武不行正，他在酒中下毒孽。

骑马用了三杯酒，七窍冒血丧性命。

（后大惊）

亚后：怎么骑马死过了？

徐 年：死透了！

亚 后：哎……駙馬呀！……

（念扑灯蛾）

亚紀宏：（唱）既然駙馬喪了命，
如今發兵天朝去，
先與駙馬把仇報，
用手賜你一支令，
你替為王把兵點，

亚 后：（唱）用手拿起一支令，
（唱慢板）

皆只為駙馬他死去，
女兒撇在天朝地，
老王發兵天朝去，
本后宮院開言語，
如今發兵天朝地，
入馬站在宮院里，

〔亚紀宏上。〕

亚紀宏：（唱）在此后宮更衣裳，
走進前宮把話講，
朝中之事你照望，
叫達兒與我馬帶上，

亚 后：（唱）但愿捉住賊奸党，

問老王發兵不發兵，
見了宋公把理明。
再接女兒轉回程。
你替為王點兵。
我到后宮把衣更。（下）
我替老王點將兵，

徐年回朝報消息。
朝朝暮暮受孤凄。
要与宋王論是非。
說与达儿听心里。
要与駙馬報冤屈。
就等大王更換衣。

天朝去会大宋王。
說与梓童听端祥。
要与文武多商量。
定与駙馬報冤枉。（下）
滿斗焚香謝上蒼。（下）

第 十 四 場

〔楊文寬備馬上。〕

楊文寬：（唱）楊文寬打馬高冲撞，
廟出奸賊杜文煥，
長亭只把毒酒獻，
东宮上院用火點，
扶起他兒登龙位，

越思越想惱心間。
龍起西宮謀江山。
害死長王喪黃泉。
又把費人赶外邊。
我与文武不排班。

府中我把衣更換， 去找包公把信傳。
回朝叫他細查看， 看是何人想篡權。
催開大馬往前趕， 見了明公定連環。（下）

第十五場

包拯：（內唱起板）

領王旨意把海過，

〔四小軍，王朝，馬漢等八校對領包拯上。〕

（唱二八板）

只為民間起風波。

邊庭之事安排妥，

昨夜睡到三更過，

上水頭漂下來一樹果，

本想上前用幾個，

我夢見山倒壓住我，

我夢見長王千歲帶枷鎖，

他言說明公打救我，

此夢做到三更後，

再不然朝中出大禍，

穿州越縣把府過，

不分晝夜回朝關。

我夢見大雨往下灑。

上有仙桃未有落。

又不飢來又不渴。

壓得本相無奈何。

披頭散髮來見我。

本御腹中有毒藥。

混身冷汗似水灑。

再不然奸臣謀山河。

回得朝去看如何。

（眾同下）

第十六場

〔楊文覺上。〕

楊文覺：（唱）出京走了好幾站， 不見明公在那邊。

楊文覺抖馬往前趕，（道鑼聲）

忽听得道鑼响連天。

下得馬來路旁站，（下馬）看來的他是那家官。

〔包原人同上。〕

包拯：（唱）心急似箭往前盼， 回得朝去交官還。

坐定八抬往前趕，

楊文覺：（唱）楊文覺上前把路擋。

王朝裏与你那相谷，就說楊谷要見。

王 朝：裏相谷，楊谷要見。

包 拯：王朝落了八抬。我看楊大人那里。

楊文覺：我看包大人那里。（二人相見）包大人！

包 拯：楊大人！（二人同笑）哈哈哈哈哈。

（唱）楊大人你寓京有何貴干？

楊文覺：（唱）你隨我無人處我有密言。（楊與包示意，拉馬下）

包 拯：楊大人見了本相說了半句，半句不講，內必必有原故；我心自有主意。王朝！你們不要遠隔，喚着即到。退下。（王、馬等同下）楊大人慢去，我學生趕你去了。（下）

楊文覺：（唱）途路以上坐不便，

包 拯：（唱）各抱頑石坐路邊。（各抱頑石，包抱不動，楊替包抱石）

楊文覺：（唱）一文一武坐對面，

包 拯：（唱）你只把朝中事對給我言。

楊文覺：（唱裁板）

西羌國亞紀宏戰表現，

包 拯：怎么那亞紀宏他又反了。

楊文覺：反了。

包 拯：當年兩國吃過和國御宴，他國不反，咱領不征，怎么他又造了反了，真正豈有……

楊文覺：此理。

包 拯：不道！

楊文覺：之至！

（唱）要要咱主錦江山。

包 拯：（唱）既然是西羌造了反，這一陣就該你當先。

楊文覺：（唱）我征战北海來回轉，長王千歲征西邊。

包 拯：（唱）長王千歲征西土，可曾得勝轉回還。

楊文覺：（唱）長王被困西羌地，
包拯：（唱）兩國愛好結親眷，
楊文覺：（唱）在西羌住夠二年半，
包拯：（唱）長王有功回朝轉，
楊文覺：（唱）咱主賜下百桌宴，
包拯：（唱）文武長亭把酒獻，
楊文覺：（唱）長王用罷三杯酒，

亞大王命他招姻緣。
罷兵不戰民得安。
生下阿哥回朝班。
咱主怎祥把旨傳，
眾文武接風長亭前。
有功必賞理當然。
七竅冒血命歸天。

（包大領）

包拯：怎么？長王千歲就死過了，
楊文覺：死過了。

包拯：長王千歲呀！

（唱）長王千歲把命斷，

楊文覺：（唱）貴人夜宿東宮院，

包拯：（唱）東宮院內走了水，

楊文覺：（唱）救出月菊貴人人兩個，

包拯：（唱）世子皇孫不見面，

楊文覺：（唱）兩宮杜妃行短見，

包拯：（唱）貴人出京誰作伴，

楊文覺：（唱）后跟月菊小了環。

包拯：（唱）咱主為何不查看，

楊文覺：（唱）咱主染病身欠安。

包拯：（唱）咱主染病在宮院，

楊文覺：（唱）杜文煥大杖一人攬，

包拯：（唱）杜娘娘抱子登寶殿，

楊文覺：（唱）文武百官都朝見，

包拯：（唱）您楊家在朝忠良漢，

楊文覺：（唱）滿朝文武把你盼，

包拯：（唱）誰設席，誰押宴，

楊文覺：（唱）押宴本是杜文煥，（沈德大領）

包拯：（唱）毒藥莫非老賊添？

西羌貴人身可安，
三更走水火冲天。
他母子可得命保全，
不見世子皇孫在哪邊。
貴人月菊在哪邊？
把貴人趕出京外邊。

朝中大事誰照管，
西宮杜妃掌江山。
眾文武排班不排班，
就是俺家不排班。
怎肯人前落罵聲。
都盼明公早回還。
是何人陪伴長王在宴前，

楊文覺：（唱）東宮太子怎不見，

包拯：（唱）太子敢在他府前，

楊文覺：（唱）他隱藏太子為那件，

包拯：（唱）誰各後來掌江山。

楊文覺：（唱）東宮發火何人點，

包拯：（唱）離不了郭松太監。

楊文覺：（唱）這事莫非你亲眼見，

包拯：（唱）俺包家斷事賽神仙。

楊文覺：（唱）明公既知事一件，

包拯：（唱）非是对你夸海口，

楊文覺：（唱）回朝拿住杜文煥，

包拯：（唱）回朝拿住杜文煥，

楊文覺：（唱）辨此話敢与我打手击掌，

包拯：怎么还要打手击掌，

楊文覺：打手击掌，

包拯：說是你与我打来，（打介）

楊文覺：（唱）大話來激包家官。

包拯：（唱）如今本相把京進，

我命王朝往里裏，

辨話之間變了臉，

學生如今年紀迈，

一拉一扯上金殿，

楊文覺：（唱）又听明公辨一遍，

如今明公回朝轉，

咱二人假意把臉變，

就該回朝查佞奸。

拿奸賊就在三五天。

拜你為師也心甘。

咱师徒二人打倒顛。

清查戶口你府前。

你差中軍往外傳。

你望本相開了拳。

開拳不過虛点点。

我自有的妙計拿佞奸。

不由俺家喜心間。

清查戶口我府前。

我望明公開了拳。

（假意打包）

包拯：楊大人，這是一計，我可吃不住你这个突突頭哇，

楊文覺：怎么是一計？

包拯：（唱）是一計。（二人同笑）哈哈哈哈哈！

楊文覺：（唱）深施一礼告了便，（楊下）

包拯：（唱）去了楊將保駕官。

王朝馬漢八拍展，

回得朝去拿佞奸。

（众同下）

第十七場

〔桂花跌扑上。〕

桂花公主：（内唱起板）

悲悲切切心酸痛，

（唱二八板）

悲悲切切心酸痛， 浑身棒伤路难行。

不能走动甭走动，（月菊跑过場）

昏迷迷跌倒地溜平。

月菊：（月菊跑上，发现桂花，上前拍叫）

啊啊！啊啊！

桂花公主：（唱）

强打精神把眼睁，

只見月菊面前停。

咱主仆二人又見面，

磕头礼拜我謝神灵。

月菊：我的月菊！

月菊：啊啊！（喘痛）

桂花公主：月菊，你是怎么样了？

月菊：啊啊啊！（指嘴）

桂花公主：为何不会說話了？

月菊：啊！（比拟当社妃贵打桂花时，她想逃回西羌报信搬兵，被郭松捉回，割掉舌头）

桂花公主：原是你耍逃回西羌，报信搬兵，被贼妃捉回，割掉你的舌头。

月菊：啊！（点头）

桂花公主：

（唱）姓杜的贼妃心太狠，

咱与她冤仇海洋深。

咱主仆快回西羌去，

把苦难与老父亲。

发劲全国人和馬，

不报冤仇不甘心。

月菊領緊朝前奔，

(桂花，月菊相攜踉蹌。月菊突然停住)

停足不走為何因？

月菊：你為何不走？

月菊：啊叭！啊叭！（指腹內飢餓）

桂花公主：腹中飢餓，是也不是？

月菊：啊。（點頭）

桂花公主：咱主仆逃難出來，公公太監，侍兒丫環，一個無有，那來的飯食？

(月菊四下一看，比擬有樹，從樹上折枝，做成梆子，向桂比擬討飯狀)

你是要沿街乞討，要些飯食，是也不是？看前面有個村庄，你到那里要些海參魚翅、猴頭燕窩、人參湯來，你我主仆也好充飢！

(月菊比擬，前村沒有這些東西)

啊，要些殘茶剩飯來也是好的。

月菊：啊。（點頭）

〔李老漢暗上。〕

桂花公主：好難哪！

(唱)自幼未出過宮院門， 那里受過這樣貧。

月菊隨我把村進， 見一老伯面前存。

〔以手示菊，上前討要。菊走近李老漢身前，用木梆在耳旁擊兩下。〕

李老漢：干什麼的？

月菊：哇……！（指嘴，指肚）

李老漢：原來是個餓吧要飯的。听我說，早飯已過，午飯未到，別處去要吧。

桂花公主：哎呀老伯，老伯啊！

(哭腔白)哭了聲老伯伯，再叫聲老大爺！你看我們二人逃出京來，未帶分文，如今腹中飢餓難以行走，你把剩飯舍給俺一碗半碗，忘不了老伯的大德大恩情。

李老汉：听他哭的，怪可怜的，我就与他取些饭来，（欲取）

桂花公主：多谢老伯伯。

李老汉：听他的口音，好似西羌口音。莫非他是西羌贵人？哎呀！
娘娘传下旨意，不准给他剩饭半碗，那个给他剩饭半碗全家该
斩，祸灭九族。不免我把他二人吓走也就是了。哪！叫那西羌
胡女，你走了就是罢了。如若不走，（拿棍）吃打。

桂花公主：哎呀！（菊以木棒打李，桂、菊跪下）

李老汉：咳！（感到可怜，但无法去营救，叹气的下）

第十八场

〔桂花、月菊，急上。〕

桂花公主：（唱）

八十老公不行好，手执大棍往下敲。
正行走把我的旧病犯了，一口鲜血往下抛。（吐血）
抬头看又只见八仙来到，在此空中把我瞧。
王禪给我送仙果，孙宾叫我吃仙桃。
用仙果，吃仙桃，游游荡荡我成神了。

〔包拯原人上。〕

包拯：（唱）昨夜做梦三更尽，梦见丹凤摆朝门。
坐定八抬住前进，不分昼夜回朝门。

桂花公主：（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

王 朝：襄相谷，有两个女子拦路。

包拯：（唱）叫王朝上前把他问，看他可是那里人。

王 朝：这一女子，你们可是那里人氏。

桂花公主：哈哈哈哈哈！

（唱）我居住就在西羌地，亚纪宏是我老父亲，
啊不是的，不是的。

（唱）千里眼来风顺耳，张天皇是我的老父亲。

提一提登云鞋，
稳一稳莲花盆，游游荡荡起祥云。

(笑)哈哈哈哈哈!……

王 朝: 稟相爷, 原来是个疯子。

包 拯: (唱) 疯疯颠颠怎样问,

王 朝: 还有跟随之人。

包 拯: (唱) 快快唤过跟随人。

王 朝: 这一女子, 向前来, 相爷有话问你。

月 菊: 哇……

王 朝: 稟相爷原来是个哑吧。

包 拯: 王朝, 落了八抬。啊啊! 这两个女子, 身穿重孝, 一个疯疯颠颠, 一个又是哑吧, 内边必有重大原故; 待我详细问来。一个疯子, 一个哑吧, 我可如何问法呀!

桂花公主: (哭) 哎……! 我的儿啦……!

包 拯: 我听她哭的儿长儿短, 敢在是为他的儿子而疯, 待我应他一声。

(以袍袖掩鼻)

桂花公主: 我的儿啦!

包 拯: 那边厢你是母……

众 人: 哦!

包 拯: 退下。你是母亲。

桂花公主: (惊喜地) 那边厢你可是我儿阿哥, (月菊以手给桂花公主比不是)

包 拯: 儿是阿哥。(月菊拉桂)

桂花公主: 是的, 是的。儿啦! 咱可不是天朝人氏。

包 拯: 母亲, 咱是那里人氏?

桂花公主: 咱乃西羌人氏。你那外爷打下战表, 你那爷爷命你父领兵去伐。你外爷见你父人品出众, 命他西羌招寨。二年有余, 生下我儿你来。你父回朝探报你那爷爷, 咱母子随你父来到天朝, 行至十里长亭, 不知那个奸贼, 酒内下毒, 把你父就害死了哇……!

包 拯: 怎么! 我那父王就死过了?

桂花公主: 死过了哇!

包拯：唉！长王千岁呀……！母亲，后来之事，

桂花公主：咱们母子夜宿东宫，不知那个奸贼三更发火，为娘只道把我几烧死内边，不料我儿就成人长大了！

包拯：儿成人了。

桂花公主：儿啦，你这般模样，你是居了官了！

包拯：居了官了。

桂花公主：你怎么鬍鬚根根如銀了！

包拯：是我常常思念我那父王、母亲，不能相見，愁的鬍鬚也就白了。

桂花公主：儿啦，你看天朝奸多忠少，快随为娘回到西羌去吧。

（拉包拯欲走）

包拯：母亲撒手。母亲撒手。（月菊拉桂花公主跑下）

（唱）察其言来观其行，她本是西羌公主駕来临。
公主逃难脚步紧，后边必有行刺的人。

王朝，馬汉：

本相前行把京进，您二人紧护女子身。
拿住刺客我要問，一路之上加小心。
（王朝、馬汉急下）
張龙赵虎把轎頂，不分晝夜回朝門。

第十九場

〔月菊、桂花公主跌扑上。〕

桂花公主：（唱）

嗚住奴才心太恨，为什么不认你娘亲。
登云鞋、穩一穩，赶奴才赶到九霄云。
（跌臉的下）

第二十場

〔郭松內唱一句上。〕

郭松：（唱）我与娘娘計定好，追杀胡女走一遭。
观見前边一小庙，到在庙內看分曉。

进得庙来用目瞧，
出得庙門四下找，
果是胡女来到了。
将身躲在庙門內，

不見胡女为那条。
〔桂、菊內喊：走哇！〕

胡女到來吃鋼刀。

〔桂花公主、月菊跪上。王朝、馬汉隨上。〕

桂花公主：（唱）

月菊領我快快逃，
覓見前边一小庙，
月菊領我进庙找，

不見奴才那里逃。
想必庙內躲藏了。

郭松：（唱）擋住女子那里逃。

手执鋼刀把命要，

〔桂花公主、月菊跪下，王、馬捉住郭。〕

王朝：（唱）王朝馬汉来到了。

拿个繩儿把你套，

見了我爷有开消。

郭松：（唱）你爷可叫何名号，

王朝：（唱）开封府尹本姓包。

郭松：（唱）听说包公他來到。

不解帶帶一泡。

馬汉：（唱）一拉一扯出了庙，

上使拳打下足擦。

（拉下）

第二十一場

〔亞紀宏，四差兵上。〕

亞紀宏：（唱）人馬离了西羌境，
达几此地营扎定，

前面不遠是汴京。
歇兵三日再进城。

〔月菊、桂花公主跪上。〕

桂花公主：（唱）

月菊領我快快跑，
不論坑河一齐跳，

一步迟了吃鋼刀。

（桂花公主倒地，亞紀宏急忙抱起）

亞紀宏：（唱）急忙擋住女多姣。（注意一看，臥地是女儿）

你是女儿，你是桂花。哎呀！苦命的儿啦。

（唱）一見女儿痛死我，

誰料你吃苦受折磨。

滿身棒伤皮肉破，
喚亲月菊忙問过，

神魂不安象瘋魔。
您主仆受灾难却是为何？

月菊：你皇姑为何落到这般光景？

月菊：啊啊，（张嘴，指没舌）

亚紀宏：你的舌头被人割去了嗎？

月菊：啊。（点头）

亚紀宏：是何人苦害你們，你不能說話，且写个字来。（月菊就地写个杜字）啊！我明白了。

（唱）一个杜字写在地，不用人說明心里。

定准是杜家父和女，要害她主仆命归西。

我的儿到营中将养身体。（月菊搀桂花公主下）

人来！带馬。

捉住了奸贼賤妃刀割斧劈。（同下）

第二十二場

〔四人役，张龙、赵虎、包拯上。〕

包拯：（引）官居开封，坐府尹，致君溥民。（坐大堂）

〔王朝、馬汉带郭松上。〕

王朝：（念）撤出鷹鷂去，

馬汉：（念）捉拿燕雀回。

王朝：将他看好，待我稟与相爷。（持刀进）稟相爷，拿住行刺之人，鋼刀为証。

包拯：带上来！

王朝：（向外）带强盜。

王朝：走！（退）

郭松：明公！請了！請了！

包拯：来者你是郭千岁嗎？

郭松：不錯！就是洒家！

包拯：去刑，去刑！（馬汉輪郭松去刑）郭千岁請坐。

郭松：請坐。

包拯：郭千岁你身旁可好？

郭松：洒家落得这般光景还好得什么好？

包拯：哇！好你王朝，本相叫你拿行刺之人，为何将郭千岁带上堂来？

王朝：小人是按察拿人。

包拯：有什么脏证？

王朝：钢刀为证。

包拯：站过去！郭千岁不在宫院侍候娘娘凤驾，来到荒郊为何？

郭松：只为老主身得重病，来到荒郊采药。

包拯：荒郊采药为何带来一把钢刀？

郭松：草药取用根叶，刨根削叶，不用钢刀，难道叫我手扒牙咬不成。

包拯：好刀，真来好刀！

郭松：速夸数声，莫非见爱？

包拯：好物人人见爱，何况它是一把好刀。

郭松：既然见爱奉送明公吧。

包拯：我这里谢领了，钢刀入库。

王朝：（按刀）钢刀入库！

包拯：郭千岁，老朽多在朝外，少在朝里，咱朝可出了什么事情没有？

郭松：明公，我这里告便。

包拯：千岁请便。

郭松：（出）包黑子问我朝中出了什么事情没有，他包家在朝做官铁面无私，且别說沒出什么事情，就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也不能给他官讲，（进）明公请坐！

包拯：千岁请坐！

郭松：明公！且别說朝中沒出什么事情，就是出了什么事情，洒家乃是太監官官不敢多管、多問。

包拯：是嘛！莫說是郭千岁你，就是老朽我，如今年岁高迈，二目昏花，这朝關大事嗎？老朽也是不管了！

郭松：怎么你不管了？

包拯：我是不問了。

郭松：不問了，告便。

包拯：請便。

郭松：（出）包黑子言講，朝關大事他不管了，不問了，这个事情我还在肚子里整着干啥！我就給他說了吧！（迷）明公請坐！

包拯：千歲請坐。

郭松：明公朝關大事當真你不管了。

包拯：當真不管了！

郭松：既然不管，我就對你言講！包明公提起朝……

众：「感！」

包拯：郭千歲！為何欲言又止？

郭松：耳目甚众！

包拯：王朝你們退下。（众退）千歲講來才是！

郭松：既然提起朝關大事，咱們坐兒往前打。

包拯：是！（二人前移并坐）千歲請講。

郭松：曾記得，昔日亞紀宏打來一通連環戰表，要要咱主的江山，咱主傳旨，命長王千歲挂印為帥，四路總兵馬前先行。平賊二年有余，凱歌得勝，轉馬回朝，咱主得知，賜下皇封御酒，十里亭前去接風洗塵，那時节，太師奔西宮走了一趟。

包拯：千歲！老太師奔西宮干其何事？

郭松：明公你听呀！老太師到在西宮，見了娘娘。娘娘言講“太師我父，你進宮為何？”老太師言講，“大事不好”。娘娘言講：“太師我父，怎么样了”，太師言講：“如今長王還朝，我那御外孫不能登基蒞位了。”娘娘言講“太師我父，就該訂一卦”。老太師言講：“娘娘不必惊慌，臣府下現有八寶轉心釵，左轉三圈是好酒，右轉三圈是毒藥，不免我到長亭，假意給他庆賀，酒里下毒，把長王害死，那怕我那外孫不能登基。”娘娘准了太師的本章，老太師直奔長亭和那文武百官，把長王

訖到正坐，长王不解其意，用三杯药酒，他就嗚呼哀哉了。

包拯：怎么长王死过了？

郭松：小昏王死过了！

包拯：照呀！这个小昏王待咱文武有些不周，死了也是个罢！

郭松：是呀！待咱文武不周，死了就是个罢呀！

包拯：千岁你要往下讲来！

郭松：明公你听：令人打了一报，禀给咱主，言讲长王丧命，他本是父子情常，老主不坐草履，跑到十里长亭，抱住长王的死尸，哭的悲哀不止，珠泪千行。老主本是有道明君，赐下东宫上院，命西羌胡女，他们母子守灵百日。那个时节，老太师又奔西宫走了一趟。

包拯：千岁！老太师又奔西宫干何事？

郭松：明公你听：老太师进得宫去，见了娘娘言道：“娘娘大事不好！”娘娘言讲：“太师我父，又怎么样了？”太师言讲：“老主赐下东宫上院，命西羌胡女小阿哥守灵百天，小阿哥将来成人长大，把江山社给那小阿哥，我那御外孙又不能登基了。”娘娘言讲：“太师我父，你要再定一计。”老太师言讲：“娘娘不要忙道，咱差下一人，到东宫前去放火，把他母子烧死内边，我家外孙岂不登基即位了吗？”娘娘又准了老太师的本章。老太师把酒家官进宫去，赐我烟硝火纸，玉石火镰，还得府去换上素衣小帽，那个时节，我直奔东宫上院而去！

包拯：千岁！东宫上院，盖的本是燕巢不到之处，满朝文武那个能得进去？

郭松：是呀！东宫上院盖的本是燕巢不到之处，那个能得进去呀！

包拯：除非是郭千岁你？

郭松：不才就是酒家我呀！

包拯：千岁！你真是个得用的！

郭松：明公夸奖！

包拯：你可不要瞞哄老朽呀！

郭松：你是誰，我是誰！往后你我都是心腹人了，有啥說啥，一点也不瞞哄与你。

包拯：是呀！今后你我都是心腹之人了，有啥說啥，千万莫要瞞哄才是！

郭松：明公你听！那是我越过花园，冷冷清清，并无一人，我手使无情火燒一个通天彻地，出宫就走。忽听頑童啼哭，那时抱过一看，原是老主谷世子皇孙。我就抱出宫去了。

包拯：你把頑童抱到何地？

郭松：抱着頑童直奔太师府而去。老太师一見問道：“郭松你抱的那家的嬰兒。”我言讲：“是小小阿哥。”老太师接过来一看，这一頑童长的天庭飽滿地闊方圓，到止后来必有大富大貴。老太师言讲：“老父在朝奉君，乏子无后，不免留到太师府下压名寄姓，全当老父的亲生儿子，意下如何。”我言讲：“太师谷，那太好了！”明公，話就留到这里，世子皇孙現在太师府压名寄姓，就这么些。

包拯：千岁！千万千万可不要瞞哄老朽呀！

郭松：今后你我都是心腹之人，一点也不瞞哄你。

包拯：照呀！千岁，你看为臣，东海封官还朝，咱主念我有功，賜我一通圣旨，命我百天不去賀朝。咱朝有大臣上殿劾本，言讲京城出了响馬，都在文武府下躲藏。咱主无奈，把我宣上殿去，賜我一通圣旨，命我排府清查。我想老臣本是文职官員，孤掌难鸣，不免請郭千岁与我帮办帮办如何？

郭松：明公！朝閣大事你不是不管啦嗎？

包拯：管！我就管上这一回！

郭松：你不是不問了嗎？

包拯：問，再問这一遭。

郭松：怎么你再問这一遭，你这一回就把酒家遭进去了。待酒家告去！

包拯：你往那里前去？

郭松：看我这等打扮，豈不惹文武恥笑，向得府去換了我的朝衣朝帽好隨定明公排府清查。

包拯：千岁！你看为臣現有二人小轎，千岁坐在轎內，我把竹帘垂下，千岁望見外人，外人望不見千岁！

郭松：这……

包拯：王朝：看二人轎伺候。

〔众人役，王朝等二人小轎上，

郭松：明公你叫我好慌呀！

包拯：你不要慌！

郭松：你叫我好忙呀！

包拯：你莫要忙。說是你与我，嘿嘿！坐到轎里吧！（把郭松推入轎內）把轎帘落了。

（唱）将郭松推到小轎上，好象是把活人棺材里装。

人役們一齐大街往，（包拯上八抬轎，众同換場）

查一查誰把响馬藏。

咱先查閣老与宰相。（同下又上）

王朝：查过。

包拯：（唱）再查御史和侍郎，（同下又上）

王朝：宰相爷，查过，

包拯：（唱）还要查皇亲并国丈。（同下又上）

王朝：来到太师府。

包拯：落轎。

（唱）王朝馬汉听其詳。（門官暗上，坐門場）

往里相傳，就說有家官員，前來清查戶口。

王朝：誰在？

門官：做什么？

王朝：往里相傳，有家官員，前來清查戶口。

門官：裏太师爷，有一家官員清查戶口。

社文煥：（內白）向他言讲，就說太师爷在朝奉君，老嫗二口，家郎院公，仆女，丫环，三百六十六名，圣上尽知，六部尽曉，

咱府不命清查，叫他別府去查。

門官：亲呀！太师爷傳出，太师爷在朝奉君老親二口，家郎院公，仆女丫环，三百六十六名，圣上尽知，六部尽曉，我府不命清查，別府清查去吧！

王朝：哼！稟相爷，內边傳出，太师爷在朝奉君，老親二口，家郎院公，仆女丫环，三百六十六名，圣上尽知，六部尽曉。他府不命清查，叫咱別府去查。

包拯：嗯！王朝，二次去說，就說清查戶口不是別家，乃是南衙开封府包，当殿領了四块玉印，三口銅劍，奉王旨意，巡查各府。不論那家大臣，皇亲国戚，叫清查就是罢了，不叫清查，吩咐王朝馬汉弟兄八人，手执御棍四对，一怒打进宅去，不論男女老少一繩捆拴，带到南衙問罪。問罪一半，还是要查。

王朝：过来吧！往里二次去傳，清查戶口非是別家，乃是南衙开封府包。当殿領了四块玉印，三口銅劍，奉王旨意，巡查各府。不論那家大臣，皇亲国戚，叫清查就是罢了，不命清查，吩咐馬汉王朝弟兄八人，手执御棍四对，一怒打进宅去，不論男女老少，一繩捆拴，带到南衙問罪。問罪一半，还是要查。

門官：稟太师爷，清查戶口非是別家，乃是南衙开封府包。当殿領了四块玉印，三口銅劍，奉王旨意，巡查各府。不論那家大臣，皇亲国戚，叫查就是罢了，不叫查，吩咐王朝馬汉弟兄八人，手执御棍四对，一怒打进宅来，不管男女老少，一繩捆拴，带到南衙問罪。問罪一半，还要查哩。

杜文煥：（內白）就这样厉害么？

門官：他說厉害的多哩！

杜文煥：（內白）就說太师爷出府去了。

門官：太师爷出府来了。小心点！（下）

王朝：稟相爷，太师爷出府。（杜上）

杜文煥：我看明公那里？

包拯：我看太师爷那里？

杜文煥：包大人！

包拯：太师爷！（同笑）

杜文焕：不知明公几日还朝，少去接风多多有罪。

包拯：好说，少到太师府问安，太师爷恕罪。

杜文焕：明公到来何事？

包拯：清查户口。

杜文焕：老夫在朝奉君，老根二口，家郎院公，仆女丫环三百六十六名，圣上尽知，六部尽晓，还查的什么？

包拯：太师爷的家口不明。

杜文焕：怎见我的家口不明？

包拯：太师爷有子。

杜文焕：何人讲道老夫有子？

包拯：郭千岁讲道。

杜文焕：敢则是郭松？

包拯：正是那人。

杜文焕：现在那里？

包拯：小轿内边。

杜文焕：待我问过。轿内你可是郭松么？

郭松：正是我学儿。

杜文焕：我且问你，老夫有子无子？

郭松：太师爷有子。（杜入帘）

包拯：太师爷有子还瞒的什么？

杜文焕：明公既知，请到府中谈话。

包拯：请！（王、属等下。包、杜二人同进内）太师爷你我在朝奉君，情知太师爷无子，如今你那里来的儿呀？

杜文焕：这只为东宫走水，贵人逃出，搬下阿哥，郭松他……

包拯：太师爷，如今你我都是一家之人了，下讲无妨。

杜文焕：郭松与老夫抱进府来，老夫作为螟蛉之子。

包拯：我有心观看阿哥，不知太师爷意下如何？

杜文焕：这有何难，明公随我来，

〔二人下。内笑：哈哈，哈哈，啊哈哈……！〕牌子上。

包拯：我看阿哥生的品貌不凡，日后必有大富大贵，乃是太师爷之喜呀。

杜文焕：大家之喜哈哈哈哈哈！……

包拯：我学生告去。

杜文焕：那里前去？

包拯：清查户口。

杜文焕：清查那家？

包拯：清查杨府，

杜文焕：明公，杨文觉这个小子是个毒虫你不查着好。

包拯：我一定要查。

杜文焕：好！他叫查就是罢了，若还不叫查，有我给你作主。

包拯：多谢太师，太师请回。

杜文焕：不送了。嗯哼！

〔包出，杜下。〕

包拯：杜文焕我把你个奸贼呀！

（唱）在贼府查明事一件， 访着了长王婚孽男。

叫人役快把八抬展， 再到杨府走一番。

（下又上）

王朝：来到杨府，

包拯：着轿。（门军暗上）王朝，往里去说，有家官府前来清查户口。

王朝：谁在？

门军：干什么的？

王朝：往里相传，有一家官府清查户口，

门军：晓得了。（向内）禀杨爷，有家官府清查户口。

杨文觉：（内白）门军往外传出，杨爷在朝奉君，老根四口，家郎院公内侍家兵，五百八十八名，圣上尽知，六部尽晓，咱府不命清查，叫他别府去查吧。

门军：（向王）过来吧，杨爷传出，杨爷在朝奉君，老根四口，家郎院公内侍家兵，五百八十八名，圣上尽知，六部尽晓，我

府不命清查，叫您別府去查。

王 朝：稟相爷，楊谷傳出，楊谷在朝奉看，老根四口，家郎院公內侍家兵，五百八十八名，皇上尽知，六部尽曉，楊府不命清查，叫咱別府去查。

包 拯：王朝二次上前去說，叫查就是罷了，不命清查，照太師府一樣行事。

王 朝：（向門軍）过来吧。叫你二次相傳，就說清查戶口，非是別家，乃是南衙开封府包。当殿領了四块玉印，三口銅劍，奉王旨意巡查各府。叫查就是罷了，不叫清查，分咐王朝馬汉弟兄八人，手執御棍四对，一怒打进宅来，不論男女老少，一繩捆拴，帶到南衙問罪。問罪一半，还是要查。

門 軍：就这样的厉害嗎？

王 朝：厉害的多着哩。

門 軍：稟相爷。

楊文覺（內白）駢。

門 軍：清查戶口非是別家，乃是南衙开封府包。当殿領了四块玉印，三口銅劍，奉王旨意，巡查各府。叫查就是罷了，不叫清查分咐王朝馬汉，弟兄八人，手執御棍四对，一怒打进府来，不論男女老少，一繩捆拴，帶到南衙問罪。問罪一半，还是要查。

楊文覺：（內白）就这么样的厉害么？

門 軍：他說还厉害的多哩。

楊文覺：就說楊谷出府去了。

門 軍：楊谷出府去了，小心点！（楊上）

王 朝：稟相爷楊谷出府来了。

包 拯：我看楊大人那里？

楊文覺：我看包大人那里？（同笑）

楊文覺：包大人，你到我府何事？

包 拯：清查戶口。

楊文覺：我府不命清查，別府清查去吧。

包拯：叫查就是罢了，不命清查，我搬来个大大制度。

楊文覺：什么大大制度？

包拯：郭千岁。

楊文覺：現在那里？

包拯：小轎內边。

楊文覺：待我問过。轎內可是郭千岁么？

郭松：正是我学儿。

楊文覺：来到楊府为何不下轎？

郭松：我就是不下轎。

楊文覺：門軍，帘儿打了，扯下轎来。

郭松：我自己下来啦，不用扯！

楊文覺：郭千岁你的朝衣那里去了？

郭松：情知你楊府势重，我特与明公帮拳来了。

楊文覺：清查戶口，可有旨意？

郭松：有旨去查。

楊文覺：有旨也不命清查。

包拯：楊大人！

楊文覺：包大人！

包拯：楊文覺！

楊文覺：你包拯！

包拯：楊小子！

楊文覺：你包黑子！

包拯：你反了！

楊文覺：你乱了！

包拯：可恼！

（唱）宋王谷有旨往下降，你不叫清查为哪桩。

楊文覺：（唱）宋王的旨意我敢抗，不准你查俺楊府堂。

包拯：（唱）你敢欺君又罔上，仗什么势力逞什么强。

楊文覺：（唱）論功劳你到俺祠堂里望，俺先人關幽州战死两狼。

包拯：（唱）就因为你楊家辈辈武将，你府中实难免响馬隱藏。

楊文覺：（唱）你說俺武將家隱藏响馬，您文官家里有叫衙花郎。

包拯：（唱）俺文官讀文章考科場，您武將與俺扛書箱。

楊文覺：（唱）俺武將保國去打仗，您文官與俺看帳房。

包拯：（唱）我把你比做守夜犬，

楊文覺：（唱）我說你不如看家娘。

包拯：（唱）手捧聖旨內宅闖，

楊文覺：（唱）誰敢進我把他狗腿打傷。

包拯：（唱）叫王朝看過紅漆紅，（夾白）着打；（打楊）

楊文覺：（唱）給你個順手牽羊扔在一旁。（奪棍）

包拯：（唱）摘下相帽用頭攔。

楊文覺：（唱）一掌打你面朝陽。

包拯：（唱）郭千歲趕快上，

你給學生幫幫忙。

郭松：（唱）郭松一旁看不上，

楊將做事太張狂。

將將胳膊挽挽袖，

來一個旋風腿外帶掃堂，

轉身打你個迎面掌，

楊文覺：（唱）一足踢倒你地當央。

用腳踩住狗娘養，

鷹抓小鷄虎扑羊。

隨手抄過紅漆紅，

楊家的刑法你尝尝。

先打四十風擺浪，

再打四十魚翻江。

叫喪門軍快走，

把小輩拉到惡狗桩。

〔門軍將郭松拉下。〕

楊文覺：（唱）掄拳我要打包相，

包拯：（唱）吓得包拯心里慌。

楊將軍，慢來，慢來。老朽可吃不起你这个買賣頭！

楊文覺：咱二人不是怕了嗎？

包拯：哎，原是一計。

楊文覺：怎麼，是一計，

包拯：是一計。

楊文覺：（笑）啊，哈哈哈哈哈。（包急掩楊口）

包拯：笑不得，還得尚。

楊文覺：怎么，还得恼，

包拯：还得恼。

楊文覺：恼了吧，

包拯：恼了。

楊文覺：包黑子，你反了。

包拯：楊小子，你叛了。

楊文覺：你敢隨我上殿見君，

包拯：耻你个奸贼头行！

楊文覺：你个奸贼隨我来！（感到可笑，一乐下）

包拯：妙哇！

（唱）武將軍文丞相， 为保社稷裝瘋狂。

楊將軍假惱假气出府去，俺包拯假羞假怒上朝堂。

將身來在御街上，

〔亞紀宏帶四兵卒上。〕

亞紀宏：（唱）來了孤家西羌王。

包拯：來者你是哪家王爺，

亞紀宏：西羌王亞紀宏。你是哪家大臣，

包拯：開封府尹包拯。

亞紀宏：破路！

包拯：哪里去？

亞紀宏：進朝与你主辦理。

包拯：大王為了何事，

亞紀宏：皆只為你朝的好臣賤妃毒死了長王千歲，苦害了我國公主。

包拯：老臣正為此事，要与長王公主報仇雪恨。大王暫且收兵才是。

亞紀宏：有心收兵，可到哪里存身，

包拯：到在南衙開封府存身。

兵：報仇啊！

亞紀宏：慢着！

(唱)大小几郎莫乱嚷，
如今遇見包丞相，
人馬扎在开封府，

孤王把話說其詳。
报仇之事他帮忙。
就事論事定主張。

〔亞領兵下。〕

包拯：(唱)可喜番王講禮社，
王朝帶路御街上。

人馬暫到府下藏。

〔社文煥帶人役上。〕

社文煥：(唱)急忙上殿奏本章。

包拯：(故將相帽打歪)參見太師爷。

社文煥：明公来得正好，西羌亚紀宏反进京来，快同我上殿効本。

包拯：西羌人馬都已誑在我府，就是鷹鷂也飞走不說。太師爷你可知道，楊文覺他也反了。

社文煥：怎么，楊文覺他也反了，

包拯：是我奉王旨意，清查各府，那小子社查也罢，不社查也可，不該将我暴打一頓。太師爷与我报仇哇！

社文煥：何不進宮，見了娘娘奏他一本。

包拯：无人与我作主。

社文煥：老夫与你作主，隨我来。

包拯：請。(同下)

第二十三場

〔四长隨，二宮女，杜妃上。〕

杜妃：(对)朝綱大乱，人心不安。

內侍：太師進宮，

长隨：稟娘娘，太師進宮。

杜妃：內边有請。

长隨：有請。(杜進)

社文煥：參見娘娘。

杜妃：罢了。爹爹請坐。(杜坐)

社文煥：肩稟娘娘，包拯回朝。

杜 妃：（惊）啊呀！包拯还朝，若知咱父女謀害长王一事，岂肯干休吗？

杜文煥：只到如今，包拯成了我的心腹之人，不要紧。

杜 妃：傳出有請。

杜文煥：有請包夫人进宫。（包上）

包 拯：哎呀！娘娘与我复仇哇。

杜 妃：愛卿为何成了这个模样？

包 拯：楊文覺把我暴暴的打了一頓，娘娘快与我复仇。

杜 妃：爹爹定上一計，与明公复仇。

杜文煥：娘娘傳下旨意，五鳳樓与他两家和事，酒內下毒，那怕害小輩不死！

包 拯：只是毒药难下！

杜文煥：老父府中有轉心壺一把，左轉三圈是酒，右轉三圈是毒，老父带上此壺就可行事。

杜 妃：爹爹带我旨意，与包楊两家和事，正是，咱三人定計三人知（下）

杜文煥：莫要走漏消息。（下）

包 拯：毒药是你自己配，你自己配来自己吃。

（唱）如今明白了已往事， 轉心壺，現在他府里。
奸賊定下毒酒計， 害不住人家害自己。
包文正逐步出宮去， 到只得五鳳樓細看端的，

（下）

第 二 十 四 場

〔杜文煥帶人役上。〕

杜文煥：（唱）我好比閻王出了城， 五鳳樓去收亡鬼灵，
来到了五鳳樓足离靈， 那边来了文武卿。

〔景边臣，赵伯春上。〕

景边臣：（唱）娘娘旨意傳出宮，

赵伯春：（唱）給包楊两家和事情。

景边臣：（唱）五凤楼前足离蹬。

赵伯春：（唱）见了太师问安宁。（互拜）

杜文焕：（唱）二大人请坐等一等，单等着杨将和包卿。

〔包拯、杨文觉分上。〕

包拯：（唱）东华门来了我包府尹，

杨文觉：（唱）西华门来了我杨总戎。

包拯：（唱）见奸贼不由我杀心动，

杨文觉：（唱）见奸贼气得我二目红。（二人相打，杜拦）

杜文焕：（唱）二位大人请请请，我这里躬身施礼来相迎。

景边臣：（唱）娘娘密令出深宫，

赵伯春：（唱）给您两家和事情。

包拯：（唱）想和解除非是石碾会崩，

杨文觉：（唱）除非是星星交月亮月亮交星星。

杜文焕：（唱）二大人不要太任性，万般要看娘娘的情。

景边臣：（唱）推的推来拥的拥，

赵伯春：（唱）把二人推到正当中。

杜文焕：（唱）人未快快酒筵整，

〔人役摆宴，斟酒。〕

包拯：不给他个奸贼和！

杨文觉：和不了；和不了！

杜文焕：（唱）众大人一齐干一盅。

大家请酒。

景边臣：请。

赵伯春：干。

包拯：干就干。

杨文觉：就是不给你个奸贼和。

杜文焕：杨将军，消消气，老夫我要独敬一杯。可敬得的喝？

众：敬得的。

杜文焕：杨将军，请干门杯。（杨干门杯。杜转壶斟出毒酒一盅）杨将军，请干个双盅。

楊文覺：众位大人哪：

（唱）俺楊家在朝功勞重， 保先王闖過幽州城。
世世代代保大宋， 難道不如他小包拯。

杜文煥：楊家在朝功高望重。来来来，干个双盅。

包拯：哼！

（唱）众位大人您且听， 听俺包拯表表功。
下陈州救活李国太， 在南衙謝過謝馬公。
斷奇案搭救多少老百姓， 難道說功勞比他楊家輕。

景边臣：（唱）一文一武保大宋，

赵伯春：（唱）与和气您两家换换盅。（要給包拯換酒杯）

杜文煥：这是老夫特敬楊將軍的酒，万万換不得。

景边臣：換得的。

赵伯春：換得的。（一人取包杯，一人取楊杯，遞酒入包手）

杜文煥：換不得！

楊文覺：俺楊家功高望重。（上前搶杯）

包拯：俺包家功勞也不小。（护杯。故意用袍袖扫杜眼，讓杜揉眼时把毒酒換給杜）

杜文煥：老夫特敬楊將軍，快把酒杯換過來。

景边臣：与他两家和事，理應換杯。

赵伯春：来来来，大家同飲。

〔众一齐飲干。杜无奈亦飲干。〕

杜文煥：（唱）定計要毒楊文覺， 誰知害了老包拯。

哎！楊文覺老包拯， 两个都是我眼中釘。

害死一个少一个， 慢慢再害楊家兵。

正胡想、腹內痛， 五臟六腑攪着疼。

莫非是轉心壺我轉錯， 药酒喝到我腹中。

一霎时眼发黑神魂不定， 昏昏迷迷不知脩。

（死倒）

包拯：这才是，害人不成反害己，自配毒酒自己吃。王朝！去到西宮下院，說与杜妃知道，叫她前來祭父。

主 朝：遵命。（下）

包 拯：馬汉；去到太师府，报与杜老夫人，叫她抬子前来领尸。

馬 汉：遵命。（下）

杜 妃：（内唱半起板）

一声禀。（二长随，杜妃上）

王朝前来一声禀，言说我妻丧魂生。
来在了五凤楼前落定，看见父尸放悲声。
出门时好好的一个人，刚半天变成了死尸哭。
俺为愿包拯两家来和事，是难容他归阴城。

包 拯：（唱）他自配毒药自己用，自己反把自己坑。

杜 妃：（唱）包拯说话理不通，气得真教二目红。
长随与我御鞮整，见着王去参就包拯。

杜夫人：（内唱半起板）

一声传。（二长随，杜老夫人抬子上）

馬汉我府一声传，言说太师命归天。
五凤楼前下御鞮，见死尸哭得我泪连连。
回头我把包相唤，太师爷为何丧黄泉。

〔包拯趁势夺过阿哥来。〕

包 拯：（唱）转心竟是他自己转，他自己配毒酒自己餐。

杜夫人：（唱）既然太师把命断，明公你转过来俺的儿男。

包 拯：（唱）老夫人还想要阿哥子，

（唱呱咕嘴）

奉劝夫人，大可不必。
小小阿哥，贵人后裔。
东官失火，他有宝衣。
没被烧死，郭松抱去。
抱到你府，全当你的。
你那里不要，我这里不提，
你那里不舍，我这里不依。
你再要小阿哥我取你首级。

还要不要了；

杜夫人：不要了，不要了！（登幕下）

包拯：（唱）将贼尸扯下去急忙掩定，去請來西羌王把話說明。

王朝：有請西羌王爺。

〔亞紀宏上。〕

亞紀宏：（唱）忽听王朝一声請，

來了西羌亞紀宏。

上得堂來开言問，

包相請我為何情。

包拯：（唱）杜文煥奸賊已喪命，

前後案件都查明。

亞紀宏：有勞包相了，多謝多謝。

包拯：我問公主現在哪里？

亞紀宏：待我喚她。（向內）月菊，擰公主來。

〔月菊擰桂花上。〕

桂花公主：（唱）

望定奸賊拿頭碰。（擗亞，坐地下）

亞紀宏：（唱）可憐我儿发了瘋。

包相：我儿瘋瘋顛顛如何是好？

包拯：大王，公主的病乃是神不歸身，因失去阿哥而起。一見她

儿阿哥，病就好了。阿哥在此，大王抱去。

亞紀宏：女儿，你的阿哥在此。

桂花公主：啊（接過阿哥，大喜）阿哥，哎！我的儿啦。

（唱）自那日把我儿你失去，

为娘我神魂顛倒如瘋迷。

如今与儿重相遇，

霎時好了娘病疾。

怀抱嬌儿抽身起，

說与父王听端的。

天朝人俱都是狼心狗肺，

老父王帶孩儿快回西歧。

亞紀宏：（唱）只要是我儿你好了病，

咱父女立即轉回西羌城。

〔亞拉桂欲下。包急拦。〕

包拯：（唱）大王既然到汴京，

荒荒乱乱未进宮。

我的主年老身得病，

你应该去看看你的邦兄。

亞紀宏：（唱）听说宋王身得病，

俺儿女亲家有亲情。

女儿帶路头前走，

进宫去探一探我的邦兄——女儿的公公。

包拯：（唱）臣包拯礼当把路领，我陪大王同进宫。

〔丑、桂、菊、包同下。〕

楊文覺：（唱）众大人五鳳樓安心稍等，看一看咱的主怎把旨行。

〔包拯捧旨上。〕

包拯：（唱）老主傳下旨一通，社位与皇孙把基登。

圣旨下。文武听旨，（众跪）朕躬年迈，脱袍社位，傳与皇孙阿哥登基。众家文武，伺候朝贺。旨罢，朝房等待。

众：請。

（同下）

第二十五場

〔景，赵，楊，包，长随，内侍，宫女，桂花抱子上。〕

桂花公主：（内唱大起板）

一霎时风吹浮云散。

（唱慢板）

一霎时风吹浮云散，风吹浮云露霄天。

父王年迈把位社，扶起我儿攀江山。

本后抱子上金殿，（登殿，坐大案）

初登大宝受朝参。

众：臣，参拜新主。万寿无疆，国泰民安。（跪拜）

桂花公主：众卿平身。（众起，分立）

（唱）众受卿品级台前分班站，听本后敕主加封官。

包受卿忠耿多才干，（包跪）

我封你托孤首相在朝班。

包拯：谢主龙恩。（起立）

桂花公主：（唱）

楊將軍勇武又善战，（楊跪）

我封你世襲招討羅三关。

楊文覺：谢主龙恩。（起立）

桂花公主：（唱）

赵伯春入關拜相作帮办，（赵跪）

景边臣九門提督掌兵权。（景跪）

赵伯春：謝主龙恩。（起立）

桂花公主：（唱）

包丞相一声喚，

本后有話对你言。

长王千岁被誰害，

是誰害他染黃泉。

包拯：（唱）本是奸賊杜文煥，

毒药酒害长王一命归天。

桂花公主：（唱）

东宮大火何人点。

包拯：（唱）就是那太监郭松大宦官。

桂花公主：（唱）

那时候阿哥怎不見，

包拯：（唱）抱到了杜府把人瞞。

桂花公主：（唱）

本后賜你上方劍，

正一正国法采一灭奸。

遵法照律秉公断，

先斩后奏你掌大权。

包拯：（唱）用手接过上方劍，

王朝馬汉听我言，

抓过来西宮把我見，（王、属下，带杜妃又上）

見賤妃气得我咬牙关。

害长王你想把位篡，

燒东宮害赵宋后梁儿男。

把賤妃拉到大街上，

刮骨熬油点灯山。

（王馬拉杜下。内效果。又上。

王 朝：西宮死过。

包拯：（唱）把郭松拉下芦席卷，（众拉郭松过场）

銅劍口内腰断三。（内效果）

王 朝：郭松死过。

包拯：（唱）奉君再奉三五載，

卖国奸臣都斩完。

臣有欺君之罪。

桂花公主：哪有你罪。众卿！乘到光祿寺腰筵。（同下）

——完——

双 攀 枷

(又名, 收铁子监)

張子林 口述

唐桓武 记录
校訂

剧 情 简 介

隋朝末年，以程咬金为首的一杆农民，为了颠覆隋炀帝的暴政，遂啸聚山林，待机起义。当时隐居在延安府的秦琼、王君可二人，和当地恶棍毕云反结成了朋友，毕欲霸占秦琼的妻子未遂，乃将秦、王二人出卖至官府。秦、王二人的妻子投奔到瓦岗山搬来入马，大闹了延安府，最后收复了铁子监，营救出秦琼王君可。

该故事原出自稗官小说“响马传”，系豫剧优秀传统剧目之一。当年名艺人张子林演出最为拿手。

该剧又名“收铁子监”。由于秦、王二人被押监中，项带枷锁，他俩的妻于送饭探监时，用手捂住枷，一面喂饭，一面哭诉，故通名“双桡枷”。

人 物

毕云及（丑）	史大奈（花面）
能干（丑）	程咬金（花面）
秦琼（红脸）	徐勣（鬚生）
王君可（红脸）	罗成（武生）
贾氏（青衣）	铁子监（武生）
王氏（彩旦）	老王（老丑）
毕母（老旦）	把子
春香（花旦）	狱卒、衙皂
知府（鬚生）	戥兵、刽子手

第一場

〔半云及上。〕

半云及：（念）家父在朝居高官，菽是榮耀；

紗羅綢緞有几套，風騷；

肚里學問无有分毫，欠教；

學里离我不熱鬧，吵鬧；吵鬧；嚷鬧，真熱鬧；

我生半云及。家父在朝作官，我們母子二人在此原郡，是我懶讀四書，每天帶領小郎扎槍玩耍，今天穩坐府下，心中憂悶……（家人能干暗上）我有心去到荒郊游玩游玩，唉，我說能干呀！

能 干：伺候少爺，

半云及：我有心去到荒郊游玩游玩，不知你以為如何？

能 干：少爺說的是。

半云及：好好好，你喚小子們來見！

能 干：好！小子們來見哪！

〔四打手上。〕

打 手：忽听少爺喚，急忙到跟前，不是玩花槍，就是打花拳，見過少爺！

半云及：罢了，罢了，罢了！

打 手：少爺把我們喚出有何事情？

半云及：我少爺有心去到荒郊散心，你們可愿往？

打 手：少爺說好便好！

半云及：既然如此，外边与我准备馬四匹候；

（能干带馬，半上馬唱慢板）

府門外我上了高头大馬，說与了众小子細听心下；此一番咱到在大街以上，遇見了美色女像跟着她；好姣娘只搶到咱的府下，搶咱府与少爺好配雪花；忙吩咐众小子催开坐馬，单等到日过午我轉还家。

（同下）

〔秦琼上。〕

秦 琼：（唱二八）

居住山东在历城，	澆花台上有門庭。
想当初賈家樓曾結拜，	結拜三十六弟兄；
結拜我大哥魏好道，	結拜三弟徐茂功，
河南洛阳单雄信，	金鋼銅環二弟兄，
魯明月、魯明星，	王伯党來薛銀登，
好打花拳史大奈，	斑鳩店上陈楞怔，
好使大刀王君可，	還有我表弟將羅成，
手執金鋼跨黃驃，（压板）	

（夾白）手執金鋼跨黃驃，五湖四海任逍遙。

有朝一日時運轉，要作青天柱一條。

（接唱二八）

時運至把忠心表予當朝。

轉一步穩坐在小店以內，王賢弟他到來把話講明。

（留板）

〔起家子，王君可上。〕

王君可：（接唱二八）

王君可我居住河間城，	隨二哥傳教外邊行。
俺弟兄賈家樓曾結拜，	結拜三十六弟兄，
三絡鬚鬚面通紅（压板）	

（念）三絡鬚鬚面通紅，亞賽前朝二關公。

有心去赴單刀會，缺少周倉和關平。

（接唱）

望定了秦二哥施禮相奉，（店小二暗上）

店家：

店門外有了事，你往里傳稟；（留板）

〔四打手、能千領半云及上。〕

半云及：（唱流水）

忙吩咐眾小子催開坐馬，我一到四鄉里前去玩耍，
催坐馬來至在江關以下，有听的眾小子稟報根芽。

能 千：肩裏少斧；來到西關，店房中有兩個傳教的。

毕云及：接馬，看馬扎子过来；叫店家往里相傳，傳与两个傳教的，就說毕少爷到了；

能 干：店家往里相傳，傳与两个傳教的，就說毕少爷到了；

店 家：肩裏秦二爷；門外來了一位毕少爷要見。

秦 琼：曉得了。五弟；适才店家报道，外边來了一位毕少爷要見，可是哪一个毕少爷？

王君可：噢；二哥，可是与为弟作友那位毕云及么？

秦 琼：口講此話，乃是五弟好友，

王君可：正是。

秦 琼：店家外傳，里边有請，五弟去迎；

王君可：遵命！（王君可出門介）我看毕少爷哪得；

毕云及：我看傳教的是誰；啊，原来是五哥；

王君可：毕少爷請到小店；

毕云及：正要拜訪，小郎退下；（四打手下。王、毕攜手同進，而見秦琼，能干隨進）嘿，五哥；那个是什么人；

王君可：这乃是山东的秦二哥。

毕云及：啊，这就是山东的好汉秦琼；

王君可：正是。

毕云及：五哥；有劳你去說，小弟我与他見礼；

王君可：不見礼也罢；

毕云及：見礼不妨；

王君可：待我与你說过。二哥；毕少爷要与你見礼；

秦 琼：不見礼也罢；

王君可：見礼不妨；

秦 琼：为兄的礼到了；

王君可：毕贤弟；吾家二哥的礼到了；（面对毕）

毕云及：待我上前見礼；

秦 琼：我看毕少爷哪的；

毕云及：我看秦二哥哪的；二哥；哈哈哈哈哈……

（三人同笑：哈哈哈哈哈……）

毕云及：二哥身旁可好；

秦 琼：罢了，半少爷你好！

半云及：我这里謝問！

秦 琼：好說了！

半云及：（向王君可拱咀）呃，嘿！

王君可：半少爷講說什么？

半云及：五哥！我看秦二哥磊磊一条好汉，我有心与他八拜为交，
望五哥向前說过！

王君可：好！待我向前說过。二哥！半賢弟言講，愿与你八拜为交，不知你意下如何？

秦 琼：这可是那人講的？

王君可：正是。

秦 琼：待我上前問过。半少爷！适才听五弟言講，你要与俺家八拜为交，是也不是？

半云及：正为此事。

秦 琼：半少爷，你在那步天堂，秦琼我在那步田地，实在不敢高攀！

半云及：我这里說出，好比那傾桶潑水，好潑難收，真來是慚愧呀！

王君可：二哥該从便从！

秦 琼：半少爷！你只要不恥嫌俺家，斗胆我就从下了。

半云及：我这里感過了，……

秦 琼：我这里沾賴了，沾賴了……，咱們各論年庚上來！

王君可：如此請！

半云及：

秦 琼：俺家卅二岁。

王君可：俺家二十八冬。

半云及：俺家一十八岁。

秦 琼：咱拜一个少兄老弟了吧！

王君可：慢着慢着，还是大者为大，小者为小。

半云及：

秦 琼：此乃是礼上有些不公！

王君可：應該如此。

半云及：

秦 琼：紙馬銀錢不便！

毕云及：这有什么难哉！能干！快到店房門外买一份錢錢紙馬來見！

能 干：遵命！（送紙馬銀錢上）紙馬銀錢到。

秦 琼：（同白）火化丹墀，望空一拜！（叫漫板）

毕云及：（唱）昔日里有一个云夢山，

秦 琼：（唱）云夢山有一个鬼谷仙。

毕云及：（唱）他有两个大弟子，

秦 琼：（唱）兄孙臧來弟龐涓。

王君可：（唱）学只学桃园三結义，

毕云及：（唱）咱不学龐涓孙臧枉結冤。

秦 琼：（唱）走上前望空中双膝跪，

王君可：（唱）各位神灵上听言；

毕云及：（唱）俺弟兄三人來結拜，

秦 琼：（唱）結拜一母同胞男；

王君可：（唱）哪一个忘了哪个义，

毕云及：（唱）天打雷击不容寬；

秦 琼：（唱）破雲头來欠身起，

王君可：（唱）叫大哥你轉上弟拜見！

毕云及：（唱）恁拜我天來，我拜恁小，

秦 琼：（唱）拜罢大小理当然。 有一言說与了二哥知道！

（压板）

二哥：每日傳教为生，就你一人来到此地么？

秦 琼：还有你二嫂也在。

毕云及：二哥呀！

（接唱）

請出我二嫂为弟拜參。

秦 琼：不見礼也罷！

半云及：見礼不妨！

秦 琼：賢弟等候着！

（唱流水）

我与那半賢弟來結拜，結拜了一母共同年。

往前走我來在小店門外，我只把賈氏妻喚上一言！

（留板）

賢妻走來！

〔賈氏上。

賈 氏：（唱滾頭）

忽听的大郎夫一聲喚，也不知他喚我所為哪般。

前行走來至在店房以內，問大郎你喚我所為哪般！

秦 琼：半賢弟要与你見礼！

賈 氏：不見礼也罷！

秦 琼：見礼者不妨！

賈 氏：為妻的礼到了！

秦 琼：半賢弟你家嫂嫂的礼到了。

半云及：好好好，待我上前見礼。我看二嫂哪里，二嫂請來我这里
有礼！

（流水）

走上前望二嫂深施一礼，

（夾白）哟！……

我二嫂長的好，打動我心。

賈 氏：（唱）有一言說與了賢弟知道，（壓板）

嫂嫂開言道，兄弟你是听，

俺本是外來人，還要担待行。

（接唱流水）

叫賢弟担待俺外來之人！（留板）

秦 琼：回去！（賈氏下場）

半云及：（唱）有一言說與了二哥知道！（壓板）

二哥：咱們弟兄在此小店結拜，為弟回到府去，打發人來請您到府上一坐，二哥你看如何？

秦 琼：說好，便好！

毕云及：告去了！

秦 琼：奉送！

毕云及：帶馬！（能干帶馬介）

（唱流水）

我二嫂長的好打動我心。（留板，畢帶隨以下）

秦 琼：（唱）兄好比一輪月烏雲遮蓋，（壓板）

兄比一輪月， 浮雲罩几層。

王君可：一日退雲霧，不久露光明。

（唱）退雲霧只露出月亮光明。（同下場）

第 二 場

（四把子、能干帶畢云及上。）

毕云及：（唱流水）

四鄉游玩回來轉， 帶定小郎回府前，
來到府門把馬站， 這件事倒叫我挂心到。

（邊板）

把 子：（向能干招手）來吧！來吧！你給少爺說說討個賞賜！

能 干：少爺！小子們說啦，討個賞賜。

毕云及：討什麼賞賜，出門還沒有半天，討什麼賞賜！

能 干：少爺！他們說了，太老爺爺留下的舊例，出門就算一次。

毕云及：既然如此，好好好！每人賞給二百大錢，各討方便吧！

把 子：謝賞！（四把子下）

毕云及：唉呀！真是好美色，好佳人吶！

能 干：少爺！每天游玩回來，都是歡天喜地，今天為何愁眉不展？

毕云及：能干啦！我有心事在懷，你能猜着，小南庄有十八頃地撥給你，叫你自種自吃。

能 干：少爷說話可得算事呀！

毕云及：那是自然。

能 干：我也不用三猜两猜，我一猜么，就猜着了。

毕云及：好，你就与我猜吧！

能 干：少爷！你是为的我那秦二奶奶，是也不是？

毕云及：傻哟，我的十八頃呢！

能 干：猜着了沒有？猜着了沒有？

毕云及：嗨嗨！不想你伺候少爷，你真知道少爷我的心事。

能 干：妥啦！少爷我清当这十八頃地的掌柜啦，少爷我走吧！……

毕云及：慢点慢点：这样子你就能当这十八頃地的掌柜么？你怎生一計，把你秦二奶奶弄到我的手中，那你再当也不晚！

能 干：要計，我这一肚两肋巴都是計。你叫我想想……啊，有了，有了！我倒有一計。

毕云及：有何妙計呀？

能 干：如不怎样，修下一帖，去到西关小店，說我家老太太有病，……

毕云及：混帳东西！你怎么咒你老太太有病呀！

能 干：少爷！你不明白，你要不說老太太有病，为什么不請秦二爷，偏請秦二奶奶呢，这是一个計策。若把秦二奶奶請过府来，到你书馆，你不是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毕云及：哈哈，能干！你說这个計中不中？

能 干：少爷！說中就中。

毕云及：既然如此，能干，解墨伺候（能干取来笔砚介）

（唱流水）

叫能干你与我只把墨搵，叫一声秦二哥你得知情；

皆只为我母亲身得重病，請二嫂来探病到我府中。

不多时把請帖修完毕，喚过来小春香来到书厅！

能 干：春香来見！

春 香：来了，来了。

（唱）有春香在后院只把功用，忽听得我少爷喚了一声。

走进了书馆内施礼相奉，问少谷唤奴婢有何事情？

毕云及：（唱）有一言说与了春香知道：（压板）

春香呀！你听我少谷吩咐：西关店房有两个傅教的，一个好汉叫秦琼，一个叫王君可，我们都是好友，随带二人小轿一顶，色衣一套，拿此请帖，把你秦二奶奶，请过府来；以后我定与眼看待！

（接唱）速请你秦二奶到咱府中；

春香：（唱）有春香听此言我这里遵命，

我去请秦二奶来咱府中。

来来来您与我小轿看定，我见了秦二爷只把话明。

（下场）

毕云及：（唱）有只见小丫环扬长去了，单等着秦二嫂来到府中。

（同下场）

第 三 场

〔秦琼、王君可上。輪唱二八。〕

秦琼：（唱）一顆明珠臥滄海，

王君可：（唱）夜明珠失時土里埋。

秦琼：（唱）懷中抱着珊瑚樹，

王君可：（唱）走遍天下無處栽。

秦琼：（唱）有心栽到天宮內，

王君可：（唱）足下邊缺少登雲鞋。

秦琼：（唱）咱弟兄穩坐在小店內，

王君可：（唱）等候着半賢弟請咱來。

〔春香上。〕

春香：（唱流水）

在府下我遵了少谷嚴命，去請我秦二奶來我府中。

坐小轎來至在店門以外，叫了聲店主人向里轉裏；

〔店主人唱上，春下轎。〕

店家：你這裡住的有個秦二爺么？

店主人：不錯，不錯，有一個。

春香：有勞你往里轉稟，你就說畢府有人來請；

店主人：且稟秦二爺，畢府差人要見；

秦琼：命他進來回話；

店主人：秦二爺吩咐，命你去見；

春香：（向轎夫）你們少等一時；我看秦二爺在哪里，我問哪一位是秦二爺；

秦琼：俺家就是。

春香：奴婢見過秦二爺；

秦琼：罷了。我來問你，來此何事？

春香：我家少爺有帖，秦二爺拿去看過；（遞帖介）

秦琼：轉來；為你老夫人身得重病，是也不是？

春香：正為此事。我帶來小轎一頂，色衣一套。

秦琼：哼，你下邊少候一時；

春香：是啦。咱們少等一時；（丫環開轎夫下）

秦琼：五弟；畢府的老太太身得重病，叫你二嫂過府探病，你說去得去不得；

王君可：咱與畢賢弟乃是好友，是去得的。

秦琼：五弟你坐；

（唱流水）

畢府的老太太身得重病，他來請我的妻去他府中。

來只在小房門賢妻來喚，讓你到畢府中去探病症。

賈氏：來了；（滾头上唱）

這方才畢云及只把禮見，看起來那小輩不是娘生；

前行走來至在前店以內，大郎夫你喚我所為何情；

（留板）

秦琼：賢妻呀；

（唱）畢府的老太太身得重病，我命你去探病到他府中。

賈氏：（唱）有一言說與了大郎知道……（壓板）

為妻開言道，大郎你是听；提起了畢云及，他不如狗娘生；

(唱)

看起来半云及不是娘生。(留板)

秦 琼：(唱)有一言说与了贤妻知道……(压板)

提起来半云及，他倒有几房妻，他父亲为官宦，哪一个不胜你呀，

(唱)

教我看您妇道人自卖风流。(留板)

贾 氏：(唱)任憑你讲的是天花乱坠，想叫我去探病万万不能。

秦 琼：(唱)贾氏妻听探病他执意不去，

倒叫我秦叔宝无计可生。

出言来望五弟一声便叫，解劝你二嫂嫂去探病症；

王君可：(唱)王君可施一礼二哥请坐，解劝我二嫂嫂去探病探。

有一言说与了二嫂知道……(压板)

(念)为弟开言道，二嫂你是听；我劝你去探病，弟保你无事情。

(唱)去探病弟保你无有事情。(留板)

贾 氏：(唱)有听得王五弟讲解一遍，

又恐怕失落了他弟兄之情。

又一言说与了大郎知道，把为妻有一言讲来你听；

你命我到半府前去探病，你命我几时去几时回程？

秦 琼：(唱)去探病也不过一时三刻，

我叫你早些儿去早回店中。

【春香和樵夫暗上。

贾 氏：(唱)大郎夫讲此话为妻遵命，说与了小丫环探听分明；

来来来你与我衣服更正；(更衣介)

果然是川綾罗甚是齐正。

小丫环恁与我小轎看定，

到半府探一探太太的病症。

(贾氏、春香、樵夫下场)

秦 琼：(唱)有一言说与了五弟知道……(压板)

五弟，你二嫂去探病，叫为兄不放心！
王君可：大量那毕云及，他不敢起歹心。

（唱二八）

毕云及他不敢，起下歹心！（同下场）

第 四 场

〔毕云及上。〕

毕云及：（唱流水）

丫环妮请二嫂不见来到，这件事倒叫我常挂心中。
将身儿我坐在书馆内等，

〔春香、贾氏、轿夫齐上。〕

春香：（唱）

我只把秦二奶请到府中。

毕云及：好哇！

（唱）速请你秦二奶快忙下轿；

贾氏：（唱）落小轿我来到毕府门庭。

前行走来至在书馆门外，（轿夫下）

毕云及：（唱）施一礼把二嫂往里相迎。（进书馆介）

出言来小丫环一声便叫，我少爷有一言酬来你听。

（透板）

丫环妮：把你秦二奶请到了，你算个能办事的，下去安息去吧！

春香：少爷，我在这里伺候我家秦二奶奶吧！

毕云及：有少爷我在这里伺候着，用不着你了，你下去走吧！

春香：哪！我是不走哇！

毕云及：嘿！这个丫环妮在这里打搅，这便怎样，……有了，丫

环妮：你见过稀罕物件么？

春香：啥稀罕物件呀？

毕云及：一个小虫两个头，着紫屁股门……

春香：现在哪里？

毕云及：现在门外。那……

春 香：哪是呀，哪是呀？（半推春香出門介）噯呀，你拏我出去，我站在門外，听你們說些什麼話。

半云及：二嫂哇！

（唱）有一言說与了二嫂知道：（压板）

你看隨我二哥傳教为生，每日风打头雨打臉，有些什麼好处，你只从了为弟我这心腹之事，吃不尽珍饈美味，穿不完架上罗衣呀！

（唱）来来来你与我只把来成！

春 香：（在門外）噯呀，俺少爷起这种毒心，待我去禀与老太太知道。

（春香下）

賈 氏：（唱）有一言說与了賢弟知道：（压板）

嫂嫂开言道，賢弟你是听，你二哥曉知了，杀你的滿門庭！

半云及：（夹白）不要紧，不要紧，俺是好朋友。

賈 氏：（唱）你二哥曉知了杀你的滿門。

半云及：（唱）我二嫂他不从我心腹之事，引的我半云及渾身发麻，走上前把二嫂怀中攬抱……

〔半母内叫：走哇！同春香上。〕

半 母：（唱）高叫声小奴才快开门庭！

丫环快忙叫門！

春 香：开门，开门，……

半云及：誰叫門呀？

春 香：我，我，我……

半云及：丫环妮，你还不赶快滚开！

春 香：滚开，不是我自己来啦，老太太現在門外等着咧！

半云及：誰呀，老太太？唉呀，我的奶奶呀！这丫环妮真会給我翻点呀；二嫂，二嫂喂，俺娘来啦，我这里开门迎他，你从我背后一溜就跑，事大事小，一跑就了。

（唱飞板）

用手儿开开了門儿两扇……

賈 氏：（唱）賈氏女我這裡拔步抽身。（下場）

〔丫環領母進門，兩面瞧看

半 母：（坐下白）你這個奴才！你在此書館干其何事？

半云及：我在書館內念書咧呀，我的娘！

半 母：你念書，為什麼你一個人有兩個人的聲音吶？

半云及：娘呀，娘呀！我說話，旁邊有個應聲。

半 母：哈哈！你這個奴才，不說實話，為娘我要買打與你！

春 香：老太太，老太太呀！說起這個事，再沒我知道啦！

半 母：既然曉知，你就對我講來！

春 香：老太太，是你非知：那一日我少爺在書房坐的心焦悶倦，帶領家郎院子前去郊外玩耍，行到西關，見店房之內住了二人，以傳教為生，這二人一個叫山東秦叔寶，一個叫河南王君可，我少爺與王君可是個老友，因見秦叔寶人物磊落，他就與那二人八拜為交，結稱一母同胞，他又拜識了秦叔寶的夫人賈氏，不料那賈氏夫人容貌俊俏，打動了我少爺之心，我少爺回家以後，由他干定了一計，說你老人家身染大病，修下一帖叫我去到店房請秦二奶奶過府探病……

半 母：唉呀！你這奴才！看上了朋友的女人，就生心霸占，為何拿住老娘給你做起幌子來了！真乃是胡作亂為，還不與我跪下吃打！

半云及：娘啊！你別听，那都是春香的一派瞎話！

半 母：（唱）有听了環餅說一遍，小奴才與為娘爭下罵名。

有一言說與了我几知道：（壓板）

儿呀！有兩句言語你可曉知，

半云及：不知道。

半 母：你听：美色人人愛，蒼天不可欺，
你不淫人婦，誰敢欺你妻。（叫板）

（唱）象你這小奴才非打不成。

叫了環你與我家法來看，我今天要打你件逆畜牲！

手執著家法往下就打……

春香：（唱）擋住了老太太你且慢行；（送板。丫环攜手，老太太階下。春香坐老太太位上裝腔）半云及呀；你这个小奴才，有兩句話頭你可知道；

半云及：儿不知道；

春香：美色人人愛，蒼天不可欺，你不淫人婦，誰敢欺你妻；

（一節說話，一面用家法打半云及，半跪在地上，垂頭不知）

半云及：我娘說話怎么變了腔啦，聲音咋这样細呀；（抬頭一看乃是春香。起身扑打，春香滾走）

哈哈，这个小丫頭真可惱；他裝俺娘來吓我哩，又打我几板，真可惱；（坐下生氣，能干端上）

能干：我少爺是已經“得得勁勁”了，這十八頃地可沒跑啦，少爺，得啦吧；

半云及：我得啦；板子、沒趣……

能干：少爺；得的什麼板子，我怎不明白呢；

半云及：我對你說吧，我修下帖子一個，命丫环把你秦二奶奶請到書館，還沒說幾句話咧，不想小丫环把老太太搬來，把我一頓好打；我得什麼得呀；

能干：哈哈，少爺；這個事只能怨了环，不能怨我呀；我淨去種那十八頃啦；

半云及：十八頃，十八亩也沒有。

能干：少爺；照你這樣說，你前邊說那話，豈不是不算事么；

半云及：不算事，怎麼不算事；你能再定一計，叫我和你秦二奶奶拜堂成親，那時候十八頃就牢穩啦。

能干：還要計呀；我就是有些計策，待我再籌到……噢，我再定個什麼計策，叫秦二奶奶和我家少爺拜堂成親呢；這個，這個，有了，有了；

半云及：什麼計策；

能干：少爺哪里知道；只因瓦崗弟兄下山，劫去楊林的天子皇綱，一十八名响馬，拿住一十六名，現有秦涼王寨可他們二人現在西關小店存身，如不怎樣，少爺修下一帖，送到知府衙

門，對知府言講，派人到西關小店，將他二人拿住，拿在知府公堂，苦打成招，把他二人下在監中，叫我家秦二奶奶有家難奔，到在那個時節，還怕她不到你手么。

畢云及：好好好，真乃是好計；與我備墨伺候；

（唱流水）。

叫能干你與我把墨備，	字字行行寫分明。
上寫拜上多拜上，	拜上知府得知情；
瓦崗弟兄把山下，	劫去了皇綱胡亂行，
十八名响馬拿十六，	還有兩個沒拿清，
他名秦琼王君可，	他二人現在小店中，
知府把他抓拿住，	打入木籠解到京。
叫籠于你與我將馬順正，	我見了知府把話明。

（同下場）

第五場

〔秦琼上。〕

秦 琼：（唱二八）

賈氏妻去探病不見回轉，倒叫我秦叔宝挂在心中。
轉一步坐只在小店以內……（賈氏上）

賈 氏：（唱）這句話說不出暈倒地留平。

秦 琼：（唱飛板）

有只見賈氏妻昏迷不醒，倒叫我秦叔宝大吃一驚。
叫一聲賢德妻醒上一醒，我的妻你醒來把話講明；

賈 氏：（唱流水板）

昏昏沉沉如在夢，不曉的南北共西東。
猛然間睜開我流淚眼，原來是大郎夫面前停。
有一言說與了大郎知道……（壓板）

秦 琼：賢妻你是怎麼樣了？

賈 氏：大郎啊！畢云及可是你的好友？

秦 琼：朋友倒也不錯；

賈 氏：是呀！既然是好友，他不該修下一帖，詐說他老太太有

病，把为妻請过府去，行至在大門以里，书館門以外，他一把手把我拉进屋內，这句话我也辨不出口来，大郎你到跟前来！

（秦琼走近贾身后）

秦 琼：你要辨说什么？

贾 氏：吓！（怒唾秦面介）

（接唱）

有为妻失了节你怎样为人！

秦 琼：半云及好小輩呀！

（叫快二八板）

又听的贾氏妻辨說一遍，罵了声半云及不是人生！

怒一怒执鋼刀杀尔的家眷，……

贾 氏：（唱）擋住了大郎夫你且慢行；有一言說与了大郎知道，

（压板）

为妻开言道，

大郎你是听，

咱本是外乡人，

还叫你忍耐着行啊！

（接唱）

我說这是不是，

大郎想情！

秦 琼：（唱）我听到贾德妻辨說一遍，不由我秦叔宝仔細想情，

出言来把店东一声便叫，你請出王五爷我有話明！

（店主暗上。）

店 主：有請王五爷！

王君可：（上唱二八）

忽听秦二爷一声喚，倒不知他喚我有何事情，

走上前望二哥施礼相奉，問二哥喚为弟有何事情！

秦 琼：（唱）有一言說与了五弟知道，（压板）

五弟：你与那半云及可是好友？

王君可：朋友倒也不错！

秦 琼：既是好友，他不該修下一帖，詐說他老太太有病，把你二嫂請过府去，行至在大門以里，书館門外，一把手把你二嫂拉进书館，有句話我不好辨，五弟你进前来！（王步近秦身，秦唾王面）

(接唱)

你二嫂失了节，
我的五弟呀！你叫为兄我怎样为人？

(摇头，作犯病介。

王 氏：(唱)我只把大郎夫搀回店中。(素裹同上)

王君可：半云及，你个好小子呀！

(唱)又听的秦二哥讲了一遍，罵一声半云及不是娘生，
怒一怒持鋼刀与儿拚命……(王氏上)

王 氏：(唱)擋住了大郎夫你且慢行。有一言說与了大郎知道：

(压板)

为妻开言道， 大郎你是听，
咱本是外来人， 还望你担待行啊！

(叫二八板)

王君可：(唱)又听得賢德妻說一声， 倒叫我王君可无計可生，
亲来来你随我后店去， 到后店探一探二哥病症！

(同下)

第 六 場

(能千領半云及上，衙皂反上。

能 千：門上哪位在？往里相傳，就說半少谷來拜！

衙 皂：(向內白)稟老爺！

知 府：(內應白)講！

衙 皂：(向內稟)半少谷來見。

知 府：(內白)講！(當場。四衙皂領門領知府上)我看半少谷哪
里？

半云及：我看知府哪里？

知 府：半少谷！

半云及：知府！(二人哈哈同笑，同拉手下。四衙皂大站門領能千、半、
府上，半、府拱手分裏主坐下)

半云及：知府大人身体可好？

知 府：罢了，毕少谷你好？少谷不在府下养尊，来到敝府有何事
見教？

毕云及：这有一帖，贵府看过！（知府看帖介）

知 府：噢！原为此事。

毕云及：知府大人的首功一件。

知 府：不是毕少谷到此，就要興事，我这里照办就是！

毕云及：如此告辞了！

知 府：奉送！（能干、毕、府、衙皂等順下，笛湧。原人又一齐上衙門）

毕云及：請了吧！

知 府：不送了！（能干、毕云及同下場，知府大站門，坐堂）衙皂們，
喚二十名人役來見！

衙 皂：二十名人役來見！（二大差役上）

差 役：見大人！（施礼介）

知 府：帶我飞签火票，到在西关小店，捉拿秦琼、王君可，不得
違誤！

差 役：遵命，大人請回！（同下）

第 七 場

〔賈氏携秦琼上。〕

秦 琼：（滾头）

秦叔宝在小店旧病犯了，恨了声毕云及不是娘生！

有一日我秦琼病体痊好，我定要杀小辈一命喪生。

賈氏妻你拴我后店以内，

但不知到何日病休才輕！

（留板）

〔王君可同髮上唱鬲头。〕

王君可：（唱）叫賈妻你与我把路來領，到后店看一看二哥病痊。

走上前候二哥施礼相奉，問了声秦二哥病疾可輕，

（留板同鬲。）

〔二差人帶二衙皂上。〕

差 役：（唱二八板）

遞了知府一支令， 西关捉拿名秦琼。

进店来先拿王君可，（索拿介）

这一边绑了名秦琼，（索拿介）

押下去。

秦 琼：（同白）唉呀！……

王 君可：（同白）唉呀！……

差 衙：押下去！（差人、尚皂、秦、王同下）

買 氏：（唱飞板）

大郎夫拿至在公堂以上……

王 氏：（唱）这一回倒叫我无计可生！

買 氏：苦哇！

王 氏：嗨，別哭啦！都是为你，惹下那样大的禍害，走吧！到后店中做点飯吃吃，再到衙門口打听打听，生法子給他們送些飯去，才是！

買 氏：哪，走喂！（二人同下）

第 八 場

〔四衙皂，大站門，知府落台上。〕

知 府：撤下鷹鷂去，單拿燕子回！（坐大場，二差上）

衙 差：走哇！交令！參大人！

知 府：压令！免了！我問秦琼、王君可曾拿到！

衙 差：已經拿到。

知 府：綁上来！（押秦王二人上跪介，二差人下）

秦 琼：（同白）見過大人！（跪介）

知 府：你們怎样劫去楊林的天子皇綱，今日要你們做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秦 琼：大人哪！

(叫流水板)

(唱) 扎跪堂口一声禀，

王君可：(唱) 告禀大人在上听！

秦琼：(唱) 劫皇纲之事我不晓，

王君可：(唱) 俺弟兄一字不知情！(留板)

知府：胆大！

(叫二八板)

(唱) 两个响马不招供，(掌刑人上)

掌刑人：叫那秦琼、王君可，恁看：这狼头、樛子、棍子、板子件件都是新的，你要是不招，试试这味吧！

知府：(唱) 两个响马不招供，难道与恁哭不成，
出言衔皂一声叫，本府有恁恁是呀！
你把他夹棍夹着狼头打，十指尖一齐下竹钉！

掌刑人：有招，无招？(打秦主介，二人跪地)

秦琼：(同白) 无招！

王君可：(同白) 无招！

知府：大胆！

(唱) 烧红的铁索腰中系！(挑挑红带向秦王腰间放)

掌刑人：有招，无招？

秦琼：(同白) 去刑，有招。

王君可：(同白) 去刑，有招。

知府：去刑！(将红带去下)

掌刑人：有招，无招？

秦琼：(同白) 无招。

王君可：(同白) 无招。

知府：大胆，红绣花鞋足下蹬。(挑挑红毡帽放二人足上)

掌刑人：有招，无招？

秦琼：(同白) 去刑，有履。

王君可：(同白) 去刑，有履。

知府：去刑，(将红毡帽去下)

掌刑人：有招，无招？

秦琼：（同白）无招。

王君可：知府，好惱！

（唱）我好比古佛蓮台坐， 尔等好比孙悟空，
一个筋斗十万里， 打出我的手算怎能。

·来！

（接唱）

燒壞的黃香往他耳門灌！

差刑人：两个响馬絕气。

知府：（唱）二响馬审死在大堂庭。（卷板）

啊、呵呀！二位响馬上得堂来，被我将他审死，未曾审出口供，上司若还臆知，与我前程不便哪！这个……

差刑人：大人！人不伤心难得死。

知府：如此看香茶激頂！

衙皂：快看香茶过来！（刑人端香茶送到自己嘴上喝喝）呃，你怎么喝啦！快点，快点！（刑人持茶跪秦、王門头，二人还过气来）

知府：靠背將他們喚醒！（二衙皂跪秦、王背喚介）

衙皂：响馬醒來！

秦琼：（唱还阳曲）

昏昏沉沉如在夢，

王君可：（唱）不曉得南北共西东。

秦琼：（唱）耳旁边忽听得有人叫。

王君可：（唱）高一言来低一声。

秦琼：（唱）猛然間睜开流泪眼。

王君可：（唱）原来是二哥面前停。

秦琼：（唱）劫皇綱本是咱程七弟，

王君可：（唱）連累咱弟兄受五刑。

秦琼：五弟呀，咱受刑不过招了吧！

王君可：告禀大人在上听！

秦琼：劫皇綱是我的程七弟，

王君可：这内边也有俺人二名。

知 府：（唱）二位响马招了供， 倒叫本府喜心中，
二位响马监中羈， 秋后处决头一名。

狱卒来见：把这两个响马押下；

狱 卒：走吧走吧朋友；不出钱房子住几天吧；

知 府：把他们撵下去；（狱卒拽索、王同下介）掩门……
〔贾王二氏上唱滚头。

贾 氏：（唱）咱姐妹在小店把饭造定，

王 氏：（唱）与大郎去送饭前往监中。

贾 氏：（唱）前行走只来在监门以外，

王 氏：（唱）脱与了秦二嫂细听分明；（留板）

二嫂你少等等吧，来到监门口啦，叫我去看看（看介）这哪没
一个人啦，待我叫一声。狱卒：狱卒；（狱卒急上）

狱 卒：谁叫门哪；

王 氏：我叫门咧。

狱 卒：啥事呀；

王 氏：你们这里押了两个新起名叫秦琼、王君可，有没有哇；

狱 卒：有这两个人。恁是他们的什么人哪；

王 氏：俺是他们的家眷，你对他说说，向里传传吧；

狱 卒：好；你们少待一时；（秦、王二人暗上，对背歌）君莫二哥五
哥；二位嫂嫂来探望你们来了。

秦 琼：叫他们进监讲话；

狱 卒：好。（转而对贾氏王氏招手）来吧；叫我把监门开开，请进
来相见吧；

〔贾、王氏进。

贾 氏：我看大郎哪里；我看大郎哪里；
（转唱飞板）

贾 氏：（唱）我一见大郎悲哀悲痛，

王 氏：（唱）止不住痛撒撒大放悲声；

贾 氏：（唱）高叫声大郎夫你醒得一醒；

王 氏：（唱）大郎夫你醒來夫妻重逢；

賈 氏：（同白）大郎醒來！

秦 琼：（唱）昏昏沉沉如在夢，

王君可：（唱）不曉得南北共西東。

秦 琼：（唱）耳旁邊忽听得有人叫，

王君可：（唱）高一言來低一聲。

秦 琼：（唱）猛然間睜開流淚眼，

王君可：（唱）原來是我的妻面前停。

秦 琼：（唱）我問恁噫不在小店以內，

王君可：（唱）來至在南監中為何情，

賈 氏：（唱）俺姐妹在店中將飯造定，

王 氏：（唱）叫了聲大郎夫自把飢充。

秦 琼：（唱）這才問俺二人把五刑受了，

王君可：（唱）這一回實在的用不到腹中。（賈、王氏哭介）

獄 卒：（唱）他舉家只哭的悲哀悲痛，倒叫我小獄卒好不傷情。

出言來秦二哥一聲便問，

我問你可有那知厚的寡朋，

秦 琼：（唱）拋起了好賓朋倒也不少，

獄 卒：都在那個地方呀？

王君可：（唱）眾弟兄他都在瓦崗屯兵。

獄 卒：（唱）我二哥在監中只把書寫，差人到瓦崗前去搬兵！

秦 琼：（唱）我有心在監中修下書信，

王君可：（唱）是何人他去到瓦崗城中，

獄 卒：（唱）我二哥在監中只把書寫，我二嫂和五嫂前去搬兵。

（同唱）

咱舉家在監中只把話盼……

（內白：四老爺來監來了……）

獄 卒：（唱）四老爺來監免留兩人！

二嫂五嫂，出去！出去，趕緊出去吧！

秦 琼：（同白）唉呀妻呀！

王 氏：（合白）唉呀，我的夫哇！

（唱飞板）

咱姐妹被赶出監門以外，

王 氏：（唱）这一回倒叫我无計可生！（返板）

王 氏：苦哇！……

王 氏：嗨、別哭啦，就你会哭，哭的人亡家敗，你还哭呀！走吧，走吧！

王 氏：咱往哪里去呀？

王 氏：嗨嗨，你真是不清楚呀！适才他弟兄偏說的什么話你就不記得么，他不是叫咱上……（轉離有外人沒有介）他不是叫咱往瓦崗搬兵去的么？

王 氏：哪，我不知道路呀！

王 氏：你真不中用，难道鼻子下边不是嘴么，咱就不会走着問着么，走吧，咱回到小店把行李收拾收拾，赶快去吧！

（二人同下）

第 九 場

〔干鼓炸史大奈上。〕

史大奈：（引）汉大力不法， 餓死史大奈；
有心去打架， 就是没人惹。

〔內白：你怎恁厉害呀！〕

我就是厉害！

〔內白：你厉害不惹你。〕

是龟种也不惹我。

我名史大奈，外名史四虎谷。当年我們弟兄賈家樓上結拜，結拜三十六弟兄，强者为兄，弱者为弟。当年我們弟兄截了天子楊凌的黃綢，楊凌統兵到來，拿得我們弟兄四下逃散，有亲投亲，无亲奔故，撇下我史大奈也无生意可作，我开了一个小糖

坊，誰要是問我的糖，也得給錢；誰要是看看我的糖，他更得打錢。慢慢把我這個糖坊開死了；把我的本錢也吃干了；也賠干了；現在也無辦法，只得住在老王店中，我把他的本錢也吃干了；老王沒法啦，他就搬到后邊住，我也趕到他后頭，他吃我也吃，叫吃也吃，不叫吃也吃，他要是叫我吃，我就把他的小女兒搭死；唉呀，我越想越沒辦法，是我聞听人言，我二哥五哥在延安府賣藝傳教為生。唉！頃刻天可是快冷啦，我想我去問他打個秋風，他們能不給我換換季么，我就是這個主意。我把老王喚出，叫他給我預備幾個盤纏，我好走（叫老王介）老王：老王；這個東西是往哪里去啦；唉；我坐你財神爷上吧。（叫老王）老王這里來；

〔老王上。〕

老 王：老王運氣低，我留個住店的，有錢他也吃，沒錢他也吃。把我的本也吃干啦，我也沒辦法啦，現在他又叫咧，一定是餓急啦。待我前去看看；呀呀呀；史大爺你是吃著啦，坐在那個地方，下來，下來；

史大奈：我當您的活財神嘍；

老 王：你你，你光吊當我的活財神吧；

史大奈：老王；

老 王：說啥；

史大奈：史大爺我快走啦。

老 王：哪你就走唄；

史大奈：走不得把帳算一算么；

老 王：算啥帳呀，反正你是沒錢給我。

史大奈：老王；你咋這樣說啦，我雖還不起你，難道我欠不起么；你也打听打听，史大爺跟誰干過不說理的事，算算吧；

老 王：零的也不用算，橫豎飯錢、店錢帶借錢，光這成宗的，我已經早給你算好啦。

史大奈：多少呀；

老 王：也別算錢啦，算銀子吧；

史大奈：算銀子也好，那你就算銀子吧！

老 王：九十七兩七錢七。

史大奈：你再給我弄二兩二錢三，免够一百兩！

老 王：你說啥呀，我見天吃的還沒有，我去哪里去再給你弄銀子呀。

史大奈：老王！我看你是個朋友，你拿出來咱倆作個相與！你要是
不拿，小舅不使刀砍你！

老 王：慢點，慢點，唉呀，這個……叫我想想，叫我想想。……
唉！反正是“砂鍋推蒜”就這一碰啦，俺老妻子還有幾兩休已
銀子，給他拿出來吧！（老王付銀介）給給給，史大爺，就剩這
二兩銀子，你將就點吧！

史大奈：拿過來吧！老王！史大爺跟你背幾錢的虧，你知道妥啦。

老王：拿我的行李吧！

老 王：史大爺！你說我呀，我從哪見過你的行李呀？

史大奈：哈，哈！老王！你存心是跟我纏哩。我要是沒行李，你就
留我住店么？我勸你趁早給我拿出來，不然我就使刀背軋你！

老 王：慢些，慢些！叫我想想，啥行李呀，……他進店的時候，
有個破布袖，我把他塞在梁頭上啦，八成就是這個。……（取
小包遞向史大奈）給，給你的行李！

史大奈：老王！這貨真不識抬舉！你摔我的行李，如同摔你史大爺
的臉，哪龜孫不使刀背軋你！

老 王：慢些，慢些！史大爺是你非知，你老這個行李已經在梁頭
上塞了多天啦，上面全是穢土，我這一摔，不是把土摔掉啦
么？

史大奈：噢，老王！照你這一說，你是一番好意，摔這上面的土
剮，哈……（老王也笑介）老王！史大爺笑，不准你笑！
你不准和史大爺對笑！

老 王：是啦，是啦！我不敢笑。

史大奈：笨來來！把行李卷給我！（老王卷行李介）來來來，老王送
送我！

老王：好！我送送你。

史大奈：老王！史大爷去找好朋友啊，我见了好朋友发个财，再来还你的债！

老王：几儿发财哪？

史大奈：总要有那一天啊！几儿发财，几儿还。老王：这已蹚到店门以外啦，你也别送啦，就这吧！

老王：唉呀！这殃神可走啦！我弄点纸，燎燎晦气，再弄点水泼泼，叫他喝浆水去吧！（烧纸并泼水介。泼史大奈脚上）

史大奈：老王！你好龟孙哟！你史大爷去投友去咧，你弄碗水来泼和里！啊，你还有燎的纸，不用说你大爷成殃神啦，我使这个破鞋打你个老杂种！

老王：慢些，慢些！史大爷你听我给你说脱，我烧这纸，是禀告神人保佑你老一路平安，这个水是吉利水，并不是什么晦气水，我这是好意呀！

史大奈：老王！你说你这是好意呀，我说咧，史大爷我待你不错呀！你也不能使这个晦气水泼我呀！

老王：我怎能呢？我不敢。

史大奈：老王！我跟你說，你以后作生意，要和气一点，少惹是非。哪有都象史大爷我这样好的脾气呀，要是遇到那坏脾气的人，岂不把牛头给你磨啦，史大爷走了，你可不用再晦气我啦！（下场）

老王：哈，哈！可走啦！我关住大门睡三天，以后我再不开店啦！（下场）

第十场

〔镜头，贾王二氏上。〕

贾氏：（唱）咱离了延安盼路徑，（压板）

史大奈：（内腔）走哇！

隔人站开，史大爷过去啦！我怕谁，誰敢惹我；史大爷过去啦！（敲空场，再上，转圈）

賈氏：（接唱）俺一到瓦崗把借通。

王氏：（唱）到那里見了弟兄面，搭救他弟兄活性命。

（史大奈和王氏相隨）

正是迈步往前走， 是何人他把俺碰在地流平，

王氏：这是誰呀，把我碰了一跤。我得罵他几鞭：

史大奈：这是誰家的潑婦，一头碰到史大谷怀里，叫我使刀戳他：

賈氏：驢！不要吵了，不要罵了，你不是史大奈么，

史大奈：噢呀！我当是誰咧，这不是二嫂么？二嫂！我方才碰那个女人，她是誰呀？

賈氏：那是誰，史賢弟，那是恁五嫂哇！

史大奈：噢！看看，这是啥話！我說咧，这是俺五嫂哇！差恁把我碰个楞怔。二嫂！你去和我五嫂說說，就說我得罪她啦，給她見个亂，賠个不是吧！

賈氏：史賢弟，賠啥不是呀！都是自个人，待我上前說过就算完啦。

史大奈：好好好！二嫂你去說說吧！

王氏：呃！这个是誰家的驢东西，把我碰了一跌，說什么也不能算拉倒，我非和他再纏缠不可！他怎認為老奶奶是好惹咧！

賈氏：弟妹，你別急啦！你知道那是誰不知道，

王氏：憑誰我也不怕，說怎了俺就怎了！

賈氏：那是咱自己的人咧，那是咱兄弟史大奈。

王氏：誰呀，史大奈，你看看这多丑气，这不給罵几鞭的一样，

賈氏：沒有啥，都是咱自己的人。上前去說几句话，一說一笑，啥都有啦！

王氏：好好好！我看俺史賢弟哪里，

史大奈：我看五嫂哪里，五嫂么？

王氏：史賢弟，哈哈！（兩人見面同笑介）

史大奈：二位嫂嫂！你們为何失急慌忙來在这里，

王氏：噢呀，史賢弟呀！这事真碍口，真不能說。

史大奈：不能說，您倆在哪里丟丑啦么？

王氏：嗨！你說的叫啥話！什麼叫丟丑啦！

史大奈：哪咋着叫不能說呀！

王氏：說出來叫人家听走不得勁啦！

史大奈：好好好！那咱找个背靜地方吧！那邊有個樹林，咱到那里去說吧！（三人轉面坐下）這里也沒個板凳，咱就坐地下說吧！

五嫂快說，快說！快與我說吧！

王氏：賢弟是你非知，听嫂嫂告訴與你，只因你七哥領人劫了天子楊凌的皇綱，楊凌統兵來到，把恁弟兄們打的四下逃散，無處存身，你二哥、五哥我們一共四口，逃在陝西延安府內，住在西關小店，暫且傳教為生。有一個半少爺半云及，原與你五哥熟識，就是當地人士，那一日游玩，在店門以外遇見你五哥，就到店中與秦二哥見面，他見二哥儀表堂堂，他們三人就八拜為交，又請咱二嫂和他相見，誰知道看見二嫂美貌，就生了不良之意，他回家以後，就托名他老母有病，條下一帖，命丫環送來一套色衣，請咱二嫂過府探病。不料二嫂進他府以內，那半云及就把二嫂一手拉入書房，生了禽獸之心。這時丫環看視不上，把他母親來，責斥與他，咱二嫂才乘機逃回店中，把二哥也氣病啦！誰想那小子淫心不死，又串通延安知府，說恁弟兄劫過皇綱，把他二人拿去，苦打成招，押監待罪，是我和二嫂前去送飯，他二人才叫俺倆去瓦崗搬兵，不想就遇見了你。你看咋辦吧！

史大奈：哇呀呀！（摘經介）半云及，好小子呀！你不該把我二哥五哥害到死地，我史大爺非把你拚了不中！

王氏：慢着，慢着！史賢弟：不行，不行！強龍不壓地頭蛇。你二哥五哥現在監中押着，咱們人少，是不行的。你暫且消消氣吧，咱到瓦崗，叫眾弟兄生好法子，再說吧！

史大奈：哦，五嫂！那你說我自個去了不中，恁倆想啥好辦法，恁想往哪里去呀！

王氏：史賢弟呀！你二哥五哥，在監中已經給俺說啦，去瓦崗見眾弟兄搬兵去。俺是兩個婦道人家，既不知道路，又走的慢，

誰知道瓦崗山在什麼地方呢？

史大奈：呃，我就是上延安府去啊，有您這一說，我也不用去啦，
上瓦崗山我知道路；

王 氏：哪，好，咱就一路走吧；

史大奈：哪咱就走吧；（三人一起下）

第 十 一 場

〔舞台，羅成，徐勣二人上。〕

徐 勣：（引白）

高山一棵松，

羅 成： 龍虎拜弟兄。

徐 勣： 勸人都有義，

羅 成： 調唆兩頭空。

徐 勣：（合白）俺徐茂公！俺羅士信！

請了，大王坐山，列班候令！

〔四把子，笛場，程咬金上。于鼓炸〕

把 子：大王斧出來先涼涼風吧；（程往邊走，把子喊：喂！）

程咬金：騷氣！（坐高場）

徐 勣：（合白）參大王！

程咬金：罢了，罢了；自己弟兄，不要來這套；坐下！

徐 勣：（合白）謝大王！（坐下）

把 子：大王斧說吧！

程咬金：說啥？

把 子：弄啥，說啥，實啥吃嗎啥！

程咬金：聽到哇！

（唱）三皇五帝夏商周，
朝化出的好大蒜，
胡辣椒來胡辣椒，

襄縣鄉縣北舞渡。
魯山的鹿茸賽猴頭。
紅眉長在兩鬢梢。

打本古书从头看， 孤家我是那一只；

(把子加白：“哪一朝”)

哪一朝我也不知道， 不照南来不照北，

咱是天下另一回。

要知我是那一个， 瓦岗寨上偷鸡贼。

(把子加白：“坐王位”)

我好比乡下小孩玩核桃，滚到瓦甃，嗨嗨拉拉，我是他娘倒楞
怔是也。咄照、照、照；棍七答答。本大王程咬金，今天稳坐
高山，嘎卒們，山口有事，往里傳稟！

(內腔：走哇！史大奈、賈、王二氏同上。)

史大奈：說說話話來到山口，二嫂五嫂你們在此少等，待我上前去
傳！

賈氏：(同白)史賢弟快去！

史大奈：好，待我前去；(轉圈見驍兵)呔！

把子：“胎”給你揉了！

史大奈：弄啥你揉了？

把子：你有胎，能不揉了？

史大奈：“呔”就是叫你哩！

把子：你叫我有啥事啦？

史大奈：稟与你家大王，就說有賓朋相會；(把子打簾一看)你見騰
啦么？

把子：你倒見兔狐啦！

史大奈：你沒見騰些什麼？

把子：我看大王爺的賓朋咧！

史大奈：我給你扎个虎吧！

把子：啥虎呀？

史大奈：遠看！

把子：一山！

史大奈：近看！

把子：没人。

史大奈：往这里看！（指自己）

把子：就你呀？

史大奈：不才，就是我。姓史，名大奈，外号史四虎。

把子：唉呀！你别看人打锅，你这个名还不坏咧！少等，待我与你傳稟！

史大奈：你去給他說說，有我这块料，我潛进去啦，要沒有我这块料，是狗咬牛犢子，一撇尾巴說走啦！这叫撇尾巴大将！

把子：好好好！待我与你傳稟。（轉面稟介）肩裏大王，寡朋相会！

程咬金：大王爷的朋友太多，有个名沒有哇？

把子：有。

程咬金：什么名字呀！

把子：他說姓史名大奈，外号史四虎。

程咬金：唉呀呀，原来是你家史大王来啦。来来来，里面有請！

把子：嗨！（轉面对史招手介）

史大奈：有我这块料沒有吧？

把子：有。里边有請！

史大奈：接行李吧！

把子：慢些，慢些！大王爷，你那里头都有啥呀，它要是掉到山沟里，我可赔不起你！

史大奈：啥东西，听我給你說：避水珠、避火珠、还有七十二个金龙珠，啥宝贝都有。接住吧，接住吧！

把子：慢着！它掉到山沟里我包不起你，我知会伙計們赶紧給你落吊桥！

史大奈：你們不要害怕！我是吓你的。不要紧，沒有什么东西，接住吧，接住吧！（送包袱介）

把子：接住啦。待我落下吊桥！

史大奈：待我箭过去吧！

把子：不要箭，不要箭，待我落下吊桥！（落吊桥，史大奈进入介）

史大奈：我看大王哪里，七哥在上，为弟我有礼了！

程咬金：罢了！史賢弟：咱们弟兄离别之后，你在哪里存身呀？

史大奈：七哥，别提啦！这里头秧大啦，听我给你说吧！

程咬金：賢弟，快说！别教你七哥整死了！

史大奈：自咱们劫了楊波的天子桌纒以后，他四下派兵捉拿与咱，打了几仗，把咱弟兄打的是四下逃散，有亲的投亲，无亲的奔故，是为弟无处投奔，到一个小鎮店上开了一个糖坊，暫且隱身度日。誰想咱没干过那个买卖头，不要几天就賠光啦。住在老王一个小店里，又把他吃光啦。肚里无食，身上无衣，真教人难受！聞听人言我二哥五哥二人，現在陝西延安傳教为生，我就借了二两盘纏，立时前往，不想中途轉見咱家二嫂五嫂，他言說咱家二哥五哥在延安府被卞云及所害，押在監中，她二人前來瓦崗見七哥前來搬兵搭救二位兄长性命！……

程咬金：賢弟！快說，快講，說說說！

史大奈：她說：他們在延安西关小店中居住，来了一个半天少爷叫卞云及。他爹也是京中大官，与五哥原是老友。到店中与秦二哥一同見面，又八拜为交；并且也和二嫂見面，不料那小子見了二嫂美貌，就起了不良之意。回到他府，就修下一帖，說他母亲有病，差丫环送米色衣一套，請二嫂过府探病。及二嫂到了他府。行至大門以里，书房門外，他一把手把二嫂拉进书館，生了禽兽之心，被丫环看不上去，把他老太太搬来，責罵于他，二嫂才乘此机会逃回店中。对二哥訴說一遍，差一点把二哥气死。二哥本想去杀他一家，去消消这口恶气，无奈咱有那个劫皇纒的毛病，恐怕鬧出大事，只好暫且忍讓。誰想那小子淫心不死，又向延安知府賄通，說咱是瓦崗落网之盜，因将二位哥哥拿到公堂，苦打成招，眼看就要出斬，咱二位嫂嫂逃監送飯，二位哥哥才叫她二人來瓦崗搬兵，是为弟我行差在半路以上和咱二位嫂嫂碰着，我們才一閃前來。話我是說完啦，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是要下去歇歇腿呀！（史大奈下場）

程咬金：既是二位嫂嫂前來，待我下山迎接！（值場迎接賈、王二氏

由上場門上，互相見面介)我看二嫂五嫂哪里，

賈氏：(合白)我看大王哪里？

程咬金：二嫂！五嫂！

賈氏：(合白)七弟，七弟！(合白)哈，哈，哈，哈！

程咬金：請二位嫂嫂到后山更衣，自有人款待！

賈氏：(合白)多謝大王費心！(同下場)

(程送賈、王，史大奈暗反上，與史相撞。)

程咬金：呃，你咋穿一身女的衣裳？

史大奈：就是你的衣裳。

程咬金：您七嫂咧？

史大奈：我就是在后头找咧。

程咬金：這是娘們的衣裳！

史大奈：(顧身介)唉！我咋穿了一身娘們的衣裳，不行，不行，這得下去換換！(下場去更衣)

程咬金：三哥！咱秦二哥和俺王五哥有難，你看咱是搭救，不搭救哇？

徐勣：焉有不救之理！七弟、八弟！請下邊更衣，待為兄傳令！

程咬金：(合白)遵令！(程咬金、羅成同下場)

徐勣：眾弟兄穩站高山，聽我傳令！

(唱二八板)

我在此高山傳將令， 開言來叫聲眾弟兄！
二哥五哥有災難， 下山搭救好賓朋。
把人馬點齊在高山頂， 專等候眾弟兄把衣更。

羅成：(內唱二八)

我在此后帳把衣更，……(羅成盔甲上場)

(上唱)我在此后帳把衣更， 渾身衣服更改清，
秦表兄和五哥有災難， 搭救他二人活性命。

辭別了徐三哥把山下，延安府搭救我秦表兄。

〔史大奈上。

（下場）

史大奈：（唱二八）

在此后山衣更定，渾身衣服更改清，
迈大步去到高山頂，专等大王把令行。

〔程咬金上。

程咬金：（接唱）

我在此后宮內把衣更，渾身衣服都更換清。
那時我行至在宮門外，賢梓童拉住我不放松，
我問他拉我因何故，他舍不了孤家我好面容。
迈大步來至在前庭上，
三哥，看我打扮這通不通。

徐勣：（唱）一見大王把衣更，渾身衣服更改清，
臨起身我與恁把行餞，等回來再用酒接風。

程咬金：（唱）用手接過酒一盞，背過臉來祝告空：
此一去保我無災難，滿斗焚香謝神靈。
好酒不吃敬天地，三哥面前告干恩。
眾兄弟咱一齊把山下，下山去打救好賓朋。

（程咬金、史大奈、羅成同下場）

徐勣：（唱）我一見眾弟兄下山頂，時時刻刻挂心中，
要得我把心放下，除非是救回我二位弟兄。

（四把子、徐勣同下場）

第十七場

〔四衙皂大站門領知府上。

知府：上司公文到，要斬犯法人。（坐大場）獄卒來見！
〔獄卒上。

獄卒：見過老爺！

知府：同劊子手，把王君可、秦涼二人綁上堂來！

獄卒：遵命！

〔劊子手倒上，獄卒將秦王二人交劊子手，獄卒暗下。

劊子手：肩裏老谷，犯人綁到。（押秦王二人跪下）

知 府：砸了手鎖，上捆！（劊子手將秦王二人捆綁插旗）

綁到杖場：（劊子手押秦王二人同下場）喚提牌來見！

〔提牌上。〕

提 牌：見過大人！

知 府：帶我一令，去曉諭鉄总兵監斬秦琼、王君可，不得違誤！

提 牌：遵命！（上馬下場）

知 府：掩門！（兩邊下）

〔四个下手大站門，鉄总兵上坐高台。〕

鉄总兵：（念）放炮三声坐符台， 吶喊三声轅門开，
若无擒龙伏虎手， 焉能郊外坐八抬，

本鐵，鉄子監。（提牌上場）

提 牌：令下，鉄总兵听令！

鉄总兵：候令！

提 牌：知府大人有令，命你去監斬秦琼、王君可，莫要違誤！

鉄总兵：得令！（提牌下）呃，呃！且住！知府有令，命我去監斬秦琼、王君可二个犯人。众将官，帶馬去到杖場！（知府，下手同下場）

〔二劊子手押秦王二人上。〕

秦 琼：（唱栽板）

吶喊三声上了綁……（瓦崗人馬跑場介）

王君可：（唱二八板）

咱弟兄上了犯法繩。（瓦崗弟兄上跑場，各个上）

秦 琼：（唱）哭了声众弟兄难相見！

王君可：（唱）要相見除非是在夢中。（瓦崗弟兄跑場，一个一个上）

秦 琼：（唱）哭了声程七弟难以相見！

王君可：（唱）叫一声八弟將罗成，（瓦崗弟兄跑場，各个上）

秦 琼：（唱）咱弟兄坐只在法場上，

王君可：（唱）午时三刻喪性命。（留板）

〔大站門，四下手帶鉄子監上。〕

鉄总兵：（唱二八）

遵了大人一支令， 前去校場斬秦琼，
来到校場足离踪， 把話說与三軍听；

下 手：来到校場！

鉄总兵：摆开祭礼！（摆祭礼介，瓦崗人馬两边暗上）

蒼天呐！

斬官站校場， 罪人两泪汪，
縱有冤枉事， 难免刀下亡。

开刀！

〔瓦崗全体入馬棚法場，全武行，大动作，程咬金背秦琼，史大奈背王君可，一齐跑下，单臂罗成一入挡住官兵，打一个圓場，全体同下。〕

〔鉄子監上，随后报子也上。〕

报 子：瓦崗賊人劫了法場！（下）

鉄总兵：带馬追！（下）

〔程咬金背秦琼上。〕

程咬金：二哥！象今天这个事，还是杀一場好哇！

秦 琼：我的棒瘡疼痛，难以行动！

程咬金：装汉子点，叫我給你刮上一刮！（程給秦刮棒瘡介，秦疼极使气色介）二哥！好点吧，你和他們先杀一陣，待我下去歇歇；
（程下場，秦和打手打了一場，同下，罗成和鉄子監也打一場同下）

〔史大奈背王君可上。〕

史大奈：五哥！象今天这个熱鬧不多，你何不也去大杀一陣，壯壯咱瓦崗威风咧！

王君可：我的棒瘡疼痛，难以打仗！

史大奈：五哥！你装人物点，叫为弟給你活順活順！（史給王抱腿，王疼极作气色介）五哥！好点吧！你跟他們先打着，待为弟下去少歇一歇！

〔史下場，王和打手打了一場同下，罗成又和鉄子監打了一場同下。鉄子監問众打手上，瓦崗弟兄全上大开打，官兵败逃，瓦崗众弟兄將鉄子監拿获，押下去，同上瓦崗。〕

——完——